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十一卷第五號

中國旅行社印行

中華民國廿六年

五月號

桂林山水

岫雲夕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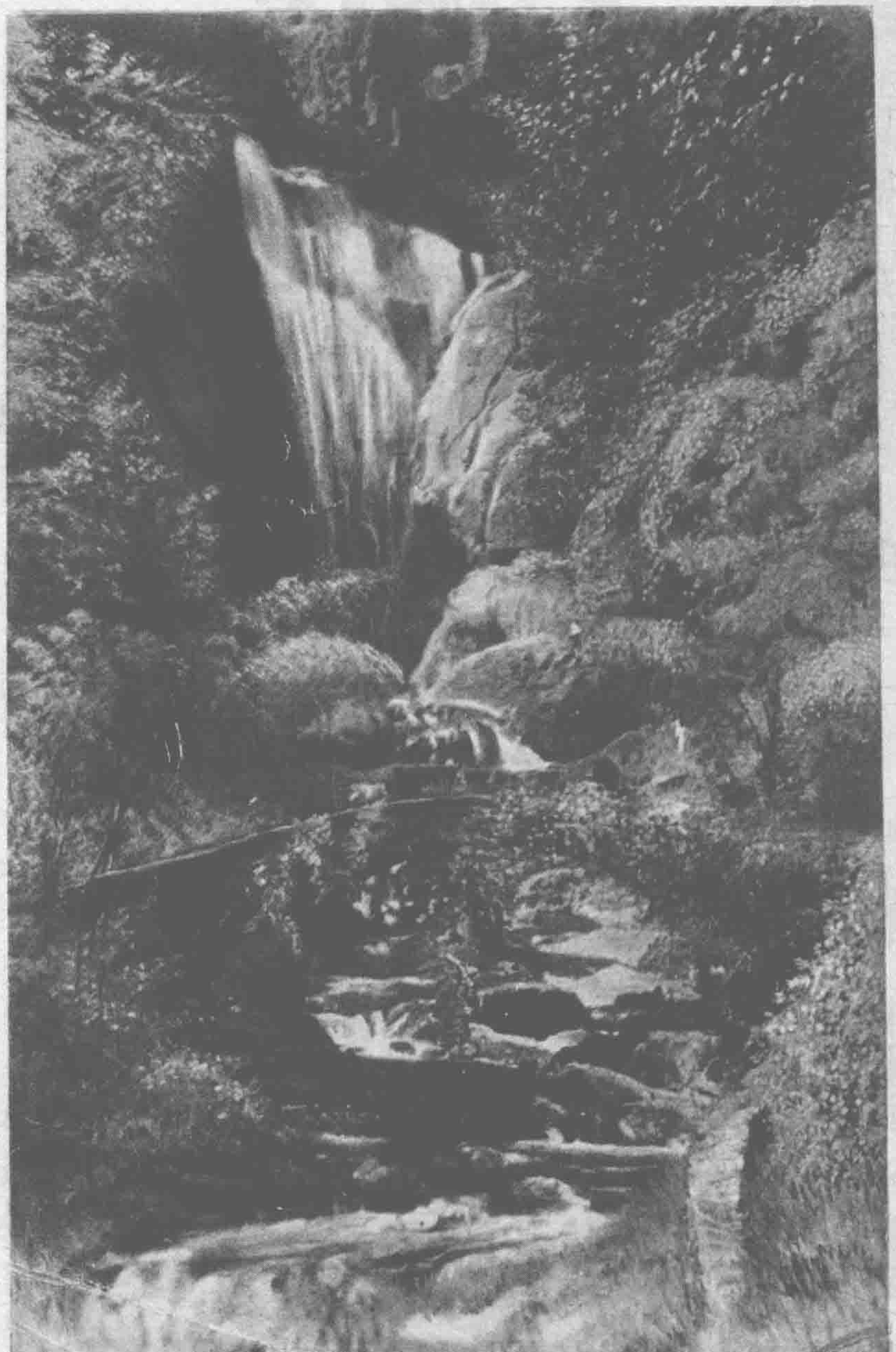
天台雁蕩記遊

朝鮮風景線

China Traveler

Vol. 11 No. 5

May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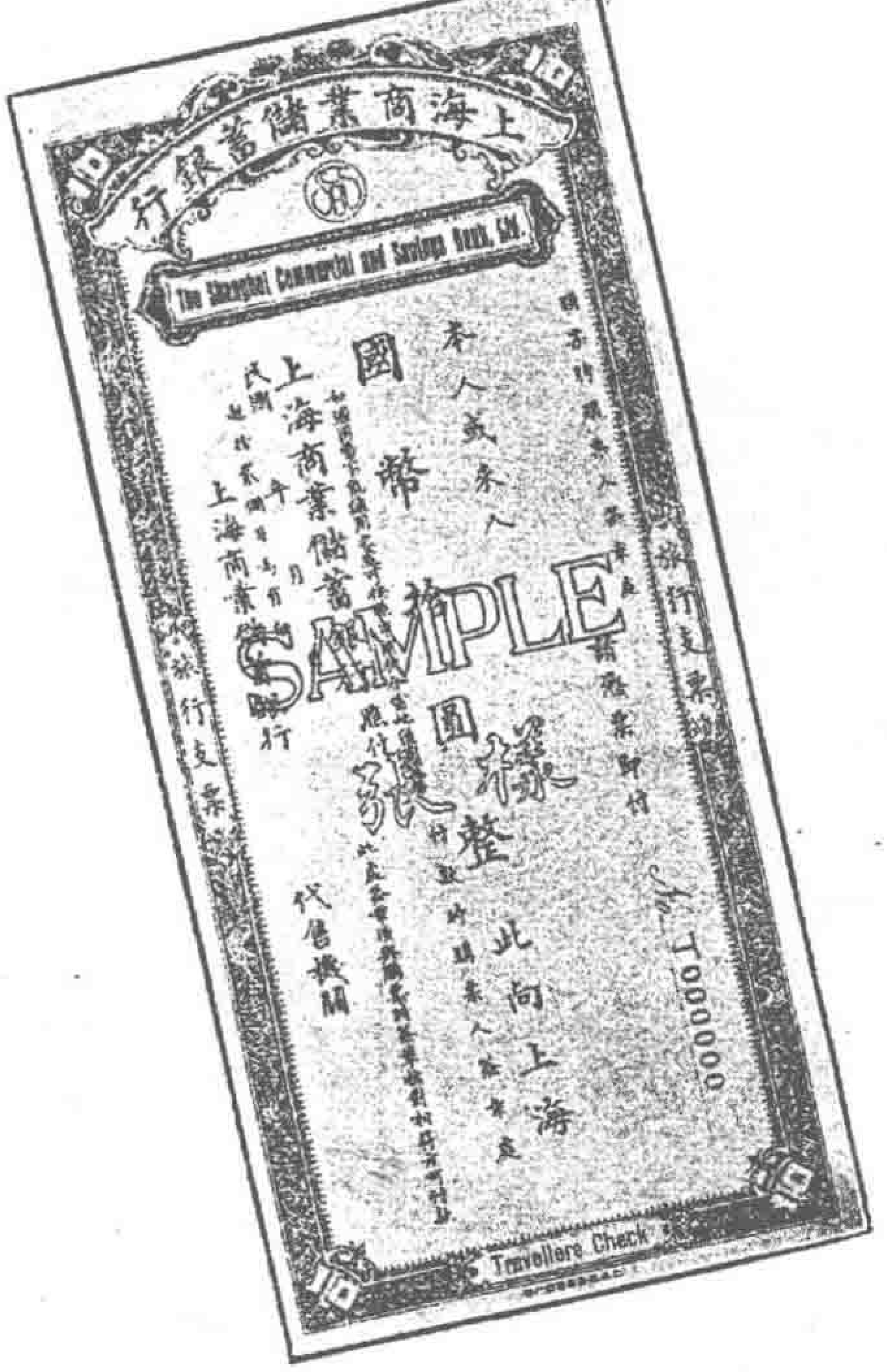


天台山石梁飛瀑　郭錫祺

上海銀行

旅行支票

便利——穩妥——價廉



各埠**上海銀行中國旅行社**及代理機關

發售兌現

印有詳章備索

三〇—〇〇二

供給現代少年閱讀的最新穎之期刊

少年周報

本局刊行少年周報之目的，在使少年以至低廉的代價每週得讀此周報，藉以明白世界大勢，獲得種種智識及技能，以成爲良好的少年、分析言之：本刊的宗旨：是灌輸少年時代智識，培養少年良好德性，陶冶少年活潑感情，訓練少年實用技能。而定價則力求其低廉，務使能普及於一般少年。本上述宗旨，特規定本刊內容約分爲下列各類：

（一）修養　請名人述其少年時候的生活，在平易的言談之中，提出於少年身心修養有益之方法或理論；或請專家介紹修養方法；或就我國及世界名人言行摘選註釋，務期少年讀後，於行爲上發生良好的影響。

（二）常識　常識爲人人應具之智識。大學格物，便是求常識。本刊極重視此欄，以簡明文字敍述各種常識。

（三）時事　普通一般報章，不適合少年人閱讀。本刊彙載每星期中外重要時事，其不易爲一般少年了解者，且加註釋及說明，以便利用活的時事，培養民族思想。

（四）文學　少年喜讀文學書，本刊予以指導，而文學工具如文法、作文及字辨、詞辨等，也是少年所當知的。故文學方面約分小說、隨筆、文字研究、創作技術等目。

（五）藝術　少年時代的感情特別豐富，所以都喜愛藝術。此欄於藝術之各方面或介紹創作欣賞的方法，或研究原理，或敍述歷史，總以陶冶性靈、有裨實用爲歸。

（六）技能　本刊擬儘量介紹各種實用技能，如健身術、游泳術、無線電製造、簡易標本儀器製造、攝影術、測量術、救急術等，以爲生產教育及健康教育之補助。

（七）圖像　本刊每期特備圖像四面，可容圖十餘幅，用影寫版精印，以期增進文字與美的欣賞之效用。

（八）參考資料　重要法令或各報所載與少年生活有重要關係之調查及時論等，選擇附刊，以供參考。

此外並設少年生活欄，發表讀者各種心得；設通訊欄，凡讀者對本刊有意見發表或有所垂詢，均在此欄發表。

特約撰述者

〔以姓字筆劃多寡爲序〕

于在春　王家棫
朱文叔　朱彥頫
呂伯攸　宋泳蓀
吳翰雲　李輝羣
洪爲法　武堉幹
邢鵬舉　金馬丁
周伯棣　沈健行
胡叔異　胡贛生
胡梅軒　姚　璋
俞子夷　郁樹錕
浦漪人　徐蔚南
倪文宙　舒新城
陳子明　陳子展
陸翔千　陸費逵
陶紹淵　章　益
盛振聲　張健甫
張夢麟　賈觀仁
楊衞玉　廖世承
鄭通和　劉楚材
錢亦石　錢歌川
戴維清　豐子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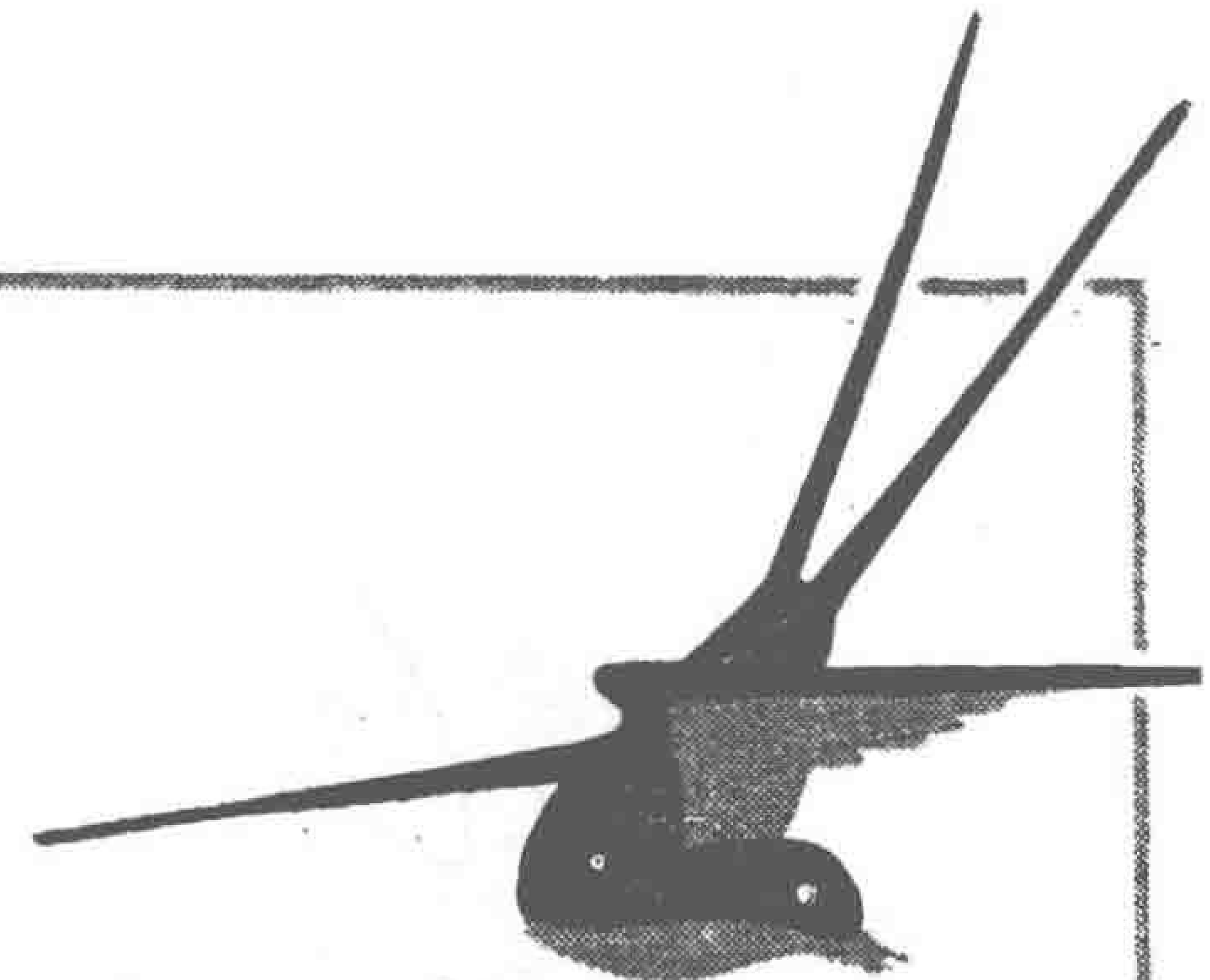
特價八折五月底止

每星期四出版一冊　零售三分

預定　全年五十二冊定價一元五角　特價一元二角
　　　半年二十六冊定價七角五分　特價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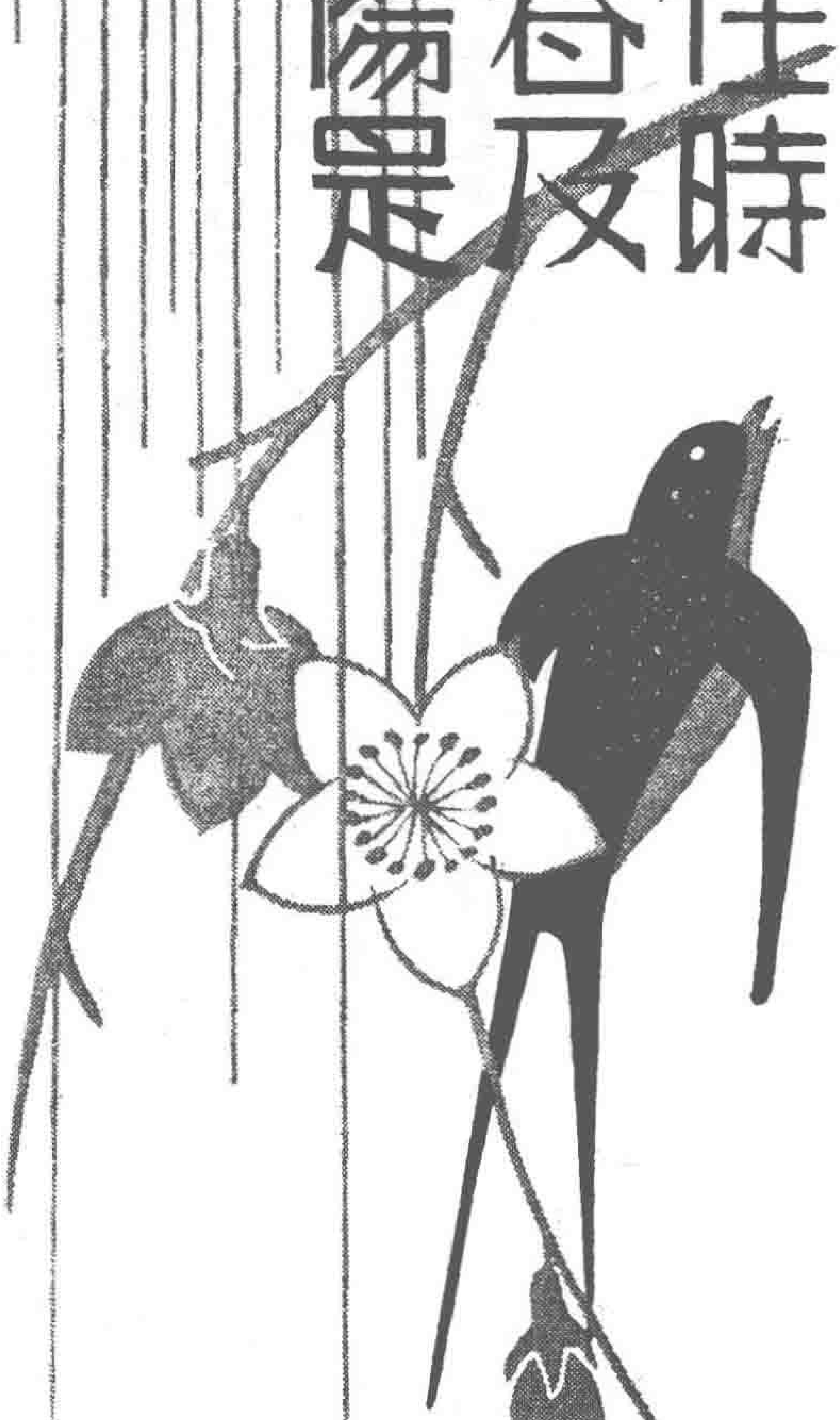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發行

華1854〔全〕26,4.



登山臨水探幽攬勝
是人生最大的快樂

陽春佳日結伴旅行
是及時行樂的妙法



下列名勝　不可不遊

總理陵園(南京)	金山焦山(鎮江)
瘦西湖(揚州)	太湖鼋頭渚(無錫)
虎邱天平山(吳縣)	鐵路花園飯店(青陽港)
佘山(松江)	南湖煙雨樓(嘉興)
西湖(杭州)	鐵路旅館(莫干山)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啟

旅行雜誌

第十一卷　第五號

民國廿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美術圖影

山水……奚鐵生……一

白嶽……邵禹襄……二

丹霞山景……盧德初……七三

頤和園之春……程肇民……七四

安慶景色……黃　潙……七六

國內游記

桂林山水……淩鴻勛……三

岫雲夕話……鉥　庵……二

車中人語……高梧軒……三三

羊城續記……邵潭秋……三五

旅行雜誌

爛柯山記勝……許穀人……三九
天台雁蕩記遊……何淸隱……四三
丹霞山遊記……盧德初……五九
漫游日錄……袁敦梓……六五

國外游記

東茗小品……余大雄……七七
朝鮮風景線（譯）（下篇）……陳心純……九一

小說

幽屋血案（五）……秦瘦鷗……九九
如此江山……張恨水……一〇七

旅行漫畫

阿大兄游記……季小波……一〇六

舟車時刻

貨物分等表……一一五

※國營招商局※

國外旅行之良機

乘搭**海亨**輪船

由**廈門**至菲列濱首府**馬尼剌**

定期每十日開駛一次

本輪優點

1. 行駛穩捷　2. 艙位舒適
3. 侍應週到　4. 烹飪精美
5. 船醫服務　6. 設備俱全

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局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11583—9　電報掛號8969

售票處　廈門寮仔後秉記行

電話128　電報掛號4426

菲列濱馬尼剌　馬尼剌輪船公司

消毒殺菌

亞林防疫臭水



一月一譚

編者



粵漢鐵路管理局局長淩竹銘先生，是馳名當代的一位旅行家，前後所寫的游記，均交本誌發表，生動而有意味，這是大家所公認的。淩先生又是鐵路工程專家，負有開闢名勝的使命，最馳名的五嶽，他就開通了兩嶽，——西嶽華山和南嶽衡山。淩先生展築隴海路西段，華山於是乎游侶絡繹，完成了粵漢鐵路，衡山也就冠蓋相望，本來闡揚名勝，非先開闢交通不可，事實顯然，淩先生也可算山靈的知己。最近淩先生又奉命籌畫湘桂的交通，我想一二年後，必又有入桂的新途，桂林山水，格外容易供我們欣賞了。這一期中所載『桂林山水』一文，便是淩先生新事業發端的第一頁。

瞿鉥庵先生的作品，是情文並茂，用字恰當，所寫游記，尤委婉引人入勝。這裏所登的『岫雲夕話』是瞿先生游覽潭柘的記載。瞿先生說：『西山範圍本極廣泛，實卽太行山麓也。愈遠則愈幽峭，若近郊之處，汽車可直抵其麓者，誠不足以盡之。大抵南人來游北平，能一到潭柘方爲不負耳。潭柘在北方名勝中有異乎尋常者數端，一則巖壑幽深邃密，一變曠闊濱迤之氣象也。二則氣聚而奧，夏寒而冬燠，草木榮滋，不似他處之枯燥也。三則水竹並饒，甚似南中景象也。』我們知道到故都遊覽的人，多盛稱西山之勝；然而到西山的人，以爲八大處最可流戀，豈知遊罷歸來，多爽然若失。今讀瞿先生的『岫雲夕話』，我想後以的遊歷北平的人，必謀領略潭柘之幽邃，名山之彰，必賴名人之品題，潭柘將來吸引遊人，得力於此文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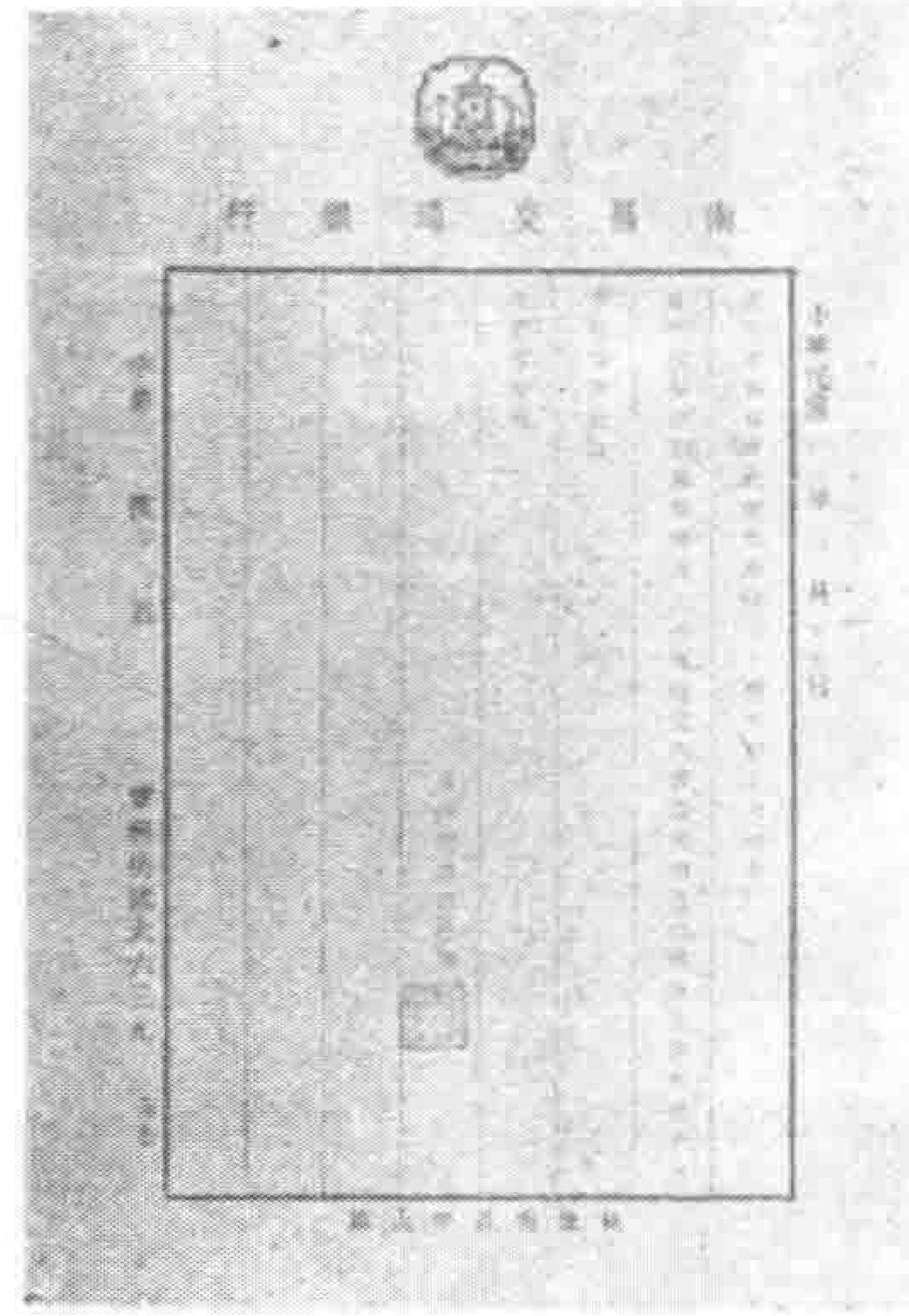
『車中人語』係一種對語文的體裁，所謂 Dialogue 者，是作者高梧軒先生，素來研究戲劇，幼時卽能背誦莎氏樂府，所以寫這一類的文字，更有匠心獨到之妙。其實舟車之中，一人冥坐，細聽他人對話，確有無窮意趣，並且各人思想的新舊，學識的高下，和因環境不同而表現的悲歡離合，在旅途上一一加以研究，細心體會，準可以得到極寶貴的材料，大之若國計民生，小之若社會問題，均可互爲印證。作者以輕鬆的筆調，刻畫各人的動態，各人的語氣；讀後宛如看了幾十幕的有聲電影。

何清隱先生供職於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近寄來『天台雁蕩記游』一文，並附有極精美的圖景。何先生於文前寫成游程概要一小段，將途程，名勝，和寄宿的地方，都寫得很詳明，提綱挈領，使讀者於游時有所依據，這是極佳的方法。我希望以後寫游記的人，也照此仿行，眞爲益匪淺。

光榮之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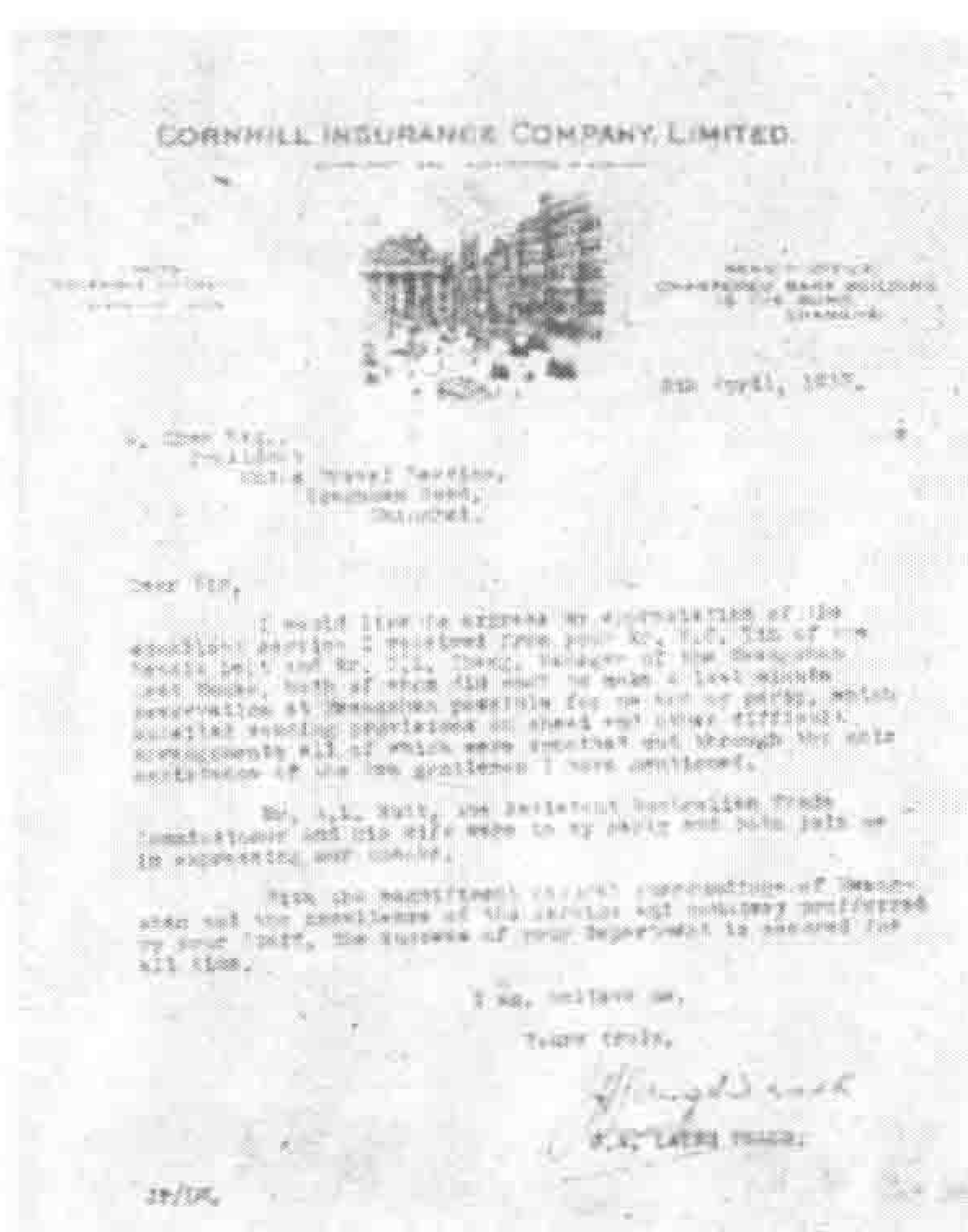
敬啓者：敝會爲慰勞綏戰將士，寄綏絲綿背心一千一百件，蒙
貴社義務代運，今接傅主席函復業已收到，並掣具收據一紙，查
貴社此次義務代運慰勞物品，迅速穩妥，前方將士，受惠非淺；敝會同人，尤爲感佩，特此肅椷鳴謝，此致
中國旅行社
吳縣婦女綏戰將士慰勞會常務委員龔慕蘭
三月二十四日



逕啓者敝行此次辦理慶祝三十週年紀念會幸承
貴所代製西點頗爲精良且在短時間內盡量供應尤爲感佩專此函謝幸希査照爲荷此致
洪都招待所
南昌交通銀行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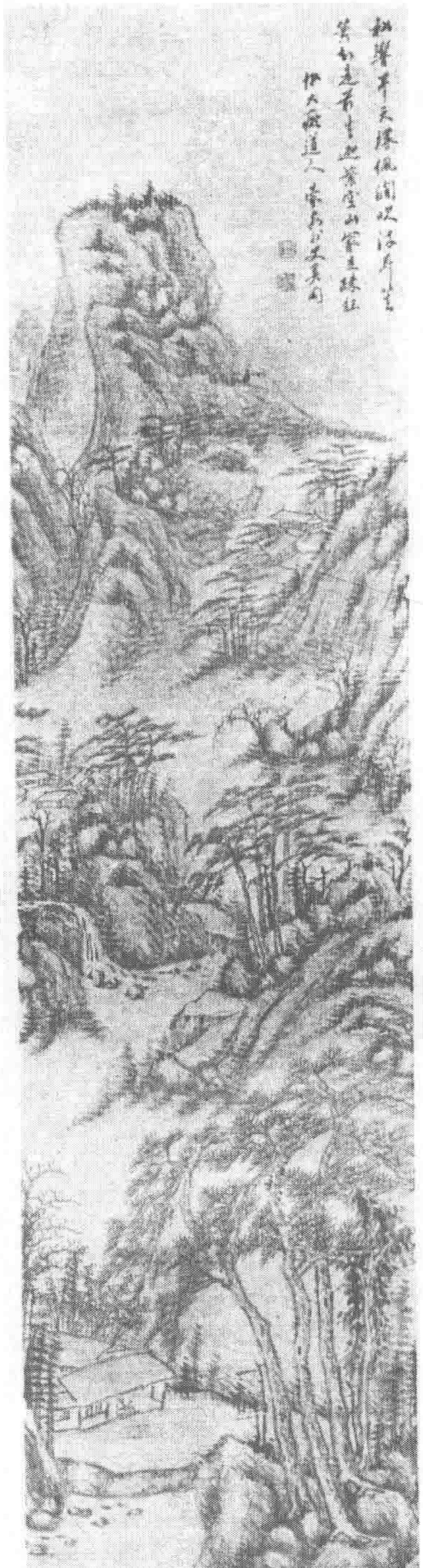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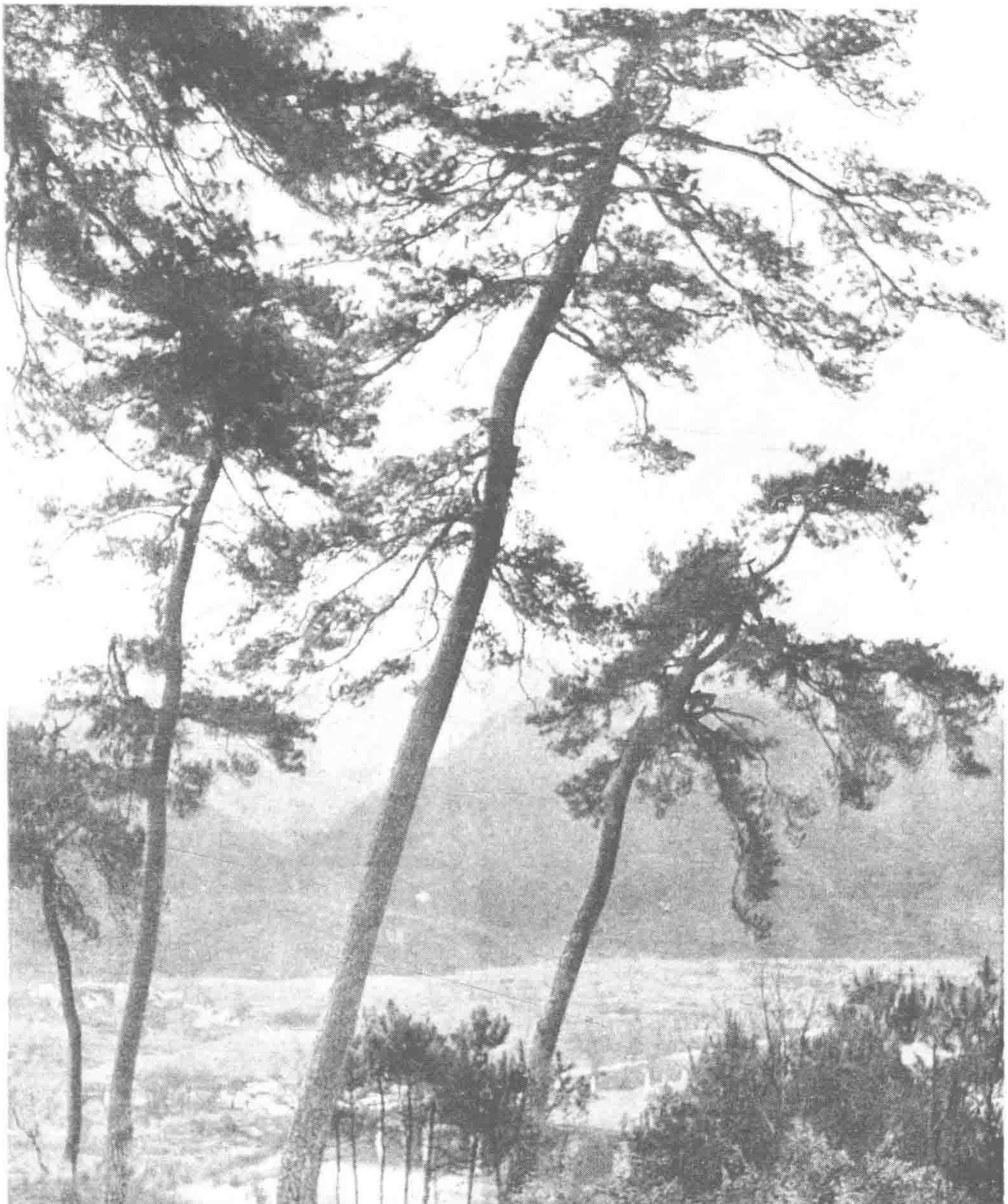
啓者余謹願表示無任感激之意對於
貴社旅館部葉元傑先生及黃山招待所經理張錫貝先生之竭誠服務嘉惠行旅渠等在黃山竭力爲我儕精密代籌一切預定事宜備辦食宿等項以及其他困難問題完全妥洽一往無阻實賴彼二君之力又澳國副商務參贊 Ms. Al. untt 夫婦二人囑附筆同此致謝深覺
貴社事業之成功服務之傑出將與黃山奇景之盛譽共垂不朽焉此致
中國旅行社 F. A. Laing PeAch 敬上

本安仁兄大鑒敝團此次出發借重台端多承指導并荷關垂備至照料殷勤厚誼高風彌殷感篆敝團道經長沙衡陽桂林廣州香港澳門等處均承
貴社接待惠示周行遍歷名區飽覽形勝使同人有遨遊之樂無羈旅之苦足徵
貴社碩畫宏規藎籌偉畫前途發展甯可限量像羽歸來同思盛惠專函泐謝藉頌
籌綏
漢口華南實業參觀團團長蘇汰餘暨全體團員謹啓



奚岡錢塘人號鐵生別號蒙泉外
史工詩書精篆刻善山水以瀟灑
自得爲宗而骨法肉色二者俱備
兼工花卉得南田遺意

蛟川周雨青藏



白獄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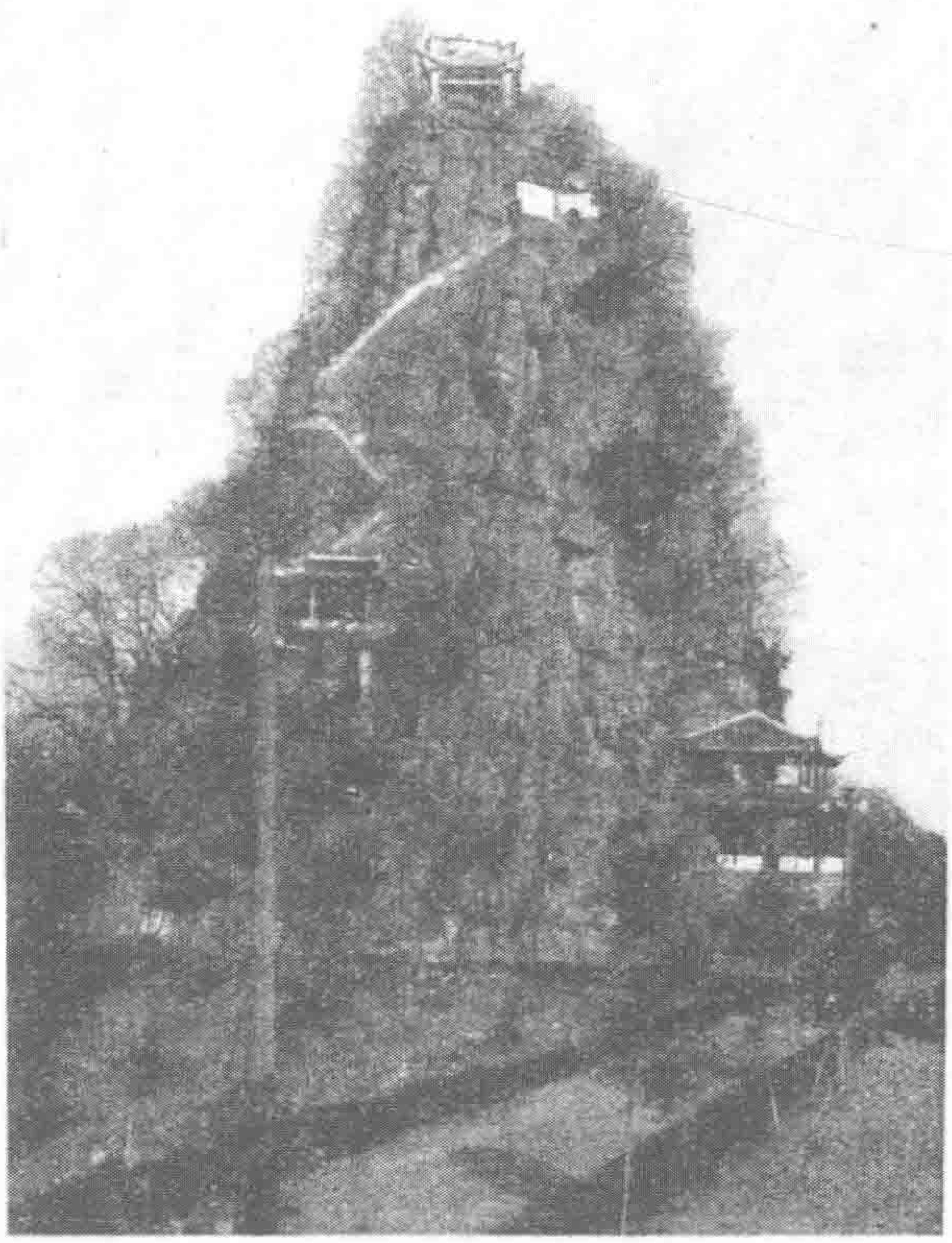
白嶽一名齊雲在皖與黃山齊名黃山白嶽常並稱焉

邵禹襄

桂林山水

淩鴻勛

桂林山水甲天下，爲古今詩人遊客所艷稱，余於民十六七年間旅桂省幾及二年，但足跡所至，祇及蒼梧邕甯與柳州爲止。其時柳州至桂林公路尚未通，而梧州至桂林水道動須累日，是以在桂時間雖長，而竟不獲一至桂林，滋可憾已。嗣在京，畫家陳樹人先生出其所繪之桂林山水冊見贈。披閱之下，彌爲神往。顧昔年以地近咫尺，尚不能一遊，今更何望。誠以吾人遊覽名勝，第一須有交通之方便，第二須有從容之時間。兩者不易兼得，然則桂林山水祇有懸之夢想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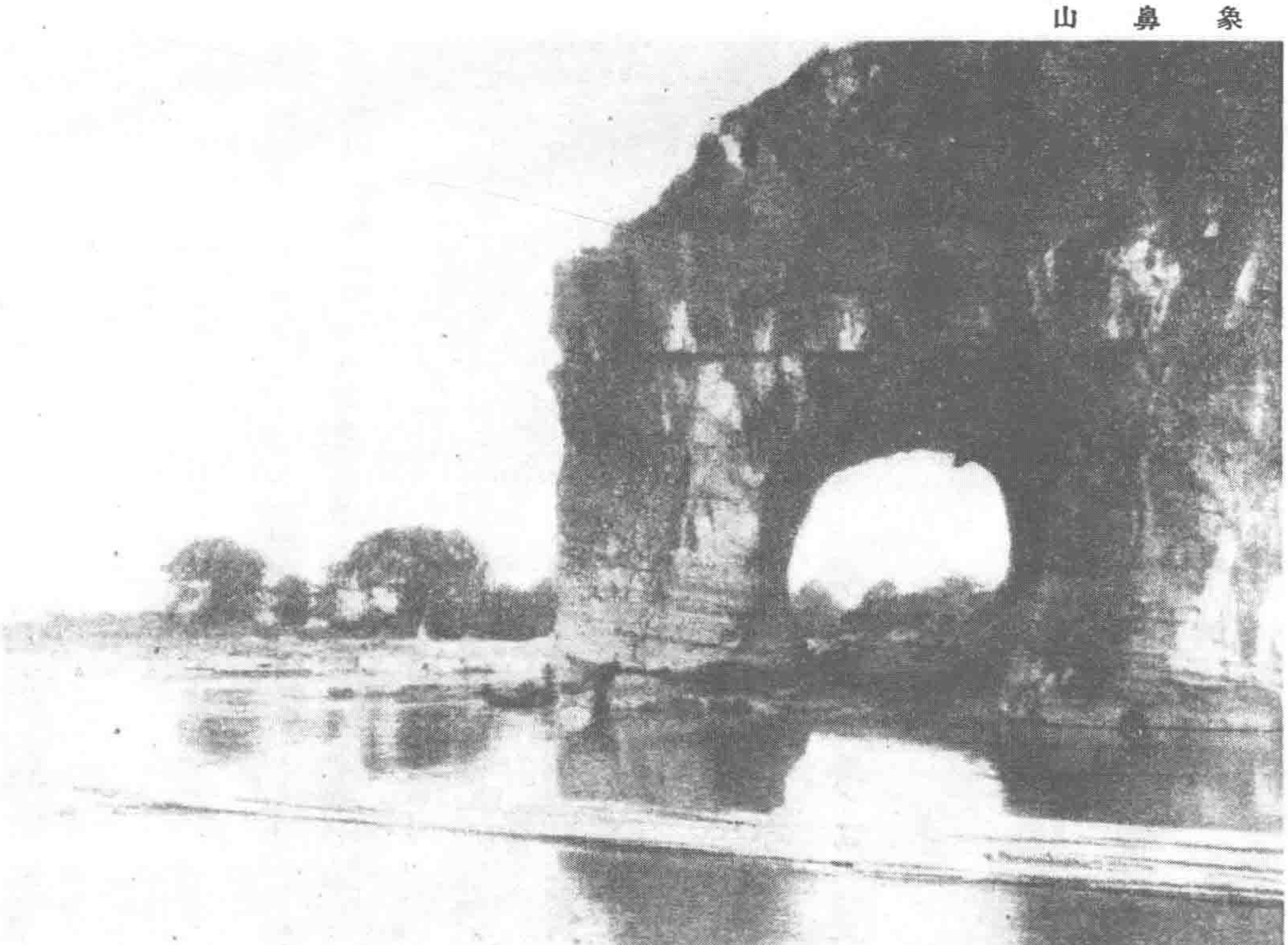
獨秀峯

民國廿六年二月十三日余由漢乘車赴衡州，適值桂省府黃主席旭初由桂林抵衡，轉車赴漢。詢知由桂林至衡州公路路程不過一日，凡由桂至粵或至漢者，今皆取道衡州。桂省府現正請中央速籌築湘桂鐵路，俾與粵漢幹線相接，因希望余能赴桂一行。時余正有事赴粵，及由粵北歸過衡，遂決爲桂林之遊。桂省府已先期派蒙君啓光以汽車一輛在衡迎候。二月廿八日遂由衡動身。同行者程君叔時，謝君東伯，桂君恕兼，張君貢三，連余爲五人，除桂省府汽車外，另備一汽車，於晨八時許離衡州西站。湘省公路夙以建築良好，風景秀美著稱，計衡州至洪橋五十五

公里一段。通車較早，所以橋梁均是永久建築，車行最穩，路旁樹木亦已長成。洪橋以南通車未久，路面極整，橋梁多用木料。而較大之河未建橋者，則以渡船載車而過。在湘境過四次，在桂境過三次，幸皆不費時。午過祁陽，下車小食。由衡至祁爲一百零五公里。又五十五公里抵永州，再過四十四公里曰𣡽木舖，爲湘桂交界處。再過不遠曰黃沙河，爲普通湘桂旅客換車之站。余等則仍乘原車渡黃沙河。桂省公路雖不及湘省修養之佳，而路線頗平直，兩旁正植樹，且交通號誌悉依全國經委會公路處所定。亦有足多。三時許過全州，經湘山寺，飛鸞橋諸勝。一路峯巒挺拔，蒼古中有秀氣，若先告余等以漸入佳境者。四時許過興安，六時抵桂林，憩息於樂羣社。計湘桂公路程湘省長二百零四公里，桂省一百五十七公里，共計三百六十一公里。途中約費九小時，而除過渡及午膳外，行車時間約爲七小時。

樂羣社爲省府所備之旅社，遊客有介紹者亦得宿此。屋凡兩層，簡單而精潔，取費亦廉，招待尤週。余等到樂羣社後，即以電話約市政處技士關君文俊來譚。關君爲余門下士，相別已十年，在桂林致力市政建設，甚見成績。關君爲余言桂林而爲廣西省會，人文稱盛，風景優美，昔時人口凡十餘萬。自民初遷省南甯，桂林遂瀕於冷落，人口亦銳減，近年以桂林爲文化所在，爲國內有數

象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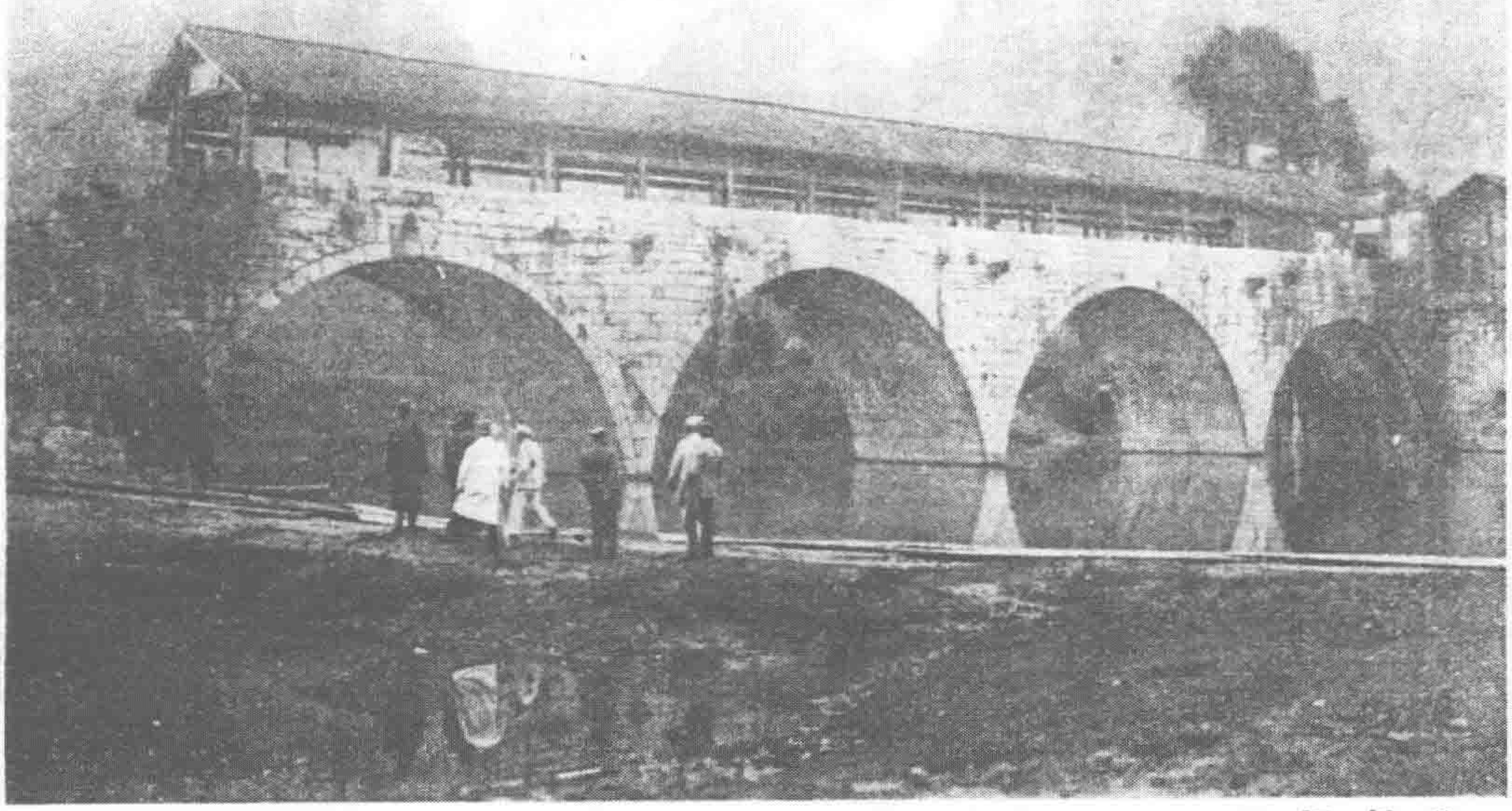
勝地，始注意於市政建設，設市政處主其事。城內馬路規模巳粗具，而公園，市場，碼頭，水道各項工程，亦積極進行。去年十月省會復遷桂林，舊日繁榮漸漸恢復。近更努力於水電之改良，與風景之整理，其一種苦幹之精神，殊有足多也。

三月一日晨起，走訪建設廳韋廳長雲淞，既而遇諸途，乃相偕返省府。省府在舊王城。明初太祖封其兄之孫守謙爲靖江王，開府桂林，建府邸於夾城內，俗稱王城，今惟舊墀尙存耳。余等由省府後門出，卽爲中山公園，有峯由平地拔起，曰獨秀峯。桂林風景所稱「獨秀煙嵐」者也。峯高約二百餘尺，石磴盤旋而上，凡三百餘級，始達峯巓。一路石刻題詠，不可勝紀，峯頂有亭，登臨其上，全城在目。桂林市區不大，而街道與屋宇均覺整齊。環城峯巒秀出，不可名狀。城東桂江如帶，韋廳長爲指點江山名勝，輒爲神遠。獨秀峯昔在禁城內，徐霞容曾以未得登臨爲引憾事。清人袁子才登獨秀峯刻詩云：「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峯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獨秀峯尤冠其首。三百六級登其巓，一城煙火來眼前，靑山尙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傷焉。」



伏波山

余等下獨秀，步遊疊綵山，山在城之東北隅，卽桂山也。入山門有碑矗立，文曰「常熟瞿忠宣江陵張忠烈二公成仁處」，爲明末瞿式耜與張同敞守城死事之處。再上爲披雲樓，樓閣數楹，供遊客品茗。佛殿後爲風洞山，岩洞幽邃。洞內題刻及佛像甚多。再進路通山北，涼風迎人，故曰風洞。壁上刻有袁子才遊風洞登高望仙鶴明月諸峯詩云：「泱泱天大風，誰知生此洞，古劍劈山開，千年不合縫，我身傴僂入，風迎更風送，折腰非爲米，縮脰豈爲凍，偶作謦欬聲，一時答者衆，匉訇非叩鐘，弇鬱如裂甕，石卵掛纓絡，陰冰如蠕蝀，遊畢再登高，出洞如出夢，一笻偏又豎，兩目闊復縱，遠山亦獻媚，橫陳怪石供，仙鶴不可招，明月猶堪弄，底事急謀歸，雲



花橋烟雨

濕衣裳重，」可謂形容盡致。

午飯後同人擬遊象鼻伏波諸勝。以路不遠，相約步行，藉縱覽城市風光。由關蒙二君前行爲導。桂林主要街道——商肆頗盛，路面寬四十呎，鋪以碎石，極爲平整。兩旁人行道各寬十呎，多屬磚砌，至爲適用，保持亦淸潔桂林市上有公共汽車行駛南北門之間。人力車有數百輛道上行人衣服極其簡樸，公務人員及學生無論男女，一律灰布制服。摩登衣飾絕不多見，儉約之風爲他省會所不及。桂林人口現聞尚不滿十萬人。湘人約居百分之四十，桂林方言爲南方正音，粵語殊不多聞，蓋以地近湘省，人文風俗與沿西江一帶頗有差異也。

出南門，爲公路車站，凡赴平樂柳州者，均在此上落。余等轉而東，行半里，過桂林市政處苗圃。市政當局早注意於植苗，可謂遠到。前爲象鼻山，矗立桂江之濱，其濱水處如象之掀鼻，故名。中成天然一大洞，其形甚圓，名水月洞。造化神奇，令人驚歎，壁上題刻甚多，有皇朝中興聖德頌，清人紀平洪揚之功也。余等至此，遊興方豪，樂水樂山，其活躍不可名狀，叔時爲詩人，俯仰山川，佳句已就，恕棠最緘默。余曰，昔柳子厚以姓柳而貶柳州，君姓桂，宜其來桂林矣，相與大噱。余等在象鼻山遠望門鷄山與雉山，左右對峙，洵爲奇觀。以志在伏波，祇可捨此，雇舟沿

三〇—〇二〇



陽朔道中之羊角山

桂江而上，藉以代步，亦可以一覽江中風景也。桂林城建在桂江之東岸，沿江而上，屋宇比櫛，至水東門，則有一浮橋，以木船五十艘聯結而成，爲江東西交通孔道。余舟於橋畔付錢若干，即開橋而過。再北行抵伏波山。山在城東，濱臨桂江，孤標矗立，有如獨秀，上有漢伏波將軍馬援祠。其下在水際爲伏波岩，有還珠洞。此處有懸以如柱，直徑二尺，離地不合者僅數分，俗名伏波試劍石。相傳此石合縫，即出狀元。岩上有明正德二年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遊還珠岩詩刻云：「岩中石合狀元徵，此語分明自昔聞，巢鳳山鍾王世則，飛鸞峯毓趙觀文，應知奎聚開昌運，會見臚傳現慶雲，天子聖神賢喆出，廟廊繼步策華勳，」清嘉慶二十五年，邑人陳繼昌以狀元及第。陳爲文恭公宏謀之玄孫，鄉會試皆第一，號陳三元，爲清代科名盛事。陳號喆臣，所可異者，包裕之詩後四句陳公名字悉見，至於岩石分而復合，合而又分，想非事實。

三月二日晨起，濕雲滃渤，小雨模糊，余等方欲出行，韋廳長已至。因同出水東門，步過浮橋，中經市鎮，而至花橋。花橋本名天柱橋，爲石砌巨製，明景泰七年始創爲木橋，以通兩岸。靖江王時，易木爲石。歷代重修，並於橋上增建雨亭，至今花橋煙雨爲桂林勝景之一。余等抵此，不獨至其地，且得其景也。過橋行

里許，折而北，為普陀山，有棲霞寺，為一府勝遊之地。入為叢翠堂，上為霞飛閣，為壁立亭，小築數楹，傍岩壁間，名人題詠，不及遍讀。遙望桂林城市，皆在眼底。城西峯巒，一一可數。再入為七星岩，導者多人，燃數炬引入。洞內多為石乳滴瀝，形成各種不可思議之狀，導者更神其說。指示若者為鯉魚，為響石鐘，為獅子，為駱駝，為魚網，為蚺蛇出洞，為半月，為棋盤石，為一指擎天，為照妖鏡，為烏龜殼，為大鐘乳萬民傘，為鳳凰吸水，變化倏忽，不可逼視。余遊岩洞頗多，未有如斯其詭幻與偉大者。行約四十分鐘，已由南端洞口出矣。

離普陀，經酒壺山，而至月牙山。山頂旁一峯兀立如劍，又名劍山。登穰江閣，清輝堂，上為倚虹樓，風景幽絕。余等在此素食，復出花橋下，凡百餘步至龍隱岩。有大岩洞，洞頂有跡如龍之曾隱此而飛去者。其跡矯夭，故曰龍隱，又曰龍影。洞內唐宋題刻甚多。有題「破壁而飛」四字，又見余鄉人張南山先生所題「龍影」二字。洞外石壁刻有宋平蠻三將題名碑，紀皇祐四年狄青石全彬及余靖三將平蠻賊儂智高之戰績。又有石刻宋徽宗崇甯癸未獎諭敕書，又有最惹人注目之元祐黨籍碑。徽宗時蔡京以司馬光等三百零九人為姦黨，刊之於石，事隔數百年，其中蘇軾呂大防范純仁等名字尚多可辨。

龍隱遊畢，時已逾午，余等擬返城後驅車為良豐之遊。時頁三遊興最濃，躍而起曰，今日不趁此一遊陽朔，負此行矣。余等屈指至暮尚有四小時，乃趕返城，仍乘原來之汽車二輛，馳出南門，往陽朔而去。陽朔在桂江之下遊，為桂林山水之最勝處。游陽朔者以沿桂江南下為最佳，惜限於時。公路則為程六十四公里，一小時餘即達。出南門後沿公路兩旁，奇峯兀突，如春筍之怒長，如手指之仰插，千山萬壑，重重疊疊，奇形怪狀，瞬息變化。公路迂迴其中，幾疑置身畫圖，非同凡境。嘗見畫中山水，每以為過於做作，人間安得有此境，今而後方覺其信。車抵陽朔，再南行約五公里，路旁為羊角山。雙角崢嶸，誠天造地設矣。至此折返陽朔，步入縣城，至江濱，登連花峯，憩於鑑山樓，惜已頹圮。登車北返，過良豐公園小駐。園為咸豐年間邑人唐子實所建。嗣歸岑西林。今名西林公園。省立高中在焉。此園面積五千餘畝，中有天然山水之勝，植桂尤多。余等遊覽一周，返抵桂林，尚在薄暮。衆謂頁三曰，今日非君，余等不能到陽朔也。

是晚李總司令宴余等於藩舊署，即總部所在。客人中惟東伯與叔時善飲，席間李總司令暢述其對於建設廣西之計畫，及目下進行中之情況。而於民團之組織與訓練，尤多所闡明。認為已有相當之成效，昔年共匪由贛竄湘突入桂境，為桂民團所痛擊，卒不敢有所侵犯，尤為顯著。桂省雖非富饒之地，但錫鑛蘊藏最著，桐油生產亦盛，產米尚有剩餘可以供給粵東。此三者每年出口皆逾千萬元。

苟交通加以利便，則工業甚有可爲。而人民之儉樸耐勞，當局之堅卓苦幹，尤使人抱無窮之希望。桂省昔年對外交通多賴西江，舉凡經濟與政治每與粵省有相連之關係。則省治已遷今桂林，自湘桂公路通車，桂省與中原之關係已非昔比。目前桂林與廣州之交通，除飛行外，最迅速爲取道衡州。他日湘桂鐵路告成，則桂省文化上與經濟上必更有顯著之動向。即就旅行而論，昔以桂林爲可望而不可卽者，今已可以舉之几席之上，四方賓客不獨有易循之道路，且有安適之寓所，此後素稱美甲天下之山川，定爲中外人士遊踪所必至，可無疑也。

三月三日晨起，仍乘原車離桂北返。歸途中尚有一可紀之事，則遊靈渠是也。余夙聞湘漓同源之說，未究其詳。車抵興安，爲時尚早，乃下車，覓一嚮導，穿興安城。見城中有一水甚清澈，兩岸皆爲民居。乃沿河依水流反向而行，出城約數里，漸行堤上。河在堤右，寬祇數丈，而堤之左則爲大河。堤上建亭，旁有巨石，名飛來石，刻靈渠二字，再前半里有伏波廟，廟前數十武爲分水塘，卽湘桂二江分流處。乃知古之所稱靈渠者，卽湘桂二水間之運河也。考靈渠又名灕水，東起興安縣城東南四里。迎海陽江水，疊石爲塘，前銳如鏵，名曰鏵嘴。卽在此處遮湘水入渠，外以堤爲障，名曰鏵堤，西南至文家村，引入桂水上流之大溶江，長約六十里，肇鑿於秦時監軍史祿，繼疏於漢將馬援，以便運餉。因兩水水平相差甚鉅，故沿堤植大木爲斗門，凡十有八重，乃通巨舟，便利漕運。史籍所載，歷代疏修達二十餘次，是所謂湘漓同源，固非天然同源，乃屬人工所鑿通。始皇得天下，南取百粵，置桂林象郡，卽從事於國防交通與經濟建設，其魄力之雄偉，不可思議。而工程之浩大，亦爲昔時長江以南所無，今雖於交通上無多價值，但於農田仍所利賴。余曾北至長城，西觀鄭國故渠，今又南來觀此。始皇偉業，良足稱矣。

余等離興安北返，抵零陵，河水陡漲，汽車不克渡河，乃另僱車。承湘公路各站之協助，得於當夜返抵衡州。回憶數日間之經歷，爲生平暢遊之一，至今猶依戀不忘也。

浙江實業銀行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待
詳細規則 承索卽奉
總行 上海漢口路一五九號
分行 上海虹口 漢口湖北街 杭州保佑坊

中南銀行 儲蓄部 詳章函索卽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零存整付 存本付息
乙種活期 整存零付 禮券
定期儲蓄 整存整付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天津 漢口 廈門 杭州 北平 蘇州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岫雲夕話

銖庵

（北平西山潭柘寺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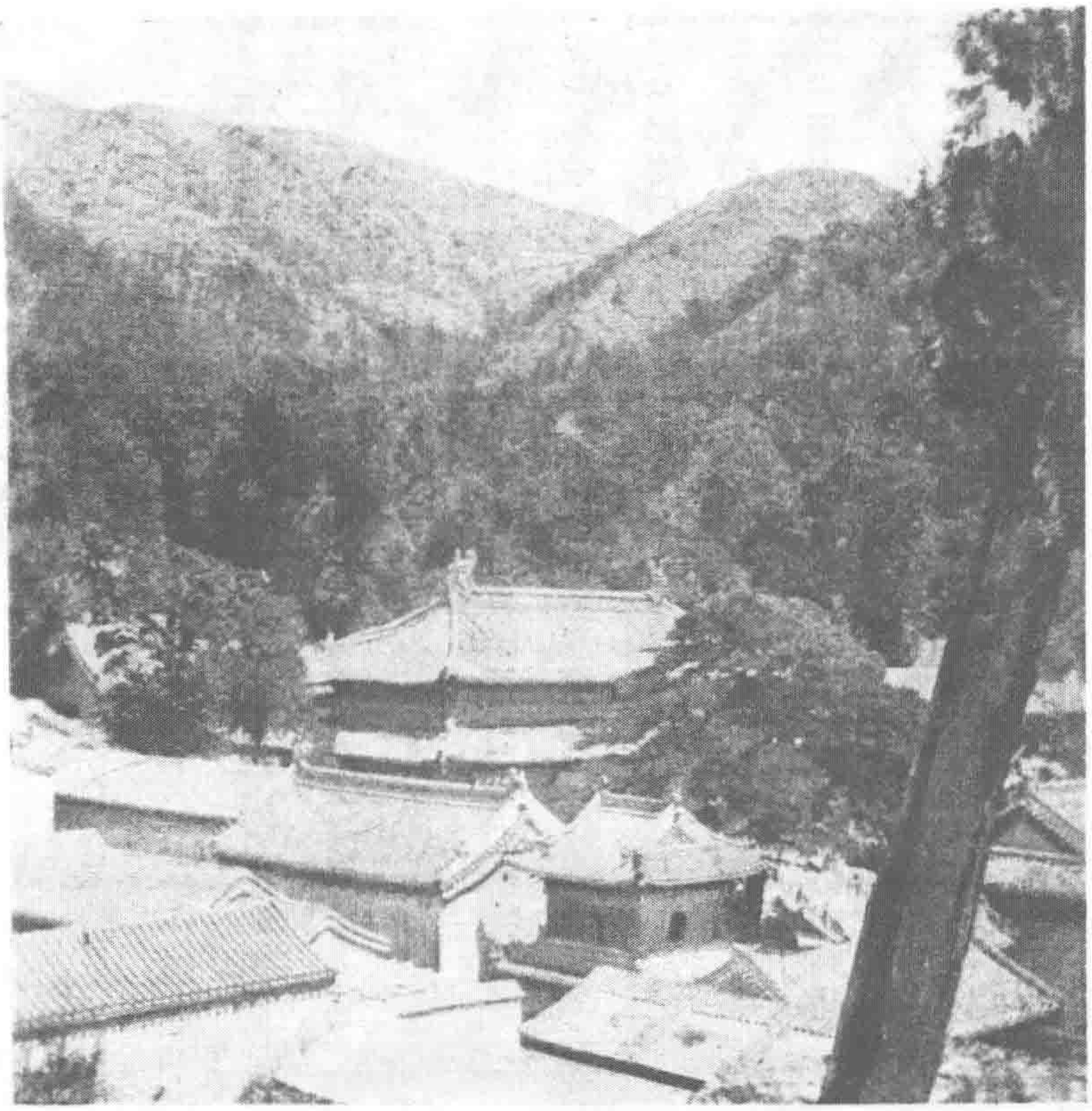
北平者，震於西山之名。問僕夫以西山何在，則必曰八大處。欣然命車而往，則始知所謂八大處者，非有八處也。乃一山而有寺院八處耳。八處者，亦各據勝境，若靈光寺以池水勝，若善果寺以丹葉勝。當時選境而構精藍，亦極費苦心。叢樹一山，經歷數朝，或剷削峯巒，或疏導泉脉，或培植樹石，或點綴廊宇，本不出一人之手，而衆手雜湊，後人來補前人之闕，其意境反較通盤有成算者爲尤佳。凡苑囿大抵如是也。不然則諸寺院多屬前朝大璫解囊營繕，若輩胸無點墨，豈能布置好山林供我輩登臨邪。

然八大處有一大缺陷，蓋境地太狹隘，一日卽可遍游。且八處相去亦太近，一日之間，周覽而徘徊焉，且綽有餘裕，大凡作郊游者，必願得雄深幽邃之觀，若從容一覽無餘者，殊不足以饜游興。吾嘗數數問來游北平者以西山之游如何。客每對曰，西山不過如是，似耳聞不如目見，虛聲不可盡信也。余啞然曰，是非西山之過，乃導游者不能舉其職耳。君試思以半日之間欲領略西山眞面目得乎，若欲匆匆一覽，不費日力，則只能瞻苑囿之美而不能參山林之境。北平城郊內外苑囿之佳者太多，美不勝收，物以數見而不鮮，宜君之不能盡興也。

西山範圍，本極廣泛，實卽太行山麓也。愈遠則愈幽峭，若近郊之處，汽車可直抵其麓者，誠不足以壽之。大抵南人來游北平，能一到潭柘方爲不負耳。潭柘在北方名勝中有異乎尋常者數端，一則巖壑幽深邃密，一變曠闊濱迤之氣象也。二則氣聚而奧，夏寒而冬燠，草木榮滋，不似他處之枯燥也。三則水竹並饒，甚似南中景象也。

余以三月既望，偕友二三人乘輿游焉。事前頗費料量，蓋同人皆志在休養，不願再有登陟之勞，饑寒之苦。於是預遣人於山足布置筍輿，多賫襆被衣裝及飲食用具。凡素所習者咸備。慮臨時宜索則無以應。余甚哂焉，以爲游山耳，而幾於盡室以行，不亦可以已乎。友人曰，是殊不然，遊必期於適體，若苦筋骨拂心志，敗興而還，不更以不遊爲愈邪。且吾亦老於遊者，凡出遊萬不可不自攜襆被，若臨時

假諸僧家，必垢膩不堪用者，若至夏間蚊幬蠅拍尤不可省，北方多有土炕，展衾其上卽可臥息，若在南方恐並行軍床而不可無耳。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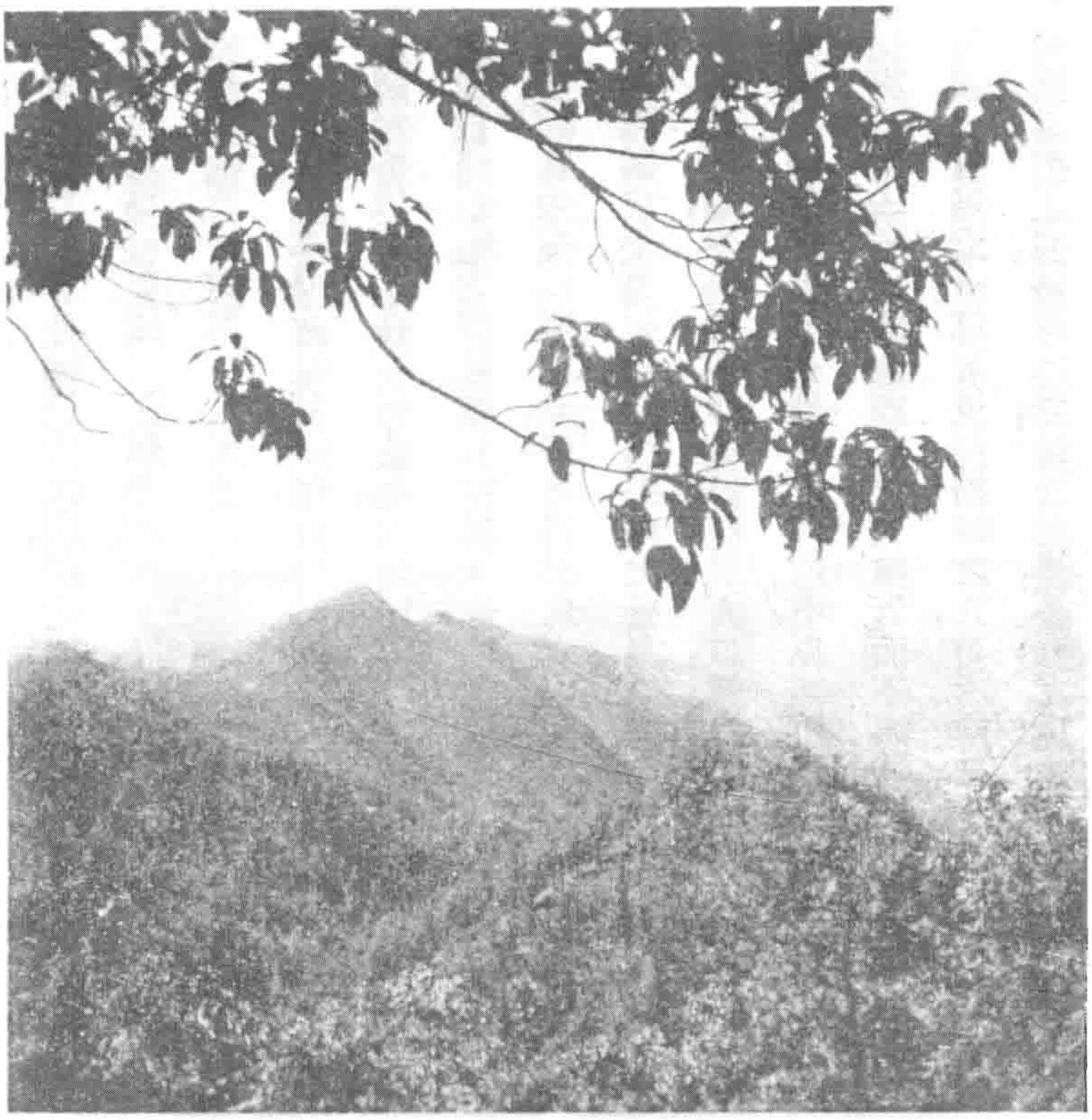
潭柘最高處下望之景

而不用，固無所損也。余無以難，遂亦聽之。

是日淩晨，自家赴西直門車站，附門頭溝支路車，甫行數刻已到。門頭溝之附近，電燈公司總廠在焉，其山曰石徑山，（今訛作石景山）富煤產，爲平西巨鎭，此路蓋專爲運煤者。筍輿及驢夫已待於此，卽乘以行。此際露氣初收，曉風拂拂，春光正濃，草樹滋長，似有山野自然之香，撲人鼻觀。凡山中草木得風露之華滋，不受人間煙火，則必有異香。在城中固絕不能領略及此，卽郊坰去人煙未遠者亦必無之。且尤須春秋佳日方一遇耳。甫望靈山，已令人俗塵頓祓，故知遊山是大有益事。行行過渾河，卽桑乾河也。河在畿甸，緣挾泥沙之故，常足爲患，歷朝治隄疏濬，迄無善策。康熙中賜永名定河，正惟其不能定耳。望之已無水，然可想見伏汛暴長時洶湧滔天之概。佇立久之，因有感矣。河北諸水道，本爲昔時所以限南北者，自漢至唐，此地迄非中原所重。金元以來，奠都於此，始大講求水利隄防。直至有淸中葉，雖未能甚奏效，然致力終不舍。末季以來，國政不修，至於晚近，燕郊南北，平時則苦塵沙漲天，種植都廢，水至則汎濫不能容，田廬蕩盡，民生艱難，風俗漸薄，實此之由。今國都雖已南移，然終賴燕趙之人爲國干城禦侮也。水旱失時則民貧，民貧則俗敝，俗敝則難治，今欲挽回華北之頹勢，以壯北門之寄，則不可不亟修水利也。綢繆桑土，誰其聽之邪。

自門頭溝至潭柘寺，中間險峻曰羅睺嶺，俗曰羅鍋嶺，北人謂駝

背曰羅鍋，狀其穹然而曲也。或取天上羅喉星爲名，則亦通。嶺路不容並騎，居高而望，山側層層有麥稜，蓋種梯田，惜棄地也。懍然獨立，天風吹衣，雲濤正白，若在頭上，既危而復絕豔。口占一詩云，險絕羅喉嶺，頻聞始一經，興來忘嶄削，目極倚空玲，擘絮雲峯白，盤梯麥隴



潭柘後山遠望

青，山桃倚危石，亦自逞娉婷。皆目中所見，因而入詠。余庚午秋間在山方，山過摘星陀，其境亦彷彿類此，摘星陀既險而尤巍，氣象峻闊，自非羅喉嶺所及。且時值深秋，天高氣肅，風沙颯然，白楊朱柿，掩映迴合，景光彌爲淒緊。孰若今段春和景明耳目一快邪。

與行漸艱，知已漸入山路，碎石犖确，時觸蹄聲，想見躑躅之苦。北方泥土不堅，浮沙易起，每遇長夏山水暴長，洗伐日深，剝膚露骨，則崖石鬆碎，隨之而下，故草樹不易滋生，到處呈荒涼之觀，惟白楊松栝胡核鴨脚柿槲之類，不畏沙石者，能繁殖耳。顧入山稍深，峯巒之勢漸緊峭，樹漸茂密，境界漸不同矣。山深故樹密，樹密則鳥鳴盈耳，似迓客者，兼可聞蜂聲，因思古人詩句蟬噪逾靜鳥鳴更幽，雖似朴拙，而實有至理。詩人以平實自然之筆寫出之，已可奪造化之妙，不必再以琱章琢句爲工。由此類推，詩之佳處只是能將人人眼前所見之物人人意中所有之想眞實寫出耳。世人不察，必求深一層，則求深反淺，世人之所謂深者，反不如淺者之深。猶之乎雅俗之辨，惟有不刻意求雅者方是眞雅。過於求雅則反不如俗者之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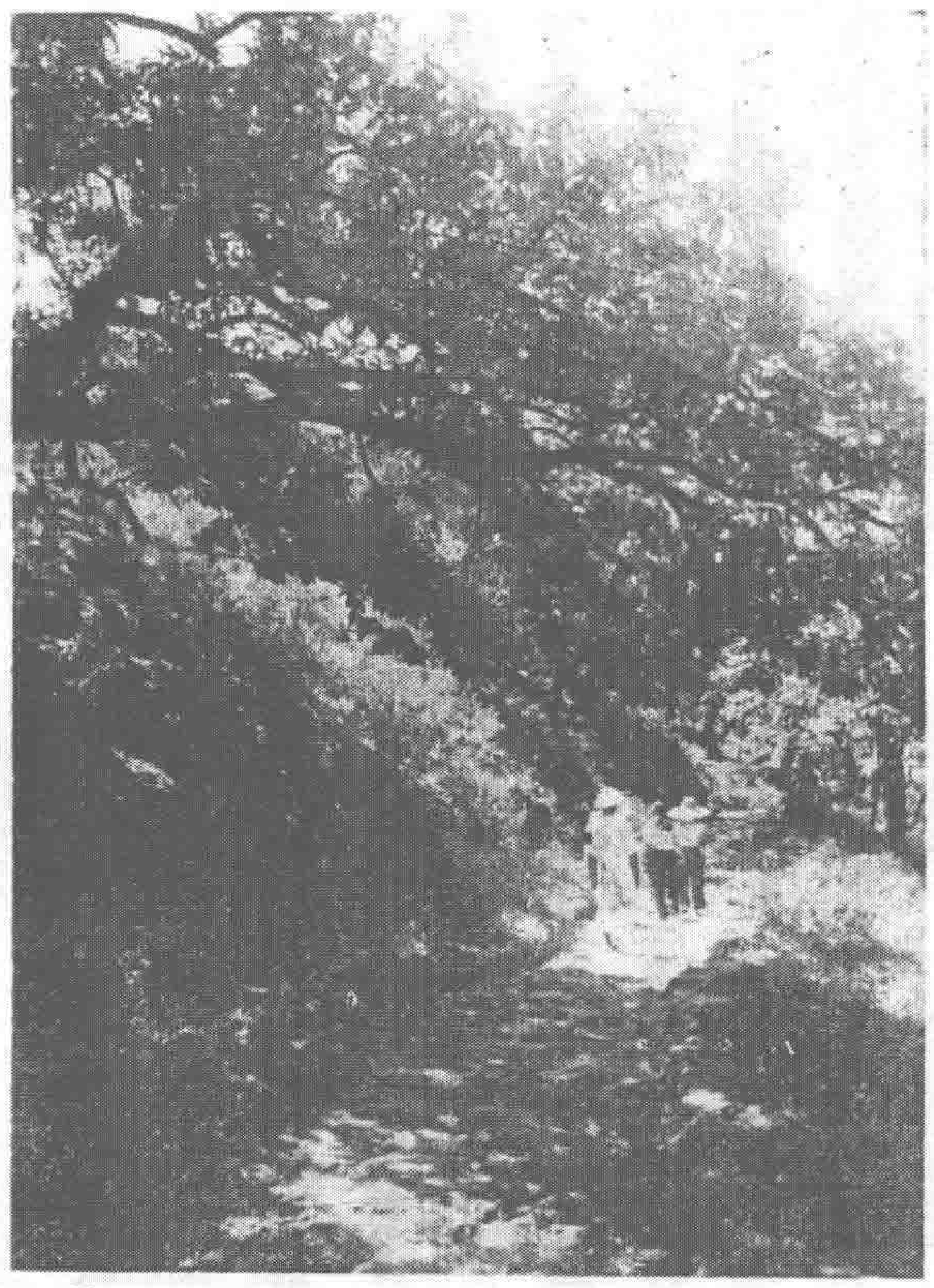
潭柘寺本名岫雲寺，乃在四山迴合之中，疑當日選境取其據險能避世也。語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此語見於春明夢餘錄，而不知其所自來。大約幽燕文獻明清之際所能見而今已佚者頗不

少，當日孫退谷或係據金元人之著作，而金元人又必曾見唐人著作之不傳於今者。此寥寥二語，雖無來歷，而亦可決其非杜撰，必是唐以前之傳說。竊意漢末以後，中原民族爲避胡禍及兵亂計，每喜聚合宗族賓客，覓地以自存，此種民間組織，謂之塢壁。其組織蓋兼軍事政治經濟敎育各種性質。建堡壘，修器械，練丁壯，守望相助，外禦其侮，是軍事性質也。推有智謀勇力負人望之豪强以爲宗帥，號令莫敢不遵，是政治性質也。隖中聚積穀帛，耕種自給，是經濟性質也。文儒之士，往往借此闢精舍授徒，是敎育性質也。例如聞雞起舞擊揖渡江之祖逖，即是此種自治組織之領袖，祖爲范陽人，亦即河北人也。幽州在漢以後唐以前，猶爲未盡開闢之地，儘可供避地者之啓發。如田疇之躬耕徐無翳原之隱居大釁皆是。而公孫瓚之營易京，所謂燕南垂趙北際其中不合大如礪，亦足徵此種傳說騰於人口，皆以幽州爲絕好避世之桃源也。度之於理，固亦灼然可信。何則，中原無山險可扼，又爲四戰之區，惟幽州有太行之險，處處可依。又道近而不煩遠涉，棗栗稌麥之利，可資衣食，弓馬之雄，可壯甲兵，斯時之人苟不南奔江外，則舍幽州尙有何處爲樂土邪。以此推之，漢晉之間，必有人焉據此山以爲隖壁，守險多年，人不能擾。及至世變稍定，遂將多年經營之公產闢爲佛寺。所以說在昔爲嘉福寺唐爲龍泉寺。由唐而至今日，中間又不知經若干變遷，但既闢爲佛寺，則自然易更維持，此其所以有如此綿長之歷史

龍潭旁之大石



也。或者曰，若謂潭柘之名久已傳播於人口，故能由避亂之組織蛻化而成宗教之組織，何以史乘絕無紀載耶。應之曰，自漢末以來，中原亂事，連綿不絕，人民展轉流徙於戎馬倉皇之中，不暇為文字之紀載，尤以十六國中之燕趙等國為最甚。不似西涼等國自成文化系統，外兵究不易侵入，其天然氣候亦較易保存史料，故涼州記等類之書尚不乏，而燕史趙史則絕無而僅有。後人撰晉史者，所紀偏於江南，至燕趙之事，則得自傳聞，其不能詳備無待言也。故永嘉亂後，迄拓跋統一以前，史事之湮滅者必甚多。今皆無從蹤跡矣。潭柘之為隖壁，其中史事必極有可觀，惜乎煙雲幻滅，僅存此先有潭柘後有幽州之一傳說，尚可供人想像。豈非一至有興味之史家公案耶。論者若猶以吾言為疑，則請推而廣之曰，不獨漢晉間北方史事多無可考，即魏齊以來之史蹟何又嘗不較南方為冷寂耶。即如大同武州石窟今之所謂雲岡者，雖有魏書及水經注之紀載，而落落千餘年間，亦罕聞游人騷客為之鼓吹，直自清初始有朱竹垞曹秋岳等數人張之吟詠，直至民國以來，始閧動一時，名播中外。此無他，北地文人較少，文獻無徵故也。又若磁州之響堂寺名刻，及定興之北齊標柱，皆直至最近始有人注意，皆足證史蹟之待後人發揮證明者尚不少。假令有人於巖竇榛莽冥搜力索，未必不能有意外之收穫也。豈惟北方，即南方山林未啓之地亦尚多，古來傳說有待證明者亦必不少。近年公路四闢，利便於此種搜求尤非淺鮮。由此言之，史與地二者不可分離，須融會貫通以求之，則吾國歷史乃一蘊藏無盡之寶庫。青年習國史者，須啓發其興味，隨時隨地導之以想像古代人民生活之實況，一洗前從捧書本死記人名地名年代之陋習。其有助於濬發民族精神為何等耶。吾嘗以為中小學之史地課程可以旅行代其一半。特難得此種師資耳。然亦未嘗不可精撰一種旅行之教材，無



龍潭歸途

論學校與私人皆可應用，此尚非甚難之事。焉得有心人急起爲之。

岫雲寺規模之大爲北都附近精藍第一。田產之豐腴，僧徒之衆多，殿宇之精閎，益以歷史之悠久，不能不使人驚歎。自入山以來，短垣繚繞，自成村落，詢之輿夫，皆寺中之產也。卽輿夫亦皆出自此中，田家農隙作工以謀額外之利，生計頗裕，雖時有天時兵革捐稅之苦，然亦安於耕鑿之樂矣。寺之主僧擁有巨資，廣結貴勢，趨走城市，不能無塵俗之累。起居服御，有足令窮措大舌撟不能下者。叩以岫雲寺志，欲假一觀，則固不肯。其實版藏寺中，何妨印以流行，更何妨如上方山志之例續修以張勝蹟，彼蓋非此道中人，語之亦不能動其聽也。上方山志爲溥心畬王孫所修，文字鐫刻皆極精美，心畬自少隱居上方，專志讀書，秉清淑之氣，故書畫詩文皆取法乎上，絕去凡俗蹊逕，今之鷗波雪箇也。每過名山，輒念勝流不置。

寺之左偏爲憩客之所，曲徑幽房，結構宏整，雖游客數十百人聯袂偕來，不患無容足處。光緒中，恭忠親王曾暫隱於此，觀其陳設，如聯額字畫窗櫺床几，皆有朱邸園林氣味，旣精且潔，使游人至此，心目得一快焉。昔人精心布置，所以供一己之娛者有限，而便利後人者無窮。雖曰游目騁懷之事，無關宏旨，然所以動後人之思慕者，固不在事之巨細。王在慕陵諸子中，最有賢稱，惜乎阨於牝雞，不能效臨淄之功業。然謝太傅一邱一壑之情，亦賢者所不能忘。視彼廣積金帛，穢德彰聞，而子孫爲下流之歸者，賢不肖相去何其遠耶。因思清代諸王，每多恭謹守法，自雍正以後，更無敢稍越矩度。其賢者怡情於書畫園林，卽出游亦不敢涉足百里以外。不肖者不過溺志於狗馬狡獪之戲而已。其納苞苴樹權勢之風，亦至辛丑而後方有之。論者遂云清室亡於親貴，則受一二人之累也。寺僧猶能道恭王事，並出示其遺像，豐頤而目有威云。

是日解裝少息，薄暮隨喜各處，見寺僧之食極菲儉可哀，終年以白水煮菜菔爲饌，並鹽齏而無之。惟春夏間有遠來佈施之檀越，飯僧資福，始得一嘗油鹽之味。余深怪寺產如此之豐，住持僧生活優裕乃爾，佛法平等，縱不能一無差別，何以刻苦僧衆若此而默爾順受之無起而與爭者。社會不平，固到處可見，然若輩出家本爲解放濁世種種痛苦，必有至不堪忍受者乃出於逃禪之途，何以空門中還須有如許壓迫，豈非大背慈氏宗旨耶。大抵寺院中組織秩序甚嚴，其所以維持不敝者，全賴此無形之威力箝束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方得無事。若寺僧皆通經典，具知識，則必有尤高之知識尤精之戒律者，始能服人，則寺院將爲選賢與能之局，而寺院亦不免多事矣。吾國一切社會組織多不健全，惟寺院假借印度輸入之流風餘韻，社會事業乃稍稍有所寄託。例如僧人常爲人治病，寺院亦常施藥，是寺院有醫院性質也。又常收留貧老無告之人，是寺院有救

濟院性質也。僧寺每藏有珍貴之經卷及法書名畫古物，較私家爲易保存久遠，是寺院有博物院圖書館性質也。古時僧寺每兼營典當，是寺院有公衆借貸機關性質也。僧寺常能款待長期短期之旅客，是寺院有旅館性質也。如有公私集會苦無寬大處所亦假僧寺爲之，例如唐時與吐蕃會盟于章敬寺，是寺院有公共禮堂性質也。近年僧寺多附設小學，是寺院有學校性質也。又從前國事犯往往削髮披緇，受僧伽保護，即可保存生命，佛門廣大法力無邊，此千餘年來，吾國社會受寺院之益亦不少矣。若無寺院，則吾國恐不能有公共事業。昔程子見僧衆入齋堂而歎三代威儀在是。蓋吾國民性所缺乏者嚴肅整齊與公共生活，故除寺院以外，無論何種公共事業輒以渙散而終也。

日云暮矣，鳥雀喧於檐際，久之始定。憑檻而觀，則三面皆高峯，互相掩蔽，來時一逕，已沒於蒼茫暮靄之中。而寺之後面，則殿宇層層，不能遠望。就山勢度之，此寺實已四面爲山所障矣。山高則能障日，然則山中日夕，平原猶不過初曛也。檢視時表果然。然則山居之人日力可貴，因之性多勤儉，有由然也。遙見殿中燈火熒然，照欄楯隱隱，益形壯麗。因又思中國式之建築，多苦散漫，故宜以微弱之燈光映之。吾昔寓居楚南一大宅中，每行庭院，輒持一手鐙，所燭不過十數步。客坐中亦僅懸燈兩三盞，棐几瓶花，僅見其影，趣至幽也。若遍設電炬，無隱弗燭，一覽無餘，此惟西式之奧室宜之耳。白樂天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說者謂其善寫富貴，蓋潭潭大宅中必以微茫之燈火點綴之，乃見其深邃也。

是夕寺僧具饌亦殊精潔，若清醋之高粱酒，若甘芳之窩窩頭及小米粥，佐以鹹菜豆腐，食能齒頰猶有餘香。北方菜蔬種類極少，且不善煎熠之技。但不致使人食不下咽者，良以麥食及小米粥有天然滋味，不假烹調耳。惟有人專喜食稻而不能食麥者，則旅行殊苦，同人有自攜食品欲出以佐餐者，余力阻之。蓋我輩得嘗此山居風味已爲不易。既到佛地，宜遵佛戒，雖寺僧不禁止，究非我輩所安。若欲食葷腥，何地不可食，豈遂不能一二日闕血肉之味耶。試思彼寺中貧僧，欲食此鹹菜豆腐而不可得，我輩對之，豈不內媿。天下不平事宜去其太甚，今日我輩稍節一分享受，或他日少受一分刀兵刦乎。同人皆以爲然，因命並酒去之。寺中侍役聞余輩議論，亦若有所感。因云，外國游客寓此者自皆攜行廚，庖鼈鱠鯉，血肉狼籍，禁之不可，惟有聽之。因之中外游客一律得自備肉食，惟寺中不供給耳。余謂之曰，我輩亦非不知恣口腹者，但聞汝寺中齋飯太苦，故不忍過享精饌。僧家修行，亦不應受苦至此。且同一爲僧而所食不同，此非我佛之教也。寄語住持，自今宜令寺僧每飯稍有香油鹽菜，無負檀越布施之意。彼笑而不答也。

長宵無事，飯飽茶溫，衆議說鬼以遣岑寂。某君素以膽怯聞，衆欲苦之以爲戲，因一唱百和，談興飈起。某君欲掩耳他去，則處處皆森沈黑默，無可遁逃，不得已亦貌爲鎭靜，隅坐以聽焉。諸君各說一二事，或述舊聞，或引西洋故事，或更證以所親歷，大抵奇警可駭。余曰，凡諸君所說得自傳聞者，余不敢知。若得自親歷者，十有九皆非眞鬼也。何以言之，凡人親歷之境，偶有異常之事，必以平日所習聞者附會之，不暇追究其所以然，而遂深信其必爲鬼怪矣。此其所以反不足信也。吾平日聞人說鬼多矣。其最有聲有色者，不過謂親聞其聲，親見其形，而從未有言聞其聲見其形因而蹤跡之以見其變異者，此焉得謂之目驗耶。昔有盛傳某處廁中有鬼物者，某甲素習聞之，不能無所疑。某乙揣知其情，伺其夜中如廁，戴紙冠著紙衣畫面而往要之。某甲突見大驚，遂病不興。某乙亟自承。顧雖百端譬解，而某甲終不能釋然矣。故知人之信鬼易，而見怪不怪最難。諸君所說，怪則怪矣，顧安知非有人故與君爲戲耶。縱或不然，又安知非偶有所想自生幻障耶。今夜居山寺，請卽述一山寺故事爲諸君醒睡。昔有老僧，道行頗高，一夕黯中如廁，甫下堦足，踐一軟溼之物而破，僧默念此蛙也。必破腹死矣。是夕遂夢羣蛙索命，自覺宿世寃業，道力未堅，難袪孽障。自此臥病不能起。他僧來視疾，詢知其故，出至階畔，依其所言踐蛙之地而覓之，則一茄子也。心知老僧之病由於幻想，持此茄子，破妄歸眞。老僧病果霍然。此雖是內典中寓言，殊切近事理。然安見非後僧設此權宜之說以破其執著耶。所謂怪異，大抵此類。昔年余偕友游於某縣，其地一荒涼山邑也。北方諸邑屢經變亂，民生凋敝，元氣難復，遠不似南方縣邑之熙攘。縣衙除三堂數楹略供治事而外。昔之客座書齋類多蔓草沒階，砌蛛絲絡承塵間，甚至無門窗，無牆垣。院宇空洞，四望淒然。是夕主人秉燭送余等至懸榻之所，見此情形，實不勝其悚息。然夜深人倦，亦惟有引被高臥而已。夜中睡醒，忽聞有築地之聲，若遠若近，一似鈍物撲地者，且窗櫺亦爲之蔌蔌作響。余大異之。未幾天明，蓄疑不以告人，姑往牆外察之，乃悟廄中所蓄馬騾以蹄築地耳。屋宇將頹，故每頓地輒震及窗櫺。若不審其究竟，則亦可附會以爲遇怪矣。世間不易得究竟之事甚多，此所以多怪惑而不解也。

余又曰，古人輕去其鄉，鄉里之間，見聞逼隘，不易有思怪之傳說。大抵鬼怪傳說，一起於兵災荒亂之後，一起於郵亭旅舍之間。古人之說鬼，蓋亦如我輩今日生於亂世，習聞殺孽，又在客中無聊，恣意裝點，以資談助耳。余記太平御覽引還寃錄記何敞在高要鵠奔亭中遇女鬼訴寃，乃是揭穿亭長乘夜逼姦婦女之事。又風俗通記汝南某亭中發見狐怪，皆與後世鬼怪故事相似。余以爲漢之郵亭正如今之旅館，但是官家所營耳。郵亭多在荒僻之地，行路之人來此

求宿，不免有財色之事，起人邪心，亭長之流，豈皆善類，容或詐爲鬼怪，謀人財物，汙人婦女，以訛傳訛，弄假成眞，他日或更發覺，則又歸功於鬼怪。揣情度理，必是如此。古人出門行路，誠非易易，有山水橋梁之險，有野獸蟲蛇之害，有風雪寒暑之災，而又有姦盜强暴之虞，宜其爲傳說故事所集中也。諸君當無不讀唐小人說板橋三娘子之事者，此爲後世黑店故事之祖。余少時聞父老每相戒，出門宜愼，諄諄不已。大抵箱匣太重，易啓盜心，待人太刻，易獲怨仇，招使飲酒，易生事端，而解毒之方尤所必知，遠道長行，必不可單騎無伴，雖或假借官勢，亦未必可靠也。往時山東河南爲南北交通要道，每苦響馬，於是鏢局應運而生焉。及同光間哥老會興，於是江湖之間亦無坦途矣。不獨途中可虞，即旅店亦多難置信。余憶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中有一段云，某士子應試北上，至徐州某縣，投店已晚，店中謝以客滿。此人以無他店可投，堅請不已。店主乃導至最後一室，屬以立即就寢。此人久不能眠，而漸聞有異臭，竟不可耐，乃然鐙燭屋中，遍覓不得其故，繼乃於床板之底得死尸一具，以巨釘四枚分釘其手足，尚未腐爛，蓋即前一二日謀害之孤客也。此人恐生事，强忍至天甫明，亟辭去。莊諧選錄亦有一則，則云在床下泥土中。此等事料爲亂世所恆有，展轉傳說，則更多怪異矣。近今交通工具，遠非昔日之比，宜可坦然釋慮矣。然長江輪船中昔年尚數見謀害旅客之案，通都大邑中旅館欺客之事亦所難免。直至近年旅行事業發達，各省市皆有高等旅館及旅行招待所，方可云一洗從前之黑暗，萬里若履戶庭焉。

時已宵深，談興方濃，忽聞遠山有鳥鳴聲，其聲若人呼「王三哥」者。淒厲以長，加以空谷傳聲，益似四山皆應。余曾見某筆記云，相傳有二人相偕入山采人參，其一失迷伴路不返，其一呼之至死，遂化爲鳥焉。亦杜宇望帝之類也。此鳥獨以夜鳴，且惟潭柘有之，固可異也。

寺中本有炕，所設衾枕亦甚華潔，益以自攜之襆被，數人共臥一炕，引領窗外，星月微明，氣淸以肅，乃無睡意。久之始能入夢。晨曦入室，檐下鵲又爭鳴，睡魔又爲之引却矣。同人皆以山中淸曉景物最勝，不可辜負，皆奮然崛起，相約盥漱畢即下山散步。

是時視山內似尚黝黑，而山外較晴明，可見山中之晨後於山外而山中之夕先於山外也。然晨光破宿霧，緩緩而來，前之黝黑者漸亦變爲晴明矣。道上見驅驢負木罌者，駱驛登山，狀殊顚頓，鈴聲與蹄觸石聲相雜。余因思此聲殆惟北方有之。詢其所載，則村中居民所飮水皆取諸山上之泉，每日以驢綱往來輸運，僅得取給耳。余又思使在南方截則巨竹爲筒，接連引之，自山上至山趾可十數里無阻也。自古有此法，可一勞永逸，何必日日費事乃爾。客笑曰，然則北

方有驢無竹，南方有竹無驢，居竹行驢，其得失亦相等耳，何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也。

意行得一小園圃，蓋寺中藏花樹之處，北方嚴寒，名貴之花往往不能過冬，故必別闢溫室。有溫室則無論何種均可移植北地。故雖芭蕉茉莉亦未嘗不可種。此園有牡丹芍藥及各種盆景，山寺有此，似不合格，未免富貴氣重山林氣少耳。或曰，岫雲寺本是富貴寺，曾作王侯別墅，住持至今尚帶滿身軟塵，何怪其有富貴氣之園林也。或又曰，富貴氣亦未嘗不佳，有富貴而雅者，有富貴而俗者，吾所見南中某寺，新構大殿，用盡種種新材料新格式，直覺其不倫不類。以彼較此，又不如此寺尚不失爲富貴之雅者耳。或又曰，此富與貴之分也。彼乃富而不貴，此則貴多於富耳。辨析久之，衆皆粲然。

道中遇僧人持石求售，有圓若彈丸者，可爲玩具，有琢成小硯者，石質似亦不惡，索價初不昂。余等皆欲得之，頃刻已盡矣。僧人於課誦之暇，以一手一足之烈爲之，成之至不易，故出產不能多。彼輩不復計及所費之日力，僅以之供消遣，故索價之低出於意計之外也。假令彼輩有組織者，則應公同定一價格，並應多出心裁，製成各種應用之物，可以得極佳之銷路，而彼輩不足以語此也。大約住持既不屑問此等事，僧衆亦但欲各人私得分外之錢，稍資補助，若化私爲公，則必又有假公濟私之人起而操縱，則彼貧苦之僧更並此一綫生路亦無望矣。由是類推，中國社會非各方面同時改善，則不如不推動之爲愈。牧民之要與其求興利，不如先除弊，不然則利未及興而弊又生矣。

道中作一詩云，度樾曉鐘催，林光鳥喚回，意行隨柱杖，宿雨淨經臺，異石從僧得，名花避客開，馱鈴聲到耳，知是送泉來。四十字便寫出無窮景物，至今迴思如在目前。

從寺之左上山，見有一流杯亭，鑿石爲屈曲狀以受溪流，頗似北平南海流水音。上覆以亭，於此舉禊飲故事，臨水傳觴，亦韻事之不可多得者。亭旁種修竹，亭亭如玉，亦北方所不易得，疑此地氣較暖也。蘭亭之茂林修竹崇山峻嶺流觴曲水今皆備矣。由此上龍潭，泉水涓涓，從歷落亘石之間流出，萬木槮槮，逕路幽窅，極蔚然深秀之致。潭柘之潭卽此是也。柘則早無有矣，今大殿中存枯木一段，云卽僅存之柘木。陵谷尚有變遷，則樹木之興廢存亡固無足怪。此時日又將西傾，山風漸起，凜然忽有秋意，遂不敢久留。亦爲詩紀之曰，柘樹乘雷化，龍潭致雨能，千章今已矣，一畝尚澄泓，縹緲亭如葉，陂陀石有稜，晚來風乍急，山勢亦騫騰。舊志謂有柘千章，今無矣。日下舊聞云，相傳寺址本靑龍潭，上有柘樹，祖師開山，靑龍避去，潭平爲寺，余詩本此也。

寺中人有弄松鼠者，延緣衣袖間，若甚馴習無去志，試逗之亦不

畏人，異哉此豕，乃忘山林之本性而甘受俗子之播弄乎。諡之曰鼠，無怪其然。

岫雲寺有傳說數事不可不紀之。據日下舊聞云，殿中二蛇長五尺餘，名大靑小靑，藏紅篋中，篋標護法龍王，蛇無定止，或自逸野中，鳴鐘則至，自篋穿鑪足交蟠供桌上。此理容或有之，傳者故爲裝點耳，今蛇尚在，自是後人附會者。又有元妙嚴公主拜甎，雙趺隱然，幾透甎背，相傳妙嚴爲元世祖女，削髮居此，日禮觀音不輟，遂留此跡。萬曆壬辰孝定皇太后欲經懿覽，貯以花梨木匣，迎入大內，後復送歸寺。此甎今亦尚存。尚有不見經傳之一事，則帝王樹是也。殿左有大銀杏樹一株，以牌樓表之，殆千年以上物，相傳每易一帝則長一新枝，故云。

綜觀潭柘之可愛，在山之幽，在竹柏之茂，在園亭之精麗，在泉聲，在鳥鳴，然從來諸家題詠罕有佳什，惟王湘綺先生二詩寫景最善。其潭柘寺東澗寺入山亭云。

幽柏澗半靑，芳草徑初碧，參差重閣外，峭蒨山四壁，入門松風起，偶坐溪亭夕，靈泉度煙響，歸人共鴉息，暫聞淸梵落，始覺心未寂，暝色春濛濛，孤此雲外石。

瀟碧房聽階上流泉云：

瀟碧延淸窗，掩映三竹林，坐對白雲莫，安知溪水心，微風又如何，歷歷一鐘音，春心夜始寒，想象空山深，幽夢斷復續，吾其觀古今。

余等宿潭柘二宵，由此更遊戒台寺，戒台以松勝，殊形詭狀，爭出道左。寺踞半山，景象開豁，軒庭亦恭王所修。院落中時聞松子香，又是一番幽境也。由此游化陽洞，秉炬而入，萬蝠齊飛，惟其奇險不如雲水洞。

自此南趨，可至長辛店，附火車回北平。憶咸豐庚申英法軍北犯燒園，恭王由園往長辛店，所經即此道也。可勝慨然！

上海東萊銀行
儲蓄處

本行爲提倡人民儲蓄起見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另撥資本設立儲蓄專處營業獨立會計公開並負無限責任保障存戶力求鞏固利息優厚手續簡便章程函索即寄

活期儲蓄　此項存款自銀元一元起均可存貯隨時憑摺收付
普通定期　期限自一年起至五年止計分五種所定利率較爲優厚
特別定期　例如存洋二百元六角四分五年期滿可得本利洋一千元
零存整付　例如每月存洋十元十五年期滿得本利四千二百八十餘元
整存零付　例如存洋一千元十五年內按月支用本利洋十元九角二分

行址◉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前淸光緒三十三年創設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存款要目
活期儲蓄　整存零付　特別整存整付
特別儲蓄　整存付息　特別零存整付
零存整付　整存整付　禮券

最新添辦　教育儲蓄存款
利息優厚　存取便利

□備有詳章　承索即寄□

車中人語

旅行生活之片段

高梧軒

性習清游，輪蹄馬背，侵循歲月，幾無片刻之安居。在坐不垂堂者，或以爲極風塵之苦。而志在四方者，又以爲窮山水之樂。此則在仁者之見仁而已。

因好游旅，足跡及於南北。微特名都大邑，亦且窮鄉僻壤。本來旅行之主旨，一在舒寫性靈，一在攬勝巖壑。而未曾前至之地，尤足發人興會。積而久之，每戒征驂，卽爲規畫，先勒定格，再事按驥。雖箇人孑身之行止，亦復以紀律化自居矣。

游覽必有所至之地；如其爲舊游，若蘇杭也，則預擬何時至何處，何時晤何人。如未曾前至之地也，則必展轉謀覓當地友好之居趾，乃至其地交通飮食旅宿之情況，且其地之山水，固夙契於胸中，而費時已多少，里程之遠近，偶或一不之知，或人異其說。故所預擬之計畫，勢不能不先留一通融申縮之餘地。而其尤要者，則在先覓得郡邑山寺之志乘，以爲導游之資焉。

無論其地之是否前至，既經乘輿而來，自必同深欣賞。故到達之後，朋從晉接，久別欣逢，決無厭煩之理。卽或斗室單衾，獨居深念，亦無寂寞之容心。蓋初抵其地，一切風物人情，均有足供研討之需者。雖隣村別鎭，一水之隔，語音或且懸殊。三里以外，鄉風卽復霄壤。則於其地，或聆其音吐，而證其爲土著，亦爲客民。觀其習俗，而追尋於古今禮制，乃至與家鄉之同異。凡此於征程之餘，饍宿之暇，均足以消磨晷刻，裨益問學者也。

旅游之較感無聊者，大抵在於舟車之際。然每赴未曾前至之郡邑，則途中紅樹青山，亦往往可資觀感，野村山店，未嘗不足流連。而習至之區，則一石一松，均所熟悉，閒雲素水，無所寄情。更其在火車上轆轆雷鳴，振振耳鼓，疾駛以過，難假深思。不如孤蓬驢背之尙足少縈詩緒者焉。

余於熟游之途，鋒車之上，嘗謀所以消遣之道。則朋儕相共，或尙清談，或與對奕。（余奕至劣僅略勝於林和靖耳）隻身隅坐，則或瞑目凝思，或攤書瀏覽。亦有時偶綴吟詠，載之手冊。大率口占絕句，用以自娛而已。惟

三〇—〇三七

積久以漸，凝思則思慮紛如，不暇接觸。讀書則十行一目，瞬息完篇。俚鄙者認爲無足尋索，沉悶者又不耐考訂，覓句拈毫，神來之際，不期自出雋詞。才盡之時，强作亦徒自苦惱。因之計無所出，只有游目四望，亦非長策也。

後此余忽思得自遣之道。一則遍觀同車之乘客，於無意中，研究其地望職業，以至家庭之狀況，教育之程度。同時又細聆隔座之語言，或賞爲知音，或嘆其村朴。於此抑揚取次之中，時時得有領異標新之樂。於是輪聲煙影，乃不覺其行駛之加速矣。

茲篇所述，即余於今春在京滬路車中之所聞諸乘侶者。各自片段，在不屑加意者，且必視爲無足重輕。而余以閒情，聽茲吩咐之語，其中亦不無差可人意，足資啓發之處。且因而進得研究其爲人，大致懸揣，十不離於七八，用敢摭陳於讀者之前。一以供好事清游之同好，得一消遣時間之妙法。亦爲愛治社會學者之旁證，讀者此後，試沿余法以求之何如？

是日同車者，去程約三十人。歸程則車廂擁擠，幾無插足之地。甬道座側，莫不蠕蠕而動。蓋是日爲星期日，余以早八時三十分車由滬去無錫，而當晚七時十五分車由錫歸來也。無錫以梅園黿頭渚之勝，頗能號召游客。梅花盛開，裙屐畢集。余前此每歲輒來一親香雪，今年亦恆循故事如之。至勝地之風光，則游客類能道之，不暇更贅。且予此文，但紀車中人語，亦不更述淸游。然以格於義例，不爲別札。諸君子欲賞其勝，親自命駕斯上著耳。

今先述去程車中之乘客，中西男女，少長咸集。約三十人。茲據余所聞者，等第甲乙以言之，縷述於次：

第一人與第二人合據對座，蓋同程者也。其一御通常嗶嘰之制服，其一御普通西服。方查票時，制服者以優待票出示，西服者則來回票。此二人乃開始對話，西服者曰『此車亦有免票減價乎？』制服者曰，『何以不能，若觀車中旅客不少，即足證明其可以減價。否則若飛快車，旅客較此爲少矣，』西服者曰『余以爲本日星期，注事游覽者特多，未必全爲減價票耳。』制服者曰『此亦有之，本來不爲君事，孰願於休沐之辰，耑返供職？至早今晚乘夜車可耳。』西服者曰『謝君盛意，然君試觀隔座者，身懸徽章，不亦公務員之今晨返職者乎？』制服者曰『此人余固識之，今早蓋探梅無錫，至夜始轉道南京。非同吾二人之逕往也。』西服者聞此，因回首顧隔座之人，果與其家人談探梅事，因轉向制服者曰『若亦嘗從事探梅否？』制服者曰『前兩年因公留錫，久接風光，泉石花草，抵掌可述。故今亦不耐更觀。』西服者曰『余平生僅至無錫一次，初非舒梅之際。且悤悤於所業，因亦不及更赴太湖。究竟太湖之勝概何如？（時余無意間研究其人之職業，似爲電氣工程一流人物。因其對無錫

之觀感，似專在工廠之經營，而忽略於風俗山水）制服者曰『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實視西湖，雄蔚深秀，惜地廣不易治，梅園黿頭渚，實僅一角而已。』西服者曰『習聞太湖多匪，其有誰冒險一試？』制服者曰『前此匪患多，近則省政進步，治安亦佳。游東西山者，日有其人。且火輪來往，益臻便妥。猶記曩年在錫時，公安水巡會勦之役，居然殲厥渠魁。自此而後，萑苻常靖，當時弟以治安關係，亦嘗親赴山村，查緝奸宄』（時余正研究其是否為行政機關人員，漸乃證實其果然，因言詞之間，對於紳士之考語，類官吏之口吻也。）西服者曰『能得地方官熱心任事，不患其不太平矣。』制服者曰『親民之事，殊不易為，猛以濟寬，能見其大，而衝繁郡邑，徵調較煩，尤感困難。』西服者曰『此兄之所以擺脫職務乎？』制服者曰『士紳對余，咸復不惡，後此則以某公故，轉屬供職於今處。在弟以仕養親，原無成見者也。』（下此兩人轉語其戚友家常事，此則局外人所無自推測，姑置不論。）時車將屆崑山，制服者曰『近茲崑山亦極發達，電氣事業，路政市容，均有推進。』西服者一及電氣工程事，如數家珍，即縷縷告以廠中之業務。（余此時始自信當時之預測為不誤。）制服者亦漫應之，俟其詞畢，始曰『君當不能輕視國家之進步。夫近年以多難之秋，不景氣之中，猶復有此成績。則小康之後，必更孟晉。來年自益臻繁盛矣。』西服者曰『然余亦正作此想，則余之志願事業，亦可推進。蓋余此次歸國，與五年以前，情形迥異。益感國家之亟求建設。』制服者曰『君專治此道，宜無往而不加提倡。余亦樂觀厥成，蓋余雖非技術人才，而現任職務，亦與建設有關，故亦冀事業之推進也。』西服者曰『君何謙抑，須知在總動員口號之下，故無人不與建設有關。譬之最近國內所舉辦之某種事業，非君一手成之乎？』制服者曰『此則職務內事。苟無成就，長官亦不更以今事見委。並非今事，亦且不煩君此行矣。』言次復曰『君抵首都，且寓何處。』西服者曰『首都飯店，整潔安靜，余已先定一室。』制服者曰『特來往較遠耳。』西服者曰『出入有車代步，而余所接洽之機關，尤近在只尺，故實為不遠。且夜眠安靜，余所亟需，舍此其誰與歸，所謂遠者，或與尊寓少遠耳。』制服者為之呀然失笑，此後遂不更記其酬對，（讀者試按上文，假想此兩人之情況，則必能與尊臆相同。蓋此二人同為肥碩穩重之人，惟制服者年事較長，短髮微露星星，而所御制服，不修邊幅，領緣已發毛，且革履亦不潤澤，背微傴僂，姑尚自行振作，必受最近之訓練；故少加激發。質言之，蓋一半新式之典型文官，雖無奇才異能，亦能循規導矩者也。至西服者，則廣肩闊臉，面色紅腴，髮則分梳，衣履整潔，領帶灰黑色，衣之材料，雖非上選，而款式甚佳，必非普通學生西裝之可比。上角衣袋，並不

插手巾爲標識，衣服袋中，似挾有算尺等件，圭角可見。且天寒患咳，必以手巾承涶，此自受新教育之薰陶者。至其爲何國所求學，則一時未易辨別，而觀其談吐之嚴整，頗似德國學生，惟不敢深信。總之，在在可徵其爲一甚佳之技術人才耳。至兩人語音，一似皖南，一似吳興，惟二人均久客他鄉，故非悉心諦辨，至難察覺。而此皖音者尤多北方語調，則想其出國之前，必曾在北方受長期之教育者。因其不特多用北方人之成語，亦且尾音而能變之也。）

別一組爲夫婦二人，攜一十五六齡之童子。夫婦約年四十許，而其隣座，則爲一男客，似與此男子相認識而不常會晤者。（因二人見面頷首，卽行交談，是必相識。然既不與之介紹妻子，則無深交。而二人對語之際，女子初未參加討論，是必不常晤面，爲生疏之鐵證。）此三人者合據對面之座，內一座則爲一西人獨坐，挾書凝注，默不一語。雖此夫婦朋友之討論，有引用西文者，亦一不之顧。惟曾就膳車索一杯威司克沙打水而已。其所閱之書，似爲法文之東方問題，竊意渠或西報訪員也。存疑待考。

此夫婦二人，上車覓座既定，開始對話，男子曰『今日氣候劇佳，正適清游。』其婦曰『信然，覘昨午陰霾，不可同語。卽如攜此大衣，已覺累贅。』其子卽曰『欣逢休沐，得以出游，又遇晴天，殊可欣喜。』男子曰『若何畏風雨，曾受軍訓之人，固如是耶？』子曰『受訓無關於天氣，而游覽志在山水，情趣不同。』此時車正蠕蠕欲發，於是此另一男客至而覓座，忽值其友人，遂卽坐下，曰『吾兄何往？』男子曰『吾赴梅園觀梅。』友人曰『吾前日方自錫來，猶未盛開，今其時矣。』因之男子亦訊其行止。友人曰『吾赴蘇耳。』男子訊以是否至鄧尉？友人曰『那得如許清閒，供人消受。前此亦以侍吾經理，得往梅園。今則爲業務事，留蘇接洽，尙不知成績之如何。安有餘情，鍾諸卉木，似兄則誠福人也。』男子曰『吾平生絕不容心，乘流止坎。新春久欲郊游，未得其便。今姑作一日之行耳。』又曰，『吾知去年市况甚佳，經營應極順利，何勞勞爲。』友人曰『市况儘佳，亦不能無欠債交涉之事。况余儕銀行在不景氣中，固備極應付之勞瘁。在景氣轉變中，又須交涉舊案，益增瑣冗。』男子曰『若輩負調整金融之責，固不當如是耶？』（此時來客之爲銀行家，已由其自言而無待研究。則注意其地位，漸乃省爲重要之內部職員。蓋非要職不能外出接洽公事。若爲對外業務之人，又必不暇於星期日外出奉公。蓋星期一卽須到行，而此事又非片刻所可能決者。至此夫婦仍未能得有答案，後方知其爲學校教授也。觀下文自能明之。）友人曰『似此錢存庫中，惟患無利，圖作放款。款既放出，又懼危險，圖謀收囘。卽足爲調劑耶？吾兄所授之課程中，是否卽有此章。』男子一笑應之。

於是少息者數分鐘。其子即與母偶語，似亦在研究此父親不常相晤之友朋。既而語其父曰「今日甚熱，江南天氣，眞與北方大異。記否前歲此時，尚在北海溜冰？」其母曰『今年立春，在客臘廿三日，節氣早故天暖耳。（於此知此婦人雖處新家庭生活中，尙存舊觀念。否則必不能一語即記憶立春之在何月何日也。）此時車正過洋澄湖，其子曰『此處溜冰，豈不更較北海爲樂。』其父曰『獨患無漪瀾堂之小窩頭供點心耳。』其母亦爲展顏曰『無論如何，北方無梅，此固江南之特產。』其子曰『向聞何處有宋梅，此次能見之耶？』其父曰『宋梅在超山，已爲匪人斫去一株。無錫則新築僅近年事，那有宋梅。』其子因訊父曾前見宋梅否，與今梅有何同異。父曰『吾未前見。聞之人言，枝幹老拙，而著花亦未見與今梅不同。』其母曰『去春汝不常赴杭耶？』其父曰『吾赴杭州，而未至超山。』其母曰『吾誤記孤山耳。此次南來移寓，尚未赴杭一行。今春吾必小住其地。』其父曰『吾去春亦僅留一日，尙未盡其勝概。今春假中當往三日。』於是其母爲述其親戚住杭州何地，屢來促游，大可客其家中，既便又省。其父曰『出游以旅舍爲便，客於戚友之家，招待既以勞人，自由亦受限制。』其母曰『春假中何從覓得客寓，不憶去年對門張宅之夜抵城站，彳亍通宵，迄無一榻之地乎？』此時其父正出烟取吸，語鋒少住。對座之銀行家，目光忽然相値。於是亦敬以煙卷，其人受而吸之。應曰『兄等如欲往杭州，請先日以電話見示，余可托人代定，不難獲得一室也。』男子稱謝。時且抵蘇州。其人已起立備下車曰『倘梅園歸期尙早，可枉蘇州一宿。或得餘時，奉陪爲鄧尉之游。即不然，張園梅亦甚多，車站往返一小時，可以來回。曷不一相比較乎？君到蘇，但電話行中可矣。』於是頷首爲別而退。迨其既行，女子遂訊此客之氏籍。男子道其姓名，所職業之銀行。且曰『此人甚多能，精幹，宜其先後十年，頗受行中之重視，得此職位。』其妻曰『汝儕相識十年，何未嘗前聞其名耶？』其夫曰『當時余任職北方學校時，渠亦任敎別一學校，常於開會時見之。一年而後，渠轉入銀行服務，遂爾疏闊，然有時朋從酬酢，亦輒同席。迨彼此南遷，正又同在前年寒假，因之舊雨之招待余者，多即同請其人。上月李君約飯，尙及一晤。』其妻曰『李君兼請女賓，余以事謝，故未及見耳。』於是其子羼言曰『此君甚似精幹有爲，銀行家固可爲，然星期日尙僕僕道途，誠不如吾父之治學生涯矣。』其父曰『治學營生，各有本分，亦各有性習。若以余任此繁劇，必不能勝。而此君則雖曩在授課之時，亦已兼及持籌握算。間營公債，頗獲利潤。一時同事，多以爲長才。而余則患不能之也。』其妻曰『此亦有命，吾儕得以自給，亦殊佳事。何必隨時隨地，存賈高之心。』其子曰『讀書治學固佳，

解經營者尤善。兒將來卻不願枯坐書案間。』其父曰『汝甫言吾之暇，迄今又重利而願做忙人矣。』其子無語，啜茗。余亦未更深究。夫以治學與營生相提並論，實已失為學而求學之本則。然青年子弟意氣發揚，重在功利，此亦今日一班社會之通況，此子頭角崢嶸，洵足代表此種心理者矣。

更一座為女賓三人，其一已屆中年，猶加脂粉，狀似優閒階級之主婦。晨起登車，宿妝猶罨，口撚烟卷，而一手尚持加立克之圓筒。方其上車時，犢皮篋三四，指揮車役，位置扁頂。亦似老於旅行，而賦性慵懶，不願操作者。至其同來之二人，年事較輕，衣履較樸，追隨同上，與語雜沓。若以表面之情況觀之，此二人之精神及所受之教育，與此主婦相距最少有三十年，似不能十分水乳者。然卻融融洩洩，主婦不厭同行者之新穎，同行者亦不覺主婦之偃蹇。於此推論之結果，余以為茲數人必親串，或其小輩，乘此休沐，專往觀梅，故能相與無閒也。因亦留意其對話，用以證實箇人之臆測。不一分鐘，余纔聞片語，即深自慰藉，以所想之非虛。蓋此年幼者啓吻即曰『嬸娘，今日天氣，真合清游。』主婦則應之曰『天氣較劣，余亦可以擁被高眠。今日甫六時，即為若輩驚起登車，並盥洗亦不計工拙也。若輩雅興，誠不可及。』其另一人即曰『姊姊，吾嬸母如雀戰者，雖竟日通宵，亦不感疲勞。惟偶一早起，或整裝出外，即且刺刺相斥矣』姐氏曰『若非以妹生日，嬸娘當不肯徇我議，遠離上海矣。』嬸娘曰『若二人既得清游，尚復絮絮。汝豈不知吾多年不至無錫。因之此行，必兼謁親長，而又必擕禮物以饋之。是以昨決早計成行，而下午即勞碌購備一切。試思箱中之物，何一非由吾精心計畫而得之。三大公司，殊已走遍矣。』妹氏曰『嬸娘何以不往國貨行家購國貨乎?』嬸氏曰『余雖在三公司，而所購買國貨為多。先後衣料十七件，無一出於洋製。』妹氏曰『信此吾國家必且強盛，不日可以稱雄世界。』嬸氏曰『若讀書數年，一語便及愛國。似余失學者，聞之亦殊為驚佩。』姊氏曰『嬸娘何嘗失學，亦嘗見手一卷書，以自遣矣。』嬸氏曰『此實無聊之極，余所閱者舊小說，為晚間聽說書時之準備工作耳。』妹氏聞之而笑。姊氏止之以目，因即轉語曰『嬸娘留錫約以何時?』嬸氏曰『至少三五日。否則恐不及遍謁長親，受人背斥。』姊氏曰『余卻願奉陪，惟三五日中，最好日至蠡園太湖，若專謁長親，理客套，則非余所長。亦且同妹妹於即日賦歸耳。』嬸娘顧妹氏曰『汝獨不可多留一兩日耶?』妹氏曰『學校春假有定期，今非其時。星期二日適有小考，非星一遄歸預備不可。』嬸氏曰『若二人同在一校，何以姊氏得暇?』姊氏曰『余今任教職，星期一二日均無課程，星二日已與人商定，倘不及遄返，即有人代為授課，故不妨多留盡興。若妹氏為學生，尚非余

比，』嬸氏曰『是以學生咸願作先生耳。卽此一端，是其明證。』姊氏曰『不止此一端，學生出學費而先生有束修，此尤其特異者。』妹氏曰『吾姊勿以此傲人。更三年者，余大學亦可畢業，謀一職位，未必遽遜於姊氏。且余學經濟，可以握算而持籌，視若學教育之徒爲講師者，尤易出人頭地。』姊氏曰『職業固無定程。然非有學教育者，出而主持學校，則若且無求學之地。數典甯卽可以忘祖乎？』妹氏曰『余以職業定論，初非菲薄教育。』嬸氏曰『吾但冀若二人均卽成立，各有薪給，若何業，固不欲研討也。』姊氏曰『誠然，俟嬸娘來年四十大慶時，余必能得殊禮以上壽。』妹氏曰『若知嬸娘所心契之物耶。』姊氏曰『余不之但。知爲購三公司禮票，則嬸娘可見心愛者而購之，不必拘拘於何物矣。』妹氏曰『若誠解人惜余力不足勝，否則必購一翠根之雀牌以壽嬸氏。因嬸娘曾一度於友人處見及，歸而贊美不止也，』嬸氏曰『若二人禮尙未來，乃奚落相及何爲者？若來年亦二十歲，余亦且購物相餉。若平日不好裝束，余又不能爲汝買西洋書籍。究以何物爲宜？若試自言之。』妹氏曰『余所愛者第一書籍，第二淸游。惜中國旅行社無出游存款，否則余必月有儲蓄。留爲他日長征之費。』嬸氏曰『出游亦良不惡，惟蘇杭爲可人。若其他遠處，殊感不便。自以將來適人同往爲宜耳。』姊氏指妹氏作詭笑。妹氏曰『今玆交通便利，飛艇舟車，無遠勿屆。何有不便之說。學友李小姊，嘗約余今夏至北平避暑。余惜無資，否則必乘飛機以行』嬸氏曰『飛機聞亦不過一二百元。余若博進，卽購票奉送』姊氏曰『深恐叔父之反對乎？』嬸氏曰『此亦未必，若輩學界中人。風氣自己開通，但看余尙有興陪爾等出觀梅花。則叔父何必阻若遠行。』姊氏曰『信是眞吾妹之奇福。惜余尙無此機會。』此時車過蘇州，旅客上下絡繹不絕，頗有鄰座談鄧尉香雪海者。姊氏因曰『嬸娘曷不留錫一日，歸途過蘇，再往香雪海乎？』嬸氏曰『十年前汝舅公在蘇時，余曾住蘇，且往同游。雇舟賃轎，殊感困難。』妹氏曰『近來交通進步，非十年之比不能舉歷史以相證明矣。』嬸氏亦爲之呀然曰『老古董人說老古董話耳。』姊氏曰『嬸娘不及四十，便以古董自居何耶？』嬸娘笑曰『余既非學生，又非敎習，不愛淸游，不知科學，甯非古董？』姊氏曰『然嬸娘固善於利用科學者也。否則每晚聽無線電，甯非拜科學之賜？』嬸氏曰『人家發明，余享其成，此實可恥之事。但願來生，余亦發明些許，俾全世界能用余法，斯雪此恨耳。』姊氏曰『嬸氏雖不治學，卻有治學之精神。』下此彼三人述其戚串閒事，余亦無心更聽，因而捨去。於以發見在此新舊交替世紀心中，新者必占勝著。雖以嬸氏之雀戰聽書，而仍能夙興郊游，且誓願來生爲發明家，此其心理上之建設，亦正

大有進步耳。

更一隣坐爲西人伉儷。(是否伉儷待考)而對座則爲中國壯年二人。西人者手持火車之表，時時取出推敲，而西婦更隨時絜語，若有徵詢。以狀窺之，大約未曾前至中國者。而此二壯年，則似商學界人士，一御西服，一御嗶嘰長袍。二人貌頗相似，或爲弟兄輩行。此弟兄同行，同感車行之無聊。於是其少者曰「吾試逗此西人談話，亦一消遣之法。」長者則曰「如爲美國人，必歡迎吾儕之殷勤。若英人者，或以余爲饒舌，而及不重視」其弟曰「當先逗之，無取於直接之哈囉耳。」長者微笑，似試驗其弟之方法。余隔座聞之，亦竚目以待其弟之進展。須臾，弟探懷亦出一火車時刻表，爲報紙上剪下者展閱之，而上無小站。此時火車正過一小站，其弟似遍覓不得，而此西人之火車表正置案隅。則微笑示意而取閱之，乃此西人頗爲殷殷，其婦以火車表壓於茶杯之下，則推杯以便取攜。於是其弟稱謝，一稱謝而二人之交誼已經成熟，立時談判。其兄亦遂參雜其間，用以解寂寞矣。

其弟閱火車表者半分鐘，即以歸之原主。彼此凝眸，待發吻申言。西人乃曰「天氣佳哉。」其弟曰「然此正春游之佳節，若亦往作郊游者乎?」西人曰「否余至南京，一宿即須至北平。」其弟曰「若有事北平矣?」西人曰「否，吾實爲游歷而來，前此未至中國。今由滬而平，且將就道蘇俄以至歐陸。」其兄曰「來此幾時矣?」曰「留滬二日而已。」曰「滬上佳乎?」曰「如余外國耳。余之東游，志在一覘東方之文化，若在上海，誠不如留居本邦。」其弟曰「在滬曾游何處?」西人曰「所至之地不多，惟城隍廟尚覺有東方色彩。余嘗聞人言，北平之宮殿長城，均可游覽，故以急去爲佳。」其兄曰「若在滬亦多親友耶?」曰「僅一表兄，營進出口業，在此四年。」曰「然則何以通譯?」曰「表兄行中有一華人，相陪兩日。其人甚誠懇，且博學。於游城隍廟時，能述其已往之歷史，使余饒感興味。」其弟曰「爲君之計，正以得人同游爲要。君之華友雖誠篤，然未必遽能博學。倘若至中國旅行社接洽，得一導游之人，當更可以勝任愉快」西人曰「謝君盛意，余至北平，即已電定北京飯店之住房。並囑其派人嚮導。」西婦於此曰「余在家時曾聞中國戲劇之優美，而梅蘭芳尤震其名。此行在上海，觀劇一夜，但見布景之神奇，而不能研究及於東方戲劇之祕奧。」長者曰「梅蘭芳近不在北平。惟北平確有中國典型之戲劇，足耐尋味。」其妻曰「亦有西文書籍足供研究耶?」長者曰「有之，別發洋行所售者數種，而中國戲典爲尤佳。於是西人出手冊，請長者縛書名於冊上，備資購取。長者揮手一書，且曰「夫人必音樂戲劇家矣」西婦曰「余亦不過以爲覘一國之文化風俗歷史，最妙在戲劇中求之耳。音樂余

所酷嗜，戲劇則略識梗概而已。若亦愛音樂耶？」幼者曰「余亦愛音樂，惟但能欣賞，不能奏弄耳。」西婦曰「演樂者在自抒其性靈，供人家之欣賞。而聽音樂者，則能欣賞爲已足。但求欣賞之正確，不必人人取樂器奏弄之也。」其弟唯唯。長者曰「余亦愛音樂，惟不及繪畫興趣之濃厚耳。」西人曰「如此君爲美術家矣。余殊愛此道，暇亦塗抹一二幅，而並非以美術爲職業者，聞君之言，欣爲同調。」長者曰「如此則君尤必亟赴北平故宮。一觀中國歷代之名畫」西婦曰「聞中國數千年前之名畫，猶有存者。信否？」長者曰「然。千餘年前之名作，仍能保留，而精神畢現紙墨俱佳。」西人曰「信其爲古國矣。一千年前，敝處正鴻荒耳。」西婦又曰「余在上海，曾至跳舞場所又聞之人言上海跳舞極所發達，但以余所聞之音樂，猶非至者。」幼者曰「此僅供交際消遣之需，不足以研求深進。蓋眞正之音樂，固絕少表演於跳舞之樂隊者。」西婦又曰「余日昨購得留聲機中國樂隊唱片，雖嫌單調，亦有奇趣。惟終似不十分典重耳。」長者曰「此蓋普通之俚曲。蓋中國最莊嚴之音樂，用爲祭祀之用，帶有宗敎風味。若社會所流行，則順口之唱句而已。此其不同之點也。」西婦曰「君言誠然，」因復曰「君亦至南京耶？南京有何可以游玩之處？」長者曰「南京不過中山陵後湖湯山諸處。蓋新建都市，不過十年，故究嫌其時間之短。」西人曰「然則亦有純粹中國式之游覽區，不至如上海乎？」幼者曰「誠然。除市面及衙署外，若後湖等處，確爲中國典型。」長者曰「若旣好游，曷不一至杭州？」西人曰「余本欲行，然以環游之計畫，有規定之船期。而余嚮往北平尤爲急切。故不得卽往，殊悵悵焉。」西婦曰「余久知有杭州，下次東來定必暢游三日。」長者曰「若至南京，已定旅舍乎？」曰「然，據稱首都飯店異常精美，余已由表弟電定一室。」長者曰「余正欲以此介紹，君先得之，甚善甚善。且余留南京，亦僅數日，每往必下榻於此。用是吾儕當可相見於旅館也。」西婦曰「若是何冀得君隨時之指導，以覘中國之風光。」言次西人索茗，且請此昆季同飲。昆季亦笑承之。聆此一席之言，頗感興趣。竊以爲此西人之東來，車中相値，幸爲吾國之上流人士。否則必貽人以不良之影響矣。觀感所及，關係不小，此昆仲者彬彬有禮，殊可佩紉。至其職業，一時未能推斷，或者此治美術之長兄，爲西洋留學之畫家，而有事於南京美術事務者。其弟則或供他職，此遭與阿兄同行耳。未暇深究，姑爲闕疑。

又一鄰座，則爲學子三人。以其一御獵裝，一御西服，而一御長袍，年事均在二十左右。乘此淸時，作郊外之游者。余素好硏究靑年之動態，因特加之意。甲曰「今日汝乃早起，先來此矣。」乙曰「汝何如者」甲曰「余屬侍役，侵晨卽喚余起。乃至弟三次始恩恩

下牀，兼程至此，已僅數分鐘矣。』丙曰『若何不濟，余昨日跳舞至三時始散。今亦未患失時。』甲曰『三時卽歸睡，猶可得四小時之酣眠。』丙曰『誰卽入睡，出舞場猶往就半夜飡，歸家已四時矣』乙曰『若長往舞場，意果誰屬。』丙曰『平生無所謂屬意。亦有時於稠人廣座之中，感覺無聊，頗擬抽身。然柔情密緒，卻又揮之不斷，爲之奈何。』甲曰『旣謂柔情，必有所屬。舞場中羣雌粥粥，甯能一往而情深。』丙曰『卽上次君所及見之兩姝耳。』乙曰『若沈酣此道，費錢無數，君必素封，始能揮霍。』丙曰『爾我何相嘲笑，余又何來多資。惟興之所至，理不能遏，亦殊感其困難。』甲曰『同學無人對君不加側目，舞場豈可長往。且游藝之道正多，又何必專以此爲樂地。』丙曰『固也。故今日山水之清游，自君發起，余卽附驥，不憚夙興。』乙曰『君何以胸無主宰，旣愛清游，當屏塵俗。』丙曰『上海輭紅百丈，舍此又別有尋歡之地耶？』甲曰『運動擊彈，余均樂爲，亦有愛學皮簧者，君何不試擇其一，以代跳舞？』丙曰『君何學究，必反跳舞。來年畢業，置身外交界中，非此又何能肆應。』乙曰『君謂上海舞場之跳舞，能登尊俎之間乎？』丙曰『吾愛跳舞，似尤勝於若之行博。何訓我爲？』乙曰『吾亦偶一爲之耳。昨日以同學之叔父生日，偶往一試，尙得博進十五元，』言次卽自衣袋中，出鈔票三紙，陳之案頭。乙曰『若試以與我，頗足爲余一星期之消遣。若不知行博終必敗失，此十五元可終保耶？爾忘前月，向余借款以還飡費之事否。』乙曰『此亦僅見之事，前月因購置參考書較多，故喪余資。初不關乎行博。』丙曰『生平未見若有一參考書。考試之前，能在圖書室中，小坐閱書，卽爲力學。若尙擬飾詞相向。甯能見欺。』又曰『總之，若貸余資而所耗終非正當』時甲曰『若二人幸毋相爭。吾年齒較長，敢以正言奉白。此後彼此專心擊彈打球，休沐則清游郊外。身心俱泰，魂夢都安。計之上者。』丙曰『若言吾殊拜嘉。然積習殊難立改，且彼則博而嗤余跳舞，固不能服。』甲曰『毋然。此後余三人合組擊彈之局，庶可免於浪游』丙曰『若謂尙可學戲，余亦願勉奏皮簧。不知處何可以得一教習？』甲曰『此亦不難，隣室李君，渠卽會學劇，半年來已琅琅上口。更半年者，可以登台矣。』乙曰『是余當送花籃，以渠半年前學戲之第一日，卽余所送至其師寓處也』丙曰『姑置此不論。春假之前，必有考試。若儕已開始預備否？』乙曰『暢談游藝，忽涉課程，子亦好學哉。』丙曰『正事甯可不談。今年之經濟一門，特加注重，余尙患無頭緒。』甲曰『此誠必修之課，經濟問題解決，則辦事均得解決。吾深恨不與君同系學此。』丙曰『若毋取笑，經濟課程，甯卽敎爾生財之道。充其極，亦不過減少浮費而已。』甲曰『誠然，則君之跳舞最不經濟。宜君之疏於此學

矣。』丙曰『愼毋見詢。余於經濟學派，初不能了了。故此行歸校，卽當埋頭讀書，以免考試時之臨渴掘井。』乙曰『余知若同系中章君，學問至佳，人亦和善，君試執而訊之，當可爲君之助。』丙曰『此聖人也。無事不出室門，每試必在前列。嘗目余等爲頑童，故雖有請益之心，卻無進問之勇氣。』乙曰『此殊不妨，其人卽吾之表兄。若誠有心讀書，余爲一言，必能盡釋芥蒂。』丙曰『本無芥蒂，惟自以爲恥耳。』甲曰『知恥近乎勇。若且勇於改過矣。』丙曰『愼勿調文，本來余談跳舞，若等以正言相誥誡。今談讀書，又以微詞見抵，爲人亦信不易矣。』甲曰『余儕初無微詞，惟以君進德之猛，示其傾倒。』丙曰『若言非謬，余與同級諸友，日夕沈酣，誠非了局。今得若等見助，出谷升喬，庶其有望。』乙曰『損友之害至大，余非離間之言，期君有以注意及之。』丙曰『此不待言，若數人同往跳舞，必余任其資。記得王君無役不從，兩閱月來，僅付過一次，纔四元餘，渠尙欣然，逢人告語，謂所耗至少而娛樂實多。及今思之，殊不合算。』乙曰『今日知之，猶不爲晚。余固無資，亦且不愛沾人光益。故日昨議定出游，余卽推定會計，每人繳款十元，公用公攤。』甲曰『此本西洋最科學之方法，二人同赴飯店合飡，結果各人斥資而去。』乙曰『惟會計員無俸給，殊不值得。』丙曰『余當以名譽獎若爲俸，容日專函道謝，俾君榮任職務時，可以書之於履歷片中。』此時三人均大笑。余默察青年之心理，瀕於流浪者固復不少，而能自尊重者，亦正有之。但在環境與交友之間，試驗丙之所言，由娛樂而課程，已漸有亢悔之意。則所値甲乙，均能掖誘以進耳。若此行又與所謂王某者出遊，則非特不能計及課程，亦且必討論及於郊遊後之行樂。乃至明日舞場之預約，一轉移間，進德修業，此其關係之重要可知。而亦爲治教育者所應特加之意。國家來日之重任，寄之青年，吾聞此三人一席之談，乃殊多棖觸也。

此時車已將抵無錫，余亦無心更聆遠座之妙論，因卽屏當行囊，檢點巾杖，一切就緒，離站尙有十分鐘。余則更以强記之功夫力，背誦經入耳之各組談話，以備筆之於記，用徵余研究社會之功候，且爲長途破寂之法門。凡此數人，笑語自若，乃不自料隔座之有耳，以左史紀言之筆，爲作語錄，示之同文也。

羊城續記

邵潭秋

余客羊城三月時，有羊城雜記一稿布於上海旅行雜誌，賦詩有「來看紅棉悵此過」之句，以冬初將北歸，不克待木棉紅也！不意淹滯八月，春又過半；我徂東山，慆慆不歸！能無慨乎？略疏日月，且記詩篇；老坡善謔，喜談南海鄉風；樊榭無能，聊說東城桑苧！

廿十六年三月，邵潭秋自題於廣州東山寓廬。

嶺南大學在廣州河南康樂，校舍廣麗，雜樹扶疏；其教授宿舍名九家村者，洗玉清女教授止其中；女士南海籍，年已三十餘，撤環矢北宮之志，擁書比南面之樂，予耳其名已久，因世界學術社社友之介，寄書訂相見期，女士欣然折簡，約赴其大學參觀，而女士所止之九家村，尤幽靜絕塵；以齋垣多修竹，顏曰「碧琅玕館」，架書不亂，几硯清嚴，壁挂盆翫，並脩潔有遠趣；女士善清言，神情明秀，有林下風槩，愧予非劉柳，不能大暢玄旨，談次索予爲詩相贈，予率賦七律一章狀其瀟洒云：「路出珠江已拂塵，絃歌況得靜中聞。琅玕繞屋凝寒碧，苔蘚沿堦繡綺文。幽夢惟應驚啄木，芳時從不恨離羣！花蟲粉蠹知難近，長日高齋只炷薰。」女士喜謝，謂五六兩語尤足肖其性格也。

廣州秋季多颶風，陣雨不絕，舊歷丙子七月二十四日值先公忌辰，客愁孺慕，交迫而來，一聞雨聲，則益悽感；有詩寫哀云：「薄祭難沾忌日筵，孺懷眞欲損中年！家山莫繫萍蓬轉，海國初逢霧雨纏，怫鬱鬱音誰與語，幽沈茶夢不成妍。孝經闇誦終何補，悔讀開宗第一篇！」此詩賦成數月，未以示人，丁丑燈節前，汪丈兆鏞憬吾索觀近作，始迻錄求教，而上元後一日，恰又爲汪丈太夫人忌日，遂追和予詩見眎云：「纔罷春燈奉几筵，樹萱餘恫迫衰年。煙蘿未預清遊約，風木空悲老淚纏。世亂誰能辨蹤迹？徑荒不悔失芳妍！幽沈茶夢吟佳句，（原注：「大作幽沈茶夢不成妍七字絕佳。」）棖觸瀧阡教忠篇！」汪丈嶺南名宿，尚氣節，工詩詞，年已七十七，每逢家忌，輒素服不外出，數十年如一日，蓋庶幾大孝終身之慕矣！予賦詩不佳，然尚有性情可見，而此以客邸蕪篇，遂弋耆碩錦製，締成海外文字因緣，豈不大可書乎！

蘿岡洞有小羅浮之目，冬令橙熟梅開，遊賞者夥，余以國歷廿六

年一月十七日驅車往，天候奇暖，梅花開至八九分矣！從廣州市取道廣增公路，再換蘿安公路，車行約一時半，即到達蘿岡洞，山麓有蘿峯書院，緊鄰蘿峯寺，宋進士鍾玉喦初結一庵讀書曰「種德庵，」又名「蘿坑精舍，」時崔清獻公能相家居，相望十餘里，恆往來講學於此；元鍾復昌拓而大之，更名爲玉喦書院，築樓奉玉喦公塑像，衣冠莊肅；明大學士方獻夫題扁曰「萬代崇瞻，」歲以正月望日祭之，族人能文者與於祭，祭畢命題爲文賦詩而退，世守其法罔替；清道光間舉人鍾逢慶更推廣先志，每月之望，亦課文焉！咸豐間院將頹，葺而新之，陳澧爲文紀其事；光緒元年，三十三年，復疊加脩葺，今尙完好；溪流曲折瀦入學宮中，淙淙有聲，眞所謂絃誦答潺湲者也！樓前有二古松，蒼蓋亭亭；階外紅茶花一株，危柯參天，根蟠石問作虬龍形，花開如赤盞大，照耀岩谷，相傳爲宋時遺植，曾分栽他處，即不作花，奇古之姿信有然耶？花旁有玉屏石，陳蘭甫先生爲篆題；至主要生色之梅花，蘿峯前後左右遍是，無慮數百株；蕊珠炫影，素雪飄香，雖鄧尉之香雪海，莫能及也！羅岡果園甚多，甜橙最有名，小洋一元可購十斤；梅花折枝每大椏售約七八角，聞每冬可售出四五千金，粵人買花插瓶，蓋幾於家喩戶曉也。此遊得詩一首：「輕車碾谷霧，玄冥集暄風。蘿岡出平阜，漸與梅林通。蜂聲晴殷樹，鵲噪氣和融。古香盪天宇，飫賞此何豐。是山叢古芸，仙書庋琳宮。惟愁花睡足，絃誦戛清鐘。斜柯傲難跂，低枝稍見容。雪風吹不斷，欵欵應村春。遲來莫嗟悵！逋梅正苔封！北歸於湖上，猶見子如龍。旁睨老山茶，玉面翩驚鴻。」

蘿岡歸後三日，復同玉清蓀簃玉書三君觀梅河南漱珠岡，漱珠梅約數十株，惜以天乾少雨，皆未綻放，惟純陽觀大殿下有紅梅一株，開花甚精麗，賦詩一首，邀玉清蓀簃同作：「劫後殘脂尙點空，不隨雨澤亦天工！石棱剷作新妝鏡，洒面迴因少女風。仙苑長齡苔髮老，山家清夢屐痕通。斜陽滿地疎鐘喚，耀我餘霞綺語同。」

廢歷臘月二十四日起，廣州永漢中路十八甫一帶，舉行花市，而除夕尤極盛；街市兩旁，花擔花籃，彌望皆是，盈甑折枝，任人選購；士女傾城而出，歡愉踴躍，履舄交錯，釵弁攢動，衣汗皆香；蓋粵人買花既爲觀賞之用，亦以相爲餽遺，而一年之休運，又將於此頌祝之也！嶺南燠暖，未春而百花齊放，冬之梅，春之桃，極不希奇，舉凡牡丹，杜鵑，洋芍藥，碧桃，玫瑰，末麗，山茶，玉簪，晚香玉，吊鐘花之屬，靡不備具，而丹桂，黃菊，竟以秋卉而吐英飄香，誠異事矣！予於廢歷除夕，步行觀花市，眞覺紅紛翠駭，目不暇芬，芳旖旎給，中人欲醉，不但中土無此麗觀，雖世界亦罕有與之匹者，有詩一首紀之，苦未盡其萬一也！詩曰：「北風不入嶺南界，靑陽正奪玄冥位。帝遣除夕書「春王，」廣州城南萬花會。土簀筠籃迤邐排，粘苔帶蝶連泥芥。栗密濃香沁

心開，繽紛仙御豐姿態。江梅水仙鬬雙清，牡丹花王雕玉佩。碧桃小家倚笑靨，杜鵑怨女啼紅淚。素馨晚香嬌待夜，一簇山茶陳媵婢。玉簪挂冠黼悵垂，玫瑰夢結燈如穗。幽蘭素心可勝說！疎鐘搖曳金鈴細。（吊鐘花。）芬芬郁郁光氣盛，點注奇士妝飾麗。憨笑嬌羞貌不同，側睇含情盡婉媚。九十春光占長街，百萬樗蒲一宵費。「上林苑」杳「金谷」荒，如此賞花亦豪貴！姹女買花花並嬌，花映玉肌葉珠翠。折枝盈手亂殷紅，招呼仍挽檀郎臂。坐令不夜五羊城，跛不忘履眇能睇！吁嗟乎！結綺樓高敵浮梯，祁連山破胭脂翳。願集心膂壯士還我舊遼東，然後年年此日花市歡餞歲！

予來海外八月，蹤跡多在看花；白雲山之桂，中央公園之菊，蘿岡之江梅，漱珠岡之紅梅，永漢路之花市，俊矣！麗矣！然未有如木棉之雄且奇也！紅棉一名「斑枝，」又呼「吉貝」或「刧貝，」蓋其種自印度傳來，譯名故如此也。樹高數丈，花色正紅，似木筆而瓣大且厚，每春燈節後卽開放，二月間，如火如荼則極盛，高柯列錦，萬蕊烘霞，亭亭直榦，傑出衆樹之上；故又有「花王」及「英雄花」之稱，此花蓋純以氣魄勝，非桃李棠梨懨懨如有病態者之可比也！海南之花，末麗雖有「小南强」之目，但終以此花為第一，詩人如王叡詩：「紙錢飛出木棉花，」東坡詩：「江東賈客木棉裘，」一言其花，一言其實，但少從正面寫出；清初嶺南三大家及中晚宋芷灣黃香石張廣雅之流，始多從花之色態氣勢詠之，發揮幾無賸義；余以薄才，遇此勁敵，急與之角，亦終不能勝；差幸未襲取前人一語，獨立一空依傍，或庶足為此花寫照耳！花以粵秀山者為第一，作長歌張之曰：

「南維離火昭且融，陰陽炭熾洪爐銅。鼓鑄山川出奇木，花開十丈斑枝紅。南溟天闊鯤鵬徙，楚庭燈雜魚龍戲。此時越王山景奇，袨服華妝男女麗。倚天照海光無垠，拔地干雲春有勢！插空疑開太華蓮，紛披萬朵驚鉤連！茗茗薾薾亂晴昊，玉女笑靨溫千年。春秋繁露赤玉杯，淋漓大筆書空來。萬臂撐天掬心血，供養鳳雛鳴高臺。四山青翠玻瓈聲，一抹霞朵珊瑚明。琥珀杯承瑪瑙盌，花光玉理橫庚庚。睒婆佛國初傳種，銜子飛來有鸞鳳。春華秋實兩宜人，崛起大才兼體用。海棠嬌婧入掖宮，桃李粗庸皆臣工。此花威儀可南面，赤纛華屋人趨風。峨峨巍巍飭冠佩，肅立丹陛蹐踏同。獨立雄風表南隅，琳宮赤松相與娛。蠻夷一書嫚呂姁，虬髯千艘王扶餘。江山未盡英雄氣，卉木猶堪偏霸居！漫訪素馨花田路，且尋藥洲丹顏駐。流霞歡傾抱朴椀，穗城丹飯豐粻糈。平人皆乘赤杠車，雖有羣盜無由遇！嗚呼海外奇觀得此遭！飄若浮雲且當住！」此詩作成寄眎汪憬吾先生，得報云：「大作木棉花歌，奇思瓌采，雄麗恰與花稱，佩甚佩甚！」李茗柯先生，粵之有名印家也！擬乞其鐫小印曰：「曾看天南第一花，」當與此詩，添一公案為南來紀念也。



爛柯山天生石梁

爛柯山紀勝

許穀人

舊時民間風俗，兒童入塾臨摹一種紅色字帖，爲一首五言詩。分寫五行，每行五字。詩云：「王子去求仙，丹成十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就是詠衢縣（舊稱衢州）爛柯山樵夫觀奕的一段故事也。爛柯山道書稱青霞第八洞天，富有神秘性，確是名勝古蹟，可惜向來紀述的文字很少，據我淺狹知曉，僅有二篇。一浙東景物紀（杭江鐵路導遊叢書之一）郁達夫君所作「爛柯紀夢。」二逸經半月刊第二十五期，姜馥森君所作「爛柯山訪仙」文詞綺麗，各具章法，此外實不多覯。大約是從前交通很不便利，和旅行的風氣還沒有普遍的緣故。三百年前，徐霞客遊罷金華北山，取道蘭谿，溯江而上，經過衢州，常山，玉山入贛，未曾繫纜登岸，爛柯山失之交臂，可謂一憾事。近年來浙贛鐵路通車後，浙東一帶山水勝地，雁蕩素著名，姑置勿論，餘如諸暨的五洩，永康的方巖，縉雲的仙都，麗水的南明山，青田的石門洞，和衢縣的爛柯山，一一宣傳給一般人深知縈思。每逢春秋佳日，不少士女，抖擻精神，結隊去流連和欣賞，回程時候，好比得着美滿的收獲。

二十六年三月七日早晨，我偕同伴從衢縣城內鈔庫前鉅章旅館僱人力車出發。出城跨越鐵軌，向東南行，經過不少曲折崎嶇的道路，人家稀少，野色蒼然，

洛溪前進，方值久雨初霽，澗泉迅急，比較平時爲高漲。渡河二次，皆載車在帆船上而行。因爲洪流湍激，所乘帆船，用竹篙撑至上游，復順流浮下。經過這樣的方法數次，纔到對岸。我們爲好奇心所驅使，幾忘却跋涉勞碌了。河畔亂石縱橫，不加人工磨琢，都像鷄卵形狀，但是巨大至數十百倍呢。再行多時，漸入山區，爛柯山石梁巍然在望。超越西麓，到山南寶巖寺前，下車入寺，頓見空地一方，原有的殿宇，不知在什麼年代已遭兵燹摧毀了。殘廢的柱石基礎，依然淒涼寂寞地存着。方外伽藍，竟不免塵世災殃，豈不令人扼腕？現在所見的寺屋，照地位和樣式看來，簡陋得許多。我們先到西院客堂裏啜茗。明窗淨几，佈置不俗。壁間懸挂屏聯很多，琳瑯滿目，都是關涉爛柯山的事情。當時我還沒有預備寫遊記的意思，所以不曾一一抄錄充作資料。大家歇一會，由人引導我們上寺後小山，卽爛柯山。走約三四百步光景，已到石梁下。原來這是一個兩端通空的大巖洞，高闊寬大，乃成橋梁的形狀。歷年既久，風雨剝蝕，巖石漸呈黑色似鐵銹一般。東壁刻四大字曰：「天生石梁，」嘉靖十九年李遂書。西壁刻四大字曰「爛柯仙洞，」嘉靖二十五年楊子臣書。每字徑約五尺，筆勢飛舞，氣派雄壯。古人諺云：壽之金石，藏之名山，就是這意思。民國時人所題，「天開一畫，」「碧漢長虹，」「名山益壽，」等字，也分別摹刻在巖上。清代下半代一百餘年間，沒有題留隻字，這很可異。宋碑一座，已殘裂至數塊。又有萬歷康熙諸石碑，羅列洞下。書法古秀，文筆雋雅，諒必有關考證的，但我實在忙於攝影，不暇詳讀文字了。南

石梁下摩崖



望峯巒高峻，隱約天際，遠在百里外，也不知是什麼山名。萬籟俱寂，聽聞數聲鳥啼，眞覺得別有一種風趣。盤桓這石梁下，不少辰光，目不暇接着瀏覽一番，爛柯山勝景已窺得一斑。仍從這路下山，再到客堂休裏息，取出自己所帶的食品，充作午餐。乃相率離寺回來，半途到第二次河邊，原有渡船已他去，竟無別船可喚，同時大家未免恐慌。這河底下本有橫着一條隄壩，阻隔高處流水。近日來，春寒多雨，山洪驟發，溢出隄壩，向低處注瀉，遂成瀑布式的奇觀。車夫說，可以拉車從水裏過去，決不要緊，我們沒法，只好任他所爲，衝着浪花行走。倘一不小心，便被奔流冲倒，多麼危險呀！我究竟有些害怕，後來思之，反覺不敢試了。回到旅館，天尙未晚。爛柯山的印痕，永遠留着吾心目中，一生一世不會忘記啊！

爛柯山距衢縣城東南二十五里，路程並不算十分遠，但是地方很奧僻，道途很狹窄，現在只有人力車可以通達。平常規例，每輛車資國幣一元，不用爭講。照我看嫌太低，汗血金錢，實在不容易賺，倘加些四五毛，纔算公平。再有一層，衢縣城內，沒有新式設備的客寓。普通旅館，房間雖然湫隘，尙可忍耐。牀帳被褥不潔淨，眞使人難堪。所以必須自帶枕套和被單爲適宜呢。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
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M.M.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上海法租界外灘九號
電話八二〇三四（共三綫）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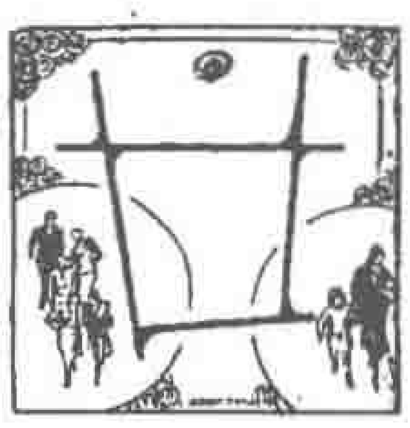
（詳章承索即奉）

滬行—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靜安寺路蘘爾鳴路西首
　　　西門和平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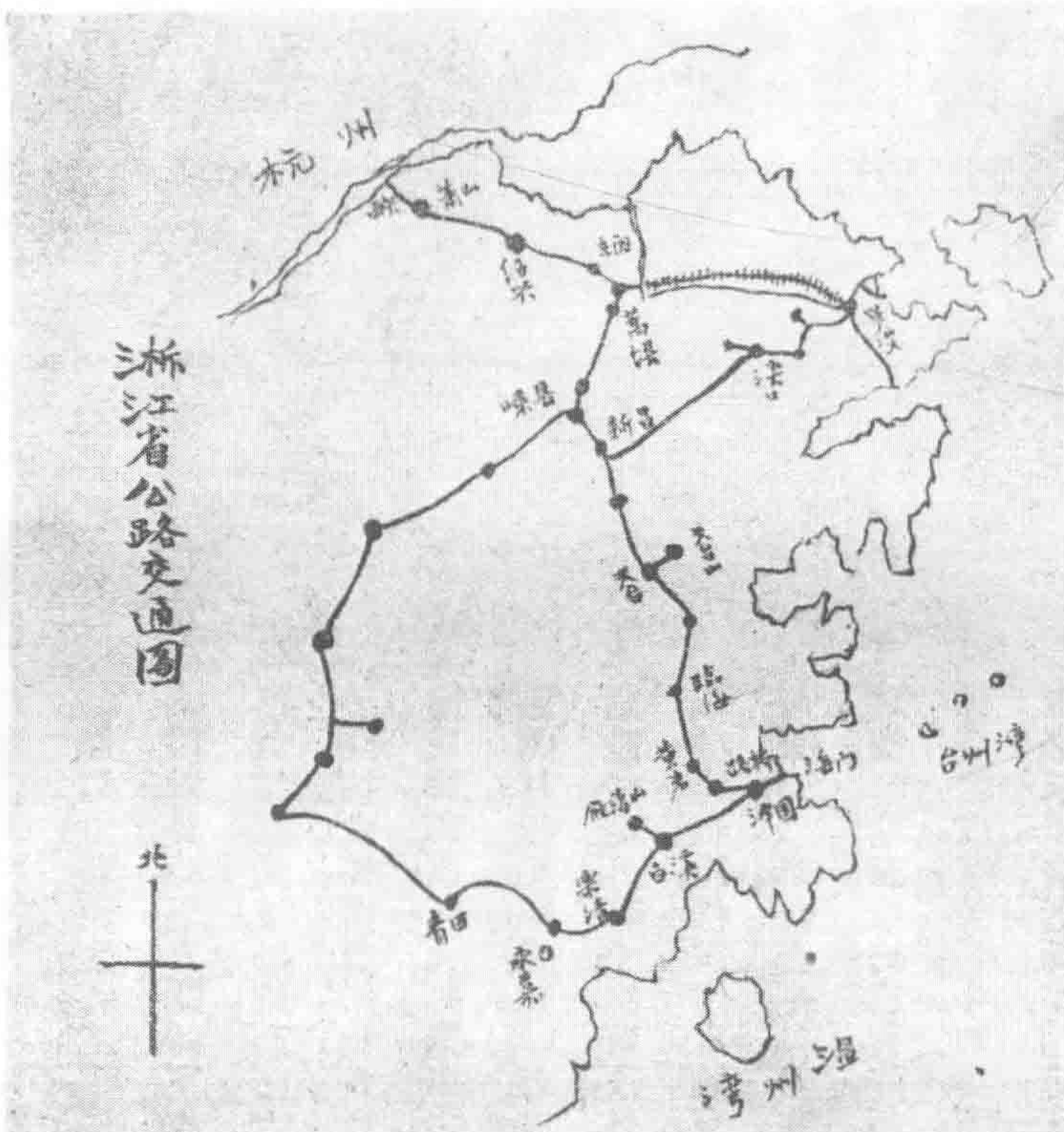
天台鴈蕩記游

何清隱

（游程概要）第一日由紹乘紹曹嵊汽車至天台站，寓國清寺。第二日上山游覽至華頂藥師菴宿。第三日下山游瓊台雙曲等，下午至桃源洞。第四日由桃源出發，游寒明兩巖，回途游赤城等。當日至臨海，宿于中津。第五日由臨至黃岩擺渡，換車至澤國，由澤至路橋，而抵雁山站三哩，寓雁蕩旅社。第六日游大龍湫等，宿于西石梁。第七日游雁湖，顯勝門等處。第八日上百岡尖，下午游靈峯區，越謝公嶺，止宿于大荊鎮。第九日由大荊至海門，乘輪至寧波回紹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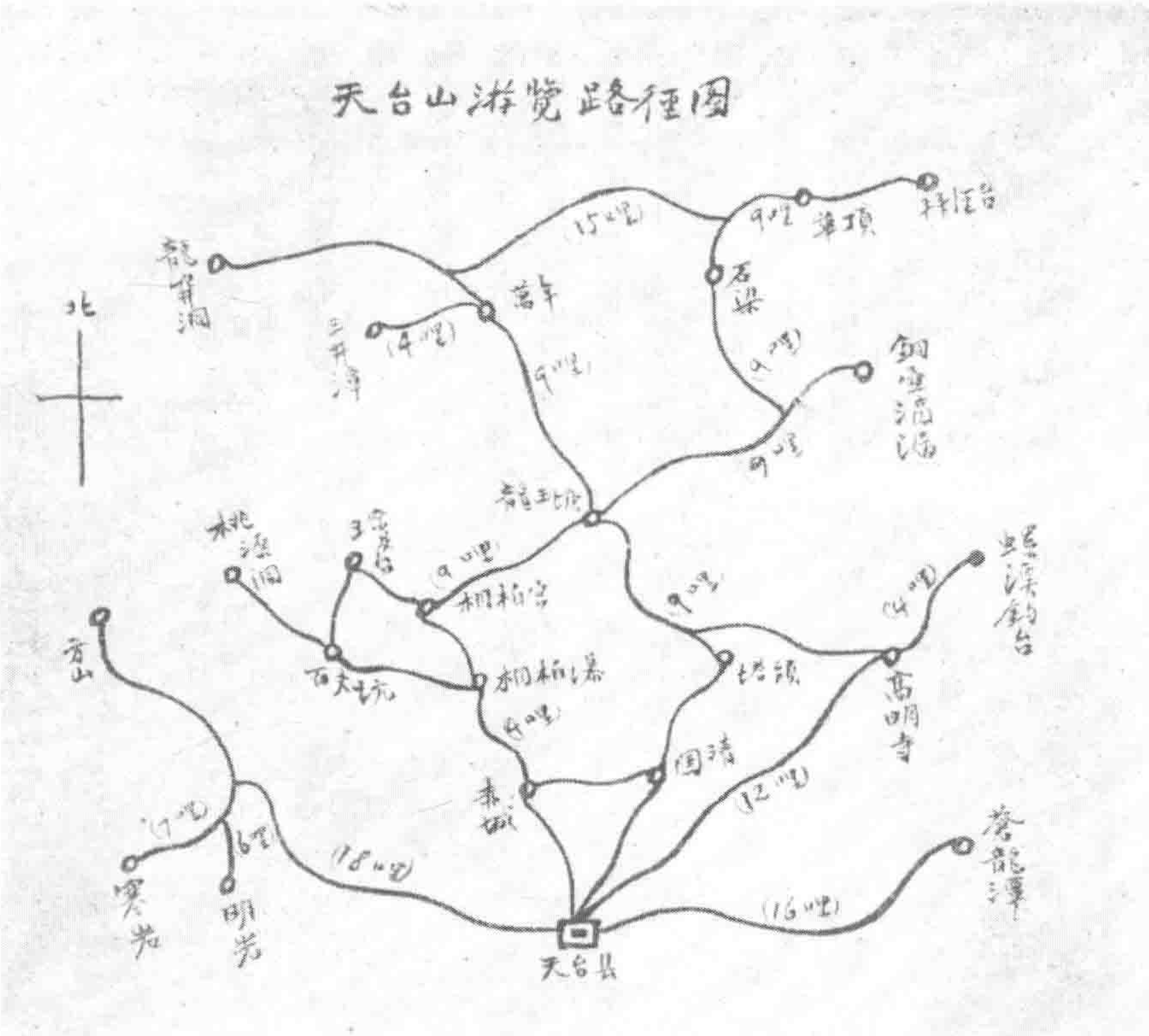


五年秋，八月上浣，由金陵返浙探親，連朝天時亢爽，秋氣襲懷，居深思遷，擬入天台鴈蕩作平原十日游，以擴胸襟增識見。行前粗事準備，約計旅費，收集路程時刻表等，略攜應需物品，作一簡單行囊，易於提運，茲將逐日見聞，記述如次，以供後遊者參證：



十三日，清明，昨日整束簡略行裝，一切用具就序，晨九時二五分，由紹之東關鎮，乘紹曹嵊汽車至曹娥，換乘由杭開來之臨海通車至天台站，票價為三元二角六分，上午十時，由曹開行，同車遇中國旅行社之鴈蕩遊覽團團員六人，孤單行旅，得如許人同遊，頗增游興不少。中午至嵊縣，停約一句鐘，站旁設有飯館，旅客可隨意小吃。一時半許，入新昌縣境，經拔茅站，此處公路分歧為二；東至溪口，寧波，西入新昌，據云：「去大佛寺僅十餘里，寺

內佛像高十餘丈，建築偉大，傳聞此石像經石工三世之雕刻始成，



」穿鑿坿會，姑信之，惜時間忽促，不克瞻仰。車行自此漸入山谷，峯巒變幻，移位換形，勢綿亘不絕，溪流如河域，時有浮竹排撐行，浙東上游之貨物全持此竹排之運輸，以其運費低廉故也。山路頗崎嶇，上下轉折，人體俯仰無主；至橫板橋站，山勢逾趨崛强，路約係拓山巖而築成，工程浩大，聞興工之始，工人三萬人，拓山築路，計費時三月閱，始完成此百里之程。俯視平壤，屋宇人物，已如螻蟻，大抵離地面已六七百公呎矣。山野樹木葱鬱，山地多開拓成梯田，農作物大致以稻，竹，筍，麥，蕃薯，為大宗品。沿途第見黃稻達阡，大有豐年之兆。至西山路，漸入坦途，時「麗日耀幽林，松風韻谿語，」心府為之一擴。下午二時半，達天台站，站設於城外，除十餘車伕外，闃無行人，而不若滬杭等處之碼頭嘈雜也。車伕須招之始來，即雇車一輛，至國清寺，計車貲二角，據云「天台土著頗忠實，不欺外客，且不二價，無衡短論長之繁。」站至寺約三哩許，行徑萬松徑，山壁刻石題此，昔時松林茂密成障，故名，今則屢遭斧斤之災，松亦隨時代而殊稀，存者必遇十餘老幹作門面耳。車中西望赤城山，山色若晚霞，秀氣迎人，一塔巍然，高插雲表，行約二哩，有一小山阜，上設一氣象測候所，額曰：天台測候所，視之寂無人跡，聞已停辦，中國科學事業之落後者，即如此類之一暴三寒也。路漸左側，前望叢林密障，微露古剎殿角，即國清寺也。林外突然高聳者古塔也，塔旁，

溪流迴帶，聲韻悅耳，稍進有小塔七，雁字排列，曰七星塔，爲焚化紙帛之庫。國清寺，興于隋開皇十八年，僧智顗建，先是顗修禪于此，夢定光佛告曰，寺若成國卽清，大業中改名國清。五峯聳秀，雙澗環流，爲天台四絕之一。寺歷遭回祿，其中古跡燬歿者不少，至萬歷間，始



國清寺前之觀音塔及七星塔

修葺成舊觀，然非昔比矣。洪楊之亂，以霧氣迷漫山谷，得未遭刧，故尚有今日之偉觀存焉。寺之規模洪大，僧衆約計三百餘人，可稱海上名刹矣。足日停宿于寺之西廳，廳係新建，陳設均整潔，略帶歐化。寺以歷史幽久，古跡可足稱述者，頗夥，寺外有隋王弘所建觀音塔，塔尚岸然獨峙，然磚石破落，經風雨剝蝕所致，塔中石刻佛像，刻鏤精工，今已移嵌寺中東殿壁。殿西有隋漏沙鍋，口徑約八呎餘，足容千人糧，相傳漏沙不漏水，細察鍋無罅隙，傳說不足信也，然由此觀之；斯寺昔日之雄偉，以及食僧之衆，尚倍蓰于今日，信然。前殿有王羲之鵝字碑，修七尺餘，曹壽人得右軍殘碑，補摹而成。殿側有放生池，御碑及董其昌等之碑楹羅列其中。三賢殿，奉寒山拾得豐干像，據傳爲開山老祖，殿後十餘步，尚有寒拾舊灶石可尋。卓錫泉在寺後，水白如乳酪，志稱智顗振錫杖而成。殿後之迦藍殿前，有隋梅一，枯枝節屈，露幹幹根，已類朽木，然花時倍於常梅，香風溢四野，可聞十餘里，今雖非花時，而綠葉扶疏，古氣盎然。殿中供伽藍佛，頗靈異，故祈夢求福者，橫陳直寢，殿無虛隙，且男女間雜，恬不爲恥，愚民迷信之深，誠屬可憐可笑。游能暮色已籠烟，鳴蟬唱晚矣。餐於寺，尚覺素味可口，旋與方丈可興和尚談禪，並詢其天

台山之游覽路徑，復與余預擬者，互相對照，得遊程如下：

第一日上午　由寺出發遊下列各處　塔頭寺　高明寺　龍王塘　中方廣（午餐）

下午　銅壺滴漏　藥師庵（在華頂宿）

第二日上午　由藥師庵出發遊覽　拜經台　華頂峯　降魔塔　桐柏宮（午餐）

下午　仙人迹　瓊台雙面　百丈坑　桃源洞（止宿護國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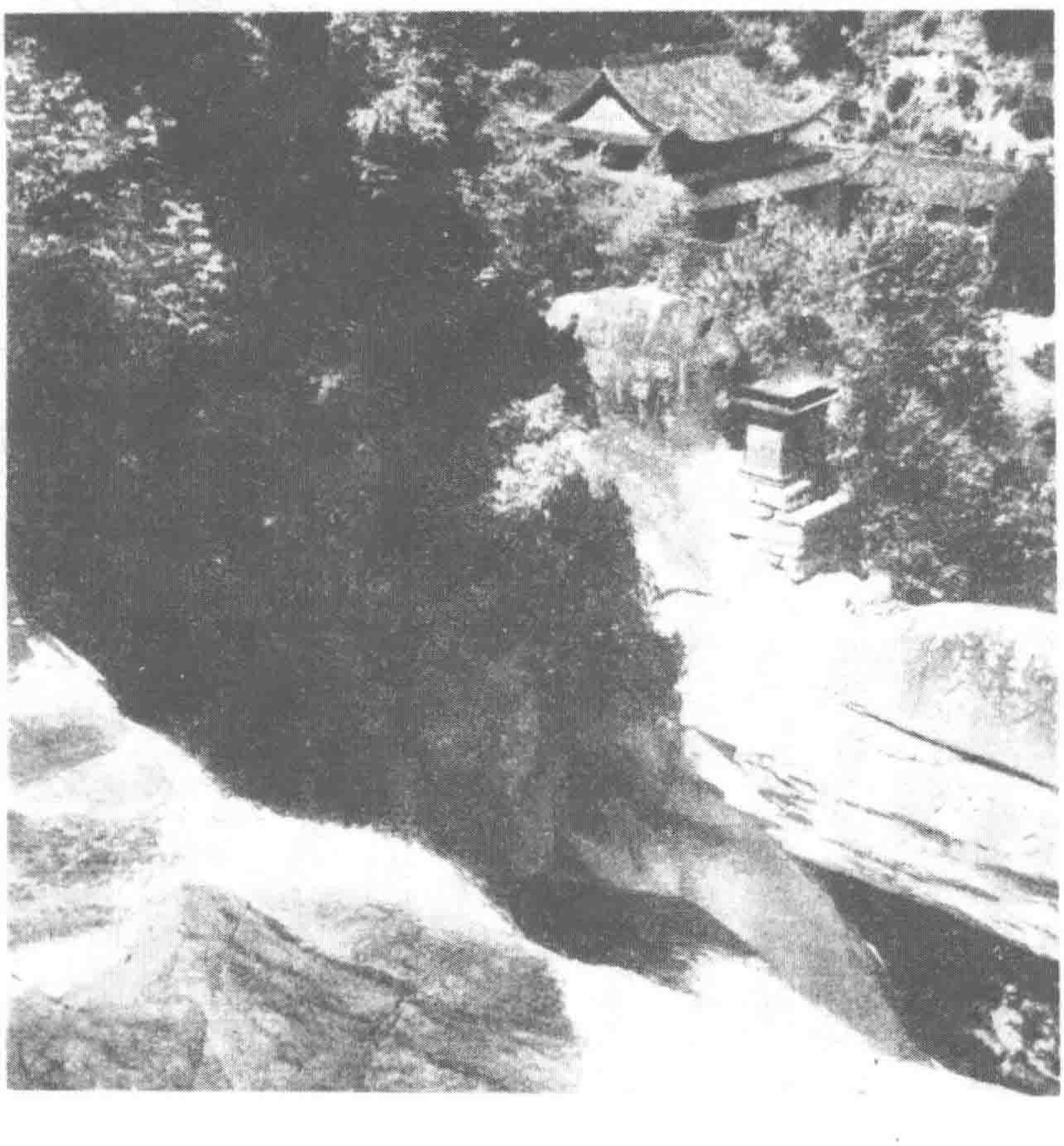
第三日上午　由桃源洞出發遊覽　寒巖　明巖（飯于明岩寺）

下午　桐柏瀑　赤城山

是晚預雇挑夫，一至九時許，始入寢，而木魚鐘聲梵唄喧雜，整夜未休，轉輾不能成寐，幸山間清氣吹襲，晚風舒和，雖未睡覺，亦無所苦。

十四日晴曇，昨夜半聞雨聲甚急，頗增憂慮，五時許，披衣起視，簷雨雖未休，而漫霧中時現星光，喜不成寐，醒而待旦。六時雨止，露晴意，乃整束行李，令擔夫前導，別國清入山。『按幽明錄，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取穀皮，迷不得返，經十餘日，糧乏食盡，飢餒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了無登路，攀葛乃得至，噉數枚，而飢止體充，復下山持盃取水，欲盥漱，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鮮新，又出有胡麻糝，相謂曰：此之去人境不遠，度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姿質妙絕女子，見人至，即持杯呼名而笑迎，若素稔者，劉阮遂家也。後

石梁橋畔誦經僧　中方廣寺前觀石梁飛瀑之瀉落聲勢殊雄梁末端有一龕一僧跪拜梁上起立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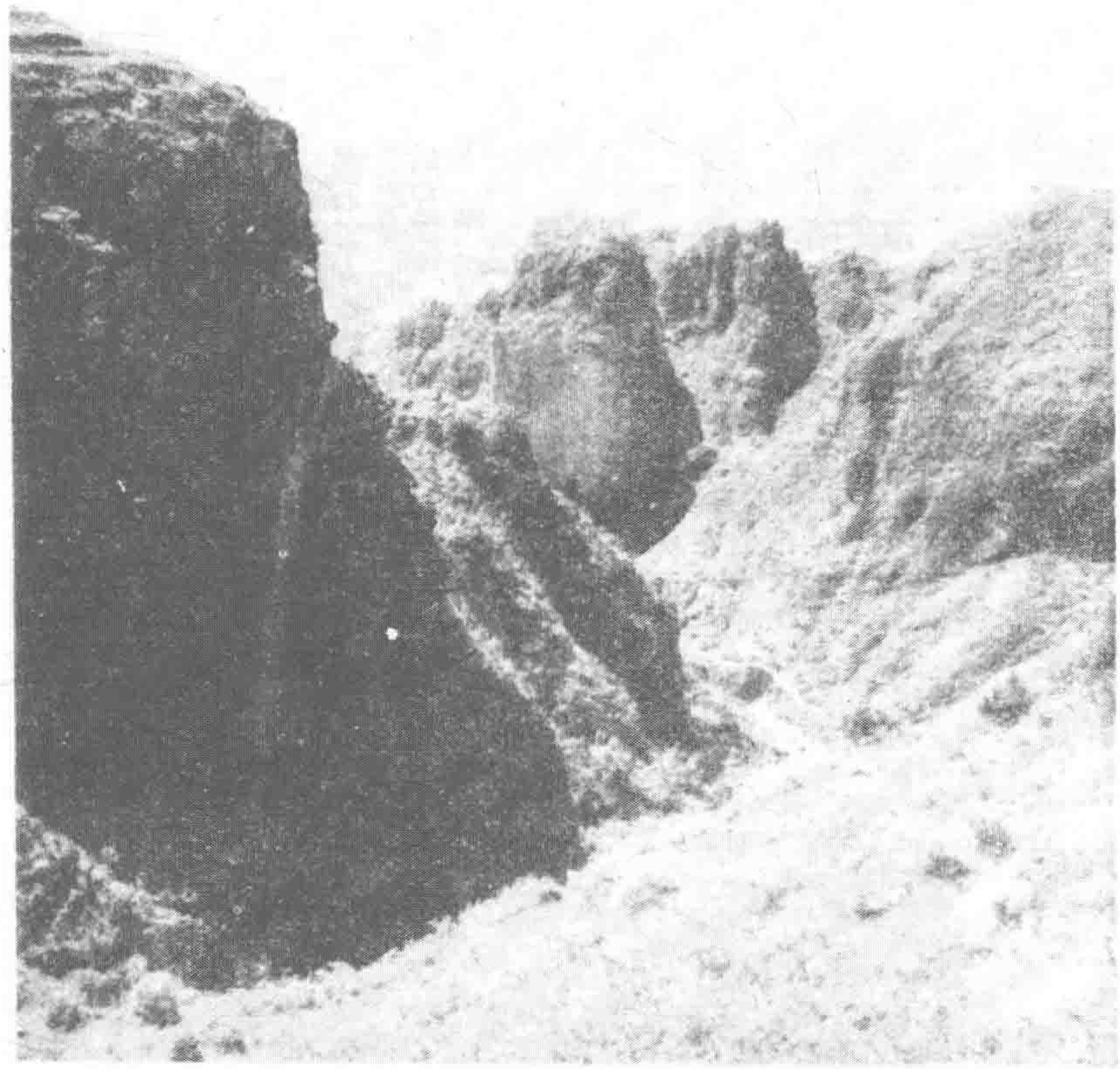


半年，懷歸，別，既出，親舊零落，邑屋全異，無相識者，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繼以孫公賦，顯揚海內，方知天台名也。山源分九大峯，中華峯，東摘星，東南東蒼，南獅子，西南火番，西葛閬，西北香爐，北秀柏，東北菩提。是爲九脈，今所遊者，爲中華峯，與東摘星而已，餘則漫無足道，故略。』循寺側小徑而上，山勢綜合，路尙平直，渡谿越澗，行約二哩，至藥師潭，潭水清淺，三哩，至二度橋，又名遇仙橋，澗隨路轉，潺湲之音，發人清響，自此溪澗較狹，而面對金鷄嶺，入山者，必須越嶺，嶺路分新舊二支，新路梯級峻峭，舊道紓緩曲折，余乃從新路上嶺，登梯級凡千餘步，初則十步一休，繼則二三步卽止，此嶺卽爲天台嶺路之最陟者。南望雲山漂渺，溟濛混沌，山之開合處，白雲環綴，爲芝翠，爲瓊花。時旭日初上，金映光照，天台城市河流，微纖畢露，雖步履覺困，至此心神復交泰。口渴甚，向附近茅庵就飲，泉水甘潔。再三哩，至塔頭寺，亦係隋建，爲智者大師修禪處，塔在大殿中，凡二層，石刻古雅，出寺，北向行，沿途士著，均擔柿栗，赴市就售，每擔足售約一元餘，得換米菜而歸，博蠅頭微利，而謀生計，雖日趕程百餘里，不以爲苦。由此可見天台農民生活之艱苦也。二哩，道分二支，西北行可至龍王塘，萬年，東去高明寺螺溪釣艇，約六哩，余遂向高明寺進發，自此山坡勢漸下落，俯視四週，山峯環拱中成盆地，山坡多植竹木三哩，抵寺，寺處兩峯之間，瞻遙望遠，但見竹樹葱蘢，紅樹白烟，眞仙境焉，寺創建于隋，爲無量講師參禪處，內有袈裟，銅鉢，貝葉經等遺跡，爲隋帝賜賚之珍品，向僧索觀，服

天台珠簾瀑　瀑聯絲貫珠流動緩緩人立當前宛如珠簾障面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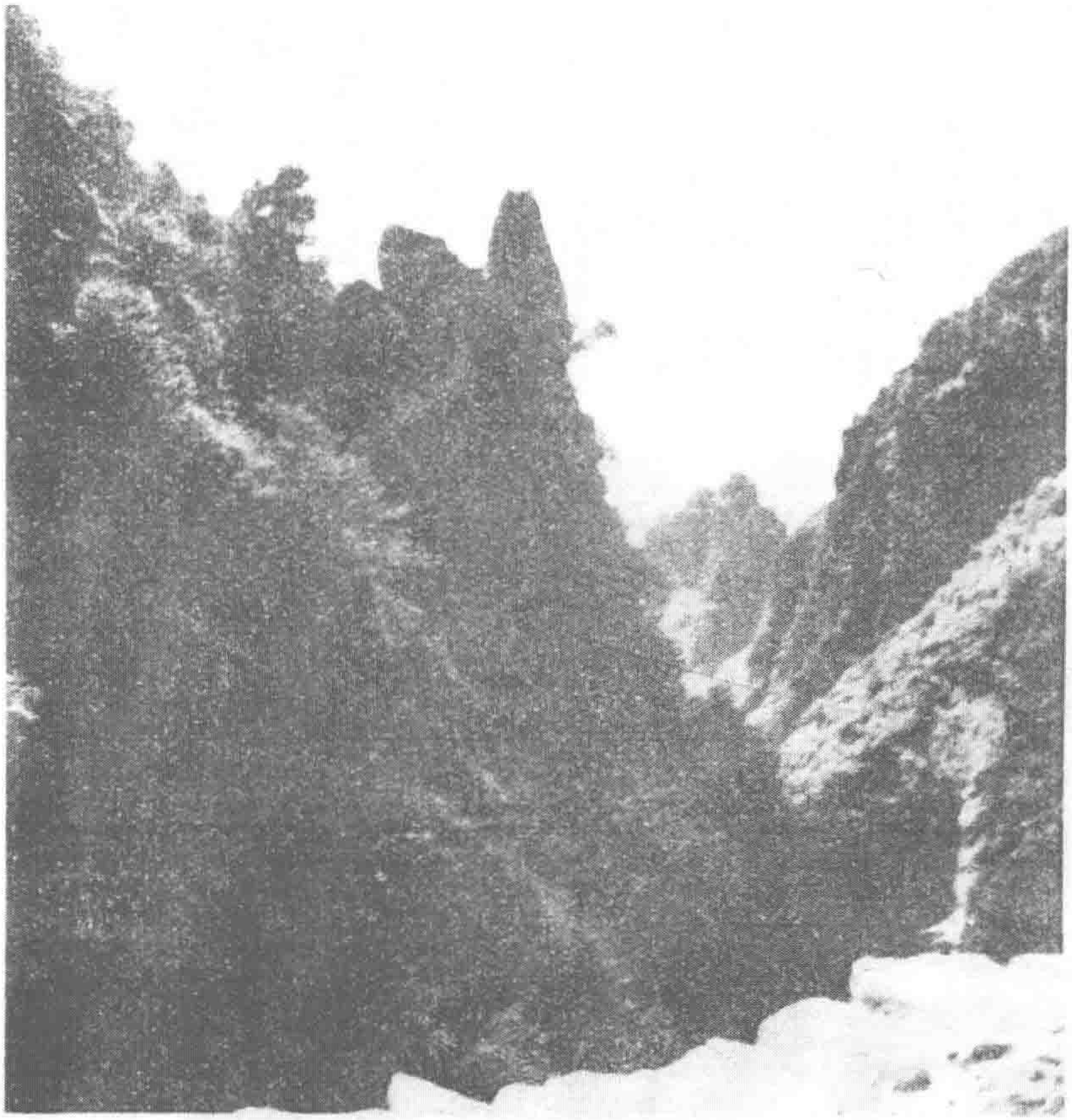
飾尚新，恐非眞的贋品欺人者。左有寒明樓，凡三層，中懸銅鐘，撞之聲振山谷，音遙嚮數分鐘，據寺僧云：「昔日此樓藏名人詩稿甚多，惜年久爲鼠蟲所煌，且寺歷遭回祿，殘損無存！」嗟乎！昔人刻縷心神，畢生著此，所謂藏之名山，究未足恃也。樓側，依澗諸勝，有松風閣，



瓊台雙闕　景奇秀山翠蒼鬱雙闕如髻圖中曲折白綫即上山鳥道道旁谿流瀉落爲桐柏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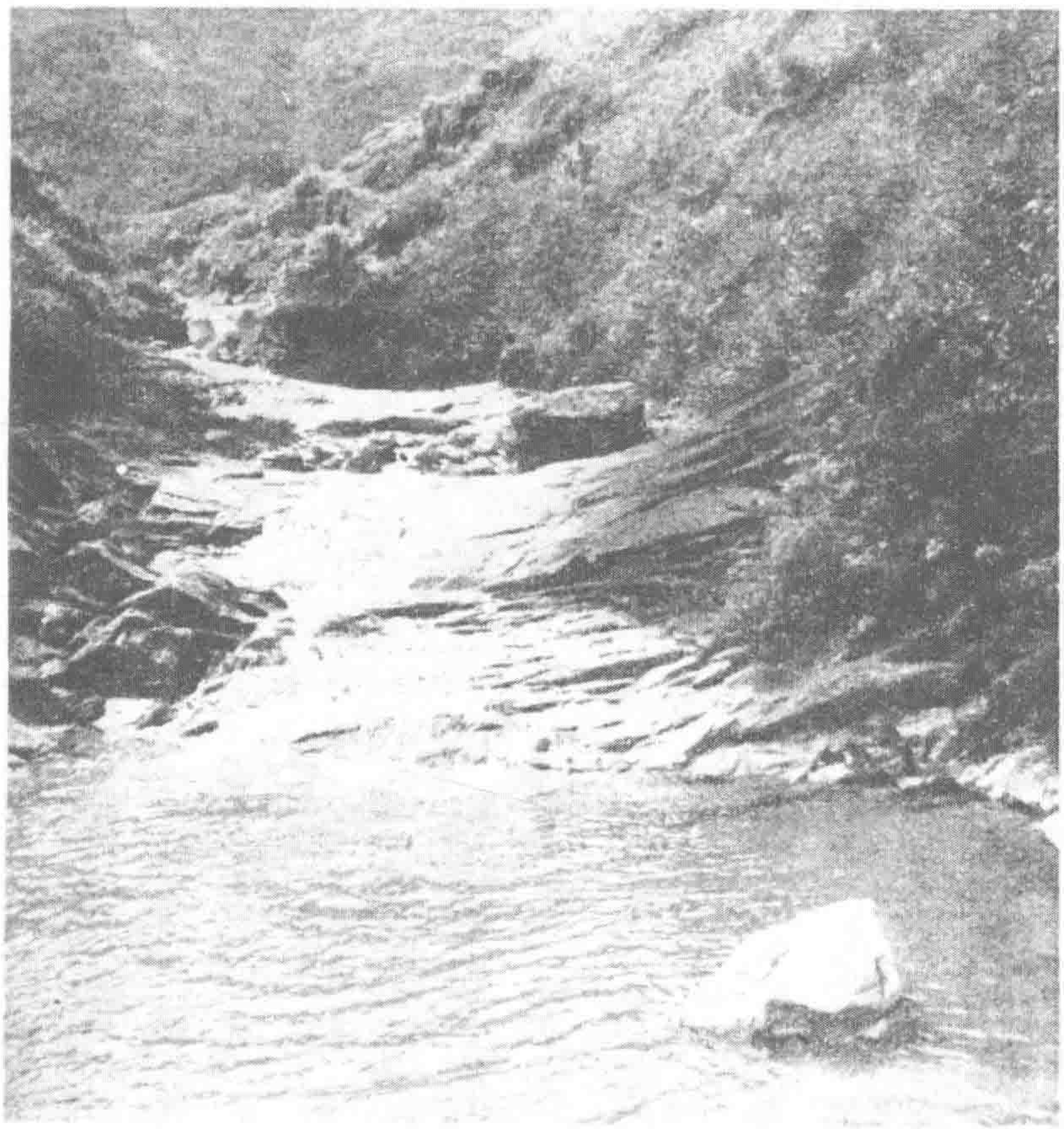
圓通洞，靈響岩，寺右有舍，曰蓮船閣，壁嵌楞嚴海印三昧壇儀碑記，虞淳熙撰文，董其昌書，陳眉公篆額，分五片，均完好。在寺略進茶食，偕僧智明往遊圓通洞，兩崖並峙，垂成千仞，崖上有丈許佛字，爲淸石梁僧興慈書，洞不甚大，儘足容人，洞爲釋寂配修眞之所，有額曰：圓通，字大呎許，洞旁則縱橫石壁，上接層霄，下臨深澗，東下哩許，抵螺溪，北望峭石中突者，懸飛瀑，瀉而爲飛泉，琮玉弄珮，聲崢嶸然，細察溪源，由上臨下，曲屈環轉成螺形，故得名也。僧曰：最西下，有螺溪潭，石筍峯，其中飛瀑流泉，重崖映對，尚有奇景可搜，余以時間短暫，決不遊，還寒明樓，付茶資三角，別僧。西北行，十二哩，至龍王塘，一路無所留連，惟山谷多村落，村週圍多樹竹林，山土稍肥肰者，多墾爲梯田，每畝價上等者六七十元不等，次者儘三四十元耳，種植時取水維艱，若逢亢旱氣候，則無粿粒收獲。龍王塘，爲一小鎭，亦可稱爲天台山之中心區，以其東鄰高明，南接國清，西去萬年，桃源，北至石梁華頂，四聯相接攘，且道路相差，各儘十餘哩耳。鄉人赴市，多輳集於是，故鎭中人烟亦較繁雜也。是時，雁蕩遊覽團，亦適來此，數度邂逅，倍覺親暱。此去萬年，三井潭，尚有十餘哩，且足以覽賞之景物甚稀，故作罷。東北行七哩，山巒起伏，行腳升降移

步換形，時炎日畏人，揮汗且飢，神倦力疲，行路亦滯緩，四望山勢平伏，度其高度，已在千公呎之上，而身歷其境者，況若在數千畝之廣野中，華頂尚企踵莫及，始知天台山勢之雄偉廣漠，止此即可想見矣。行哩許，心積氣沮，忽瀑聲自遠澗傳來，若洪鐘，若驚濤，而形迹未得窺露，然心神暢適，與聲殊馳；由此山澗谿流漸寬闊，路亦漸低落，羣峯相攢，匝流派向溪下注，水勢驟急，凡數折，瀉落爲瀑，長約八九丈，浸入下流，一途所見者，低瀑凡五，山勢復數折，哩許，中方廣突現足底，周圍里許，遍植叢杉篁竹，微風滲滲，涼沁肺腑，下堦三十餘級，越谿左行，渡仙筏橋，橋側水勢汹湧，短瀑飛流，聲如雷鳴，視懸瀑自方廣南脅奔騰飛合，東瀑委蛇曲折，經上方廣寺前，而直至中方廣，出仙筏橋而下。南瀑赴嶠直瀉，乳花噴石，勢如奔流，復與東瀑相交會，激浪振雷聲瀑俱急，偃仰而趨石梁。梁如臥虹，中凸端垂，石色蒼古，苔蘚滿綴，斑似龍紋，梁橫嶠，修二丈餘，闊祇尺餘，梁對面有銅龕，中雕羅漢五百，一僧着袈裟，跪拜禮佛，起立自如，毫無恐怖。余在中方廣寺，略事休息，復下樓，循路抵石梁畔，梁上多名人題詠摩崖，如曹掄選之「萬山關鍵，」李鴻章之「妙覺圓明，」陳璚「神龍掉尾，」又如「前度又來，」「枕流激石，」「洞天，」「瞻雲，」等石刻，舉不勝數。余擬越脊梁而觀瀑之壯概，遂蛇伏向前，騎梁正中，脊背隆起向陽，其底天然，斲削成孔闕，闕穴容瀑，左右瀑交合，而怒勢向梁之陰，奪扃瀉落，而沖。扼于穴隙者，則噓噓環迴，驚崖撼石，若欲掀泐，聲



桃源洞前三峯秀　三峯並峙翠繞綠綴鳴玉澗之谿
光掩映銜杯亭之古色相形身處是境既疑天上

振山谷，如龍吟虎吼，如雨狂風嘯，飛波若舞，散沫旋珠，滿身衣履儘濕。俯視梁之陰，絕壑千仞，瀑直下注，心目搖震欲昏，乃狂嘯數聲，委伏而下梁，回顧故處，心猶忐忑。已復跨澗拾級，而至下方廣，夾路幽篁穿徑，芒草叢雜，撥荆棘，越谿石，仰瞻「石梁橫霄漢，匹練落九天，」勢如神龍之掉尾，虹蜺之飲澗，時麗日掩映銀濤，光染五彩，翠竹微灑雨露，色若練金，余或伸仰於乳石，或撥湍流以為戲，據巔俯視，蹲石仰瞻，石梁飛瀑之形，盡得之矣。或曰：瀑之韻何在！曰：處雜響繁音中，而賞其寂，飛瀉亂流中，而得其趣，若夫在月白風清之夜，清秋氣爽之天，置酒銜杯，靜以度曲，則高山流水之音，不難激發雲外之節焉，天台之勝首石梁，誠哉非虛。尋復還寺，日已當



鳴玉澗波吹皺處　桃源洞前之鳴玉澗聲韻幽穆如度古琴

午，稍進茶飯，主持僧伴食，意頗懃懇，飯後扶窗閒坐，見旅行團中之錢君，吳君，伏潭混浴，狀甚發噱，余以長途跋涉，汗流浸衣衫，亦往浴，潑水為嬉，跨波擊浪，心意消散，既疑此身非在人間矣，浴罷，登曇花樓品茗，甘洌異於尋常，揹夫以路遙遠，相催數度，乃置行李於寺，隨伕而往觀銅壺滴漏，水簾珠諸勝。經曇花亭，踰嶺，北向五哩，此段路頗難行，石碎路崎，布履被穿，過斷橋，二哩，抵銅壺滴漏，崖壁高削，石色黝黑，兩峯相夾，一瀑飛下，瀑注入壺。銅壺者；四五巖石，天然相聚，包環成壺形，缺其一面，水入壺，而復噴噓超壺口，韃之聲悅耳。撥叢莽，去葛籐，哩許，樹隙窺見龍游覓，長尋丈，石凹如覓，以泉水終朝川流，石光滑如明鏡，覓右泉流，瀉落為瀑，絲聯珠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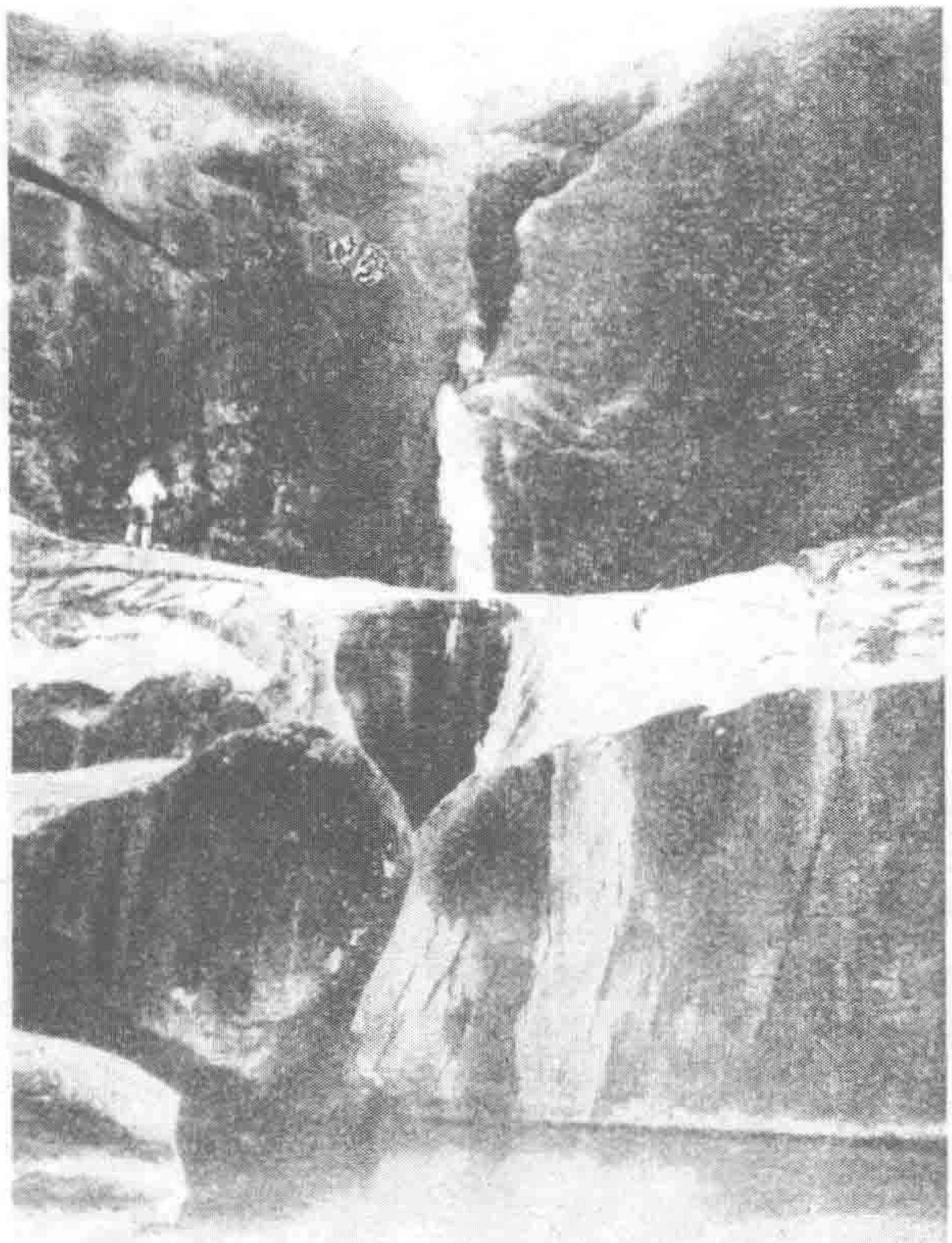
徐徐下杼，行過澗，對面向瀑，珠簾障面，形神畢肖，天工巧奪，於此云極矣，此瀑之奇，奇於緩流成絲紋，不若他處之洶湧也。囘路，野蘭芬芳，解我行脚疲勞。囘中方廣寺束裝，贈僧茶資餐費一元而別，籠人景色；帶韻水浪，猶囘首頻數，不忍別焉。經上方廣寺，未入山，坡漸高而未陟，七哩，山勢綿綿，路循峯脚，曲屈凡七八折，時天雲佈墨，微雨潤衣，東北巒頭，青翠欲滴，夕陽猶照其巔，行雲行雨，眞仙境也。二哩，霧迷進程，前途多松杉叢草，宛若畫中米家烟景，中卽華峯之大寺，半哩，抵藥師庵，茅亭古屋，幽韻深沉，時已途昏更深矣，知客余導至客堂，洗滌手足，晚膳已備，菜四湯一，菜雖寡陋，而田瓜野茭，風味特佳，今日自晨至暮，行百餘哩，兩脚微作痛，恐愁來日



桐柏瀑

不能下山。窗外寒氣侵背，衣棉猶未足，所謂「天台高處不勝寒，」誠然。忽夜雨雷聲，陣歇未休，飯後，與知客僧閒話天台，據云：「天台氣候，春夏之交多梅雨，秋冬晴朗之日多，溫度每較地面降五六度，冬日尤甚，夜間多山谷風，故無日無之，有時爽朗晴日，忽漫雲遮日，雨雪交馳。山上土質雖肥厚，以地高亢旱，水分缺乏，不能種植，故地雖廣，而開無拓人，芊草盈野，亦無人割除，以其工貴於物價故也。山中居民，生活維艱，全持肩輿負重爲生，粗米野菜，以爲甘，然民風樸厚，路不拾遺，言必有信，有古君子風。」天台人民，確乎厚道，憶余經龍王塘時，曾遺失照相三脚架於小商舖中，余尚未發覺失物，而鄉人已追趕來還，賞以錢，堅不受，故知客之言不虛。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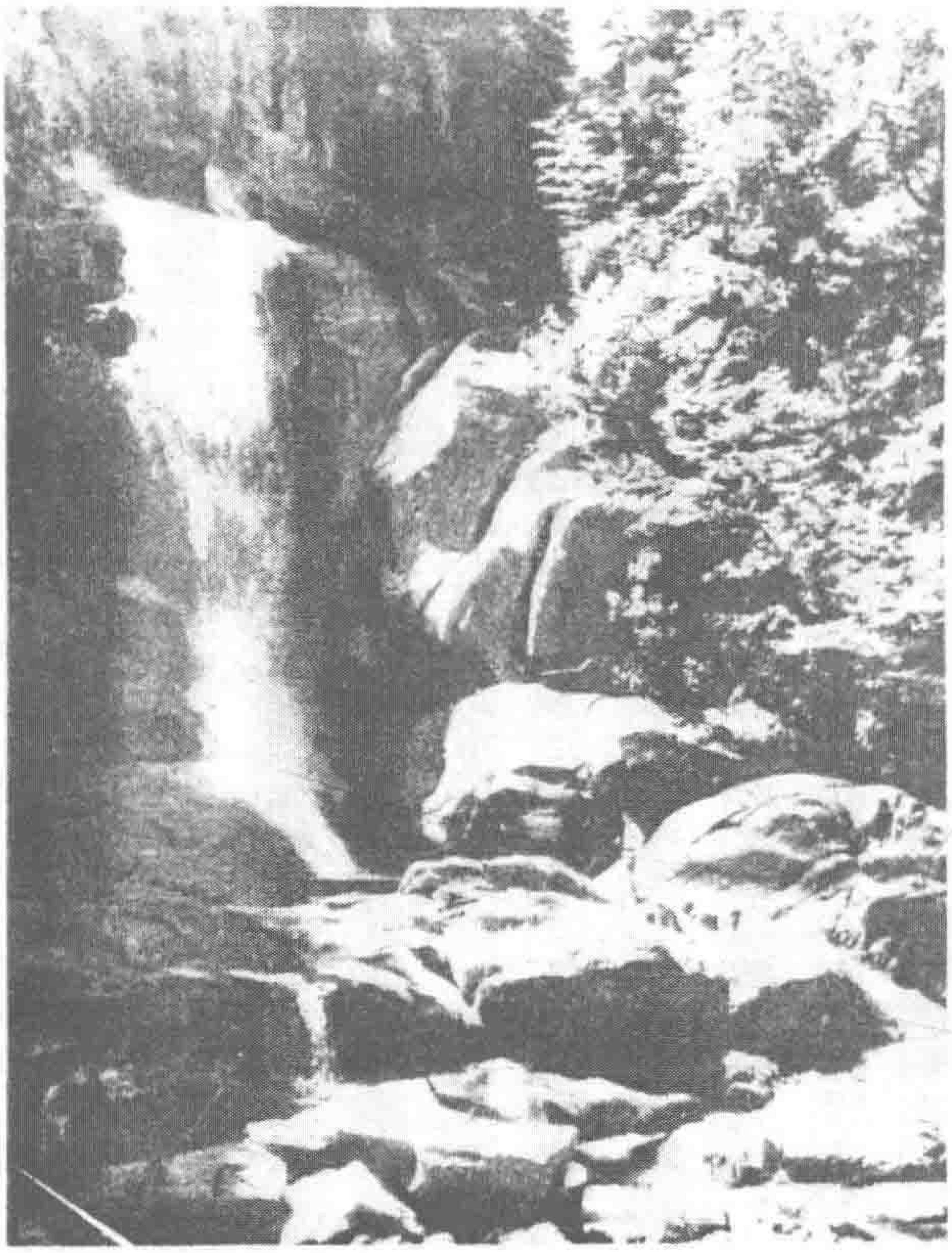
明日下山，道路可以攬勝之處不多，尙欲往桃源探勝，腰脚恐不勝，決計向僧雇轎夫二人，囑其明晨五時卽來寺，價言定每人每日一元，供膳，略給酒資，僧辭去，整頓今日游程所見，九時入寢，夢中時遇風瀑。



銅壺滴漏　題詩「瀑滴銅壺漏水飛泉亂
舞瓏珊聲斷窮崖彼岸靜悟覺裏禪關」

十五日晴，五更卽起，不待天色大白，探牕外斜月彎弓，滿天星斗，卽向僧索水盥洗，不暇晨餐，令伕役肩輿上華頂，寒風凜冽，天色昏黑，路無所見，三哩達華頂，坐待日出，約一刻鐘，東方紫霧籠障，雲霞散采，四山雲霧堆湧成海浪，山峯聳拔雲外，若海中島嶼，日光漸射，發金色，雲海波紋，亦逾鮮現起伏，初尙遙挹可得，數分鐘後，雲海突現足下，四野「紫嵐含旭日，清氣入幽懷，」惟日出如平地同，無如泰岱日觀峯之奇。華頂居天台最高巔，四支羣峯環拱朝闕，如朔露之芙蕖，簇擁水上。謁拜經台，台爲智者大師拜經處，今已廢，台旁有茅庵，門前壁上有天台第一峯字樣，庵側有降魔塔，高約丈餘，鐫石像於上，相傳爲智者僧降魔於此，後人立塔爲誌。此峯頂平，廣約三畝，草莽修岸過人，復乘轎下山，經太白書堂，蓋爲唐李太白讀書處，無足觀賞，未入，沿途杉欏茂密，惜未在花時，否則亦得一去塵俗。至藥師庵，早餐，主持僧導觀藥師佛子東樓，佛臥於龕中，繡被覆體，據云：祈夢甚顯效，僧出所藏金鉢玉印椰瓢，亦無甚異於常者，門外小圃，多植茶樹，以山高雲多，霧覆茶潤，味幽香清潤，名曰雲霧茶。給茶飯資一元，遂發。經大寺，卽善興寺，正在修葺，以無古迹，未入游寺前古柏參天，大四五圍，千年物也。下華頂，二哩，路忽分二支，西去石梁，南下龍王塘，路以石塊堆嵌，整潔寬闊，山中大道也。過察嶺，雲海時浮眼底，十五哩至龍王塘，又西南行十哩，山漸下向，經石橋，一名中橋，對面爲桐柏山，五哩，至陳田洋，西行過街嶺，嶺下村落數十家，山圍勢勝，數折，抵桐柏宮，宮外九峯環裏，三井元堪，址如仰盂，接平田數十頃。宮爲天台第一道觀，唐睿宗景雲二年，司

馬子微建，曰崇道觀，又號金庭洞天，眞誥記，吳有勾曲之金陵，越有桐柏之金庭，三災不生，洪波不登，是宮肇於周，靈於晉，盛於唐，擴於梁宋，其爲瑤池蕊室，玉宇丹台，白鹿青禽，靈芝瑞草者，不可勝記。至清世宗時，撥帑興建，規模益宏，中復遭火刦，今存者，僅西道院十餘間，靈光殿及清聖殿各一耳，守者僅一寒道士，黃雲故堂，敗壁零殘！赤丘仙藥，丹台久廢！何盛衰懸絕至此耶！然道士猶能指點葛仙翁之丹井，王子晉之簫台，一一在寒藤蒼蘚中也。觀內清聖殿，供伯夷叔齊像，像背鐫伯叔名，王茂瑞道人治齊高帝母后疾愈，不受賞賚，



金繩放溜蒼龍峽　下方廣仰觀石梁飛瀑如落自九天聲勢如奔龍

惟乞此二石像歸，天台修道，帝屢召不起，事母甚孝，年九十八卒，亦可稱爲道教中之矯矯者。殿壁多題詠，匾額有朱倫瀚「百世興起」及齊一峯「首陽片石」等，殿西廢垣中有乾隆御碑一，時已午刻，進粗麵，向道人借天台山志閱讀，閱能，復向前進，驕陽如虎，衣單獨汗，三哩，山巒復高起，石堦漸升，觀仙人跡，吹簫台，遺響絳雲，渺無空處。哩許，瓊台雙闕至矣，昔人論台山風景，秀雅惟尊瓊台爲第一，今既瞻仰，有目不暇接之概，嵯峨巒勢，鼎列成危崖，中峯突趨，俯瞰叢巒，峯巔闕如雙髻，各相對峙，卽雙闕也。四週高興之崖岸，曰瓊台，迴環積翠，深峪千尋，中有鳥道曲折，溪流淹沒迴旋，循道側向而東趨，瓊台之奇，奇於峯削壁立，其峯立於平巒遠岫中，如鷄羣鶴，如魚中龍，且雜花生樹，怪石含烟，韻湊氣接，尤爲山靈生色。視瓊台外露，底脚若無根基，一坡橫託，異跡天成，若遇烟幔霧幗之天，境界不知復當如何增秀焉？隨行而隨地拾景，詩情畫意，不知如何形容。哩許，下百丈坑，石級如天梯，級僅容趾尖，左邊近峭壁，右邊臨深峪，棄肩輿，換芒履，依次踽踏而下，巖壁時或障面頂冠，俯伏跎步，而至半坑，對山雙瀑，流注澗谷巨石，聲若山吟，龍潭卽孕於斯。復下，至麓，仰視台巔，已在重霄，自頂至踵，凡千餘級，觀龍潭之水，跨乳石之谿，叢秀奪懷，與爲之狂。囑伕役向桃源進發，此去桃源尚

遠，轎夫數度留難，允給額外酒資，始休，視時間正亭午，往桃源之路，險陟難行，時則大石怒立目前，肩輿起落蹎跛，而兩崖蒼鬱亂撐，巒岫如帶，與龍潭之溪流俱西。四哩，至護國寺，寺廢圮，斷垣敗瓦，居僧三四人而已。寺外有錢太師墓，墓旁古木參天，松杉成列，古氣盎發，由此東北，二哩至劉阮洞，行哩許，「繡壁列高下，澗流逐參差，」觀綠波漣灩，聆寒音潺湲，如環珮迎風，如鶯簧出谷，名之曰鳴玉澗。東有塢，豐草老幹，樹桃約四五畝，曰桃花塢。惜秋深葉謝，不能盡其幽緻。昔人食桃輕舉，韻事流傳，不覺心眩影隨，况若列身於萬英繽紛中，仙女圍坐於綠妍芳草上也。自塢以北數百步，峯攢翠繞，擁迴左右，中有澗流曲折，隨山轉勢，道依澗築，及水窮而道盡，有潭，清光可鑒毛髮，碧綠羣翠，倒映其間，浮綠搖蕩，水光摺疊，潭側有洞門，洞壁蒼藤幔結，揮之有摩崖，曰桃源洞，洞僅容人體，而深不可測，僧云：此潭雖淫霖瀑注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此即宋景祐中，僧明照採藥於斯，而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二女未笄，戲於水上，如劉阮所見，即其處也，故名之曰金橋潭。潭之南滸，淺沙漾水，中有盤石凡三，石浮水面約數寸，可坐以飲，流杯交盞，飛觴漾波，如在几案，此羣仙會飲之所曰會仙石。仰瞻三峯鼎峙，屈其一面，而峯雲掩日，寒光侵人，危崖蕩翠，紅葉散亂，東峯孤撐天表，雄奇特出，上綴雙石如髻，名曰雙女；西峯壁立千尋，亘嶽連亙，當旭日升騰，朝陽初挹，故名迎陽，中峯居東西之間，以雙女迎陽輔其左右，掇羣山翠合而有之，故名合翠，三峯掩映中，草木爭勝，林石瑰異，接石橋合澗之水，帶瓊台雙闕之山，白雲絮縷，縮靈氣之接合，清風微颺，聞香草之曼芳，既疑置身仙境，不知人間之卑蹙，涉世之有累焉，因名之曰迷仙塢。出塢，目接迎陽峯麓，橫偃亘石於山腹，廣數丈，僧因石爲址，結茅其上，清谿臨於前，浮杯接於下，波光弄樽俎，浮影耀盤觴，故亭名浮杯。所謂鳴玉雙女，無非爲神仙眷屬，留誌風流勝事，嗟！今壁塢奥濾，隳崖曲折，葳蕤鎖徑，洞迷黃葉，似人間亦非人間，胡滅無見，仙音邈若，不禁悵然而返。今日若囘途至國清，恐不及行，遂留宿護國寺，並分發與伕去訖，獨留肩伕，爲明日游寒明兩岩之導。四時許，忽風狂雨驟，天地爲昏，幸未囘途，否則半路無避雨處，將淋漓盡緻矣。寺僧頗窮苦，飢色堪憐，晚餐雖未豐盛，然劊園中新蔬，烹靈溪鮮鱗，殊覺可口，飯後，雨止風息，殘陽一鞭，吐露獸雲之外，山雨過後，斜暉依峯，嵐氣與金紫並輝，樂然。澗水瀑湧，乃跣足踝踸，掀流逆波而上，如臨波仙子，如赤脚散人，上溯再至浮杯亭而還，暮色入懷，山含恐怖，急順流而下，至寺已覿面不見人，寺僧正迎燭來覓，臥室尙潔，命僕汲澗泉新水，煑雰霧之茶，與僧對茗，僧尙有慧根，談論蘊藉，趣味風生。余詢其明日至明岩簡道，據云：「大道；惟百丈坑而下，經國清寺，二十哩，而至明岩，小道；向桃源東去十五哩，即至，然亂石鳥道，行人絕迹，雖近而難

行。」余遂決由小路進，夜十時入寢，一夜安眠，無多惡夢。

十六日晨陰晴，睡起僧已端洗沐水在房外候，盥洗畢，進粗麵，因見僧濟苦，酬以二番，僧再四道謝，復送余等約三哩乃別。途經郎寺，觀岩石亦奇，循董家廟小田舖，涉三四溪，至廣嚴寺，閱貧婆鐘，謁榮師肉身像，師爲宋淳化間人，習禪定，多靈異，時人稱爲榮羅漢，死而屍不腐朽，遂裝金，塑而爲像。寺後龕多千年古松，旁有巨塘，淸淺可鑒，紫凝峯在數里外，寂歷可數，向僧問訪寒岩路，遂前進，嶺路漸高，草木惡塞，一綫黃泥，斷續入天，卽登紫凝也，盤嶺約四五哩，至麓，離明岩已不遠，東南行四哩滿途亂石堆積，足趾印跡生痛，忽溪迴路轉，石岩阻前，稍轉，有路分支爲二，東去寒岩，南入明岩，遂先游寒岩，左側危峯列列，目動神飛，不覺足之疲困矣。里許，寒岩寺在目前。按志；「寒岩寺舊名崇福，梁開平元年建，蓋寒山子棲遁處，周顯德中，改聖壽，照儀孫氏重新之。」四山聳秀，水流亂激，殊景也。院宇深藏岩下，窗扇軒戶，開闔於烟雲紫翠中，寒岩卽據寺後，洞廣濶如大廈，可容百騎，洞前方正可坐，傳爲寒山宴坐處，其左有石龜石筍，形頗畢肖。視梵宇亦宏敞，惜蛛絲鳥跡，經營不善，致鞏閣殘，雕楹缺，可歎！洞無可觀，洞西上視，兩石分架，名石曰鵲橋。左轉，有泉亂灑岩穴而下，水勢分披若鬚，穴名龍鬚，寺僧以糜竹鞭引之而供飲料，亦一簡法也。穴前有大石數丈，五色交錯，石名綬帶。尋舊路下山，東溯溪行，入南至明岩寺，志載，「寺舊名雲光院，號暗岩，周顯德四年，吳越照儀孫氏，捨貲，俾天台鎭將陳希靖建，卽僧全宰棲禪處，更名明岩。」寺介居岩谷間，道狹不容軌，入門兩石夾峙若門，號石門，前對幽石，橫廠飛閣，岩竇嵌空，堂宇半居岩下，若寒石山寺，四面環圍，祇乎八寸關，僅通一綫，而層峭屹立，怒石紛起，棧巉巉嶮，若執械以儆不若者。洞口有帽影馬跡；相傳太守閭丘引追謁寒山拾得，二人長嘯入岩，岩闔，而閭蛻化，此其遺迹也。寺前有磐石，名晏坐峯，峯上有石室，舊名拊石洞，米芾題曰：「潛眞。」望四山拱揖如郛郭，上矗雲漢，其下嵌空置石屋。尙有索幽石瀑布水響岩，未及觀，老僧促午膳，午後，隨行攬景，吟寒山子詩：「重巖吾卜居，鳥道絕行人。」句，深悟味長。東南行十五哩，折西北哩餘，觀瀑柏桐，無甚奇，乃向赤城進發，五哩，山嶂屏立，紫氣迎人，赤城在目前矣。「按赤城山，一名燒山，又名消山，石皆霞色，望之如雉堞，」楊文聰赤城賦所謂：「鴻包瓌瑤，紆鬱崛隆，雲嵦嵦以照面，赫燁燁而華宮，渺千漢之飛閣，影乘虛而偕穹；蹲如踞虎，矯若翔龍，立雄骨駿體，臥桃花渚赭，膺門走血渥注，將葛洪之爐炭未灰，將茅盈之丹砂未死，將魏夫人之絳帳挑空，天冠氏之塞門盡紫，甚有驚飛洞庭之艷，遙橫赤壁之儗……」此雖文人形容過甚，而赤城之神貌，視此文而俱全矣，且山亦以其形色而定名。山之麓，有岩深廣，晉義熙初，僧曇猷造寺，號中岩，齋僧慧明，復塑臥

佛一；又有岩二，曰結集，曰釋籤，蓋隋初灌頂滿然遺跡也。西至玉京洞，洞北有金錢池，相傳曇蘭憩此誦經，有神獻金錢，僧棄池中，故得名。又西爲洗腸井，昔曇猷禮石橋應眞，怪其腹中韭氣，猷出腸洗之，至今井邊，猶生韭，叢茂如昔，即其靈驗也。絕頂表以浮屠，即與公所稱：「霞起建標」處，山址清溪環繞，匯大盤，國清，桃源三水。跨石橋，中流有削石，不利舟棹，土著稱此溪曰大小惡，即李白所稱之惡溪也。赤城山，大抵皆峭壁，不可登，聞上有仙人井，飛流噴沫，冬夏不竭。其餘宮殿，大抵昔日所謂洞天福地，宮桷殿楹者，今皆瓦礫成堆，在漫烟荒草中，尚有銅環獸柱可尋。昔日之所謂，神仙眷屬，大金仙人，今則爲俗不可耐之泥人矣，豈人輪逐時，逾趨下流乎？時清風拂徑，黃葉散落，思深入微，不禁神往有頃。今日以尚欲乘車，趕赴臨海，急足撻進，四哩抵天台縣城外，視天台之商業，亦外暢內枯，人民多布衣，素樸可風，二哩抵天台站，歸東行李，付肩伕三日工資，合給二元，再三道謝，並約以後期，民風敦和，殊可欽佩，而其生活程度之低落，於此可見一般矣。

余綜觀天台志乘，憑諸探討，天台之溪流，瀠洄，勢若濤浪，其最大之溪流，首推大溪，考其源，大致出自大盆山，台寒明二岩，鷗鵠諸山溪壑，桃源瀑布，及始豐湖。衆流縈繞縣境，演漾清冽，環抱如帶，蜿蜒出東橫山側，而東抵鳳凰山側，復會於寶華大源，五百靈溪，觀溪等水，經大覺寺山麓，折流而南至臨海界，入三江而達於海。今錄其較著稱者，縣西有始豐溪，源發於大盤山，與青溪合，而入大溪。縣北有青溪，源發天台山，南流至桐柏，又南流三里，經三井，下流爲瀑布，入於大溪。縣西乾溪源，出自石井山，舊傳僧曇猷飛錫救老嫗，溪水立涸。左溪源發自畧，與關嶺接，委蛇曲折，凡七十里，至大溪。」居縣西北者：則有靈溪，在福聖觀前。玉女溪在桐柏觀前，源來自洞天山，過女棱，洩爲瀑布，下入靈溪，銅溪源出自桃源洞，以其水色黃如銅汁故名。赤城溪源出自赤城。南畧溪源出自大蒸山，過國清雙澗。以上諸溪，均會合於大溪。」居縣之東者：有楢溪，孫綽賦所謂「濟楢溪而直進，」是也，源發自華頂，東南流，與桐柏靈溪諸水合，經大覺寺前，入大溪。響山溪源出自響岩，亦會於大溪，」居東北者，有神迹石溪，俗名白鶴溪，接國清之水，至廟側分支；一入臨川橋，一入孝義橋。折溪源發於黃潭，即螺溪，經國清溪。幽溪源發自大慈山，流入螺溪，以上三溪，均會合於大溪。」居縣北者；有國清溪，源來自佛隴山南流至神跡石，會於大溪。福溪其流西入於剡，羅木溪在羅公嶺南，源自華頂流入剡。水母溪在摘星嶺南，源出華頂入寧海界。天台溪流，百派所向，大致均會合於大溪，而大溪之源，則出自東陽縣界：以其受始豐青溪桐柏國清衆流之集，故水勢暴漲，洶湧如濤波，大抵均發源巉峪，易盈易涸，凡經一百一十七里，蜒流至郡，力可勝四十斛，

水綫時，可行舟，其餘小溪不通舟楫。

回途中，初則熱悶異常，尋復濃雲密佈，至車站，狂飈驟起，繼以傾盆雷雨，天地爲昏，五時許，雨止風平，五時半乘臨海車出發，票價一元六角五分，車小人擠，行旅爲苦，窗外斜陽，暗露雲外：照耀山派水流，沿途牧牛成羣，見車驚逸，散亂於原野，的是一幅天然畫圖，晚炊時節，昏黑漸呈，飢腸轆轤，心神恍惚，時車行黑暗中，將至臨海時，忽前途火星明沒，似有多人排立在汽車夾道，車中旅客，俱呈驚惶，以爲途遇短刦，將不免矣；車伕亦爲担憂，以前星期，車正遭刦，余此時心胆亦戀戀。侍車至目前，夾途人伕頗衆，手持旗傘，舉火炬，鑼鼓聲喧，夾以雜唱，且行且焚紙帛，余等至此心始稍安，叩詢之，乃悉今日爲廢曆七月三十日，爲地藏皇誕辰，本地風俗，是晚須賽會致慶，途次殘香剩灰，處處皆是。約十五分鐘，抵臨海站，寓於中津旅館，尙清淨，宿費超等房，連餐費每日四角五分，可云低廉矣。臨海卽昔之台州府，街市冷落，洋貨衝塞，商業蕭條，出產以魚類爲多，鰲魚頗著名，味亦鮮美，居民以捕魚爲生計者衆。卽晚購布履一，罐頭食品數，以備入雁山之需，回寓，探詢去雁途程。

十七日陰曇，晨六時，渡靈渡江，江闊約哩許，橋渡以各等之江船，聯貫鐵索，上舖木板而成，遇風浪，則波動頗劇，不能行人，且帆檣往返於靈江者頗夥，經必解索離船始可，事殊繁而法不簡，且靈江爲金甌台嵊水路捷綫，如此設使，有礙貨運；望當局亟宜改善，渡中望「遙山橫黃水，帆檣逐江波，」及隔岸「古寺浮三塔，叢翠秀松杉。」俱含清新境地。臨海樓房建築，疊蓋三層，甚至層上加閣，視其基脚直壁，材粗料薄，木石爲之，建築形式，似與浙省他縣各殊，詢之土著，以累年江水漲落爲患，大水屢沒及屋，致不能居人，層樓高築者，爲避水計耳，且屋高年久，屢有傾覆。余以爲危水與覆巢，同遭隕越，此計何其謬也，不若根固其基，疏水支流，以防未然，爲久遠計，至臨黃車站，此段公路係商辦，至八時十五分，始乘臨黃車直達黃岩，車價七角四分，路尙平坦，無甚劇振。十時一刻，抵黃岩，復渡江，渡橋與臨海渡類同。北行里許，抵站，離開車時間尙早，遂循路游覽黃岩街市，黃岩出產品，以橘子著稱，惜時未至，聞每担祇值二元左右，運銷京滬粤等地，價格倍蓰，產量總額，年值七八十萬元。是以沿路空隙土地，滿栽橘樹，百里之內，無禾黍種植。其次以魚業爲幅產品，以其地近海濱。市上海產特盛，價較內地廉數倍，商業景氣，亦較臨海轉佳。余購大黃魚一尾，至雁時以備烹食，亦稱旅中口福也。十一時，購票至澤國，票價六角四分半，句鐘抵澤，復購票換乘至雁山站，車票價九角，然車至路橋，又須換車，以澤國開來之車，係直接聯運至海門者，雁山爲其支綫也，兩站相距哩餘，等候多時，車始開行，車中座位已無虛座，而售票者，尙令乘客紛紛擠上，至各人胸背相貼，毫

無空隙始休，此種無規序之辦法，長途旅行者，猶感苦惱，深望路政當局，有以改進之。由橋路則直達雁山，車行約一時半，路中所見，或山或海，或曲折山行，或直駛河濱，山坡漸起落，峯巒復重叠，詢之熟客，知入雁山境矣。車忽停，前臨河流，擺渡，自此前行，風景殊幽，「山氣含紫霧，岩紋如折帶，」一客忽南指示余曰，此卽老僧接客焉，視之山形如僧，屈背俯肩，拂袈裟合掌者施禮，接客然，此處卽爲雁蕩之東門，注視久之，覺重巒紫障，烟樹霧峪中，若有千百寶藏蘊蓄者也，心神戀戀，魂已飛渡雁頂矣，下午二時許，抵雁山站，站設於一小商舖內，大致臨時性質，有警士一，前來問詢，並引至駐卌處簽名塡寫，然後余雇車入雁山，初余意擬止宿於靈岩寺，遂令車發靈岩里許，有雁山旅社在也，停車探視，內部尙清潔，而設備亦簡略，視其價，單人房，須三四元，若食宿相連，每日每人非七八元，不足開支，決不住，車復前進，兩旁岩石如屏障，赭色奪目，以景物問車伕，終以語言隔閡，所答非所問，經雁蕩療養院，三哩抵龍王廟，有雁蕩旅社在也，屋係新建，內容清潔，定價低廉，一等單人房，每日必過五角而已，膳每餐二角，余以其環山遶水，溪流悅耳，止宿也，自晨至午，車塵勞頓，至此得少休止，進午點畢，招老於雁山景物者之茶役，與之商酌雁山游覽程次，得下列各處：

第一日游程（十七日下）下午　游靈岩區名勝　淨名寺

水簾洞　鷄龍峽　聽詩叟　展旗峯　天窗洞　天柱峯

僧拜石　小龍湫　龍鼻水　回旅社宿

第二日游程（十八日）上午　下靈岩村　剪刀峯　上靈岩

觀音峯　五指戴　馬鞍嶺　大龍湫（午餐）

下午　普明寺　燕尾瀑　能仁寺　羅漢寺　西石梁

（宿於石梁精舍）

第三日游程（十九日）上午　石柱門　梅雨瀑　雷岩　雁

湖　龍溜　湖南潭　塞裏潭　散水岩（午餐）

下午　三谷坑　顯勝門　飛湫瀑　沓屏峯　南閣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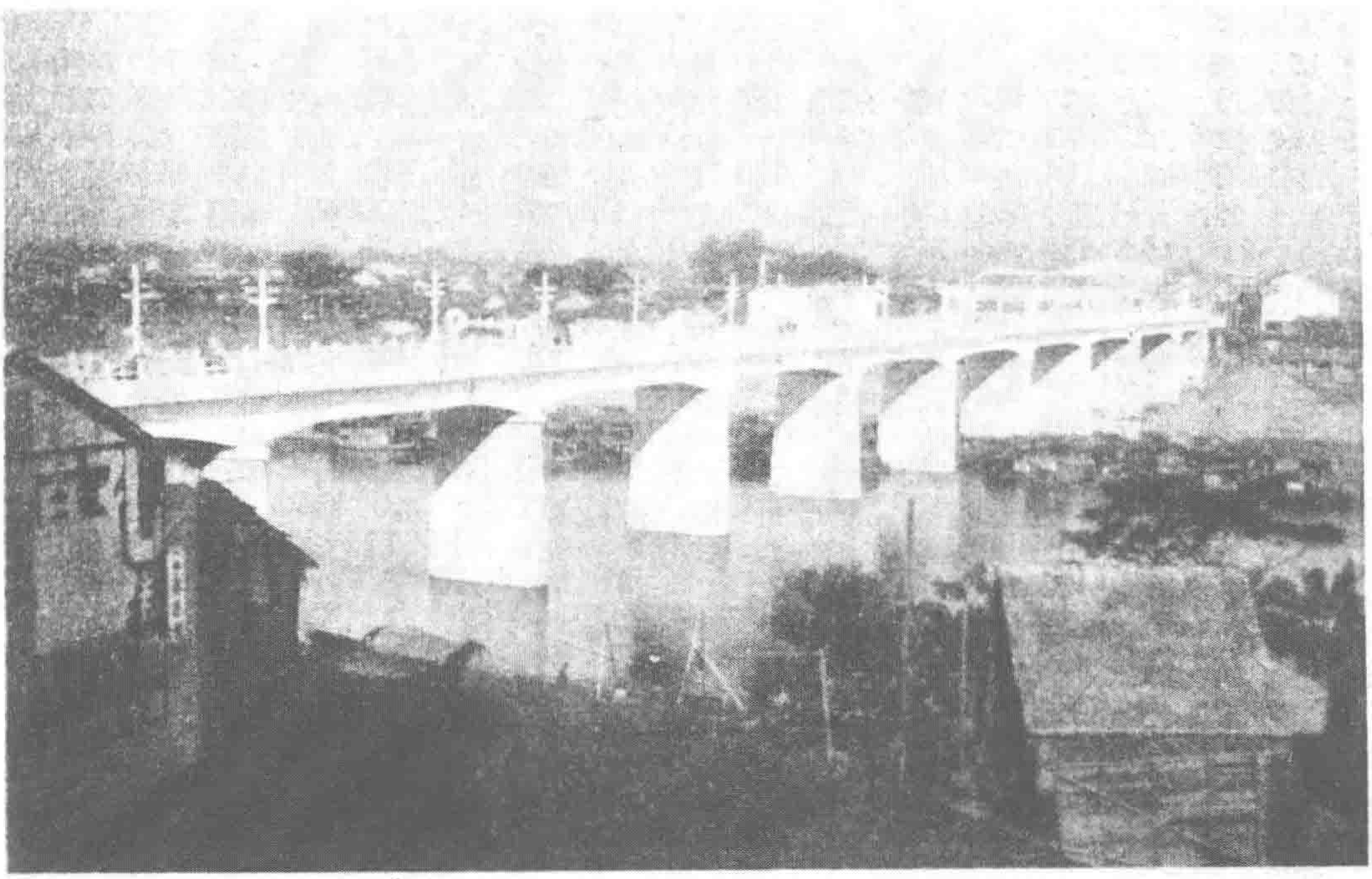
五馬回槽　靈峯區　響岩　回旅社（宿）

第四日游程（廿）上午　上阮　方洞　洞房花燭峯　百崗

尖（進便點）

下午　重游靈峯區　謝公嶺　老僧岩　金鐘岩　石佛

亭　大荆鎭（宿）



橫跨韶城兩岸之曲江橋

丹霞山遊記

盧德初

丹霞為吾粵北部第一名山，在仁化縣境，其山色如渥丹，燦若明霞，故有是名。據曾遊瀛海者言，其山水之美，猶勝於歐洲瑞士，徒以交通困難，水道或而泛濫，或而淤塞，遊者每不能達，遂不如羅浮西樵諸名勝之彰彰人口耳。我輩同人蓄遊已久，乃兩三年來不能成行者凡四五次。此度乘民國廿五年國慶假期之便，又整遊鞭，卒償願而歸，殆所謂天緣有定者歟？

十月九日之夜，同友人十名齊集省港夜船中，同舟上省。十日清晨，船抵廣州，登岸後，同赴粵路黃沙車站，乘火車先赴韶州，屆七時四十五分，火車啓行。經南海縣，番禺縣，花縣，清遠縣，英德縣等，以達韶州。韶州則屬曲江縣，今韶州車站亦改為曲江站矣。五時四十五分，天色已暮，火車始抵韶州云。

余等既抵韶州，步行出站，首經曲江橋，橋用鋼筋混凝土築成，計長一百五十六公尺。余總司令漢謀為西北綏靖委員時，首倡建築，李師長漢魂繼其志，陳委員章甫完成之，氣勢之雄，工程之鉅，固不遜廣州市之海珠橋也。韶城位在湞水武水之間，湞水曲於城南以會武水，謂之東關河，

橋跨東關河上。余等謀易於接洽租乘仁化長途汽車起見，遂寓大同酒店中，蓋此店主人亦爲汽車公司之股友，互有聯絡云。

十一日早膳後，余等同乘長途汽車赴仁化，車爲永行公司承辦，每逢單日開行，即日來回一次，全車額乘二十四人，每人車費粵幣二元七角。時屆九時五十五分，汽車啓行，沿武水東岸而上，車路殊不平坦，越溝洫時更令車跳躍，有如跑馬。沿途萬山連接，綿亘不絕，惜多濯濯無木，若能在此墾植森林，實爲富源也。車行約一點一刻，抵『新河塘』是爲公路之中站，停車片時，搭客咸下車散步，稍舒積困。既而登車再行約一句鐘，仁化縣城出現天涯，殆抵城下車，時已午間十二時二十分矣。

余等幷入仁化縣政府署，拜見縣長譚縣長（仁訓）親出接見，慰問風塵之苦。又飭屬員爲余等僱船及採辦糧食，隆情足感。余邀縣長與余等在署前合拍一照，藉留紀念，即作別而出。

午後二時，全體登船，解纜沿錦江順流而下，更崇縣長特委丹霞精舍管理員黃君炳乾隨船引導，並派武裝衛隊二人，沿途保護，吾輩既安且寧，興致勃勃，江水澄清，水底錦色石子一一可數，惜流勢湍急，沿途多淤塞之處，僅容一舟渡過而已，交

韶州曲江橋邊之早市



通殊不便也。余等安坐舟中，但見奇峯錦巖，源源入目，初經「獅子山」次泛舟「赤壁」之下，未幾而丹霞山之「錦石巖」湧現目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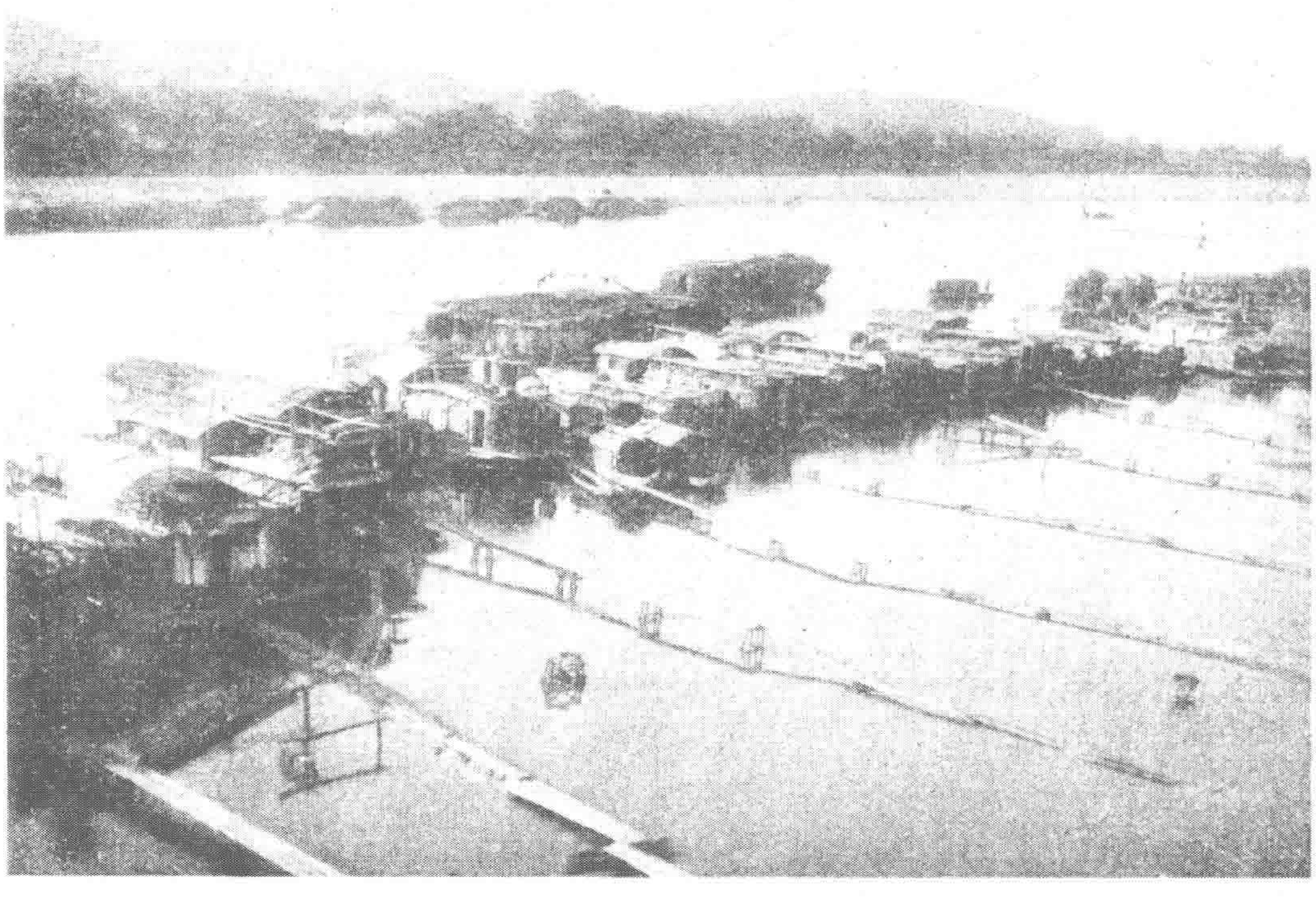
考丹霞山之開闢，始於南宋崇寧間，有居士號法雲者，開山建庵

於錦石岩，是爲開山之祖，明之季世，澹歸和尙創別傳寺於長老峯下，山名由是益顯。古籍載丹山霞形如船，又如奮龍，實珠峙其左，海螺居其右，長老峯倚其前，西望仁化，東控韶陽，南襟權水，北繞曲江，形勢甚雄。山上長松婆娑，修篁掩映，有兩關一峽，險自天設。岩壑尤美，有錦石，天然，篻竹，大明，草縣，水簾，晚秀，海螺諸岩之勝。今則年代久遠，名勝湮沒，間有無從尋覓者矣。

余等之舟順流經錦石岩之下，岩高數十丈，泥石分層相疊，五色斑斕，時斜陽返照岩上，更幻作嫣紅姹紫諸色，鮮妍可愛，恍如一片錦幛也。既而舟停丹霞山下之沙灘，恰屆四時，余等捨舟登陸，拾級上山，山石犖确崎嶇不平，凡四百四十級始達半山亭。憩息片時，鼓勇再登，則石級更形險窄，又歷三百級方至別傳寺山門之下。路上疊見前人刻石留題，曰「到此生隱心」，曰「紅塵不到」，曰「赤城千仞」，曰「聳秀爭奇」，更有一處鐫「丹霞」兩大字，字大數丈，未悉丹霞之名，由此而起否耳？

別傳寺山門形如城樓，建築鞏固，眞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聞此地數年前曾爲賊匪盤踞，官軍格於形勢，無法攻入，卒圍困之至於糧絕，羣賊乃斬竹編纜從後山縋下逃去，跌斃數人云。從別傳寺山門而入，新建之丹霞精舍在焉。丹霞精舍倡建於前仁化縣長戴旭昇，師長李漢魂贊助其議，醵籌款項築成，時爲民國二十三年

東關河畔之客艇



也。曾幾何時，戴公已奉調紫金，且未涖任而卒！我輩來遊丹霞，不禁念戴公遺澤而悼惜之也。

余等卸裝稍憩，出門眺望，見山前羣峯拱護，形狀殊怪，有如酒壺者，有如紗帽者，有如昂頭聳鼻之人首，有如蹲身伏地之橐駝，而恍如一雙點燄紅燭之「童金寨」，則屹立山前也。維時天色未暮，乘興往遊錦石岩，由別傳寺僧人引路，岩在半山，須降級至半山亭下，折而右行，野草沒脛，殘葉滿山，愼步而前，經夢覺關，入安定門，錦石岩乃屹然在望。考之志書，謂岩石五色間錯，四時變態，故有錦石之名。時殘陽如朱，將岩石染成錦繡，余等捫壁摩娑，賞玩眞切，又勝於在舟中遙望時也。岩之深處，有神像數十尊，其左有靜室，是尼姑居其內者。歸途仍拾級登寺，是晚余等宿於精舍，舍中有房六間，其一爲管理員臥室，餘房供客房內各有一牀，帳被俱備，吾輩十人乃分五對，抵足而眠焉。

十二日，余等晨興，略用早粥，遂起程作環遊丹霞山之舉。由黃管理員引導，從舍之後登山，穿丹霞洞而上。山本無路，惟鑿石作級，僅能側容一足，勢殊險斜，故壁上有「立定脚跟」之題字。幸右邊有長鐵鍊，曳環而上，既可扶挽，復得助力。今且兩旁加築護欄，惟欄搖動不可靠，以扶仍鐵鍊爲宜也。計經攀鍊而上之石級兩段，乃達長老峯下，峯石但有小級，並無鐵鍊可扶，須手足匍行，如猿猴狀而後能上，其險彌甚，故團友間有望峯而止，不敢攀上者。余等攀緣而上，卒達峯巔，俯瞰四方，但見萬山重疊，圍護丹霞，如花瓣之護花心，眞可謂環丹霞皆山也。下視錦江，則儼如白練縈迴紆曲於山峽之間焉。



丹霞精舍門前留景

既下長老峯，轉登東山，山頂有舍利塔，爲宋代建築遺物，以紅石結方台，台上更結方塔，皆用丹霞之紅石爲之。塔之四面刻四佛像，雖漸剝落而古色盎然。相傳塔中藏五雷符，曾有人以鑿攻塔謀竊雷符，爲雷所殛，而鐵鑿猶插塔縫間也。自舍利塔下，向東行，山路略作半圓形，旋抵雪岩。岩下中空如拱，面積甚闊，可以建殿供佛，旁復有屋，爲昔日僧侶修禪之所，惟今已星散，僅餘別傳寺中和尚三人而已。岩石作淡白色，雪岩之稱殆由於此。岩頂

之上爲峭壁，有三韓人高科作擘窠大字，題曰雪岩，其紀年則爲清康熙丁丑孟夏也。



韶州風采樓

既離雪岩，約行二十分鐘始抵雲岩，此岩殊險，遠不及雪岩之雄偉，但遺破屋數間，廚煙薰污岩石，毫不足觀，岩畔有所謂龍王泉者，則一角滿積苔蘚之汚水而已。余等從原路而返，復達丹霞山前，經返照岩，石作赭色，聞夕陽返照時尤覺嫣紅可愛，惜余等以晨間來，未獲覩斯美景也。距此岩不遠，又有一小岩，黃君亦不知其名，但見其岩頂有叢草下垂，如龍口之鬚，山水不知從何而來，緣草滴下，點點如珠，此豈誌書所謂「草懸」岩者耶？由此續前，經晚秀岩，又名回光岩，殆亦以夕陽返照岩石爲美觀者也。晚秀岩右之猶有黑岩，岩小而深，故岩內昏暗如暮耳。再前行則至海螺岩，岩形外闊裏尖，頗類一螺，中有石墳，題曰「別傳寺開山澹歸釋老和尚塔。」聞澹歸本爲明末顯宦，明亡後義不降清，洒削髮爲僧，遁入丹霞創建別傳寺。圓寂後，有遺墨藏寺內一櫥中，繼任方丈世代相傳不敢啓視，但加封條其上，成爲神秘之櫥。後有韶州知府聞而異之，開櫥檢視，盡爲反清之文字云。我輩今覩澹歸塔墳，肅然致敬，蓋不但欽其開山建寺之功，更仰其爲先進之革命家也。由海螺岩續行，仍抵長老峯下，復經丹霞洞石級而下，遂返精舍用膳焉。

早膳後，十時有半，余等收拾行李，向黃君作別，離精舍下山。方丈「大憨」送出山門，頗羨其意態瀟然，日與名山相對，而笑我輩勞人草草也。既而下沙灘，登船辭岸，順流而下，回望丹霞山

上，猶見長老峯屹立迎人，彷彿長老有情，爲我輩送行焉。

舟行未幾，即至潼金寨下，兩山並立如短柱，色紅而頂銳，儼如紅燭半殘，雄奇峭拔，令人欣賞流連。復前行，但見兩山岸形奇特美妙，同遊諸君皆詫爲奇觀。忽舟人指告曰「童子拜觀音」在望矣？則左岸有石峯獨聳，儼如觀音之在蓮座，水道紆曲，舟行久之，觀音石轉在右岸，座前兩短峯駢立，恍如童子參拜也。下午五時，錦江行盡，其流與南雄江併合，遂成湞水，合流處岸邊有長方形石山五，山勢同一方向而翹，氣勢雄偉，土人稱之爲「五馬歸糟。」對岸半山有黑石突出，石紋頗似眉目口鼻，謂之「人面石」云。無何，暮色四合，余等力促舟人加槳急行，又歷二時，遙見燈光閃爍，知韶州已到，乃轉乘小艇入東關河，投宿於蘇州，順利兩客艇中。往昔新生活運動未行，韶人夜間恆愛僱艇竹戰，夏夜尤覺風涼水冷，往往一夕艇租漲至六七元者，惟今麻雀被禁，復屆涼秋，生涯大不如前，每夕租艇三元，可住客，而僱艇者仍稀，言次頗有今昔之感也。

韶州爲粵北重鎭，古跡名勝甚多，最著者有風度樓，風采樓，韶石，九成臺等。風度樓本爲紀念唐張文獻公（九齡）而建，史載唐明皇用人，必問曰：風度如九齡否？韶人因以名樓。原蹟已因開闢馬路而拆卸，今在原址另建牌樓式之新樓，並名其路爲風度路焉。風采樓爲紀念宋代諫官余忠襄公（靖）而建，蔡君謨有詩曰：必有謀猷裨帝右，更加風采動朝端，樓名蓋取義於此也。今即拆卸，改建牌樓，而名其路爲風采路矣。韶州之名即起源於韶石，相傳昔舜南遊，登此石奏韶樂，故有韶石之名，現藏中央公園中，扣之其聲淵淵然云。九成臺昔在縣北城上，宋蘇子瞻與蘇伯固北歸，曾登臺作銘，自書刻石臺上。今臺已倒，石碑則移置武溪公園中矣。

十三日，團友在客艇晨起，分隊漫遊韶城，略購草菰，瓜子等土產，在泉記廚艇早膳，然後整備行裝赴車站，乘九點一刻火車啓行。夜後九時方抵黃沙站，即僱汽車趕赴碼頭，乘西安夜船返港。遊興既闌，倚床入寐，一枕波濤，夢魂猶飛繞丹霞錦江間也。

漫遊日錄

袁敦梓

西北西南之行

不佞愛讀旅行雜誌，嘗觀各家所作諸文，名山大川，躍然如在紙上，不禁心嚮往之。前歲漫遊平綏，遠及包頭，覺見聞所及，又是一番景象，頗有志於全國旅行；而以各地山川形勢風土人情，介紹於國人，無如羈於職務，憚於險阻，一時未克如願。去秋國內統一，粵漢通車，乃約老友尤家麟君，整裝待發，而塞北風雲突起，滬上工潮起伏，一再蹉跎，始於十一月中旬成行。歲將云暮，時間匆促，以致預定遊程，臨時刪去者不少，是則殊非始願所及也。旅次深宵，輒於燈下拉雜記載當日經過，返滬後略事整理，不揣譾陋，公諸同好，或亦後遊者之參考材料云爾！二十六年一月袁敦梓識。

滬徐道中



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三，天雨，至夜放晴，與尤家麟君合伴乘夜十二時滬平通車起程。是日所掛係北甯路車，內部整理尙屬清潔。一夜飛輪，次晨已抵南京江邊。

十九星期四，氣候溫和，早晨列車橫渡揚子江，九時半在浦口開車。下午五時半抵徐州，檢點行李，交於中國旅行社招待人，即寓於該社招待所。（離車站不遠）所內佈置整齊清潔，其主任樂君俊德，係家麟兄之老友，他鄉遇舊，格外親暱，一切招待，非常週到，並允明日撥冗導遊，感激莫名。

二十日星期五，早點後，由樂君領導，僱人力車遊雲龍山，（正在整理）戲馬台，據說項羽戲馬於此，台甚高，登臨遠望，全市房屋，如在目前。台下駐有守軍，並設小學一所。范增墓祗見石碑，未見其墓所在。遊覽城廂市區後，在致美樓午飯，飯後樂君有事回社，再僱車遊荊山石橋，長有三里之遙，共一百五十九洞，兩傍皆已淤塞成岸，中間尙有十餘洞，有水在溜。據云水漲之時，高過橋面，現在修鋪橋面，整理石墩，以備通行汽車。

隴海東段

廿一日星期六晴，上午整理行李，以一部寄存旅行社，並略事遊覽。下午二時半，乘隴海車去新浦，鐵兩路旁，造林甚茂，由銅山站而至大湖，所植之樹，實不能計其數，如在春夏，青葱當甚可愛，沿途風景較津浦段爲優。車行甚緩，夜八時半始抵新浦，（屬東海縣）因在夜間，又無招待所，幸逢旅行社招待人陪伴，安頓於東亞旅社，（在新浦爲上等旅社）尙稱舒適。

廿二日星期晴，氣候冷而有薄冰，新浦係新興商埠，範圍不大，無古蹟亦無名勝，大宗

產品爲鹽，故駐有稅警。週遊市區，街道中段尙寬，兩端稍狹，並不甚長。市面在早晨尙屬繁盛，因鄉人上市賣買也。得李君之領導後，蒙東海縣商會主席梁君介紹，參觀布廠，並承其指導紗銷情形，感甚。當夜九時乘車至連雲港，車行一時餘即到，寓山上花園飯店，甚安靜。該處尙在發展，無電廠設備，幸是夜有月光，並得乾電筒之助，上山行走，尙不致十分困難。

廿三日星期一晴，氣候轉和。清晨遊覽山景及海岸。連雲港係海防重要區域，海岸建築工程偉大，路軌鋪設，直達輪埠，商貨運輸，皆甚便利。車站靠山而建，美麗莊嚴，爲各站冠。上午九時半乘車回銅山至旅行社取寄存行李，即換乘六時三十三分之特別快車（一切得旅行社之助，並不匆忙）去開封，該車外髹綠色，故名爲綠鋼車，內部設備，比較任何列車爲優，佈置亦非常整齊，熱氣隨意調劑，座位寬敞，雖三等亦整理清潔。午夜一時抵開封，已由旅行社派人在站招呼（事前已由銅山社致函介紹）即乘該社自備汽車直達招待所。

隴海中段

廿四日星期二晴，晨起僱人力車遊農林，河南大學及繁塔，並晤河南大學內棉業改進所總務主任霍君，承其詳說棉花產銷情形。嗣游鐵塔相國寺，（已改爲中山市場與上海之城隍廟相仿）河南博物館，（新出土之史歷古物甚多，惜未能作詳細之參觀。）龍亭，體育館等處。午飯時一嘗馳名之黃河鯉魚，一魚兩吃，價廉亦味美。飯後復遊覽市區，各處建設進步甚速，商業因農村豐收，亦隨而繁盛。河南產品，以麥爲主，惜秋冬少雨，發育遲緩，不無美中不足。午夜一時廿分，乘綠鋼特快車去陝州，上車購買鋪位，安臥半夜，舒適殊甚。夜間行車黑暗，一無所睹。

廿五日星期三晴，清晨即起，盥洗早點後，即觀光野景，鐵路旁黃土高原，起伏不一，人民鑿土窟爲居室，亦有裝置門窗及圍墻設備者，據云冬暖夏涼，衣於斯，食於斯，民生疾苦，可想而知。沿途棉田甚多，田畝比南方廣大，惟花杆枯黃，顯現久旱無雨發育不足狀態。正午十二時抵陝州，因檢查行李嚴厲，比任何車站爲甚，翻箱倒篋，不勝其擾，檢完放行，僱車至中棉公司。該公司在打包廠內，居半高坡上，陝州無清潔旅店，故即寓居於中棉公司內，（由張雲春先生介紹）承沈益三主任及王希齡君殷勤招待，並至各處參觀棉花打包，及指敎買賣方法，不勝感激之至。

廿六日星期四晴，風勁而大，飛沙蔽天，氣候尙不寒，晨起遊覽近區，過澗橋，橋係鋼骨水泥所建，至陝縣城，城小而低，在半高坡，背靠黃河，居民寥寥，是晨店鋪因風大半掩門，無市面可言。路上行人稀少，冷落不堪。商業以棉花爲大宗，市場在城外，最大之事業爲銀行及打包廠，人民甚樸實，多數皆衣布服，

衣綢者絕少。午十二時乘車西開，約一小時抵靈寶，行李照例檢查，甚為客氣。查畢步行至中棉公司，（離車站不遠）訪候相輔先生，適因公去潼關未回，蒙李孟賢先生暨其他同人竭誠招待，並詳說棉作情形。靈寶城甚小，無古蹟，然四郊產棉豐富，鄉人收入足可自給。靈寶亦住於高原，車站西即澗河，西岸有函谷關，北倚黃河，形勢甚佳。午夜十二時半乘車去潼關，預擬轉華陰而上華山，豈知事與願違，在靈寶車站守候東來車，至二時餘始到，迨至潼關，已在深夜四時半，車站上靜寂無人，深夜躭擱不便，只得加票直達長安。

秦中小住

廿七日星期五晴，一夜未睡，清晨在沿途所見，鄉民尚有採摘殘棉，以及利用湍流，設置木輪，以軋籽花，其法簡便而省力，鄉人亦處處求進步而謀生產，是我國自力更生之好現象也。上午九時抵長安車站，（站在城外，相去不遠，建築係宮殿式，甚壯麗。）寓西京招待所，設備精美，如浴室，熱氣理髮室，一概俱全，招待亦頗週到。行李安頓後，即乘公共汽車至市中區，遊覽孔廟碑林等處，長安市馬路廣闊，房屋建築多數已取新式，以目下發展程度言之，數年以後，市面當益見繁榮也。

廿八日星期六晴，晨七時在西京招待所乘人力車，出發至鼓樓，換乘長途汽車出南門去翠華山。八時半開車，約二小時即達太乙宮站，公路尚平，車行亦穩。沿途風景，在杜曲一段尚佳。其餘有大雁塔，小雁塔，武家坡等古蹟，近在路旁。韋曲附近，風景亦頗可觀。全路計長廿八公里，由乙太宮僱山轎（轎係隴海路製贈，坐甚舒適）遊覽翠華山，山路修築平坦，在可遊之處，皆豎立標記，註明高度。山上古蹟尚多，皆已失修，寺廟甚小，不及南方壯嚴。在翠華峯忽露平坦之大水池，名曰水渚池，係彙集各山泉於此。池上建有一廟，憑欄閒眺，倘覺有興，如在夏季，山青水秀，當更可觀。步行遊覽冰洞，（據說在夏天水能結冰）風洞，再上遊蛟龍洞，有瀑布如匹練，因旱並不十分湍急。乘轎下山，至汽車站搭末次車回城，已在薄暮六時矣。在長安早晨七時始發光，夜七時全暗。問時計分兩種：一照火車站，係上海時計，一西安時計，比上海約慢四十五分鐘。

十九日星期晴，晨七時半仍在招待所僱車至鼓樓，乘汽車出東門，去臨潼縣，經歷史悠久之滻橋及灞橋而達臨潼城外驪山下之華清池。房屋依山而築，現在修理一新，並設有旅行社招待所，華清池溫泉每小時可出一萬介侖，水清熱氣騰騰，惜未沐浴。上下週遊畢，至城中一觀，無甚市面可言，即僱車至離城七八里之秦皇陵，占地廣大，刻正在整理及四週植樹，再七八里而至鴻門堡，係在高原上之土城，傾倒不堪，無甚可觀。昔項羽曾宴沛公於此，斯地遂以人傳，順道至新

豐鎮一遊，返臨潼乘車回長安。

三十日星期一，晴而陰晨七時半仍照舊僱車至鼓樓乘長途汽車而至太乙宮站，僱山轎直上終南山支阜之南五台山比翠華山爲高，路未修平，且甚險巇。沿途雖有寺廟，不值一觀。及至最高峯之大台，露忽陽光，並有雲海，風景尙佳，惜崎嶇不平之羊腸小道，盤旋屈曲，峯峭壁峰，下臨無地，望之毛骨悚然！乘轎回太乙宮站，及至車尙未到，在站旁小店略坐，以資休息。據小店主人說，汽車上管理員託伊轉言，因汽車漏油，想不能再來，然時已在下午三時半，城離有廿八公里之遙，若步行斷難進城。（六時關城門）當由店主代爲計劃，僱轎至杜曲，再由杜曲僱大車，趕如快尙能及時進城，不得已照此進行，一切託伊代辦。轎及行未至杜曲，而汽車亦來，再棄轎乘車而回長安，詎車行過韋曲後，在高坡上忽停不行，檢視汽油，果已漏光，亟由司機奔至韋曲購買汽油，加足再開，及進城又受阻礙而停。惟余以目的地已達，卽捨車回寓，然已萬家燈火矣。今日遊山因家麟君欲嘗試西北寺廟之素齋風味，所以未帶乾點，奚知大失所望，至大台寺門已上鎖，竟無一僧，祇得枵腹下山。 按南若五台經王曲從留村而上山，恐比此路美觀，惟計程較遠，一日上下，難趕汽車時間，最佳好在山宿一宵，次日順遊翠華山而至太乙宮站乘車回長安，較爲舒適也。

十二月一日星期二，晨八時由長安乘火車去咸陽，過渭河臨時大橋，水色渾黃，古稱濁渭，洵非虛語。車行一時餘到達，斯時雪漸大，風亦勁，僱人力車，冒雪遊覽周陵成王陵。浴途高坡上下甚多，因積雪泥滑，頗覺危險，幸車夫力大，尙不致有傾跌之虞。返城廂午飯，街道積雪半溶，泥濘不堪，行走無法，留車而令其飯以備飯後他用。午後至打包廠參觀，又至改進所詢問，原擬至涇陽高陵等處，因雪汽車停開，祇得放棄，仍乘火車回長安。

陝省名勝古蹟，確屬不少，然以西安爲住宿本營而言，深感相距太遠，交通不便。如遠者一日祇能遊覽一處，尙未能飽饜勝景無遺，在時間上經濟上殊不合算。西安人氏撲實，衣食簡單，惟外來旅客殊覺生活程度比別處爲高。自火車站至招待所人力車資卽須一角。本地出產之山薯落花生等價比上海反貴，遠處運來物，更無論矣。飲食店所營菜味俱佳，不僅燴饍尙可口，（有雜燴羊肉牛肉猪肉等數種以猪肉者爲最佳）尙有油煎柿餅，亦清香味美。

隴海回程

二日星期三，雪停而有陽光，上午整理行李，付清旅費，於十一時十分乘火車離長安東行。過華陰時，望太華諸峯，積雪皚皚，銀塑玉琢，博瑰奇攀大華嶽本非易事，雪後更屬無法，對此名勝，失之交臂，不禁悵然久之。下午三時抵潼關站，進城寓旅行社招待所，安頓行李後，卽僱人力車遊風陵渡，是處黃河

寬約二里，聯絡同蒲隴海之鐵橋尚未動工，橋工事務所，則已成立。河中有沙，不能直渡，以時間匆促，渡河遊蒲之念，祇得打銷。古潼關在縣城西，敵樓已被拆毀，殊爲可惜。更西秦豫交界處，立有一碑。尚有馬超刺曹之槐，在城內，處於兩店鋪間，枝葉露出屋頂，店主頗和藹，歡迎入內參觀，鎗刺處留一穴，有牌標明年代久遠，殊未敢深信也。潼關城沿山而築，南拱羣峯，北帶黃河，勢甚雄偉，爲入陝重要門戶。惟街市殊冷落，附近無可瀏覽，決明晨離潼，西北之遊告一段落。

三日星期四晴，晨五時五十分乘車去洛陽，下午三時抵站，寓離站不遠之大金台旅館，係屬舊式，尚清潔，在洛陽已算上等。安頓行李，由駐旅館之警察詢查後，僱車遊覽周公廟及城廂之點將臺，（在學校內）圖書館，（已過開放時間，以說明遠來，得通融入內，隔窗參觀一週。）回旅館夜飯，九時安睡。

四日星期五晴，晨起即僱車渡洛水遊關林，（即關羽塚）占地甚大，四週圍牆，廟宇雄壯，近已修理一新，塑像威嚴，見之凜然。廟後有園，古柏森森，園之中間爲墓，四週亦圍短牆，廟內石碑頗多，惜未盡觀。乘時再遊龍門石刻，惟縣政府佈告於十二月一日起，因動工修理，禁止遊覽，商之駐軍，經其允許，始得入內。石刻間有損壞，然較之雲崗，已勝一籌。地近伊水，風景優美，伊洛皆在建造水泥鋼骨大橋，備通汽車，近龍門大道，直通嵩山，惜路太遠，不克成行。因須午後乘車離洛，祇得匆匆即回旅館，取行李乘三時快車去鄭州，於下午七時抵站，寓站後之旅行社招待所。

五日星期六晴，上午至中棉公司訪張君菊仙，適因去津未晤，由朱君招待，並陪同參觀打包廠後，與辭而行。遊覽市區，回招待所整頓行李，於下午五時乘平漢路臥車去漢口，夜間行車，一無所見。

兩湖攬勝

六日星期晴，晨八時抵漢站，寓璇宮飯店。僱車週遊市區，商業繁盛，與廿八年前到過一次時大不相同。街道放寬，建築皆取新式，租界已收回三處，交通貫串無阻。自粵漢鐵路通達後，漢口更屬重要，將來興盛，無可限量。午飯後渡江遊黃鶴樓，武昌城已拆，馬路放寬，商業漸趨興旺，傍晚渡江回漢。

七日星期一，雨雪，晨至旅行社購買車票，及接洽長沙寓宿事，臨時又購辦兩具。午飯後至中棉公司訪謝君有標及舊同事徐君星五。因天雨路滑，提早於六時渡江，乘夜八時半由武昌徐家棚車站開行之武長通車去長沙。武長車二等無臥鋪設備，兩人占居一房間，由車僮供給棉被，勉度硬板凳一夜。

八日星期二晴，晨八時抵長沙，由旅行社介紹，（昨在漢以長途電話通知）寓於青年會宿舍。佈置清潔，取費亦廉。下午得旅行社派人導遊，乘人力車至湘江岸，渡江乘汽車而至麓山下，僱轎遊黃公克强蔡公松坡

墓，及劉匪遇害之十八師師長張公石侯墓。建築雄偉，以張墓為首。麓山路平整寬大，風景極佳。回城再遊天心閣，係利用城基改造，登高視全城房屋櫛比，順遊國貨陳列所，天陰驟雨，回青年會。

九日星期三雨，晨至中棉公司訪友，十一時回青年會取行李，一切由旅行社派人代辦。並承浦叔平君親送至車站，感謝萬分！十二時三十分天轉晴，乘長途汽車南開，沿途土壤，多為黃色，兩傍植樹甚密，依山而行，雖起伏不一，而路面平坦，車行穩速，養路亦甚勤。雨後即散鋪黃沙，在湘潭附近之下攝司渡過湘江，下午四時半抵南岳站，（自長沙至此為二三八公里車資四元）即寓於招待所。設備甚週，清潔舒適。（離汽車站不遠）傍晚由所中派人導遊南岳寺及岳廟等處。

十日星期四晴，晨起即乘轎登衡山，由東路盤曲而上，山路經管理局修築平坦，處處豎立標記，風景尚佳，惜山土甚薄，樹木不易長大，遇風易倒，遇旱即枯，此亦美中不足也。山上庵廟雖多，皆小無足觀。半山亭旅行社，亦設有招待所。過南天門，風漸大，乘轎有不穩之勢，卸去布篷，勉強緩行，至上封寺風更大而急，步行登祝融峯，（為南岳最南峯）遊覽一週，仍回上封寺午膳。略事休息，即循西路而下。西路古松參天，風景較東路為勝，寺廟亦大而莊嚴。避暑別墅建築甚多。下山回寓，已五時餘矣。南岳高度四千三百英尺，斜度三十餘里。山上晴雨與山下異，有時山下杲杲日出，而山上淋漓滂沱，遊山者最好可先託招待所以電話詢問天氣，俾臨時不致為雨所窘也。

十一日星期五，晨大雨並鳴雷二次。九時半乘雨止之際，僱轎遊水簾洞。洞處於兩山間，中有平坦巨石，湍流成瀑，傾瀉於下，倒翻而上，誠屬美觀。石因年久成為銀色，兩旁岩石刻字甚多，亦有宋代者。遊畢乘轎回寓，來回計三小時。下午一時半乘長途汽車離南岳市，三時抵衡陽。（兩地距離七十八公里車資一元四角）進城寓樂福酒家，冒雨出外視察，街道正在放寬改建，商業最盛之處在南大街。

十二日星期六，仍細雨連綿，離去粵火車時間，尚有十二小時，與其悶坐旅邸，不若作無聊之遊。衡陽名勝八景，據說多半失修，且地濕泥滑，行走不便，祇得放棄，重作視察馬路之舉。問此地教育，非常普及，寧忍餓不願廢讀，所以書店特多。民衆敎館係彭公祠所改，中堂仍懸彭公遺像，及其石刻筆蹟甚多。參觀後渡湘江，先去訪尋火車站，免得在夜間上車種種不便。車站四週，馬路修築甚闊，惟兩旁空地尚多，建築寥寥，新興之區，當然未能急進也。仍渡江回旅舍，稍事休息，因天雨地滑，江邊須步行沙灘，夜間行走恐感不便，所以提早於六時攜行李再渡江至對岸，僱車而至火車站。衡陽車站，外表建築甚偉，惟設備尚未完全。守候四小時，火車始到，在

三〇一〇八四

買車票時，不售二等票，祇售三等，因二等車，時有時無，如掛時可在車上補票，上車後果然無着，雖有頭等一節，已告客滿，即三等臥票亦已擠滿，再三設法，始尋得臥鋪二位。照例三等臥鋪，必須自帶被褥，事前未知，祇得和衣而臥。（三等臥車係新車，設備尚佳，每疊上中下三層。）

南國風光

十三日星期晨因感冷而醒，蜷縮車廂，舉頭觸板，深覺不適，乃擔行李作遷地為良之舉，搬至散座三等車，係舊式，因旅客稀少，空氣比臥車為優，並能沿途眺望。時車行尚在湖南境，兩旁樹林葱鬱，與隴海路大不相同。路基鑿山而過，因此高低相差，有幾段估計總在三四十尺之譜。車行須減少速率，至平原方可加快。各處正在修築車站，未完竣者尚多。風景最美麗之一段，為坪石至樂昌，路基依武水向築，水隨山轉，車行灣曲，秀麗清新，如入畫圖。曲江至大坑一段，山水尚屬挺秀，特比之坪石，終覺遜色。車過樂昌，已全為廣東化，車站上售臘味飯及蜜橘等，夜十時半到廣州黃沙車站，乘新亞接客汽車直赴該處寓宿。

十四日星期一，晨起即有寓中職員，持報告余等以陝變及蔣委員長被扣等種種消息，未知上海情形如何，亟以電話向金融界友好處探詢，略知概況，心中稍安。惟迴念曾經遊覽及留寓多日之華清池與長安，一轉瞬間變為喋血之所，深幸早行十日，不受池魚之殃，不過親友中未明余等詳細行踪者，恐已為忐忑不安矣。天晴而熱，此間皆衣單衫，由北向來之冬衣，已不適時。上午嘗試廣州茶點，並觀光大新先施兩公司，範圍殊比上海為小，並在先施置辦廣州毛織廠出品之毛織品長衫一件，定價尚廉。回旅館商酌下鄉之事，廣州鄉間言語，更覺難懂，且人地兩疎，非覓到相當嚮導，行動不易。午後僱汽車遊覽中山紀念堂，博物館，白雲山黃花崗，十九路軍公墓，中央公園六榕寺等處。新建築以雄偉勝，古蹟以靜雅勝，各有所長，惜時間匆匆，未嘗六榕寺之素齋為憾。夜飯於陶陶酒家，飽嘗臘味飯，甚可口，允稱價廉物美。夜九時乘利記拖輪下鄉，事前已得新亞關照，一切甚舒適。

十五日星期二，度船上生活及飽覽廣州鄉景，船行甚緩，時須用人力扛抬，因水淺流急，沙灘甚多，輪行稍一不慎，輒遭擱淺。有時小輪扛好，再扛拖船，全程不過一百三十餘里，竟費廿一小時之久。下午六時始抵四會縣城，即進城訪友，及稍事觀光市區，至人民習俗，因在夜間，無從考察。四會四郊產品豐富，以竹木，紙，菓品，家禽為多，因此市面亦頗繁盛。夜十一時，仍乘原船回廣州。

十六日星期三晨雨，閱度船中生活，輪行更緩，時遭擱淺，下水扛抬，計達三次之多。下午一時到達三水，且天已晴，即捨船駁渡上岸，改乘廣三路二時五十分火車回廣州。經

過佛山，以時遲未去一遊爲憾。沿途景色，充滿南國風光，農民尙在刈稻，下午五時車抵石圍塘，乘輪渡至西壕口，仍囘新亞。

十七日星期四晨雨，託新亞代定招商局海元輪特等艙位，並出外購辦廣州土產，及掉換港幣。囘旅館整理行李，以一部份託新亞送至輪上，下午四時五十分，乘廣九路特快車去香港。廣九路分華英二段，以深圳爲界，除持快直達外，其他皆須中途分程。兩旁風景，在廣州段新建築多，中段農村多，與廣三路相彷，植橘樹甚多，結實纍纍，滿地黃金色，夕陽映照，極爲美觀。近九龍段又是一番景象，晚七時到九龍站，渡海港至僱汽車至六國飯店，安置行李畢，即出外賞鑒香港夜景。十一時囘旅館，安甚睡覺舒適。

十八日星期五，晨起，即週遊市區，乘上山電山車直達頂，遠眺港景，車仍乘下山，至上環等處購辦零物。港地買非物易，店鋪皆須論價，雖大公司亦屬如此，午後天雨，即囘旅館休息。

海道返滬

十九日星期六，上午送行李至海元輪，因離開船時間尙早，再上岸稍作遊覽，下午五時開船離港。

二十日星期，晴，無風，船行尙穩。午十二時抵汕頭，因逢星期，上下貨皆停。飯後上岸，週遊汕市，街道寬敞，建築整齊，市上所見蜜橘甚多，爲出口大宗。其他爲土糖抽紗，（即花邊）至五時囘船安睡。

廿一日星期一，開船時間在下午五時，晨起，即乘潮汕火車去潮州，七時開，八時即到。遊覽公園，湘子橋，韓公及城祠廟市區，午十二時五十分乘車囘汕，兩旁種植橘子甘蔗甚多，二時半抵汕，僱車下船。五時啓碇離埠，出口浪後風轉大，船略顚簸，早食而睡。

廿二日星期二，風大，輪行甚緩。早九時過廈門口，晨餐後因茫茫大海，一無所見。上床安睡，十二時午餐，風雖勁，輪行已轉穩。特艙客十四位，至夜餐僅剩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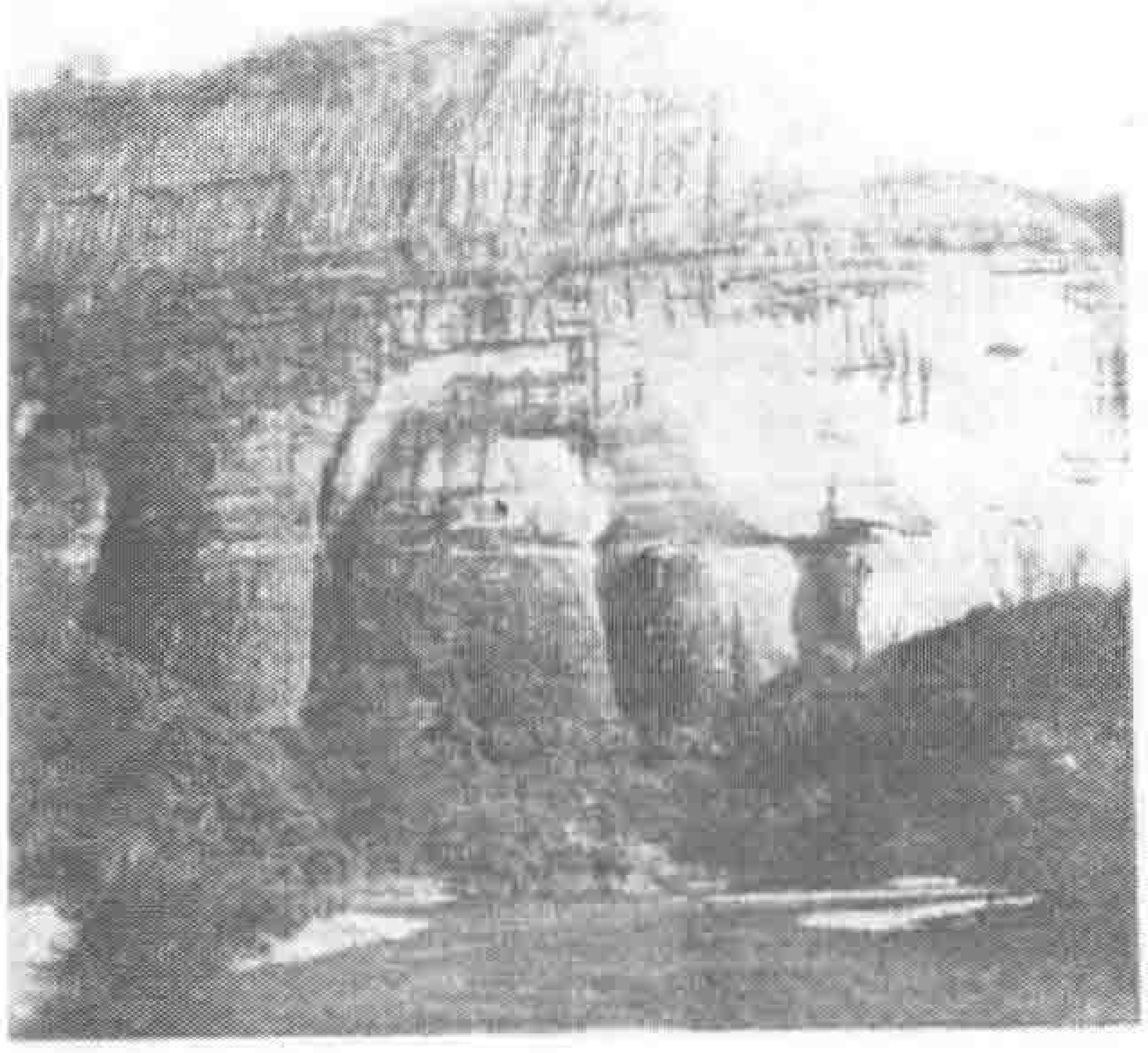
廿三日星期三，風小浪平，晨六時過閩江口，輪行尙穩，仍度一日二茶三餐之生活。

廿四日星期四，風平浪靜，輪行亦速，下午二時過大戢洋，晚八時半安抵上海。

此次各地遊覽，歷程近萬里，費時達卅六日，二人共化費法幣七百餘元。所經火車，汽車，山轎，輪船不等，名勝古蹟，雖未能飽覽無遺，大致可稱不少，惜因時間匆促，走馬看花，未得詳加探討，且以腹儉筆拙，日記所載，不足描摩於萬一，此則所應引爲憾事者也！承各地旅行社職員竭誠招待，並指示游程，不特省去種種麻煩，且得客途安慰不少，誌此合併道謝！

丹霞山景

盧德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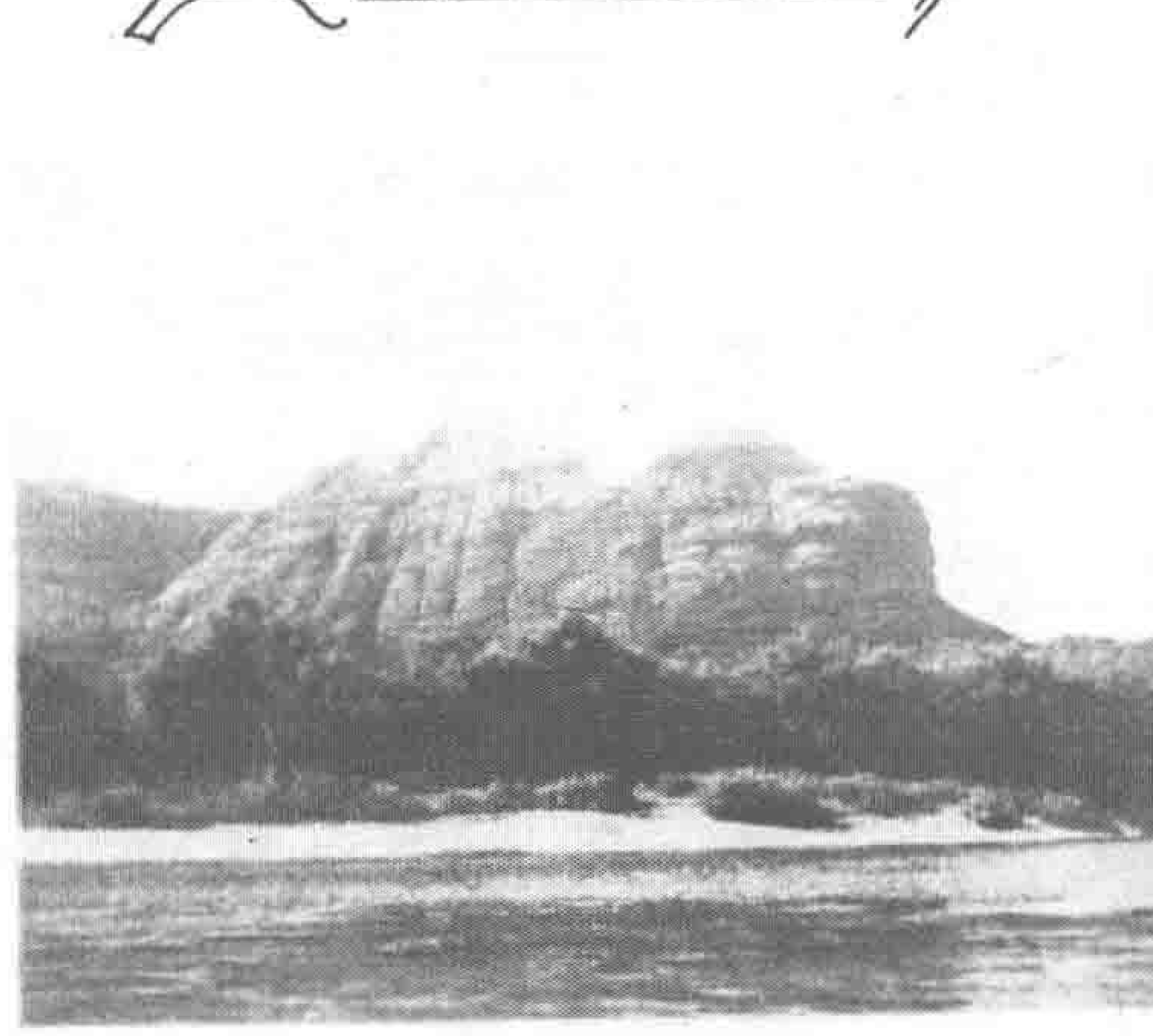
丹霞山之一角



途中山景



童子拜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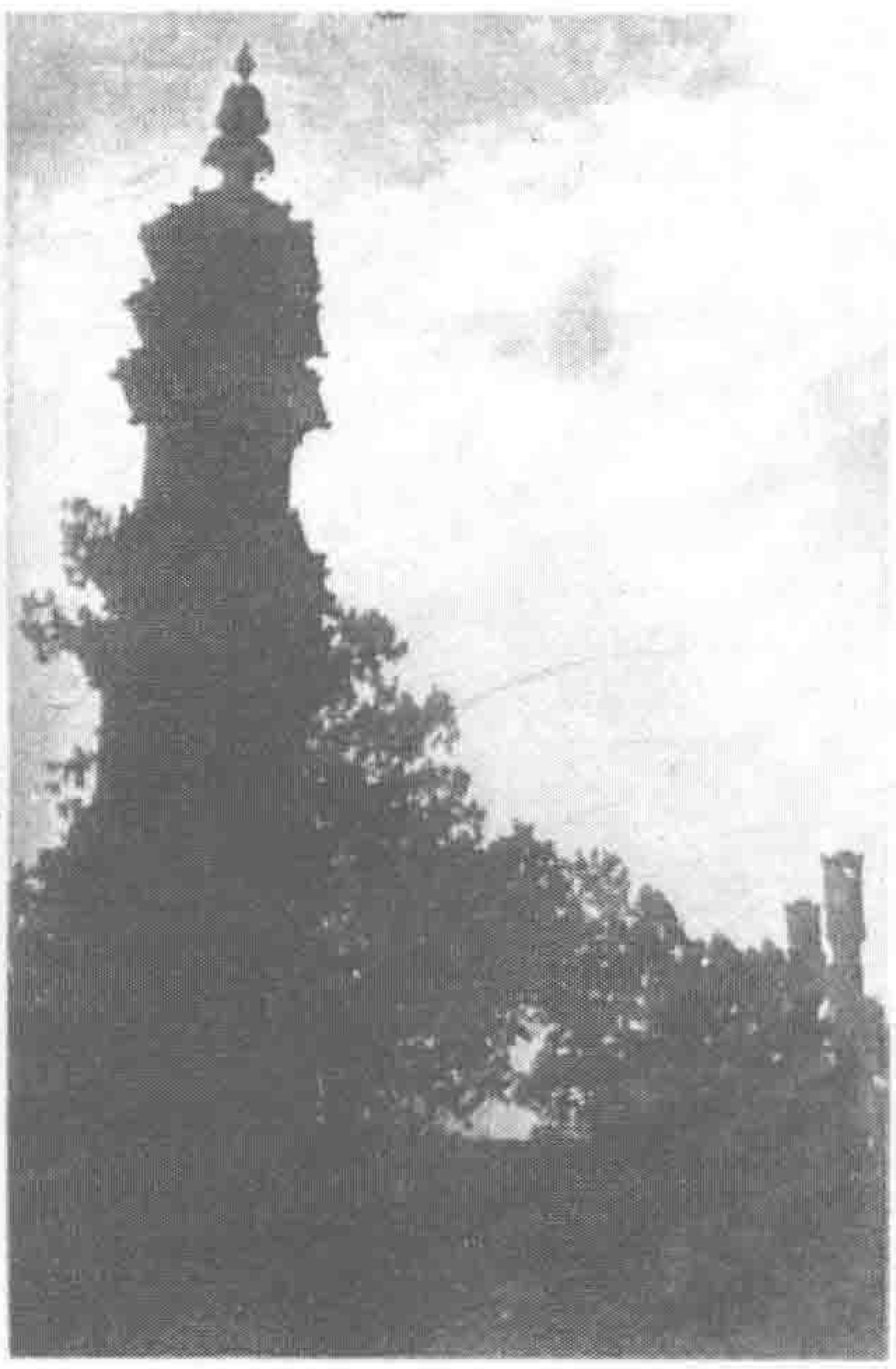
獅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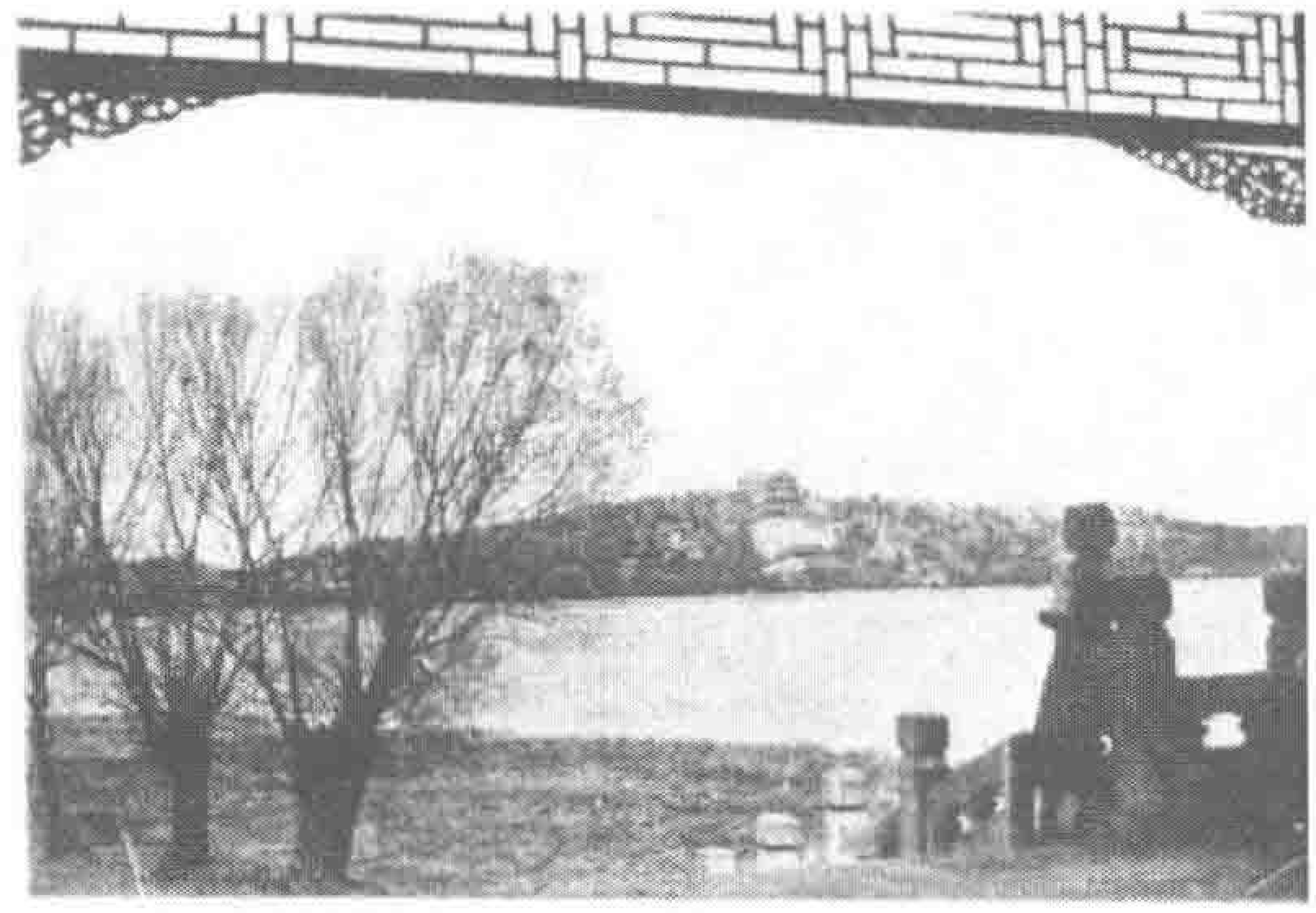
童金寨

頤和園之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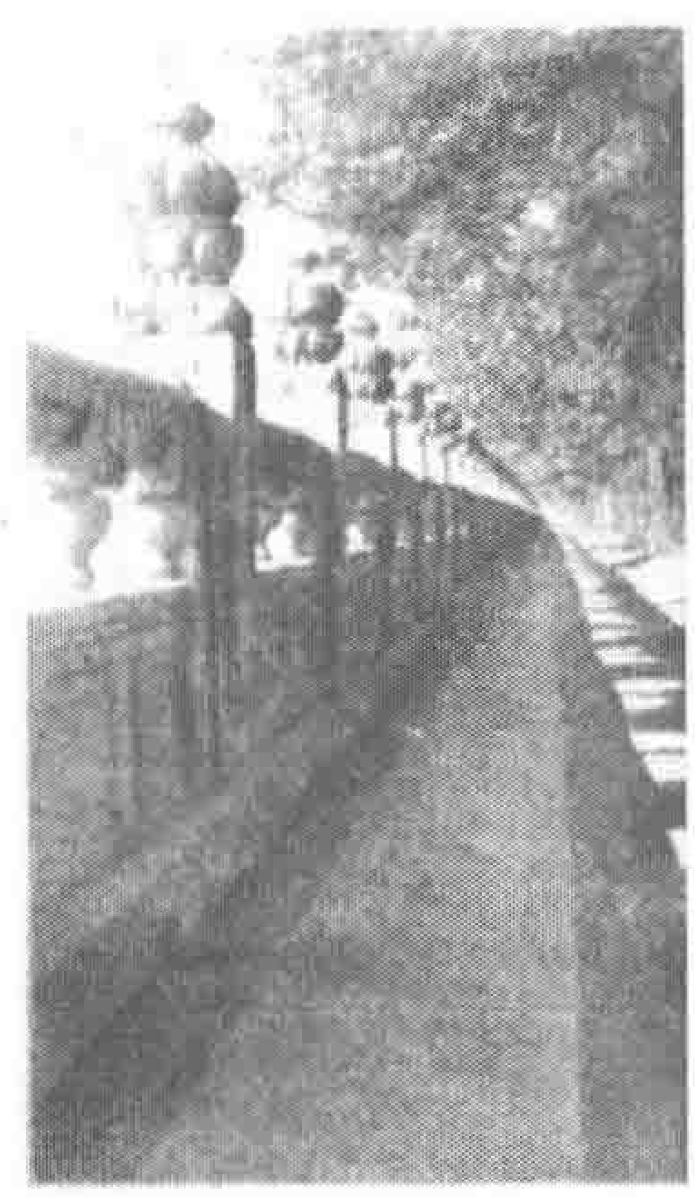
程肇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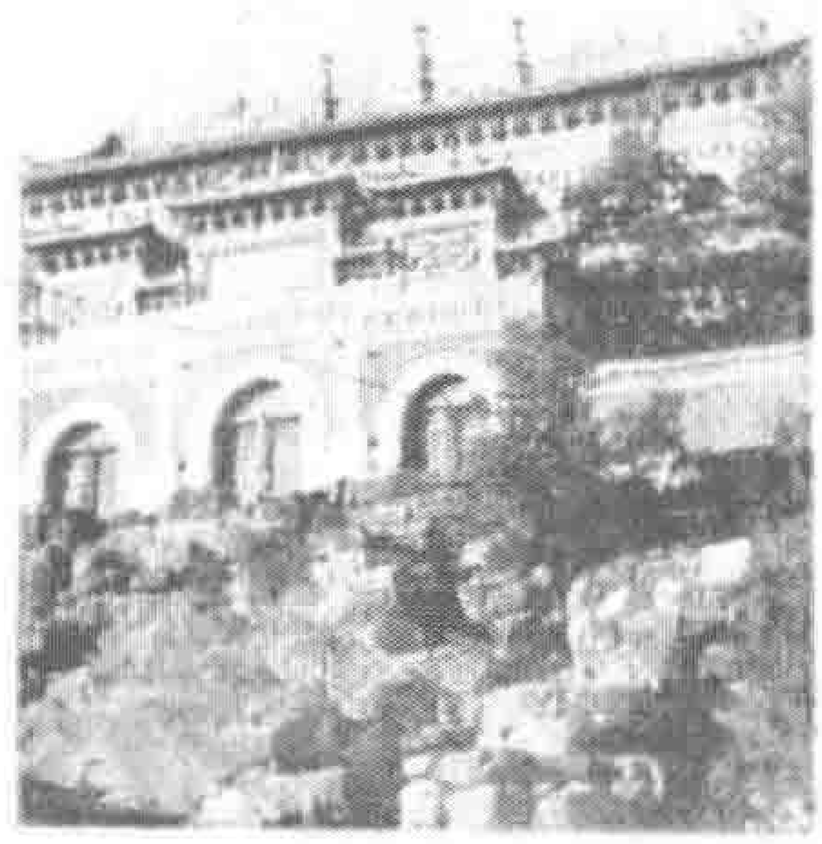
萬壽山後之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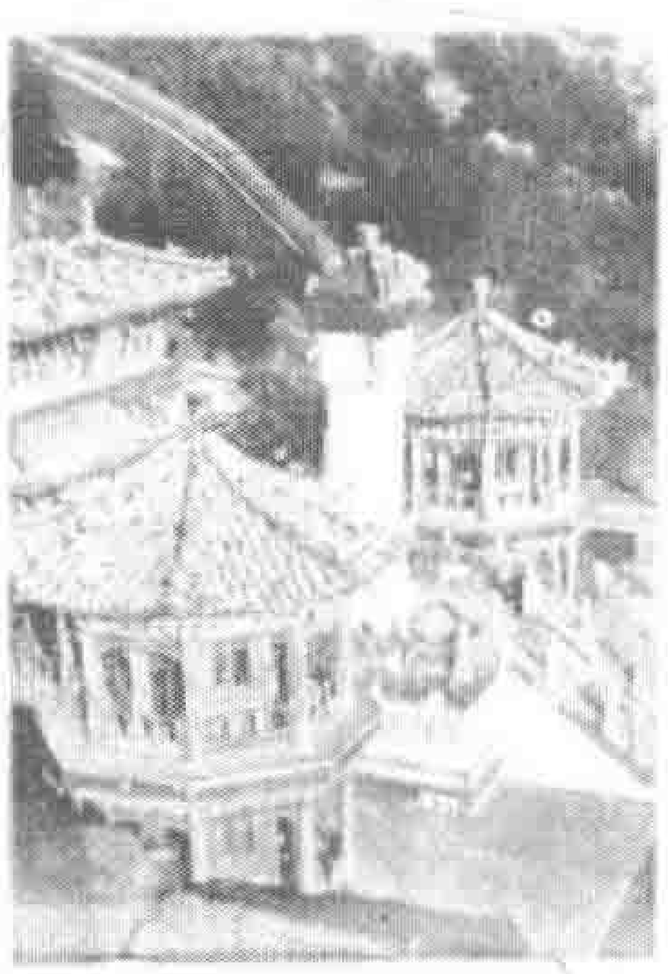
從西堤遠望萬壽山



昆明湖岸之石欄



巍峨壯麗之衆香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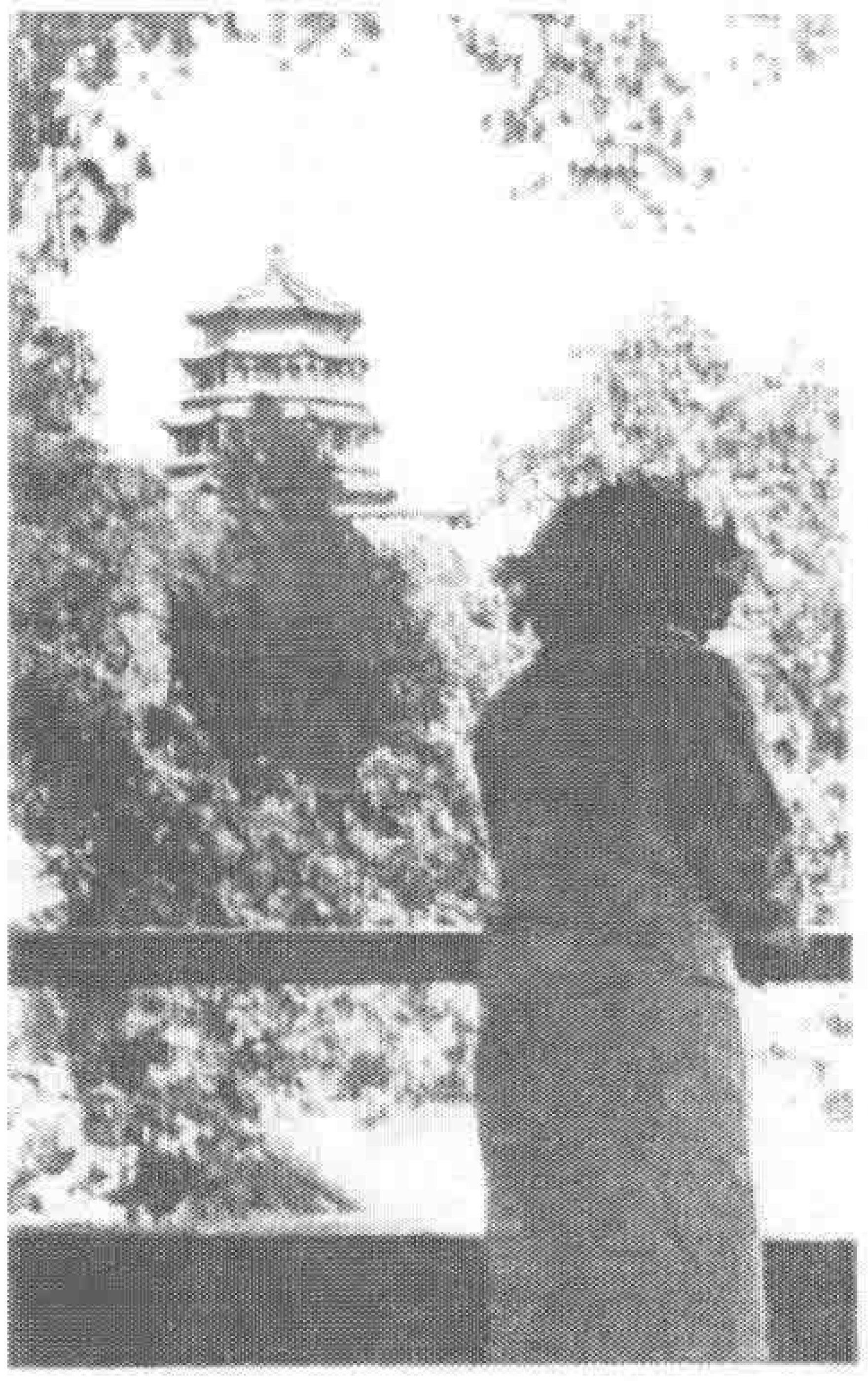
在佛香閣東之轉輪藏



西堤遠望之萬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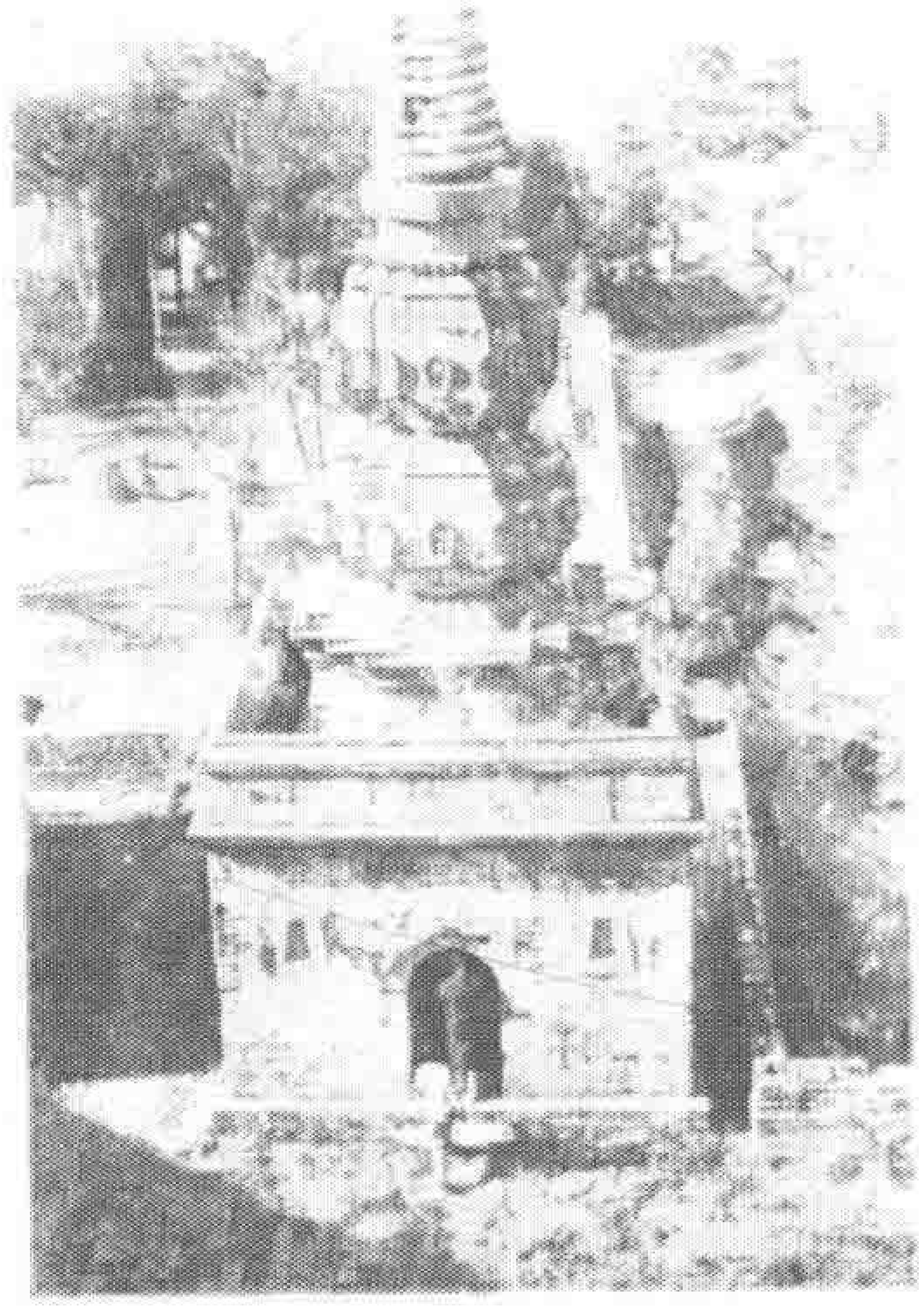


萬壽山旁之石橋



從景福閣遠望萬壽塔

萬壽山後之浮圖





景福閣



從萬壽山俯望昆明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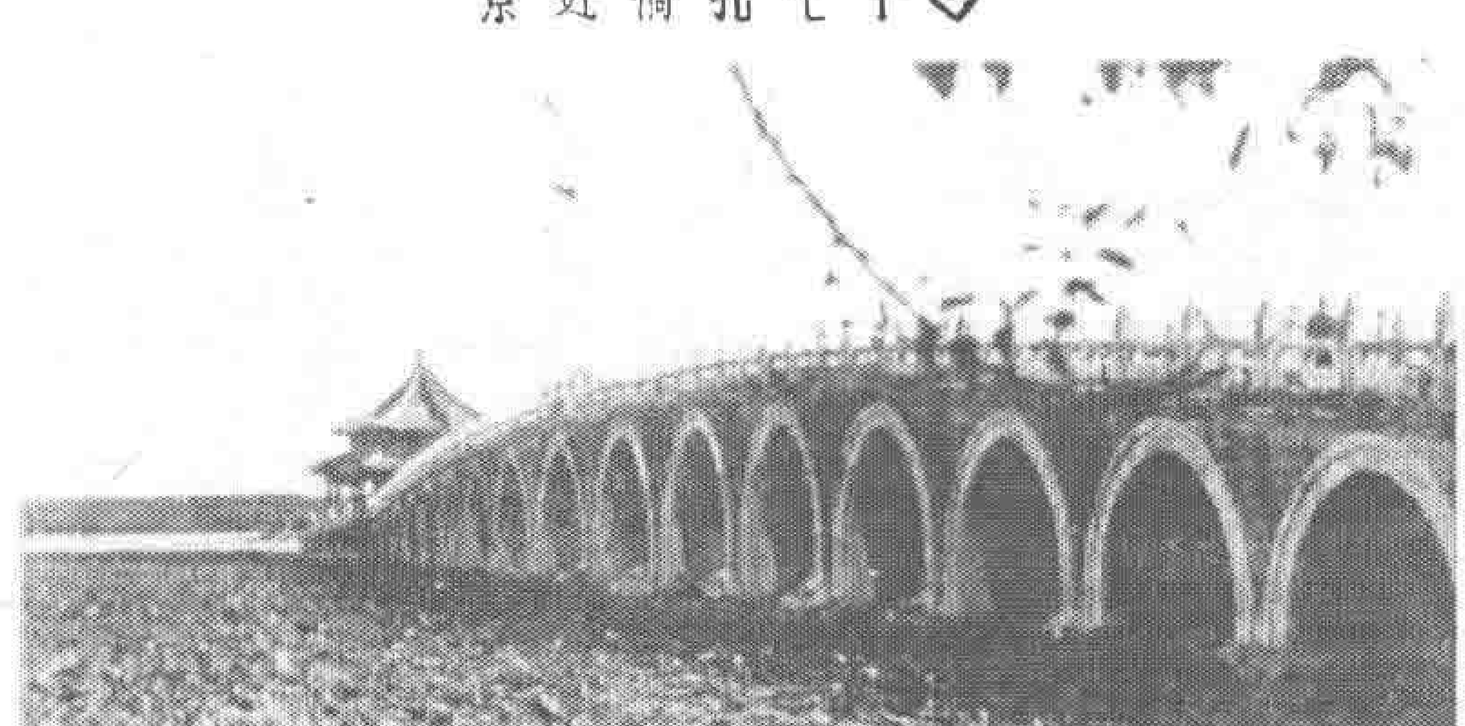


十七孔橋之遠景



萬壽山後之幽徑

十七孔橋近景



安慶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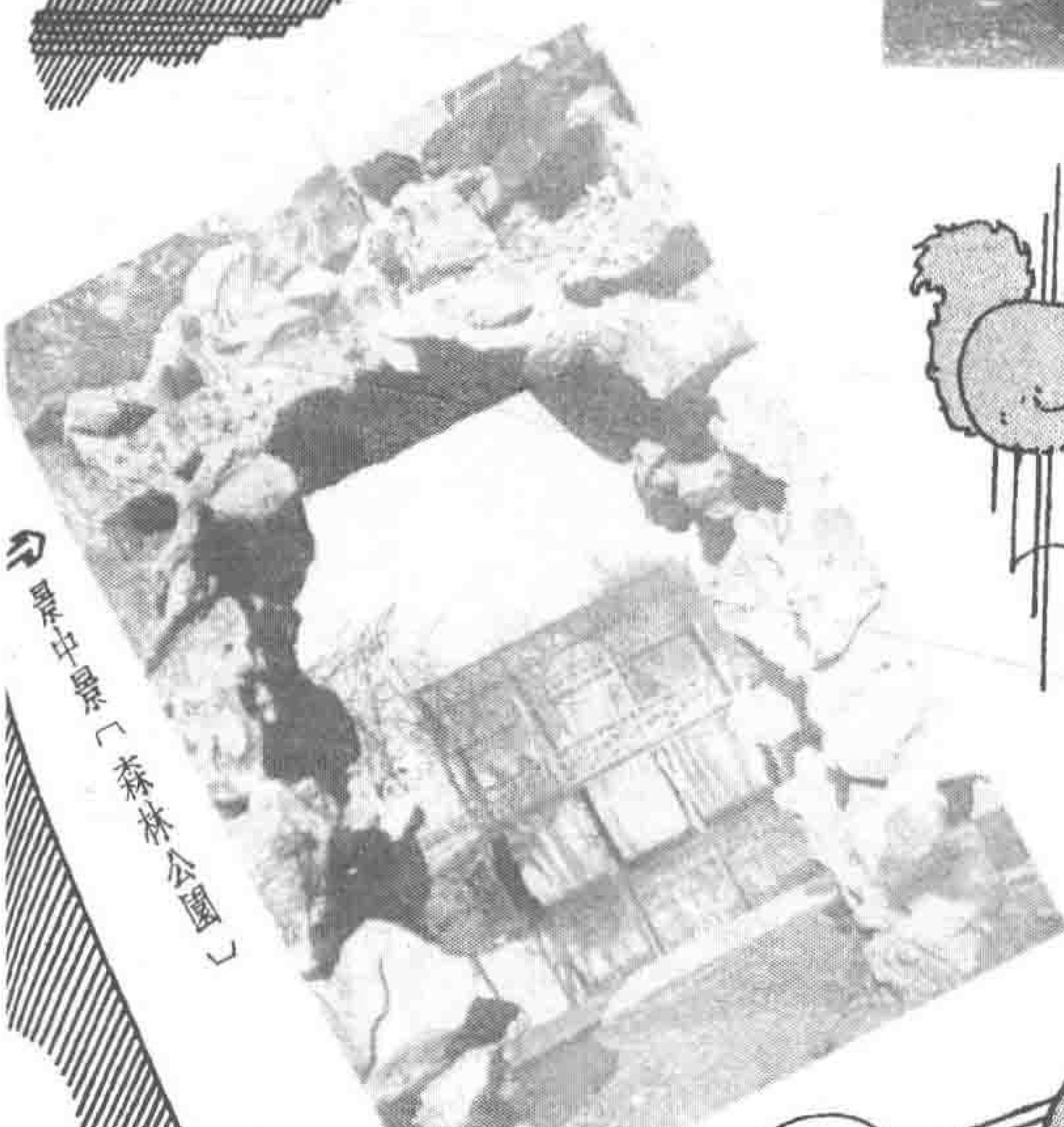
黃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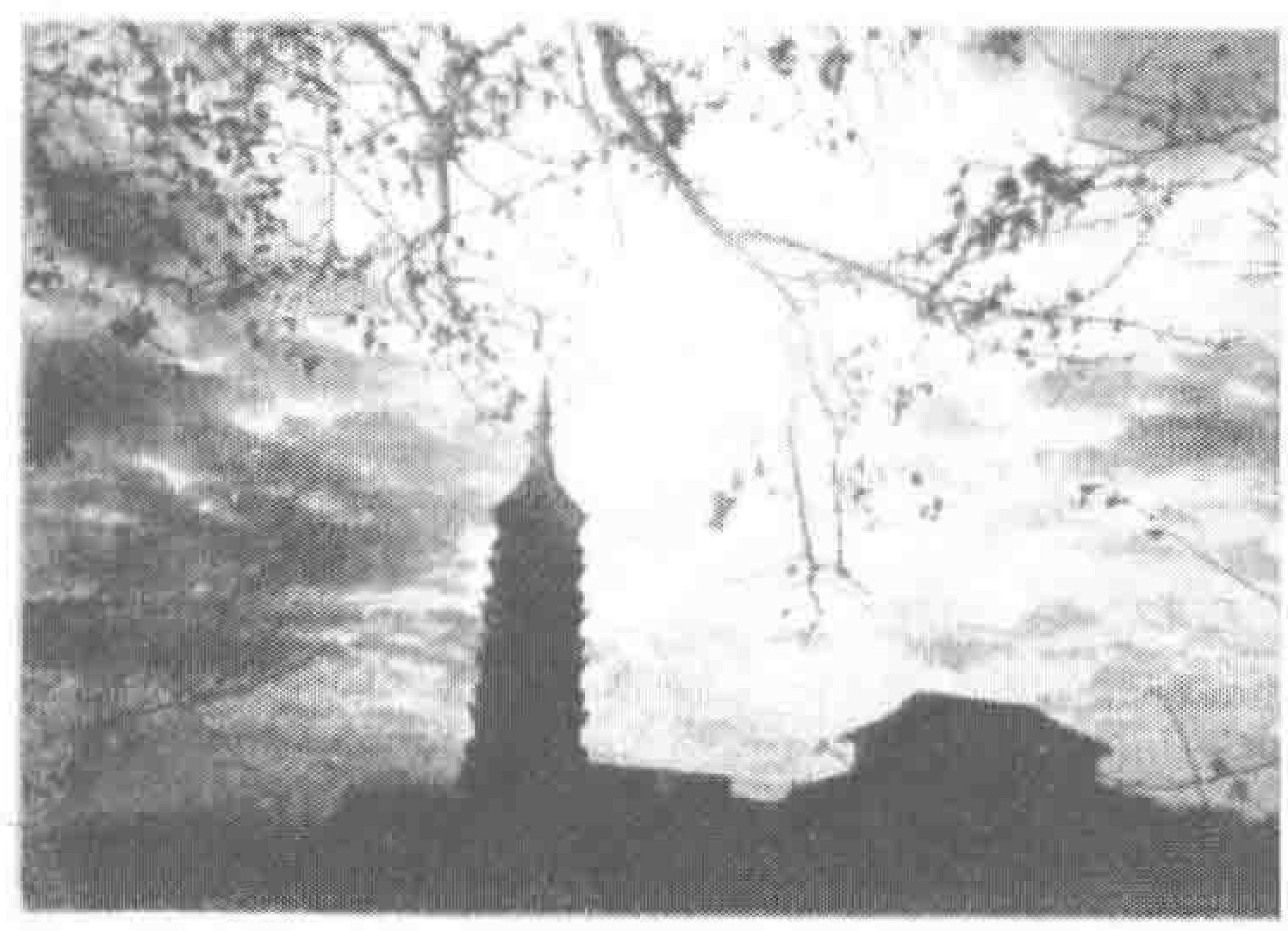
迎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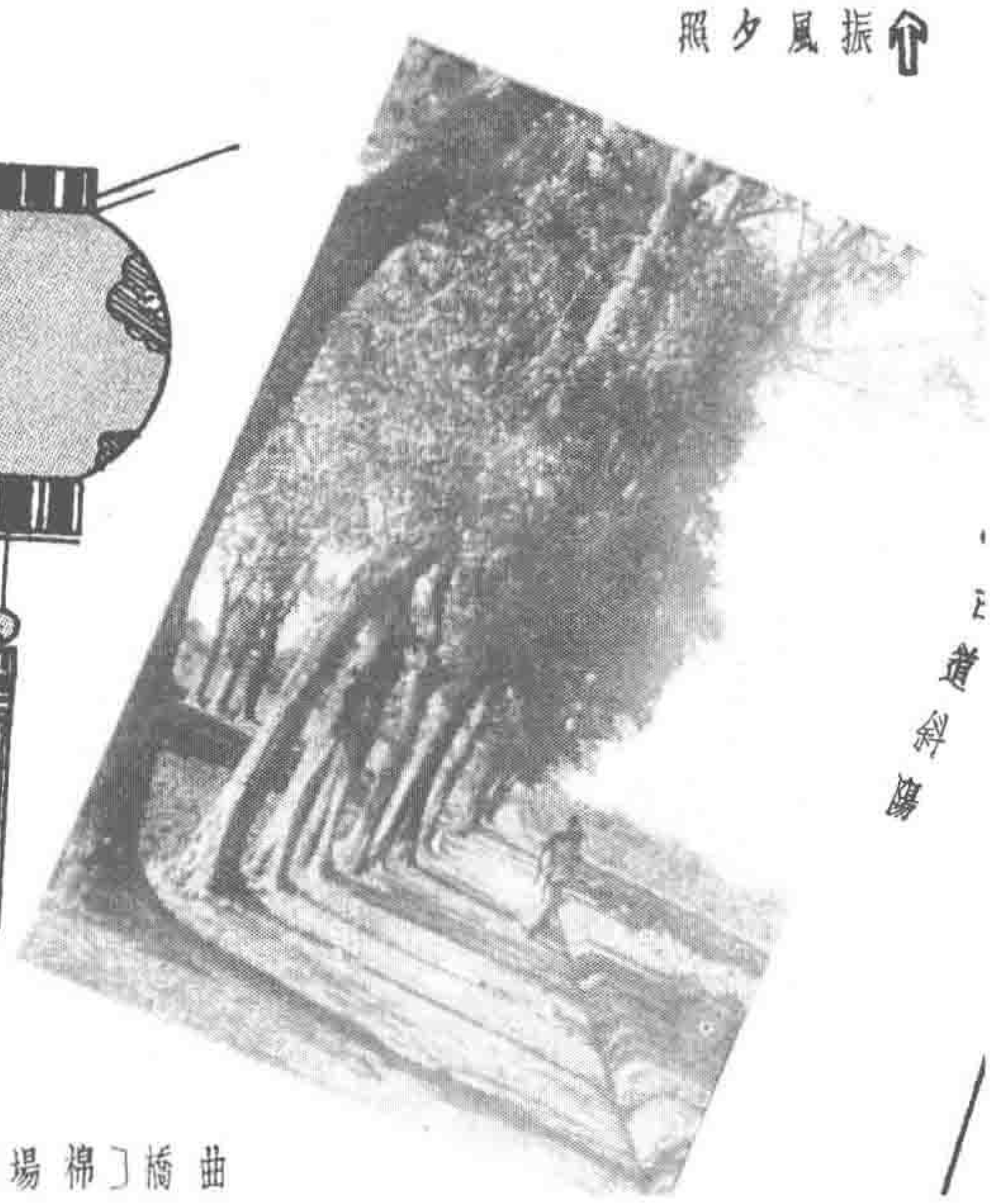
江山風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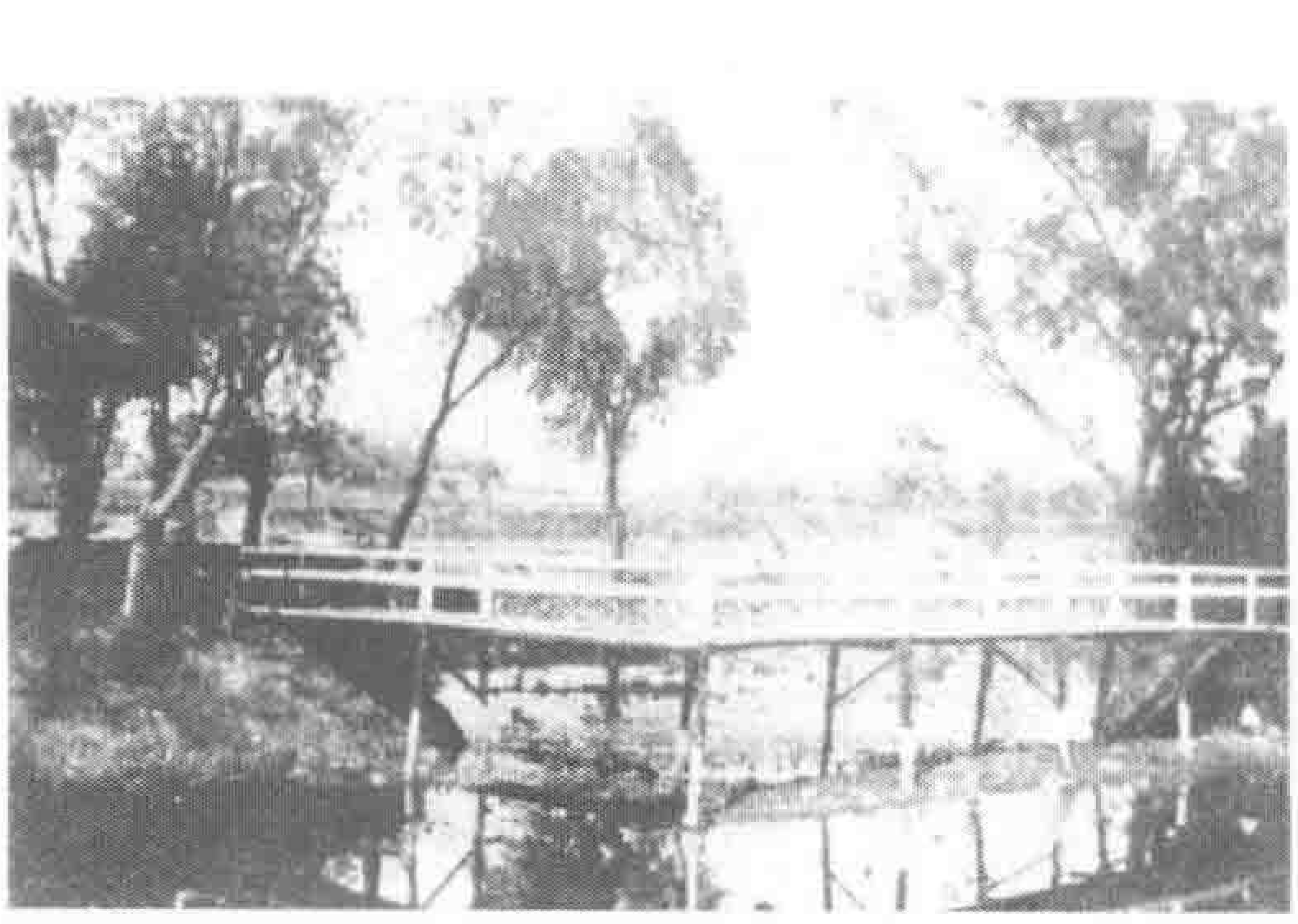
景中景〔森林公園〕



振風夕照



古道斜陽



曲橋〔棉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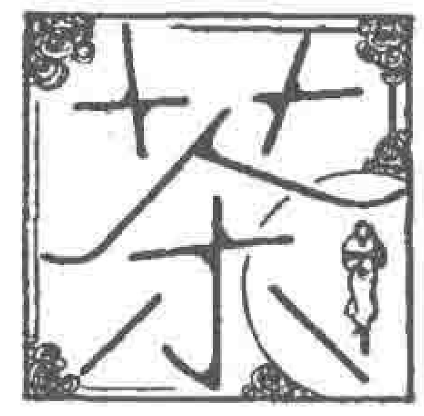
東茗小品

余大雄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上海洋莊茶業公會派遣洪純之，宋啓範，陶振舜，李乃昌，甯蔚廷，胡澧之，余穀民等七人，到日本攷察茶業。我既是攷察團中的一人，當然跟着大衆到各處品品東茶，研究些科學化的新茶經，可記載的談話報告，卻也不少；在我個人呢，已足足十五年沒有東渡，民十二大震災以後的日本物質進步，民二十東北事變以來的日本人精神變化，若與清末民初的時候比較，更處處令人感覺異樣。我們自一月六日出國，二十五日回滬，來往僅二十日，在此短期間的旅行中，我得閒便寫日記，除瑣細的茶業調查外，游歷聞見，亦得到若干材料，拉雜發表，不成文章，聊供補白，並博諸大旅行家一笑。因爲茶是刺激品，東茗尤足使國人醒睡，這次東游目的又是茶商考察茶業，故便以東茗小品名篇。

▲二十六年一月六日星期三晴

中國旅行社的便利—船上要填寫各種的表—攜帶照相機很多麻煩暈船藥不如鹹橄欖？



業攷察團一行七人，在數日前，便託中國旅行社買船票，定艙位，決乘今晨九時開行的日本郵船會社連絡船上海丸起程。昨夜，旅行社還派員至各家，先運行李上船，晨間八時，我很從容地乘車到虹口匯山碼頭；上了船，在入口處有船員立小案前，指示圖上所繪船客艙位；我們一行，在艙室會齊。行李不拘大小，均已置在牀底榻下，所發貼「需用」Wanted與「不需用」Not Wanted的條子，不必發生效力，取物更覺便利。我們便至艙面與茶業公會代表，新聞記者，以及親戚朋友話別，八時三刻，一棒鑼聲，送行者均登岸，船便在奧綸聲 Auld Lang Syne 離曲音中，慢慢地離開上海了。

開船後，船役便送來旅客攜帶自用烟草表，及旅客攜帶品申告書，請乘客一一填寫，如有照相機。尤須註明。填寫既畢，見梯側懸有通告牌，說是護照在喫烟室檢驗，偕同行諸君去看，果有一個長崎縣警察署吏，正驗西人護照；我們卻另發給一種空白表格，叫做中華民國人民入國申告書，所填爲姓名籍貫年齡職業住址諸項，因非學生，不必提出證明書。不久，又有日本稅關關吏，到艙室查驗箱籠，並蓋戳於紙烟罐上，分貼驗訖小條於行李及照相機上，以上種種手續，費去時間不少，絕好的黃浦江景，都沒有去領略了。有人問，日本沿海的要塞地帶，一概不許拍照，船上貼有繪圖通告，是不必入國問禁的，爲甚麼攜帶照相機要特別注意呢？聽說：因爲歐美製

的上等照相機，在日本徵過重税，定價極貴，税關特別查驗，不外防止走私的緣故。至於捲烟限制，在船上固不妨多吸，上岸限攜紙烟一百枝，錫茄五十枝，逾額徵税百分之一二百不等。我還記得十數年前，日本電報通訊社社長光永星郎氏，他的錫茄烟癮是很大的，自歐洲回去，經過上海，上船前，把小盒錫茄，都送給上海的朋友，他自己帶着十盒，每盒只有五枝，却枝枝粗如德國香腸，長約八九英寸，不曉得在那一國定製的。想當時他過關時，因爲亦只攜帶五十枝，沒有什麽留難罷。

午餐的時候，船已出吳淞口，漸漸覺得頭暈胃翻，急回艙服麥刹塞爾 Mothersill's 暈船藥紅紫各一粒，因沒有詳看服法，服後毫無用處，又忘却攜帶鹹橄欖，並多吃了湯水橘子。自此靜臥，不敢坐立，偶起巡視各室，同伴亦多和衣而眠，是日未寫日記。

▲一月七日星期四晴

進長崎港免除驗疫—長崎領事館的今昔—久違了四海樓—到處流行支那蕎麥麵

早晨六時醒，上海丸猶自隨着海浪顛簸擺動，姑且閉目養神，像小孩臥在搖籃裏一般，昏昏地不知道是睡是醒。船上通知進餐，是一個侍者敲着洋琴遍走各室一遍，比往日搖鈴敲鑼，彷彿高雅得多，這時候，却像水滸傳的李逵，聽不慣這種鳥聲息，聽了愈覺心煩。

到了十時半，甲板上面，乘客漸漸的會集了。可愛的冬日，在碧浪裏射出一條條的金線，海鷗成羣在青天白日下飛着，忽遠忽近，對我們坐的上海丸，作詳細的鳥瞰，好像飛機偵察軍艦一般，海鷗是去陸地不遠的，不久果便望見長崎口外的五島了。從五島進長崎港，還須經過點兩多鐘，我們便聚在吸烟室雜談。一個日本客人，誇讚這兩艘聯絡快船——上海丸與長崎丸——的好處，便是進口不驗疫，上岸税關不

茶葉考察團七人



再查驗行李；我們雖覺得驗疫原是多事，查貨也太認眞，但能免除這兩種麻煩，亦便覺得很好。



從上海丸望碼頭二樓

進了長崎港，遠眺三菱造船所等建築，比往日似又繁盛些，那凸出的出島岸壁，經過二十年的計畫，已建造成很大的碼頭貨棧了。碼頭後面，還留着一塊空地，大約還得建築房屋。船泊碼頭以後，承我國駐長崎隨習領事王廷璟先生來接，我們跟着上岸，走出碼頭，過鐵橋，到常盤町長崎領事館，拜訪領事任家豐先生。任王兩領事，都是幹練明朗的外交家，凡到日本游歷的人，若過長崎，很可到領事館去領教一番。說起長崎，是很令人感慨的，甲午戰爭以前，我國駐紮長崎的官，叫做理事，領事館叫做理事府，出門固是敲鑼喝道，在府還可設座問案，戰後便變成尋常的商務外交官了；但在十幾年前，我經過長崎的時候，還見當門高懸着「長崎理事府」的舊牌，如今已不知於何年月日撤去了。但據任領事說：長崎人對我國人，感情還比較的親熱。九州各地的華僑，尚有兩千左右，長崎亦還剩五百，漸從海岸附近，搬到新地一帶居住，做的買賣，却祇輸出些紅木傢伙，輸入些東洋雜貨，我們沒有時間去訪問僑胞，亦是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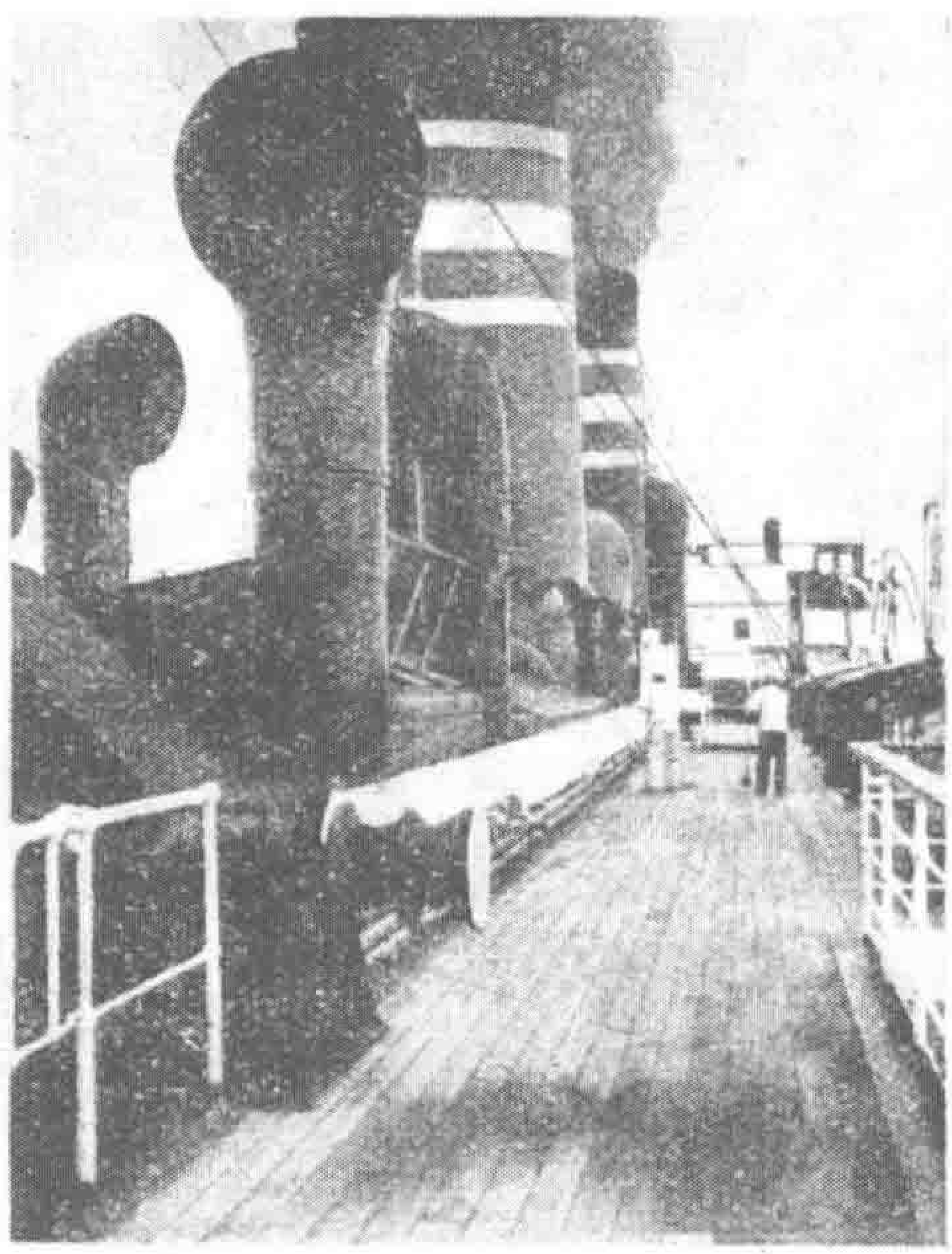
從領事館辭別出來，轉灣向熱鬧街市走去，很容易望見福建人陳某開的支那料理四海樓，這樓在前清光緒二十幾年便已開設，小吃要算「支那蕎麥」的生意最盛，蕎麥便是蕎麥細麵，以前祇賣日金十錢一碗，這天壁上貼着長崎市純食堂組合，市南食堂組合，瀏稻佐（地名）飲食店組合的共同通告，聲明物價暴騰，價目改正，支那蕎麥須賣十五錢以上。然而那種清湯叉燒麵，依舊還爲日本士女所歡迎。我們回到船上，晚餐特菜又是支那蕎麥，大家都點着吃。我們在長崎市，僅遊覽了幾條舊式的街，便忽忽地回船，長

崎士產，不過玳瑁珊瑚蚌殼製的器具，各店都有虛價，船上臨時擺着兩三個地攤，亦出賣玳瑁蚌殼等貨，並有日本朝鮮僞國的舊郵票，不但虛價幾倍，貨都不甚可靠，旅行者還須注意。五時，船又開行，出長崎港便沿海岸北行，又少動，幸不暈，習慣成自然了。

▲一月八日星期五晴

關門海峽與瀨戶內海—水果一律不得上岸—駐神戶總領事館—神戶保持地位的緣故—寢台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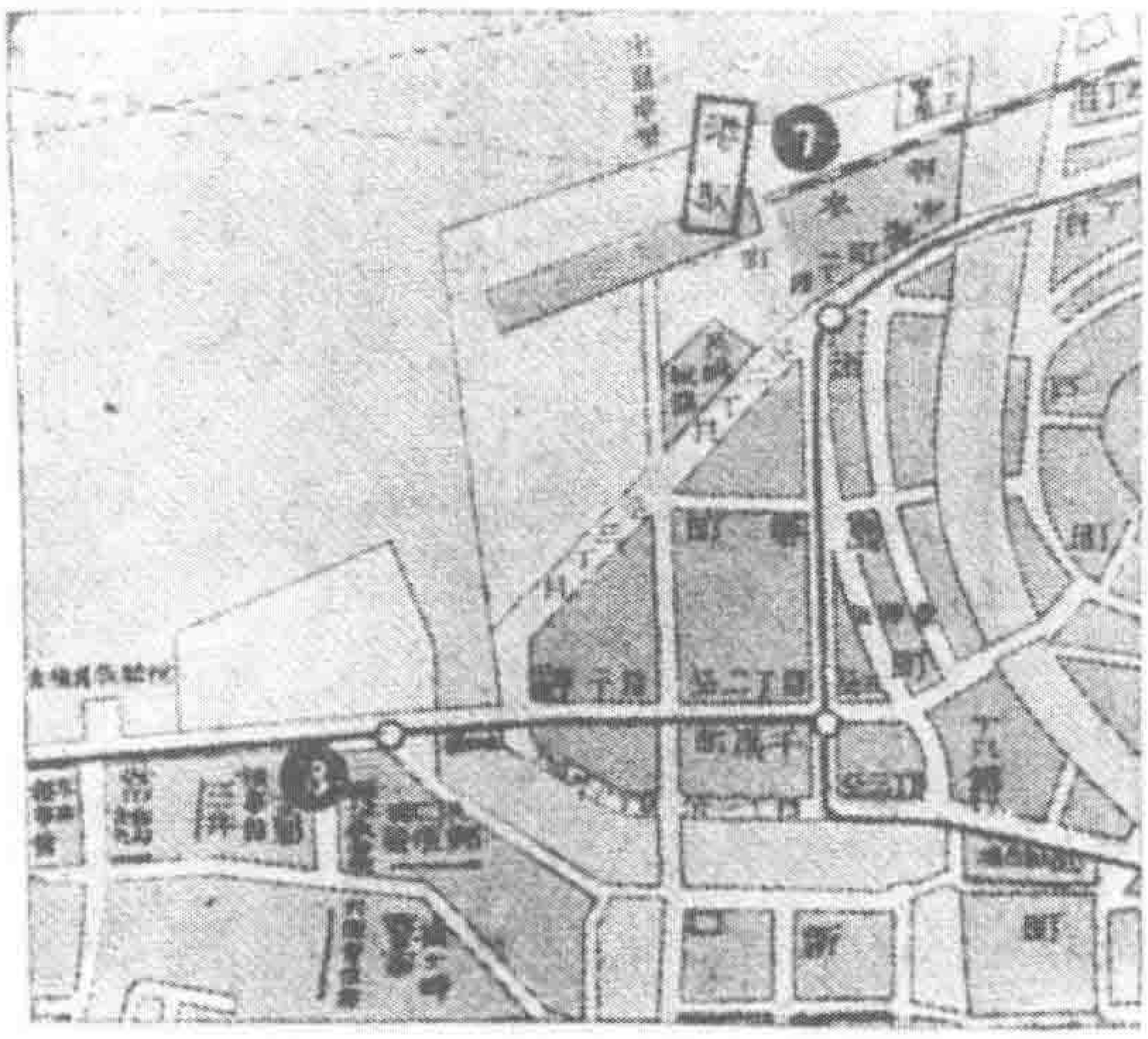
晨二時，船入關門海峽，並不停，披衣起視，右爲門司，左乃下關，下關一名馬關，其上有甲午戰敗李鴻章簽定和約的春帆樓，門司已成三島與朝鮮半島間的要道，在歷史地理上都極重要，這夜，唯見兩岸燈似星點，閃閃作光，萬千感想，一時畢集；進峽後，彷彿在長江裏行船，毫無波浪，回室酣睡。八時起牀，已到瀨戶內海，眺望兩岸羣島，如入畫圖，有人說，這處風景，比日光，箱根，熱海都好。午餐前，又有神戶水上警察署吏來請一行塡寫調查表，餐後因將登岸，收拾行李，同伴所攜蜜橘兩簍，均爲船役持去，因爲日政府絕對禁止外國水果進口，說是有礙衛生，實則爲着保護其國產水果的銷路，多量輸入，則像紙烟一般科以重稅，少量不如老老實實拿走，若一定要搬上岸，稅關上說出稅額的數目，一定使你吃驚，那時一定很費躊躇，還是納稅的好？還是拋棄的好？



船上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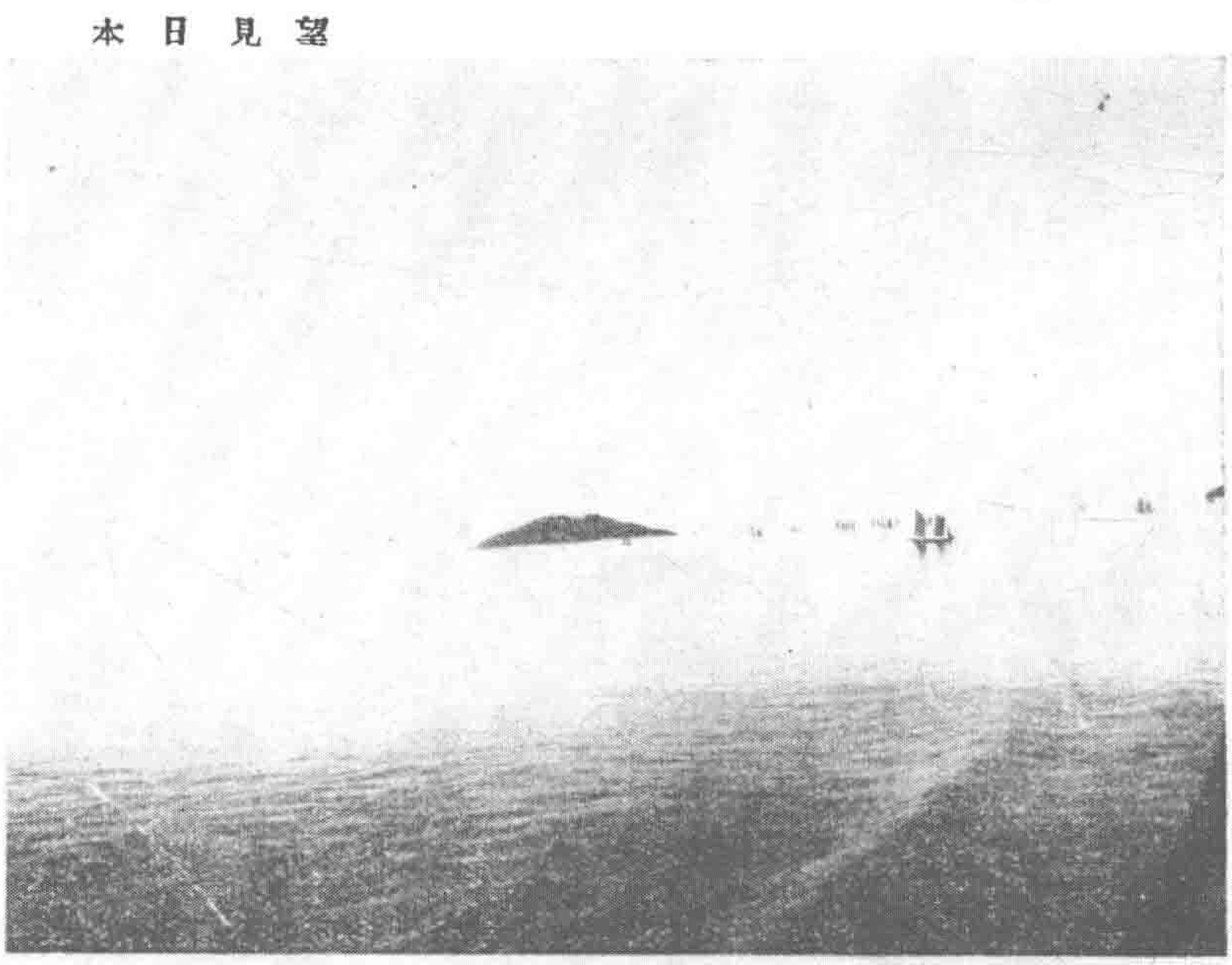
下午二時五十分，船到神戶。日本人從上海長崎到東京，大半在神戶上岸，換乘火車，不肯更乘船到橫濱，躭擱日子，沿途寂寞無聊，並且常遇風浪，所以兩艘連絡船，都以神戶爲終點。我們承許大使的照顧，船靠碼頭後，便有駐神戶總領事館魏錫賡領事，孫嘉燮副領事，帶着耶馬多（大和）旅館一個館員，上船招待，極可感謝。上岸時，行李雖不查驗，汽車過碼頭出口處，却有稅關關吏多人，攔路盤問，並將照相機查驗過，始放行。我們在耶馬多旅館，喫茶休息，便到總領事館拜謁王守善總領事，我們決定乘夜車東行，臥車舖位是要預定的，承總領事館爲我們定好上下七舖，臨時耶馬多旅館館員又去代買乘車證，普通快車證，寢台車劵，一共三張一套，因爲還有兩小時勾留，姑且去看神戶市景。

神戶是日本最大的水陸碼頭，幾十年來東邁橫濱，西超長崎，雖有門司港崛起，直接與滿韓聯絡，神戶尚能保持地位；聯絡船原只往來上海長崎間，除了趕路的客人多不願在門司下關過海換車，兩船畢竟還開到神戶，亦可見神戶的魄力了。神戶市上，以元町通及新開地為最熱鬧，我們限於時刻，只在元町散步。元町直街，車輛不許通行，橫街却有汽車來往，街上行人，便可慢慢地觀望，不致躭驚受怕，因想着國內，上海除着城隍廟，還沒有禁止車輛的街道，別埠街市，又太缺少車輛，都不完美。七時二十分，我們集三宮車站，離神戶東行，行前買日本鐵道案內一厚冊，這是很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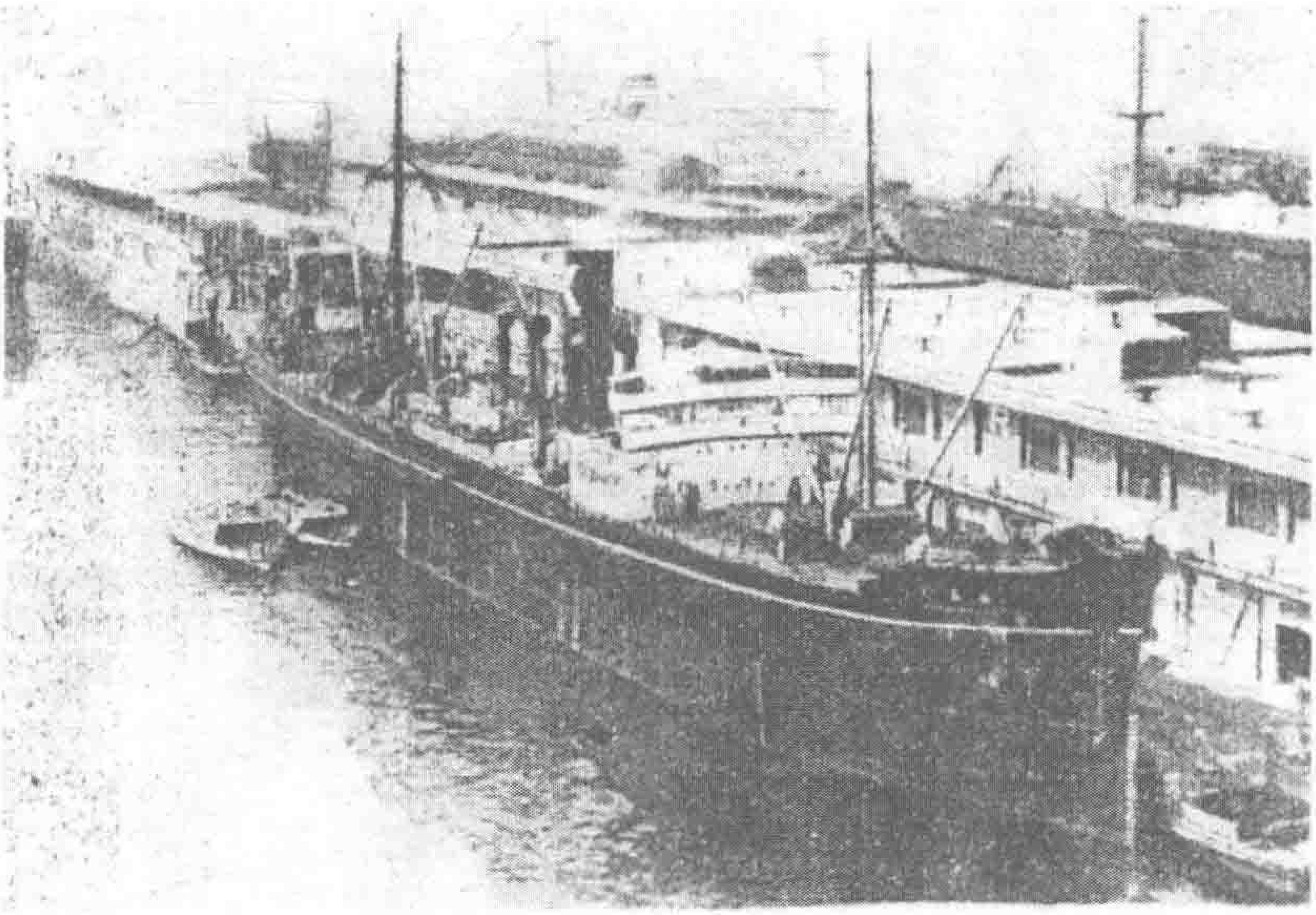

從碼頭至我國長崎領事館

日本火車，因為鐵路都有複軌，素來是絲毫不脫班的，大可在開車前十分鐘，趕到車站。車站在平地，火車都在頂上開駛，自然是為免除鬧市舖設鐵道的緣故；我們登石級，上月台，月台上有一所長狹小室，四面都設玻璃門，客人坐在室裏凳上待車，車到，慢慢出室上車，遮太陽，避風雨，都宜內地小站，大可效法。我們坐的是二等寢台車，車廂兩邊，擠滿上下舖位，起坐大感不便，吃烟還須到室外一條只容兩人坐的小凳上去，一行都悔沒有留幾位買散座票；寢台車的窗，都被臥舖遮住，更不能看風景，買食物，我們祗好到食堂車裏去，吃些雜食，坐坐到十一點鐘，食堂亦便結束，

望見日本



祇好回鋪高臥了。神戶接着日本最大工業區的大阪，及建都幾千百年的西京，可以算是一個門戶沿途過大阪經西京，都非常的繁華熱鬧。大阪站上，擠滿了時髦人物，西京則遇大羣男女，送一個壯丁入營，持旗歡呼，聲蓋汽笛，日本軍國民的精神，還維持着，行頭妝束，却比日俄戰爭的時候漂亮了。是夜，宿車上，但時時因開車停車的震動而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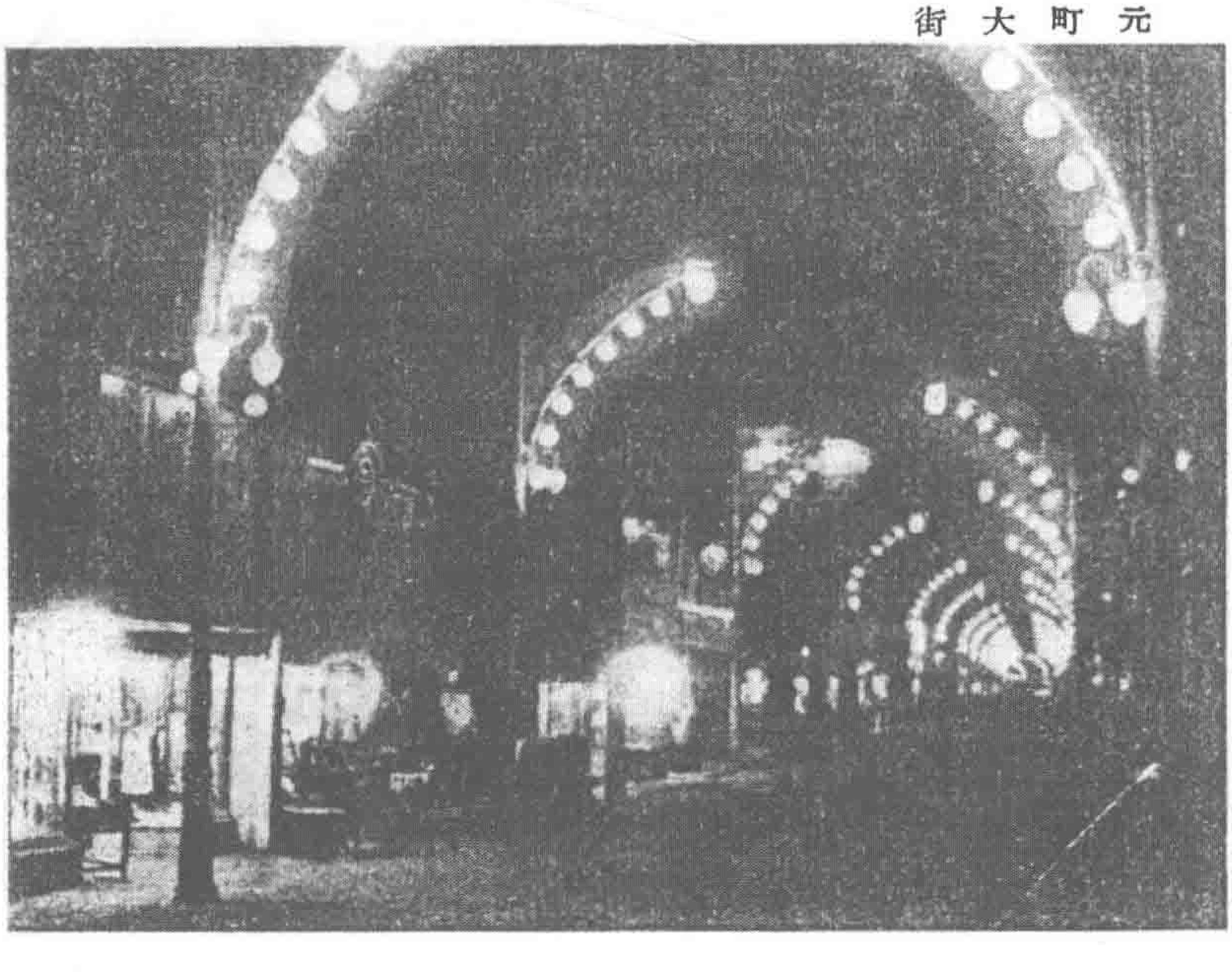


神戶碼頭

▲一月九日星期六晴夜雨

旅行異地，坐夜車最不相宜，沿途的好風景，都在昏睡中放棄，豈不可惜；昨夜，我們已在客夢裏經過岐阜名古屋豐橋濱松靜岡許多名地了，我們在曉色朦朧裏起來，洗面吸烟，收舖理物，車廂裏亂到一團糟，那車上的給仕，還忙着替客人刷衣拭帽，博服務的外快，業已聽得站上悠悠

元町大街



地呼着橫濱地名。橫濱東京間，原隔着蒲田鶴見等幾個小鄉鎮，如今却房屋，連成一片，火車電火汽車來往，絡驛不絕，不久，便入了大東京市的區域，七時正，我們到了東京驛了。

東京經過大震災以後，重新改裝，小巷雖還保留些日本式舊屋，大街都是歐美式的建築物了。我們下車，承許大使派祕書黃伯度柳汝祥兩先生迎接，一行便進了山王旅館；這旅館亦很著名，去年二二六事件，日本少壯派軍人大鬧東京的一役，曾占據全部作爲大本營的，若叫汽車到 Sanno Hotel 不必說在何處，少壯的汽車夫，自然會開回旅館，我國游歷家，在東京大半住在山王旅館或萬平旅館，Banpei Hotel 兩處，隨是可以遇着僑胞，英語亦可在此通用，差不多可以算是國人最多的上等旅館了。我們在旅館休息片刻，便到麻布區飯倉片町中華民國大使館，拜謁許大使，表示敬意謝意；這天晚上，更承許大使設宴款待，一行非常感謝。我們乘的汽車出入大使館，館裏日本崗警，看見是中國人，毫不盤查，這種平民態度，是各國使領館所罕見的，聽說亦是許大使到任關照的一樁德政。


神戸三宮車站前上下交通

這天是星期六，從大使館辭出後，其他各機關，下午多不辦公，我們便決定偷閒游覽；因爲東京最熱鬧的大街，要算銀座，便乘汽車到新橋，步行銀座大街，一條直路，過京橋日本橋，巡到三越吳服店，照這樣招搖過市一番，東京市面的精華，總算大致領略的了。其實銀座一帶，兩旁雖盡是高樓巨廈，大店小肆，亦不過比上海南京路稍爲寬闊熱鬧些，空中飄着幾個大汽球，垂下廣告長條，少覺別緻些，看慣了效力亦便有限；至於三越吳服店，是東京許多百貨商店中最大的一家，近年實行其托辣斯主義，在市內各熱鬧地方，開設分店，使一般小店叫苦不迭，那三越兩字便更著名，三越所陳列的

貨物，最令我們注目的，便是他們稱爲國貨的東西，好像在上海多曾見過，上海人都當做西洋貨罷了；這一天，三越藉以號召的玩意兒，是婚禮服裝陳列會，及時代風俗展覽會；兩個會都陳列着日本婦女服裝，圍觀的婦女，不知其數，一套日本式婚服，竟需日金數百圓至千餘圓，奢侈也就可想，因爲日本人雖事事效法歐美，衣食住還主張保存舊式的好，結婚尤其尊重本國婚制婚服，或則逕自男女戀愛同居，在戶口冊註個內緣夫妻，不必舉行婚禮，要想結婚的婦女，便是偶爾剪髮，嫁前還須養成梳髻，以便與婚服適合，日本人保存國粹的精神，這不過是一個例。

三時，我們忽忽地離開那三越吳服店，乘汽車趕到九段阪上的靖國神社，去參觀神社旁邊的游就館及國防館。游就館是陳列日本古今武器及中日日俄東北淞滬諸戰役事變所鹵獲的記念品的，國防館是陳列最新科學兵器的；兩館都是日本政府奉詔設立，國人既到東京，都須去參觀幾次；游就館在明治維新時落成，大震災時倒壞，如今重建，非復舊觀，僅館前還剩中座破牆，作爲照壁，兩館四周，環列着大砲甲車，很覺雄壯，游就館的名稱，是從荀子勸學篇「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之句採取的，在他們，奮武揆文，何等儒雅。

考察團與許大使在大使館門前



三〇—一〇二

游就館與國防館的內容，不是短記可以盡述的；游就館裏共設二十室及一大陳列室，自第一室至第九室，是日本原史時代至德川時代的舊式兵器，如石斧銅劍太刀竹弓盔甲兜槍等物，彷彿在歷史博物館；第十室德川時代洋鎗，第十一室明治初期的新軍械，已甚可觀；第十二室爲中日戰役各種戰利品，所陳清兵的龍旗號衣纓帽鋼叉種種，較前似稍減少；第十三室爲日俄戰役各種戰利品，附歐戰中青島戰役，西伯利亞日俄之役，及濟南事件的鹵獲品；第十四室爲乃木大將夫婦遺物墨蹟；第十五室及第十六室，乃東北事變淞滬戰役的紀念品，列舉一二，如（一）白川大將遺影及白襯衫，（二）馬占山軍遺留之烟槍勳章襟章等三十一件，（三）太倉縣瀏河鄉義務步兵團旗，（四）十九路軍日笠，（五）紙烟罐製的防毒面具，（六）排日抗日傳單寫眞集；餘如第十七室的參考兵器，第十八室的海軍兵器，第十九室的現代陸軍兵器被服及糧秣的變遷，第二十室的航空兵器，大陳列室的各種大型兵器，眞可算洋洋大觀；但在往日，館中還有大沽砲台石膏模型，近已不見，想係遭震災燬去。其中最令我們感觸的，是有許多日本兒童，都隨着家長參觀，逐一詳問，這不但增加愛國思想，並可培養軍事常識，但是游就館是日本的特有品，一國縱不必有誇伐戰功的游就館，却不可沒有訓練軍識的國防館。



大使館門前之許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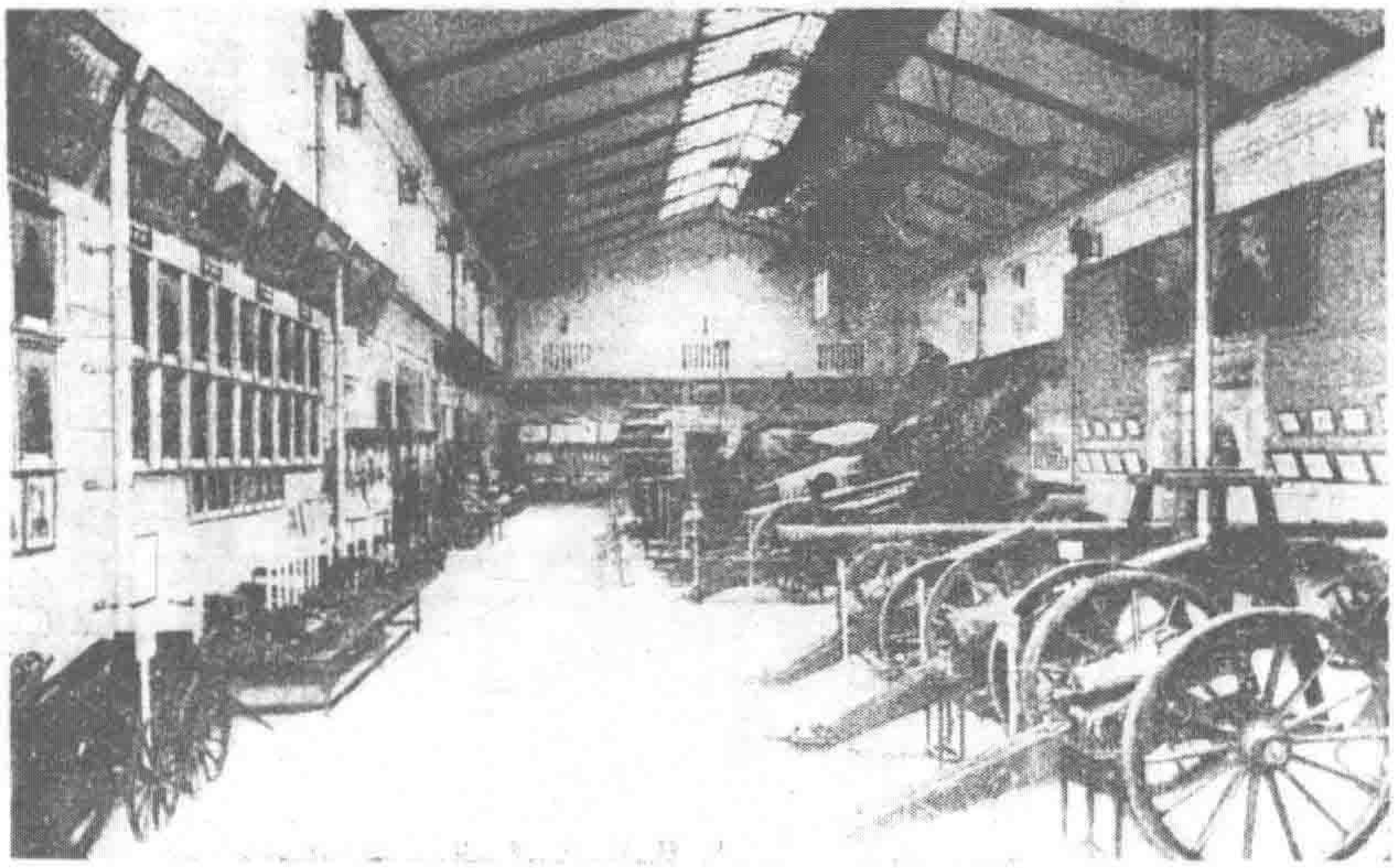
國防館是近年成立的，裏面亦分九室，第一室爲被服糧秣衞生材料獸醫材料等軍需品，最可注意的，是各種防毒被服着裝模型；第二室爲飛機投彈的狀况模型；第三室爲毒物標本，中毒狀態模型，毒氣用途裝瓶標本，防毒面具標本，馬犬用防毒面具模型等等；第四室電氣砲等射擊裝置；第五室高射砲探照燈等大型兵器；第六室爲空中聽音機模型，飛行機模型等國防獻品；第七室爲地下室，毒氣避難室等防空裝置；第八室爲各種科學兵器；第九室爲彈丸製造工程，槍砲內部等標本；以上僅述其百分之一，詳記是要軍事專門家動筆的，這國防館裏，亦有許多兒童，輪流爬在飛行機裏搬槍射擊，異常快樂。

我們從游就館國防館出來，大家都發生一種異感，雖還沒有黃昏，不願更遊，一齊回到山王旅館；這夜，赴了許大使的筵席，因爲天

三〇—一〇三

雨，便各休息。

▲一月十日星期日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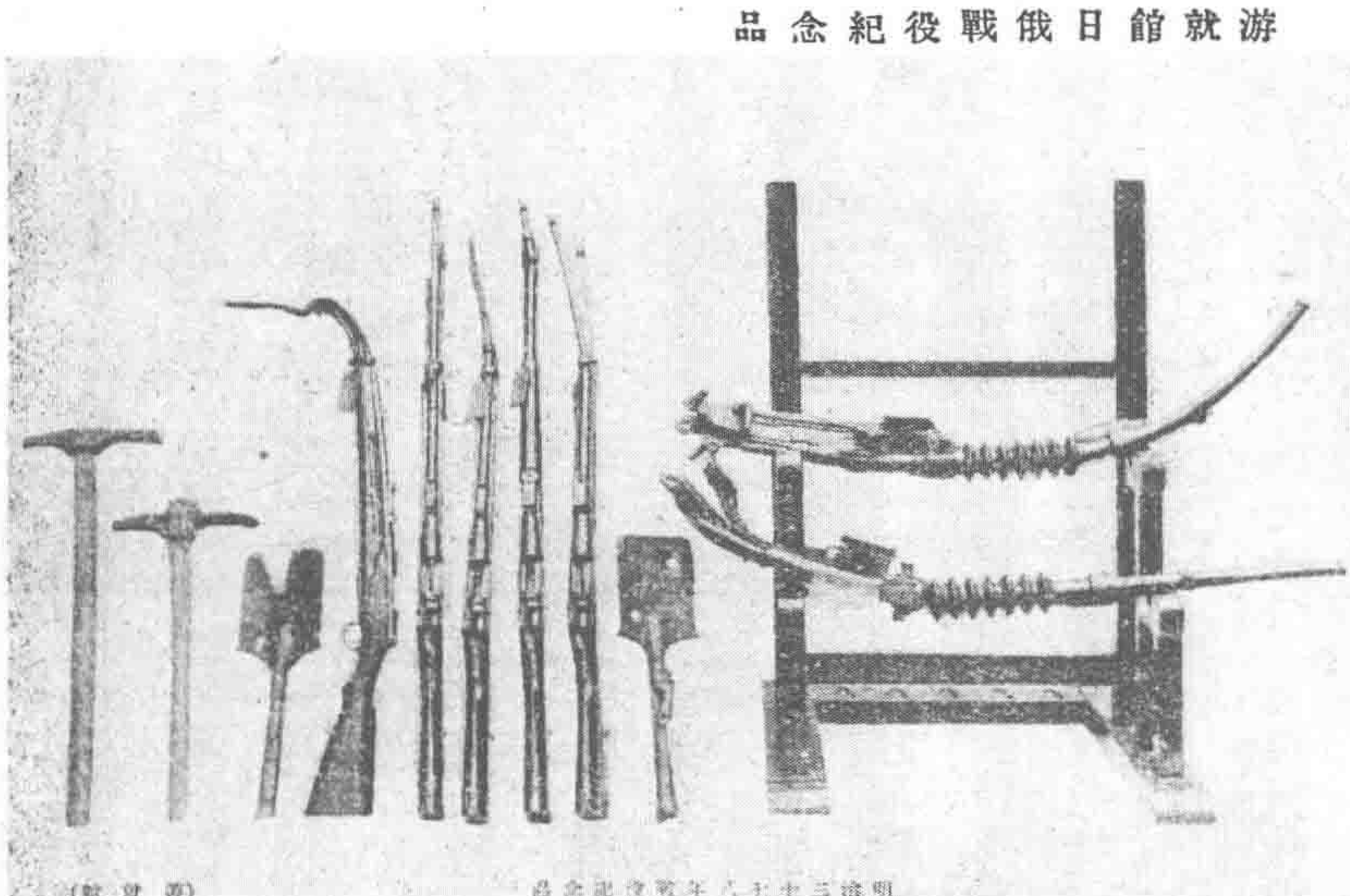
游就館大陳列室全景

新聞記者不受歡迎麼—東京男女裙子一概打倒—日本三種特別游玩場所—銀座會館大咖啡店

今天又是星期，無事可做；早晨，實名徐卓呆的李阿毛先生來訪，胖子變瘦，血壓過高的恐怖漸漸消除，大是好事；徐君在日本重做留學生，學的日本園藝盆景都已畢業，却因爲他的公子孝修，女公子孝揚，所學修造飛機，還在研究，所以沒有回國他不甚出外遊玩，說去年夏間，曾來山王旅館訪崔萬秋先生，崔先生是小說家，又是新聞記者，很蒙日本警察注意，其實崔先生是廣島師範大學出身，若說是個教授，大約東京查公（日人有時稱巡查爲查公）們便可放過了。新聞記者，尤其是中國新聞記者，在東京是不受歡迎的。

這天下午，我們去遊上野公園及動物園，公園裏面人看人，動物園裏人看動物，動物却不願意看人，都很沒趣；至於人呢，我忽覺察穿和服的日本男子，大家不着裙了，日本女學生亦穿洋服不着

游就館日俄戰役紀念品



「海老茶」的裙了，海老便是龍蝦，日本女學生往年須穿一種茶紅色的制裙，非常姣豔，男子裙帶上懸劍掛刀表示士族，如今卻一概打倒，同中國的旗袍打倒裙子一樣，這也是衣服變遷優勝劣敗的現象。

這夜，我們想起日本有三種遊玩場所，與上海不同的，一是咖啡店，二是麻雀莊，三是舞踏場小咖啡店小麻雀莊，幾於全國大都會皆有；舞踏場逐漸禁絕，現只限於東京橫濱神戶別府四處；喫咖啡雖有少婦陪坐，卻不算嫖，叉麻雀只



國防館全景

國防館中陳列之各種防毒面具



用勘帳棒，（便是籌碼）不用現錢輸贏，亦不算賭，舞踏場以練習舞藝爲名並沒坐台子買票出外等辦法亦就不算有傷風化，於是這三件事，當然不遭警察干涉，亦就可逐漸流行了。東京有很大的咖啡店麻雀莊，那舞踏場卻只剩幾家，不甚時髦，大的咖啡店，像銀座會館 Ginza Kaikan 與銀座宮 Ginza Palace 幾家，很值得遊歷家去一看。銀座會館，在銀座大街，是一幢鋼骨水泥的洋式大屋，剛進門樓下的侍者，與樓梯邊的婦女爭着請客人入室登樓；原來他們是分着風花雪月等組，像徵求隊徵求隊員一般，以能多得主顧爲榮譽的。樓上下的客廳都可容納幾百人，四面是我國火車

三〇—一〇五

式的椅座，池裏橫七豎八的拿短屏風隔離着分爲無數小間；屋頂掛滿了各種樣式繪畫的日本燈籠，點着電燈映出一種幽黯的光線，音樂歌唱，靡靡地播送出悠揚的曲調；鄰座各處，散佈着一片男女笑謔的聲浪，雖算喁喁耳語，積蚊成雷，那陣

銀座會館女招待之名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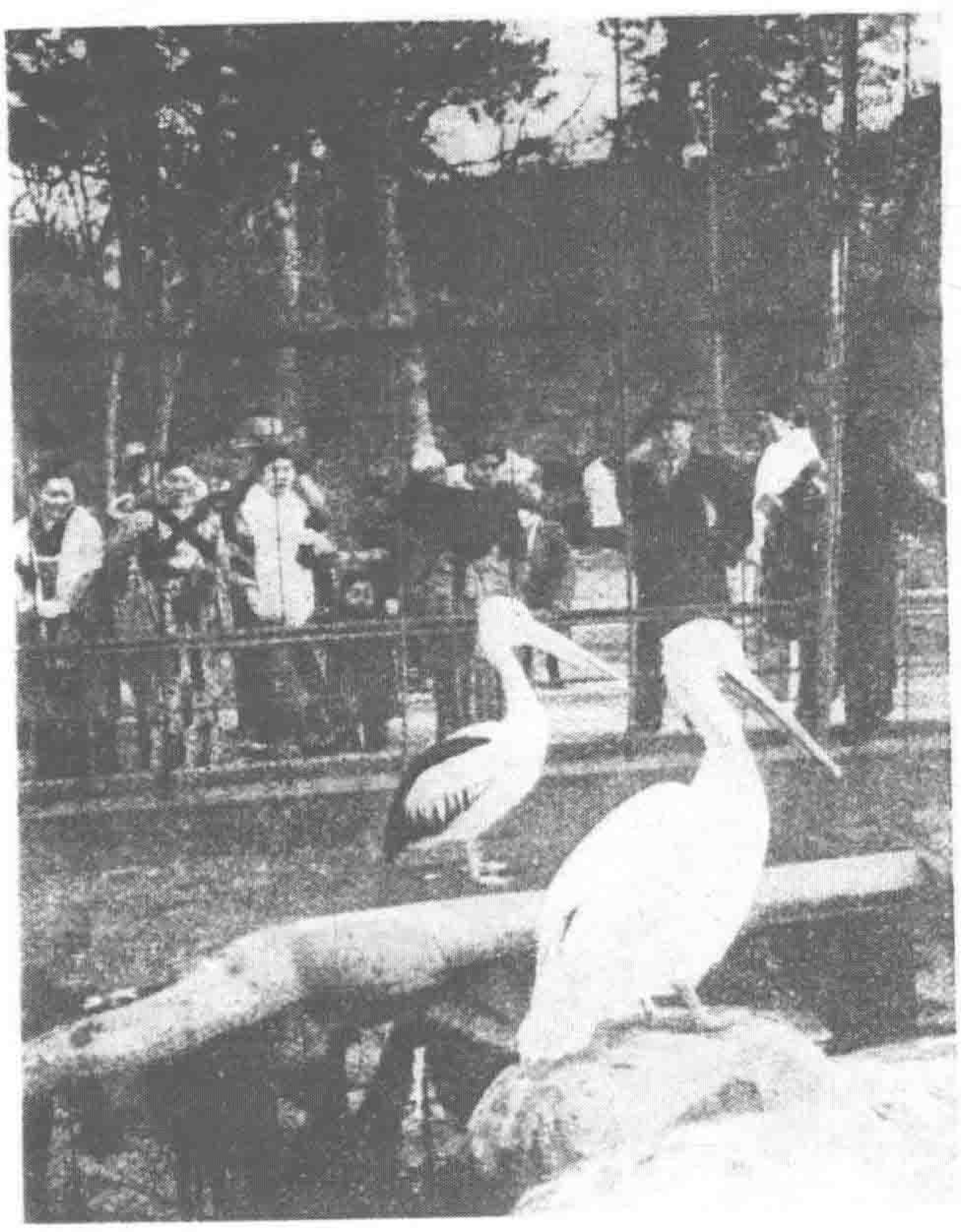


上野公園

陣烏烟瘴氣，也就殼得上茶館店的風味；我們喝着啤酒，接着名片，試問這種咖啡店的規矩，原來客人可預買服務票 Service Ticket 若干張，每張日金二十五錢，一般陪坐的少婦幼女，概叫做社交系，陪坐叫做服務，指名久坐服務須給服務票六張，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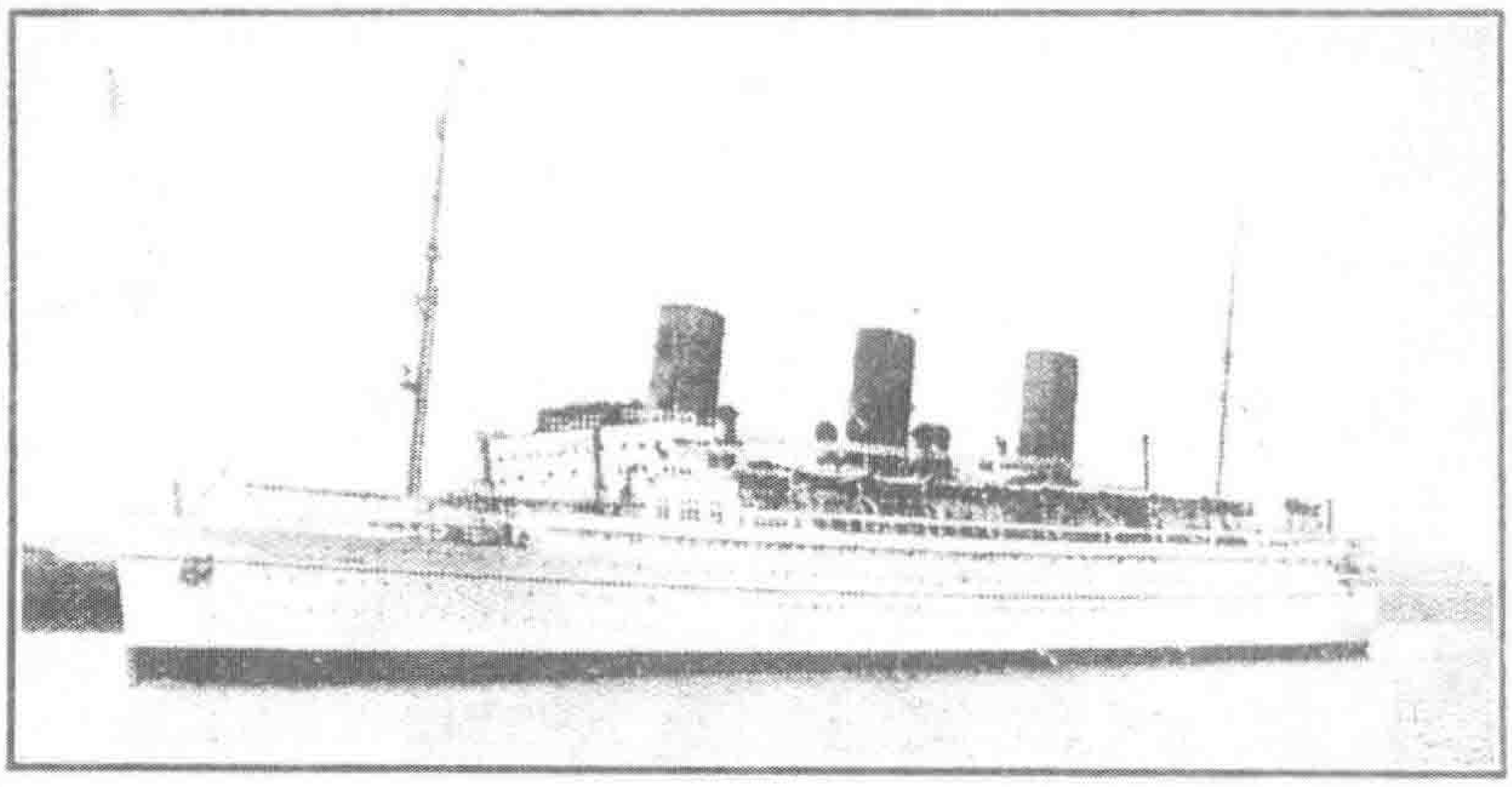
銀座宮之服務票



上野動物園

三〇一一〇六

給一圓半的代價，若無可指名的人，由會館派社交系就服務，每四個客人，照例輪到一個服務，隨意給票幾張，若臨時點一個來看看，只須給票一張，服務費好像比上海叫局價廉，但這班社交系，講起社交來，不但力勸客人吃喝，還要客人請她們吃喝，此外日政府還要徵欣興稅，差不多一成，這筆費用也便可觀了。我們連續地遊過銀座會館與銀座宮，辦法大致相同，將來我國茶館店裏的女招待，如更進一步，必定也演成這個現象。（待續）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線機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 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 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四月七日	日本皇后號
四月廿日	亞洲皇后號
五月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五月十八日	俄國皇后號
六月二日	日本皇后號
六月十五日	亞洲皇后號
六月三十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四月四日	俄國皇后號
四月十八日	日本皇后號
五月二日	亞洲皇后號
五月十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五月三十日	俄國皇后號
六月十三日	日本皇后號
六月廿七日	亞洲皇后號

亞洲及俄國皇后號不往檀香山

朝鮮風景〔譯〕〔下篇〕

陳心純

（石川欣一作）

（二）北鮮

牡丹台



是旅行朝鮮西部，便是自昔人口較多地方的人們都可以看到在低低的丘陵上面，到處都有圓形的松林殘留着。這個便是墓地。原來朝鮮人對於墓地非常鄭重，所以其餘地方的樹木縱然斬伐盡絕了，而惟有墓地周圍的松樹則依然存留在。其中最大的乃是平壤的牡丹台公園。這個公園，圍繞着箕子廟，幾百萬株的老松是響出了瑟瑟的聲音。

牡丹台公園位置在大同江畔，占地十數萬坪，包含牡丹台，乙密台等。城壁是一直蜿蜒到這公園的尾根而守護着平壤。牡丹台和乙密台之位置於鞍部的所在者，乃是有名的玄武門，作爲平壤的北門。現在看來，雖然是小得可憐的門，而在日清戰爭的當時，這乃是關係重大的要隘。留有彈痕的建築物以及大樹是到處可以看到。

在這個公園裏面，可喜的是有很整潔完美的汽車道通至各個要所，大型的汽車可以很舒適地通行，而且這些道路都具有松林之趣。

汽車道從牡丹台直達到上流的酒岩。酒岩，乃是臨憑大同江的一個巨大的岩，具有與養老瀧相同的傳說。觀光的客人們試先從牡丹台方面暫時向着川旁的丘的尾根行去，放眼眺望左右時，大概將感到一種心魂爲奪的心情吧。對岸是廣漠的大平原，飛行場哪，海軍的鑛業所哪，小野田水門汀工場哪都在着。但是，這個大平原是寥廓到使人注意不到這些飛行場等等的存在的程度。這平原是蘊藏着無盡藏的良質的無烟炭。與大同江的舟運相待，作爲一個工業都市，平壤的前途實在是大有可觀的。

牡丹台公園中之足以誇負於全世界的，乃是陳列着樂浪出土品的博物館。雖然不是十分雄大的建築，但在陳列方面却是煞費經營的。本來打算在一小時間內觀覽盡的我，幾於在這博物館內周覽了半日的功夫。眞是壯大而又典雅的二千年前的大藝術。況且，這是說明了與文化之波東漸，經朝鮮半島而渡至日本同時，那時的日本是具

有很多給與大陸文化的東西這件事實的。例如勾玉哪，直線與弧線組合而成的文樣哪，日本所特有的樣式是隨處可以看到。除了誇負祖先所具有的藝術外，我是更加感到文化移動之不可思議。

在我看來，除掉了人類，便沒有風景可言。就這個意味而言，牡丹台是當然應該包含着這博物館，樂浪以及江西的古墳的。樂浪乃是一個紅的土丘，江西的古墳，也不過是平野中三個人工的小丘，與所謂舊式的風景美固然並無關係；但是，某種場所的美，不僅是由地球表面的形貌構成，有時候是不能抹煞居住於各該地的人，有時候並且不能抹煞以前居住的人們是成爲各該勝地的重要因素的這件事實的。

渡過了大同江，暫時在塵埃的道上走了些時，便走到了小小的邱陵之所。在可以遠望平安北道以及黃海道的羣峯的這個邱陵上面，爲數超過一千的古墳是散在着。在二千年前的古昔亘歷約四百年的期間，這裏是曾經有過一個大都市的。由發掘出來的殉葬品而觀，可知牠的文明程度必定很高無疑。現在，則又陸續發掘着以大理爲邊緣的煉瓦的舖道以及溫突（床下作火坑取暖之裝置）的煙囪等。

乘着道廳的汽車前往江西的古墳。道路很平坦寬直，並有美觀的白楊列樹。江西古墳距離平壤約四十基羅。在名叫三墓里的道上，有古墳三個，兩個是完全修理而被保存在。

在一枚岩的花崗岩上，用繪具描畫出來的壁畫四神山岳，花鳥，天人等，因濕氣之故，帶一種異樣的光澤，好像是一種幻現那樣。

訪覽過了牡丹台公園，樂浪，江西的古蹟古墳，而感到天地悠久的人們，不妨再折回到牡丹台，在茶屋裏面嘗試嘗試大同江的川魚，以可憐如花的妓女爲對方而消磨片刻。

妙香山

從平壤穿過平安南北兩道的大森林地帶，而直達鴨綠江的中流滿浦鎭的鐵道，現在是祇通到途中的熙川。妙香山驛是位置在熙川的稍稍的前面，從平壤約五小時的行程。

在猶然薄暗的時分從平壤出發。火車是祇有三等。同乘的一個老人頻頻向我問話，但不懂他說些什麼。他手中執着一柄形式很有趣的小刀，時時從衣袋內取出生栗來吃。據說平壤栗的總場就在附近。

火車是進入了山中。白楊，松白樺，栗，胡桃等樹是很多。在楊柳的路上五采的旗幟成列前進着的，乃是葬儀。棺材也是用很綺麗的布包裹着。在左手的車窗際，淸川江是開始顯現了，景色很與相模川上流相似。右手很遠處是妙香山。在這附近，出產粘板岩的板片很多，多用以替代屋瓦。牠們形式不一律，大小也各異，所以日光的反射很有趣。

三〇一一〇

在妙香山驛休息片時便出去遊覽，由一個深通內地語的金某作爲引導。乘着一輛相當舊的汽車登陟香山川的磧。約三十分鐘，抵達山麓的妙香山普賢寺。寺的領境三萬五千町步，分寺二十。這些，形成了朝鮮新風景之一的『妙香山。』

古舊而碩大的建築凡四，構成了正方形的內庭。在敷着圓石的中央，白色的如來塔是在着。塔的鈴是響出一種若有若無的清冷微妙的音。此外，什麽聲音都沒有。據說，從昨日以迄今日，有百人以上的團體來到妙香山。但這些人究在那裏呢?人也不見，聲也不聽到。在內庭的一隅，是敷着蒲席而曬着蕃椒，秋之日是燦然照着。

從寺內登上山去。妙香山，大體是呈示着東西長的長蹄形。西方是空曠的，北方則有由法王峯（一三九一米突）經香爐峯（一六〇〇米突）以至昆盧峯（一九〇三米突）的岩山，南方則有由兄弟峯（一二三〇米突）以至南廡峴的峠，一五三一米突的無名峯以及一〇五一米突的虎猊峯。昆盧峯與虎猊峯之間，隆仙峯（一六一三米突）與七星峯（一八九四米突）是聳峙着。要完全登臨這些羣峯，至少需五六日。

我們决定先登至法王峯的上元庵去。

妙香山，也是花崗岩的山。安心寺，引虎台，以及某些場所，是攀援着鐵鎖而登上岩壁的。途中，有四個女人是頭頂着裝滿山葡萄的籠子而前來。我們並不休息，一口氣爬到上元庵。在菩提樹的影子很濃的庭中休息，院主是請我們用午飯。是純粹的朝鮮菜，既稀有又有趣。用完了午膳，三點半左右離開上元庵。院主無論如何不受我們的酬謝，並且送我們到庭外，合掌恭敬而行禮着。

我們在山葡萄，櫻樹呈示着鮮紅葉子的山的中腹緩緩步行，走到叫做佛影台的一個小寺。寺內老僧僅僅一人，正在整理蝦夷菊。附近的舍利塔，看來好像從馬蹄中央突出來一樣，形成了一個確乎很美觀的眺望臺。

夕陽是射滿了山谷，香山川像白金一般輝煌着。岩肌紅色，羣樹濃綠，一抹的紫烟漂浮着，小鳥是靜默着。

統軍亭

從新義州以迄義州的路，是因這次夏季的大氾濫而大大地被毀壞了。高粱的畑，竟有一片汪洋的。人們是亟亟於修繕道路，建築房屋。

在義州的街上經過時，可以看到一個高高的丘。在這丘的最高處，統軍亭是聳立在。在憑臨着河的斷崖以及丘陵之上聳峙着這種亭子的，乃是朝鮮最普通的風景。在昔日，地方的執政者以及有力者是在這種亭子上面張設賞月的筵席款待賓客的。

登臨統軍亭的人們，誰都不免要先對那些羅列在眼前的與鴨綠汇對岸的諸山而發出驚歎之聲來。虎山。九連城，五龍背，這些

的山以及岩角，對於日清日俄兩役都具有深的關係。

鴨綠江的水，航行着筏船，以及高瀨舟。白色的帆是在上流小小地顯現着。

一條黃色的路，是從一望瓦屋頂的義州的街上，登上小小的丘，遙遠地向着對方的白馬山脈消逝去。這便是京城街道。現在，新義州雖然成爲了國際道路，而在以前，從對岸來的旅人是全在義州上陸的。雖在今日，河畔也仍殘留着樓門。原來他們是穿過了南門，取道那條黃色的路而向着京城繼續旅行的。如果是賓客，便在統軍亭款待。如果是敵，便在統軍亭舉起烽火。憑着這個信號，白馬山上的白馬城便從事戰之準備。

由東京南行，這個晨間睜開了睡眼便是白馬驛。天氣雖然寒冷，但是日中的溫暖以及陽光的强烈，不愧是大陸之秋。

穿過了亞卡希亞（樹木名）森林，向着上流的九龍浦下行。一來到了這裏，鴨綠江便見得很廣，對岸的虎山也見得很大了。九龍浦，是岩壁之下的一個小村。從筏的中間一個男子是划着獨木舟而出現了。渡船是掛起了帆，但始終不航行。高瀨舟和帆船是各各沿流而下。這些船，冬季是在下流度着年，冰一融解，便盈滿了南風而遡流駛進。

小孩子在砂灘上面放紙鳶，也有在洗濯頭髮的女人，也有像抱着嬰孩一般地抱着鷄而步行着的老人。黃色的落葉松，蟲的喞喞聲。一望澄澈的大空。像這樣程度使我感到大自然的親切的，是從來未曾有過的。我坐在砂灘上而眺望那飛懸在中空的紙鳶。

目下，從新義州抵達統軍亭，約計一小時的行程。將來，從統軍亭渡往對岸滿洲方面，沿着鴨綠江而抵達安東的國際觀光路線是可以築造出來。事實上說來，統軍亭雖然位置在朝鮮，而由此眺望，却大部分是滿洲方面的風景。

經由來路而囘返到新義州，再換乘豆自動車向安東行進。鴨綠江的鐵橋，因爲銀，砂糖木棉物與酒的秘密運輸而嚴密警戒着，但我們却始終沒有遭到麻煩。從安東前進便是滿鐵。機關車是鳴響着巨大的鈴而向着北。對於日本人，這實在是一種珍奇的國境風景。

夢金浦

朝鮮，是呈示着一種有如兔子用後脚豎立着的形狀。鼻端是新義州，耳際是豆滿江的川口，釜山與木浦是脚，前脚伸出於黃海。——如果這樣描畫了出來，那麽夢金浦的位置便很容易說明。便是伸出於黃海中的前足的北側的廣大的砂濱，便是夢金浦。

京城之北，平壤附近，有一個叫做沙里院的驛。從這個驛，所謂朝鮮鐵道的這個會社線是向西分出。牠的終點是水橋，由此往夢金浦，約十五里的路程。

在晨間觀覽了江西古墳的我，從平壤馳走於林檎畑間而抵達沙里院，已是薄暮時

分了。我原想將前往夢金浦的詳細的路程和其他事情詳細詢問沙里院的驛長，但因列車的遲誤，沒有從容詢問的餘裕，便忽忽乘上了水橋行的列車。抵達水橋在十點鐘。由此乘長途汽車前往松木溫泉。

翌晨很早就醒。雖然快晴，但空氣中挾着霜威，非常寒凜。浴場在川岸。越過了窗玻璃，可以望見石橋，白楊，稻叢，淺淺的川，醃東西的甕，正是千篇一律的朝鮮風景。

我和宿屋的主人商量前往夢金浦的辦法。在夏季雖然一天可往返幾次，而現在，長途汽車一天祇能往返一次，所以無論如何不能不在那邊度夜。我們決定從長淵搭車。

雖然在朝鮮到處都是這樣，而黃海道的道路是尤其良好。

過了長淵便是龍淵。在道路的略略外邊，叫做龍淵的池是在着。雖然並不大也不廣，但却可驚程度的深。水極澄澈。從地下滾滾湧出的水，是灌漑着四百町步的水田。不久，在遙遠的左方，海是顯現了出來。是何等美麗的顏色喲！汽車夫指着島道：『月之島，白翎島，大青島，多季是作爲捕鯨的根據地的。』旋又進入了低低的山間。據說這是長山串的山脈，是三井的山林，樹木十分繁盛。穿過了松林，通過了小孩成羣的幼稚園的門前，便是夢金浦之村。從這裏到海水浴場，約一里的路程。這路程必須步行。

在這裏，自昔是遺下了『白砂十里海棠花』的這句詩的。海岸的左邊，是長山串的岩岬。由此經夢金浦，右方，目力所屆，一望盡是白色的砂丘。砂是很佳的砂，在產業方面，是作爲玻璃的原料。

我們兩人，一方面眼睛痛感到砂的反射，一方面登着砂丘。潮水漲滿的時候，小小的半島便在目前形成了。據說這是漁業的中心地，白帆也可以看到。砂丘上面生着防風草和濱生草。雖然季節已經過去，而濱生草却依然開着。強烈的芳香是發出來。『白砂十里海棠花』的海棠花，即指這種濱生草而言。

在海灘，兩個男子在脚踏車上積着太刀魚而馳來。汽車夫問道：『這個內地語怎麽講？』當我『太刀魚，意思就是巨大的刀的魚。』這樣說給他聽時，他是『原來如此。朝鮮話，卡爾蒂就是刀的意味。』這樣答。

在砂丘的正中，巨大的貝塚是在着。雖然拿棒試加以搜尋，但什麽都沒有。在回歸村的途中，汽車夫拾到了一些陶器的破片。似乎是茶碗的底。作爲一個海水浴場的夢金浦，在前來遠東各地的宣教師之間，是很有名的。

赴戰高原

從京城橫斷半島而抵達咸興。在咸興之北，約十五里的所在，二千米突左右的羣山是像屏風那樣羅列着。南側，雖然像屏風那樣，而北側却平穩，形成了一百五十方里的大高原。高一千五百米突，赴戰江與長津江，

由此向北而流，注入鴨綠江。築堰𨼲潴了這兩川的水，形成了周圍一個二十里一個四十里的大湖水。朝鮮八景之一的赴戰高原，便是以這種的模樣而顯現着的，便是這種模樣的一個場所。

不僅內地人，便連居住在朝鮮的人也都『是發電所的貯水池哪』這樣說的。原來，赴戰湖以及長津湖中渟滀着的水，是藉着長長導管而反逆地被導向南，滾落在屏風般的山腹之中，而引起五十二萬基羅瓦特的電氣來的。固然是一個發電所的貯水池，而周圍廿里以及四十里，却全然看不出人工的痕跡。況且堰堤也有八十米突的長，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大壯觀。

從咸興換乘朝鮮鐵道以及新興鐵道這兩個會社線，抵達赴戰嶺下面的松興驛。從這裏。五基羅的架空的繩索道是將我們引上到赴戰嶺。上文屢次說是『屏風般』的山，山勢的傾斜是非常峻峭，千分之七百程度的斜勢。是相當的長。如果說千分之千；那麽便是垂直的了。在這種嶮峻的山路上行進，委實使人膽戰心寒。軌道的上下左右，都是有如燃燒着一般的紅葉。是氣候的關係吧，要不然是紫外線豐富之故吧，這些紅葉是說不出的綺麗。遙遠的下面，是城川江的流域。海，正在起着工事。將這電力全部消化去的朝鮮窒素肥料會社的咸南工場的烟，也可以看到。

分水嶺之北，即赴戰高原，是極富於大陸的景色的。被二千四五百米突的羣山所包圍，前山，落葉松與白樺呈示黃色。又以赴戰江爲中心的一面的濕地，目下雖然枯萎，而自春徂夏，則據說滿開着花的。從赴戰嶺以迄赴戰湖岸則乘火車，由此則乘汽船縱斷細長的湖水。目下，雖然再度折回到松興，而明年春季，連絡赴戰湖與長津湖的約五里的汽車道是可以築造成功。如此，則可以在一天之內巡遊咸興——松興——赴戰湖——缺物峠——長津湖——咸興了。又在赴戰湖畔建起了一所足以收容六十個人的止息了，所以一定將成爲遊覽附近羣山的根據地的吧！

我認爲赴戰高原的優點，乃在乎非常廣闊的景色，因着四周的羣山而緊湊起來，持有觀光的中心的這一點。無論怎樣雄大的景色，如果太散漫，也便美中不足。而赴戰高原却沒有這種遺憾。在這裏，有着架空繩索道，鐵道，汽船，公共汽車四種的交通機關。這些的換乘所，則在一百五十方里內，散在於分水嶺哪，湖岸哪，堰堤邊哪等等要所，富於變化，不致使人感到厭惡。

在赴戰高原，有趣的是家屋。因着氣候的關係，又冬季極嚴寒，木材也很多，所以這些家屋都是像西比利亞附近看到的那種粗的圓木建築。屋頂是石板。以東上面地方爲中心，這種家屋裏面是居住有二萬五六千人。像世所周知一般，這些都是流浪之民，焚

燒着林野，在樹木的灰具有作爲肥料的功効的期間，則從事於簡單的耕作。但他們具有高原的名物燕麥以及馬鈴薯的可靠的販路，且又受到農業上的指導所以現在是固定居住在了。

從湖水方面乘末班列車引返時，日已晌暮了。九月十四日，初雪降了下來，此後又結了數次的冰。薄暮時分，確是十分寒冷。火車是一邊從石油燈中浮出煤煙，一邊在高原中馳走。在途中的驛中供給水的期間，我是在驛長室的火爐旁聽驛長的談話。據說附近常有熊豹等等野獸出沒。又在赴戰湖裏面，四年前曾放進了公魚，却蒂以及由爾曼奇等魚類，現在都長大起來，時常被釣起來。却蒂，由爾曼奇，都是鱒的種類，却蒂約到了三尺左右長，能夠吞食燕鳥之類。

在赴戰嶺的驛所，猛烈的霧是吹起來，驛員們燒起松火而工作，乘載着我們一行的索道車，是穿過了這霧，不久，在足下，松與的電燈是明亮地輝耀起來了。

朱乙溫泉

上衣和背心都脫卸了，將襯衫捲起了，我在都爾翁蒂恩釣水螢。太陽很强烈，我沒有戴帽，頭上很灼熱。對面是斷崖，後面是生着小松的白色砂地，開着濱生的紅花和松蟲草。在流入都爾翁蒂恩的小川裏面，有原始的水車在。在這下面規則地移動着砧，女人是在洗濯衣裳。

我釣的是水螢和鯰。這附近的人稱呼後者爲『泥蟲』而加以輕蔑，但牠却實在是出於全無泥淤的清流之中，並且食之也很美味的。况且，以一個普通人的我，那麽無論釣到什麽魚都很歡迎的。

當我專心一意垂釣着時，突然一尾足有四尺左右的大魚是顯現出來了。卡奈他溫泉的主人森下氏道：『這是鮭啦，春天則有鱒魚浮上來。』在都爾翁蒂恩，這附近是多鮭魚，鱒魚，水螢，在略略上流則多岩魚。時時從水面舉目眺望時，北方，在直線距離六七里的附近，冠帽峯是顯現着。雖祇二五四一米突，而在朝鮮算是最高的了。（白頭山雖較高二百米突，但牠的頂是入了滿洲境內）從這個冠帽峯有兩條川流注日本海。川口祇一個，在北的是朱乙溫川，在南的是甫老川。朝鮮八勝之一的朱乙溫泉，在大體上是以冠帽峯爲起點，是指被這兩川圍繞着的地域而言。

卡奈他溫泉，距離朱乙驛最近。因着森下氏的獨力經營，砂沐浴，溫泉，遊園地以及其他新設備是很多。由此上溯朱乙溫川——朝鮮音讀爲都爾翁蒂恩——向一里左右，便抵達狹義的朱乙溫泉。這條路，自昔便是從附近滿鮮國境的茂山前往咸鏡北道舊都鏡城的重要街道，在溫泉的對岸叫做溫堡的城塞是在着。在上流，叫做『遊戲場』的這個地名是殘留在。據說因爲那裏有瀧，景色殊勝，高官們都挾妓來遊之故。

甫老川，也是自昔便有通路的。甫上，湯水谷，乃是沿岸的溫泉。湯水谷在城街。在這裏，也有城。現在卡奈他溫泉的所在地，是在叫做烟峆峯的丘陵之下。從烟峆峯，可以鳥瞰着溫堡，城街，鏡城。像牠的命名一般，這裏是舉着烽火將敵人襲來的消息報告首都鏡城的。甫老川的岩壁，據說是很偉大的。斷崖絕壁是蜿蜒不絕。我們可以泊宿在這裏那裏的溫泉所在，釣着岩魚並且登上冠帽峯，或則在朱乙溫川溯流而下。

在朱乙溫泉的上流十町左右的所在，白系俄人所經營的別莊是在着。構造的式樣大小不一，全都是粗末的木造屋。但是牠們並不妨害附近的景色，這一點是不得不佩服設計者的苦心的。中心是小公園，在一隅，在白樺的樹蔭之中有一個木造的小小的劇場，裏面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彈着鋼琴而學習着歌唱。小劇場的下面是食堂。

我來到了溫泉，吃驚於牠與內地相距之近。原來，在第一天的午後二時從新潟啓程。第三天的晨便抵達清津，從清津前往朱乙，僅需很短的時間。

在朱乙溫泉，山地中的冬季狩獵也很出色的。咸鏡北道的產業課長某君告訴我說，有一個獵者曾經在一天之內獵得二百三十六羽的雉子。當我『這樣射獵下去，那麼雉子不是要變成沒有了嗎?』這樣質問他時，某君答道『不的，因爲從滿洲雉子是陸續成羣地飛來。』

總而言之，狩獵也適宜，釣魚也適宜，溫泉之量爲朝鮮第一，並且和內地交通很便利的『朱乙溫泉，』實在是有很好的前途的。

——完——

世界偵探名著 幽屋血案（五）

秦瘦鷗譯

第十章

現在，葛利的老脾氣已經發到了這樣程度，滿臉堆着一種「自以爲是」的神氣，那是決不會再有什麼人或是什麼東西可以把他阻攔得住的了。而且如其打起官話來，他要詢問麥嬌麗文恩女士，也是他職權以內的事，我怎麼可以阻止他呢？假使我不自量力勸阻了他幾句，那就糟透了；過幾天他做起報告來，一定不肯再放鬆，不知道要把我說得怎樣不好了。因此我雖然依舊隨便發表了一些意見，希望他把這件事擱一擱，待過了今夜再說，但當他表示不贊同之後，我就立刻應承他同到文恩女士所住的那所小屋子去看她。

「一到早晨她也許就走了。」葛利還在顧慮着。

我也懶得答復他這種無聊的問題。

一輛警車就把我們一直送到了麥嬌麗文恩所住的屋子前面。這裏也算是一個小小的村落，她的居停主人是一位寡婦，開着一爿小小的雜貨店；麥嬌麗就租下了她兩間最完整的房間，據她說，她兩個房間裏的佈置，也都是她自己動手弄的。

那時候這爿小店已經收市了，我們便一陣打開了門，告訴那房東太太說要看麥嬌麗文恩女士；她一聽，就用着很詫異的神氣看着我們。

「啊！文恩女士已經上倫敦去了。——她是在半個鐘頭以前動身的，並且把她所有的東西全帶走了。——她大概是不會再來了。」

好傢伙！這個消息倒來得有些怪氣啊！我眞不相信文恩女士竟會這樣不別而行；尤其詫異的是我還記得這天下午，她分明很肯定地給我表示過。我的意思很希望她暫時上倫敦去居住，並且已經再三再四的向她力勸着了，她只是說在斐而特的事情沒有弄清楚以前，她自己願意留在這裏。想不到她現在忽又一言不發的失踪了。

「我方才給你是怎樣說的，」葛利這時候是神氣極了。「我是早知道的。我的小伙計！你原是不應該如此大意的，像她這樣一個

嫌疑極重的人怎麼可以任她自由呢……？」

無論他怎樣說，我只當不聽見一樣。

「那末她是怎樣就會走的呢？她究竟在什麼時候才決定要走的？」我還是向那房東太太問着。

她便把一切的情形全告訴了我。據她說：先是有人送了一張字條來，她一看便立刻急忙忙的走出去，連帽子也不曾戴；她去了約莫有十五分鐘光景便回來了。其時她的神氣似乎很慌亂，一進門就直接奔上樓去，獨自在房裏收拾起東西來。這位房東太太本來還不會知道她就要走，湊巧她按着平日的習慣給她送一杯牛奶上去，才看見了。她瞧她正在那裏把許多東西塞進一口衣箱中去，於是麥嬌麗文恩便告訴她因爲有人送了急信來要她馬上趕往倫敦去，處理一件萬分緊急的事情，所以立刻就有一輛汽車來接她去了。隔不到幾分鐘，果然有一輛汽車來了。

究竟那一輛汽車是什麼牌號，什麼式樣，這位房東太太可說不出來了。因爲這輛車子是突然從村外來的，祇在路旁略停一停，待麥嬌麗上了車，便又開走了。時間非常的怱促，她所能看見的祇有那盞映着紅光的尾燈。麥嬌麗上車之前，先把應付的房租全付清了，也不要那房東太太幫助她提東西，就自己一個人跳上汽車走了。

我又急急趕到村口的一家小旅館去，問他們可有人見過一輛汽車。他們都說不會注意。再問那本村的巡警，也得不到確切的答復，因爲這裏雖然不靠着什麼大路，但每天在街上往來的汽車却也不少，他當然管不了許多的。

這件事簡直等於在我頭頂上重重的打了一棍，使我大有昏然欲倒的神氣，可是葛利却委實得意極了，他差不多笑得沒有停過。

「哈哈！你現在你總明白了？我方才是怎樣給你說的！」他拉直了嗓子喊道：「對不起！她已經逃走了！她知道我在這裏，當然不能不……」

「哼！要叫別的女人逃走是容易的。」我忍不住也憤然喝道：「但文恩女士却決不是這種人！」

我們坐着車子，又到最近的一處分防所去，但是他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給我們說。汽車是過了許多了，却不見有那一輛有什麼可疑的神氣；因爲如其眞有什麼可疑的話，這分防所裏的警長一定早就把它攔住了。

「也許那一輛汽車是兜着圈子繞出去的。」葛利這樣猜度着。這一猜倒還猜得有理，可說是他這個人所極難得會有的一些聰明的表示。

這條路的四周大概至少總有六條以上的小路，不過穿到後來，

總得要經過這個分防所，除非他開倒車從後面兜過去。

我們便祇能開着車子，仍囘幽屋去，葛利却依舊很興奮；我覺得他這一次的態度，簡直比以前更「葛利化」了。

「越是極明顯的事，往往越容易使尋常的警探們忽略過去。」他像教訓小學生一樣的給我說道：「然而我自己一走進幽屋，我的注意力便立卽集中在這個女孩子的身上。我又從許多方面去試探，何止試探了一二十條門路；最後，我終於得到一個結論，世界上能夠殺死裘而特的，實在祇有這一個人……。」

「還有打死維特爾也是她。」我故意向他引逗着。

「爲什麽不是呢！」葛利毫不躊躇地說。

世界上有一班人，每當自己和人家爭論的當兒，只要略佔上風，他們的嗓子便會毫無顧忌地拉直，拉得幾乎像喊救命一樣的響，葛利也就是這種人。我雖然聽得很頭痛，却也不能掩住他的嘴，只能讓他一路喊到幽屋。

據我所知道，麥嬌麗文恩在倫敦那邊似乎並沒有一個朋友啊，一時正不知道從什麽地方好去找她。現在可以做的祇有一件事情，就是通告倫敦所有的各家旅館，給我們留心着這位姑娘，假使她一到，便馬上通知蘇格蘭警場。這件事是葛利認爲最重要的，囘到幽屋，他就立刻打電話出去辦好了。照他的意思，竟想立刻出一張通緝的賞格咧：這一點居然給我勸住了，因爲無論如何，他也是警隊中的一員，這種事情幹出來，也不免要累蘇格蘭警場丟臉的。

我們經過了這一日的搜索訪問之後，雖還不會有破案的把握，但有一兩點是已經很清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昨天晚上用手鎗狙擊我和伏次先生的，實在就是維特爾。大概他所用的那支自動手鎗已不很靈活的緣故，那子彈匣已走了火了，在他手上燙着一條焦印；他顯然已曾用過什麽東西想把這條焦印拭去，但沒有成功，在他死後還是顯得很清楚。並且我在第三度搜索他住的那所小屋子時，又發現了一匣未用的子彈，越發證實了我的推想。

因爲伏次先生早就約定我們今晚到他那裏去吃晚飯，葛利和我便一起渡過河去。將進享索浦時，我先告訴葛利，伏次曾經有過一個很可詫異的建議，他希望不要把維特爾被殺死的這件事讓報紙上登出來。當然，葛利的見解總是和我反對的。

「這一點我是十二分贊成的。──警探方面的事情，實在讓報紙上登得太多了。閱脫，那些新聞記者們只知道趕來探取一些刺激的消息，可是經他們那樣一宣佈，我原已安排就的計劃，便完全斷送了。眼見不久可以成功的事，往往都給他們破壞掉！

此刻我倒想起來了：這件案子上的確有些古怪，自從出事以來，始終只有當地兩個新聞記者在追逐着，此外就不會見過別個。依

着常理而論，像這樣的案子一發生，起碼應該有好幾十位記者先生擁過來了，弄得到處全是他們的足跡。現在怎麼這樣少呢？不過你們可不要忘記了，當這件案子才發生的兩三天，「幽屋血案」這一個驚人的標題還不會有人提出來咧！那時候，除掉我們這一班警探之外，祇有四個人知道這件暗殺案是怎樣發生的；連斐而特家裏的下人也只知道斐而特先生被人殺死了，其他一概不知。因為當出事的時候，他們一起都不在家咧！而且我們還竭力的教他們保守祕密，答應他們如其不把家裏的事情說給別人聽的，都可以在這裏繼續服役。）這件事是文恩女士給我去辦好的。）

所以在那時我自信很深，以為這件案子的底細必然還不會落到那些新聞記者手內咧！不過後來我就在一份夜報上發現已有一位記者先生寫了很長的一段了。

關於維特爾被殺的這件事，我越發相信暫時不至有人注意，這也是有一個理由的。因為大凡出色的暗殺案沒有便罷，有起來往往是接連會發生兩三起的；而就在這個時候，泰寧教授被殺的一件案子正在最出風頭的當兒，佔着報紙上不少的篇幅。——這是一幕用化學物品殺人的巴戲，並且裏面還包括着一位很時髦的女戲子。據我所知道，倫敦那許多比較有名的新聞記者差不多全上倫敦北區去了，他們就在那犯有重大嫌疑的人的住宅附近臨時組織了一處聯合辦事處，整夜日整的在那裏窺伺着，因此便無暇到幽屋這邊來了。（然而實際上我却是錯了。）

當我們走進伏次先生的屋子時，他又急不及待的問了我們許多題目，其中一個題目就是問我們夜報上有沒有把維特爾被殺的事情登出來。他自己已把倫敦當日所有的各種夜報全買來了，可是翻了好久，也不見有記載這件案子的新聞；但他還不十分安心，惟恐第二版的夜報上再會登出來，他接連着問我：

「他們究竟會不會登出來呢？」

這個我可回答不出來了！我自己對於報紙是一向極不關心的，除非他們登到了我的事情，我才高興拿起來瞧瞧。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發現昨晚確已有一家夜報把維特爾被殺的事，用着極醒目的標題，在第一版上刊布着了。

如今且說當晚葛利和伏次見面之後，不到幾分鐘，果然就弄得極熟絡了，葛利這個人他是很懂得有錢人的脾氣的。我本來已經請求過他，勸他不要再和伏次討論這件案子，我的意思也無非是不願多讓伏次操心而已；可是葛利怎肯聽我的話呢？當我們三個人圍着那餐桌坐下去不到五分鐘模樣，葛利就開始發表他自己的理想和推論來了。

「你可知道那位姑娘嗎？伏次先生。……」

伏次立刻抬起頭來看着他。

「可是文恩女士嗎？不錯，我知道的。——怎樣呢？」

葛利很得意地笑着，同時還把他那兩個多肉的手掌擺了一擺。

「還有誰會這樣做呢？」

我想伏次眞要給他嚇一大跳呢！

「你的意思可是給我說你在猜疑麥嬌麗文恩嗎？……」

我猜他實在很想立刻把葛利痛罵幾句，但他終於忍住了。

「是啊！我是想樣這啊！」葛利還是很高興地說道：「而且事實上，她今夜已經失蹤了。……」

伏次一聽，馬上就把他的電椅往後退了一步，呆呆地瞧着我那一位獸氣十足的老伙計。

「失蹤了？你究竟是什麽意思啊？……」

我想這時候是不能不再插嘴進去了。

「她方才已經搬走了。伏次先生——。幾分鐘之前，她先接到了一個人的通知，後來她就走了。」

「什麽時候的事呢？」

說着，他又伸出兩支手來，拉住餐桌的兩角，重復把他的電椅牽回了原來的位置；他的心思似乎已經安定了許多。

葛利便把方才的事一一說給他聽，因爲葛利這種人要他不開口是一定要死的，

「你只須告訴我這位姑娘身上畢竟發生了什麽事啊？」伏次彷彿很不耐煩地搶着說道：「我對於她的遭遇極表同情，我早就想請你們介紹她來見我，也許她還想找一個位置呢！……」

「位置！」葛利像相罵一樣的喊道：「我親愛的好朋友，這就是本案最重要的關節！她如今還要什麽便位啊？她已經是斐而特的繼承人了！」

「斐而特的？……」

伏次先生顯然是十分的不信，臉上顯着非常驚奇的神氣。

「他把所有的錢一起傳給她了！」葛利正在說得挺上勁的當兒，什麽東西也阻攔他不住。「我的目光就着重在這一點上，斐而特的死不是對於她最有利益嗎？那末，她不……」

他儘是嘮嘮叨叨的說下去，然而伏次先生却不願意再聽他了，立即回過頭來向我看着。

「你却從不曾把這件事告訴我啊！閔脫。」他說道：「這眞是一件怪詫異的消息。他爲什麽要把他的錢一起傳給她呢？這中間是不是已出了什麽毛病了？」

這一問倒是問得很凶的，每一個字都像一支皮鞭一樣的直抽到我身上來。可是我並不願再讓葛利多嘴，便由我自己把經過的

情形給他說明；但我並不說得怎樣詳細，因爲我的意思他終究是一個局外人，何必讓他知道得太詳細呢？雖然這樣他也很滿足了，我瞧他臉上頓時平靜了許多。

「這奈道就是所謂天良發現嗎？這個小姑娘的父親是他從前的伙伴；你們不是這樣說嗎？啊！像這一類的事情委實矛盾得可以了！」

「不是已把你原有的理想全推翻了嗎？」我向他問着，他立刻便點着頭，表示承認。

接着，他突然又匪夷所思的把他的談鋒轉到了另一個方向上去。

「你們方才可曾見過茄萊查斯登嗎？他今天一直沒有到這裏來過。我想他對於文恩女士失蹤的事，一定是知情的。……你們有沒有告訴他？」

我們才把頭一搖，他已經按着鈴把他的管家叫來了；這管家馬上就給他捧來了一架電話機。機上的繩是很長的，尾端上還有一個撲落，你就把這撲落插到牆上的一個電鈕裏去。

我只是一聲不發地瞧着他，我是急着要知道茄萊查斯登聽見了這個消息，到底會說些什麽話；同時我還可以看看伏次先生聽了查斯登的答復之後，態度上會不會再有什麽反響。

他很急燥地撥着那機上的轉盤，後來終於給他撥通了，他先問了一句或是兩句話，我知道這時候對方聽電話的必然還是查斯登的下人。

「茄萊已經上床去睡了！」他用一手掩住了那個話筒，向我們說道：「你們看我要不要讓我把他喊起來？」

實際上我們還不曾答復他，他也已經又和對方講話了。

「是的，快去告訴他，我要和他說話，有一件十分緊急的事情。」

他約莫等了五六分鐘光景。

「喻！你是誰？你是茄萊嗎？我是伏次。」

他忽然又不再說下去了，只是靜靜地聽着，查斯登顯然正在那裏給他說什麽話。

「是的。」隔了半響，他才說了這兩個字；又隔了一會，他重復又說了一句「是的。」

他曾經有一度想搶出來說話，但似乎又給查斯登止住了。我看他確然很想問他一句話，但到了嘴唇上又忍住了。我瞧他的臉色漸漸地在灰白起來，他的兩道濃濃的睫毛也合成了一線；不過他始終沒有清清楚楚地說過一句話，因此他們所講的到底是什麽事情，我實在完全不明白。最後，越發出乎我的意外了，他突然說了「很好」兩字，便把那聽筒放下了。他把這電話機交還了那管家，

才重復回過頭來向着我們。

「怎麽啦！」我先說道「你好像沒有讓他知道文恩女士的事啊！」

他並不立即就答復我，只是呆呆地向我瞧着，神氣好像很沮喪，足足靜默了十分鐘光景。

「不錯我根本不會向他問過一句話，因爲他已經把我所要知道的自動地告訴我了！」他顯着很乏力的神氣說道：「文恩女士所以要上倫敦去，就是查斯登勸她去的，他恐怕文恩女士再留在這裏或者會有什麽危險……」

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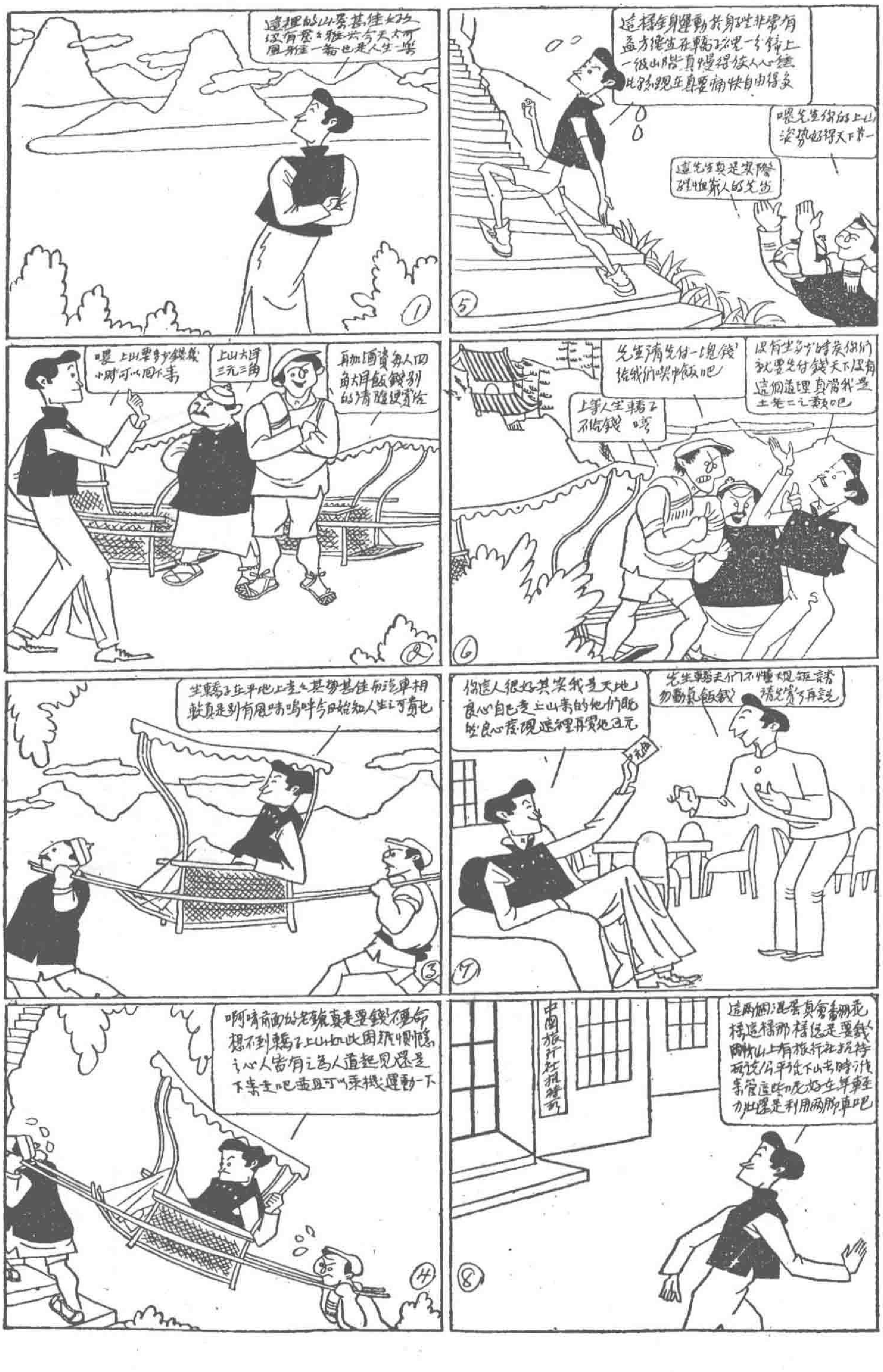
對面那一扇長窗上的一塊玻璃突然碎爲粉米，同時有一件東西正落在伏次先生面前的一個酒罈上，像快刀一樣的打斷了那罈的長頸；不到二十四小時之中他已經第二度被人狙擊了。



三〇—一二三

阿大兄遊記 3,

李小波繪



三〇一二四

如此江山

張恨水

第十七章　文似看山不喜平



俊人隨了靜怡來登廬山絕頂，自負是生平一件得意的事。這時靜怡問他，果然得意嗎？他倒有一點奇怪。便笑道：方小姐的意思，以為我說歡喜，還是假話嗎？靜怡微笑道：當然不是假的。不過陳先生的環境太惡劣，這時候同我在這裏遊山覺得很快活。可是回到家裏去……他不說了，抿着嘴微笑。俊人見她這種態度，臉上可就微微的紅了，頓了一頓，才道：我也不能瞞你，果然的，我的環境，非常之惡劣。但我們青年，決不能讓環境困住。我們打起精神來，要戰勝環境才對。像方女士生在優良的家庭裏，受着優良的教育，自不會知道什麼叫環境的困難。要怎樣去應付，自也不會明白。靜怡微笑道：也不見得不會明白。不過這些事，眼睛看不到，耳朵也聽得出來。假如我是你，我決不像你這樣的辦，俊人笑道：那就好極了，我正要請方女士指教我呢。請問，我要怎樣的去奮鬥呢？靜怡微微的笑着向山外四週看了一看，便點點頭道：不用提了，我們慢慢走能。說畢，拿了那根手杖，戳着石頭得得的響，一步步的順了山路，慢慢的向前走着。俊人看到，也只好把那手杖反背在身後，也逐步的在後跟着。約莫走了有四五十步路，靜怡忽然站住了腳，回頭向他看了道：陳先生，你今天來陪我，是有點計畫的吧？俊人笑道：你這話，是何原因而出此呢？靜怡笑道：我是個無出息的人……說到這裏，臉上也就跟着一紅。俊人雖和她常是出來遊覽，但是所談的話，止於文藝風景，私人的情愛，沒有提到一個字，至於自己和雪芙的蹩扭情形，更談不到。現在靜怡故意把話向這上面引，分明她是有心要探問虛實，這倒不能不說兩句，要不然，她會疑心自己是無眞心相待了。便正了顏色道：方女士，我們雖然相識的日子很淺，但在性情方面看起來，你可以知道我是一個極文靜的人。雖然運動遊覽，我全來的，這是我鍛鍊身體的方法。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和方女士相同。而朱女士恰好相反，不但相反，而且對於文靜一點的行為，故意破壞。這在性情上，已經讓我有所不堪了。靜怡站着對他望望，有些微笑的意味，然後又搖搖頭，也就繼續着向前走。俊人只把話說了一小半，見她已經有些不耐聽

的樣子，只好遙遠的跟着，默然的走了一截路。由漢陽峯朝南山路多半是向下，同時也就朝裏拐，不看到鄱陽湖了。這一截山路，並無一個風雨亭子，也沒有樹林，雖然溫度低，可是太陽晒在身上，也有些熱烘烘的。轉到石崖下，略微擋住了一些陽光，靜怡挑了一塊乾淨的石頭，就在上面坐着。俊人站在她面前，總隔有四五尺路。靜怡道：這裏的石頭，隨處都是乾淨的，不坐一會？不知道到三疊泉還有多少路？俊人在大衣袋裏掏出一本旅行指南翻出地圖來看了一看。笑道：不巧得很，由漢陽峯到三疊泉，這一大截路，完全是沒有地名的。不過在地圖上看得出來。由這裏到三疊泉，都是下山路。靜怡笑道：雖然是下山路，也不見得就可以順脚走去。休息一會，培養一點元氣罷。俊人聽了這話，好像她是另有所指的雙關語，就微笑道：平坦也好，山路崎嶇也好，若是自己懈怠，就不會走到的。反過來說，不論有什麼艱險，只管鼓住了一鼓勁子朝前走，那就什麼好的環境，都可以擺在眼前。倘若我們把環境看得太惡劣了，無法走出去，那就培養一輩子的元氣，也不過是困坐在愁城裏面罷了。靜怡向他望着道？你說什麼？我說的是走路，陳先生，你可別誤會了。俊人的臉又紅了。因道：我的話誤會了嗎？靜怡笑道：陳先生沒有誤會，你把我的話誤會了。我覺得陳先生的話，全有些顛三倒四。不過，我也不怪你。因為一個少年人，遇到了兩性問題，那總是有些狂熱的。這話又說回來了，陳先生不是說過，自己的性情是很文靜的嗎？我想着文靜的人，他的理智，一定可以克服他的情感。俊人道：方女士的話，我很願接受。好像我也沒有什麼舉動，是越出情感以外去的。靜怡道：那末，我要勸勸陳先生了。似乎為了我的原故，你與雪芙姐有點衝突了。我一個年輕姑娘，本來不能同一個少年，隨便出來遊山的。但是我想到這一件事，老是放在心裏不說，是一樁很大的苦悶。我告訴你，我是極不願意和男性來往的。像陳先生和朱女士已經是訂了婚的人，而且相處得很好。我尤其不能來作一個第三者，把你們的局面弄破裂了。自然，在現代的男女當中，什麼三角問題，多角問題，已經搬演得平常又平常了，但是由我看去。那是極愚蠢的事。她說着這話時，臉色是極其平和，可也沒有笑意。俊人還是站着的，問道：這話我認為……靜怡笑道：你認為是矯情嗎？我的性靜很古怪，也可以說是很恬淡。我以為女子能終身保持着處女的身分，那是很好的了。同時，我也討厭那種唱高調不兌現的女人，說什麼獨身主義，結果是鬧得一榻糊塗。俊人笑道：這話我更不可解了。你說女子最好能保持處女的身分。同時呢，你又反對別人唱高調談獨身主義，這不太矛盾了嗎？靜怡點點頭道：是的，我也覺得我的思想，十分矛盾。可是我有我的解說。我覺着獨身主義，是用不着說的。一位姑娘，本來就是獨身。自己認為這樣的身分是安適，那就繼續的

保持着，直到老死為止。並不用得費什麼功夫，更不成其為主義，所謂獨身，並不是家庭社會全不要。有家庭，自然有父母兄弟。有社會，自然有朋友。雖然獨身，這些人還是要有的。不過是說不從本人身上再去組織家庭，生產國民而已。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所以有人和我交朋友，我是不拒絕的。我看陳先生對於我的態度，有些誤會。唯其陳先生誤解了，更惹着朱女士也誤解起來，這真是我不勝遺憾的事。原來我想着隨他去好了，用不着說。現在想到，要是不說呢，只管這樣的誤會下去，我會成了一個大罪人。俊人道：不，我有……靜怡不等他把話繼續下去。將手連搖了幾搖道：無須陳先生解釋，我的話還沒說完呢。我既是只願交朋友的人，我就不能以朋友的資格，反去破壞人家現成的婚姻。再明白點說一句，我的處女身分，在我覺得並不怎樣討厭之下，我一定繼續的保持下去。在這種狀態下，大概就是一個獨身男子，我也不至於很快的和他談到愛情上去。這裏面若是還有多角三角問題，你想我會動心嗎？俊人認識了她有半個月以上了。不會聽過他長江大河，說過這樣一大套的話，倒不由得臉色在紅紫之中，還帶了一些蒼白。站在行人路上發呆，却不能答話。靜怡道：我剛才聽到陳先生的談話，大概是要說雪芙一些短處。這尤其不好。你說她和你性情不對，何以在不認識我以前，你們是相處得很好很好呢？俊人的臉色，更是不好看，手裏拿了手杖，撥着石頭縫裏的亂草。靜怡站起來了，牽牽身上的衣襟，笑道：不過以朋友而論，陳先生還是我所佩服的。話說到這裏為止，我們為了看三疊泉而來，不要自己掃了興致，還是去看三疊泉罷。他交代過了這句話，已逐步登了石級下山。俊人心裏頭，立刻像有萬股熱血，要由腔子裏湧出來，可是對於靜怡這些話，不知道要先駁那一句才對。她走了，自己也就一步一步的跟了她走，這樣總走了有半小時，遠遠看到兩山夾峙的一個山裏，有一個亭子，和三五戶人家。人家屋頂上，正是一條青龍盤繞着似的，向上冒着青烟。靜怡將手杖向那裏指着回過頭來對他道：那地方有歇脚的地方了。我也有些口渴。我們到那裏去喝碗茶罷。俊人見她的樣子，還是極其自然。心裏這就想着，這真教人慚愧，為什麼就不如她那樣鎮定，心裏毫無芥蒂呢？於是隨着笑道：也許我們走錯了路。我在地圖上並沒有看到有這樣一個地方。靜怡道：我們是順了指路牌走來的，大概不會錯。到了那亭子上再去問路罷。俊人道：那末，我先走一步。說着，搶了上前，隨着山坡上的石級，層層下降。到了那個亭子下一看，地勢是平坦起來。有兩戶人家是茶飯店，在路的左邊，另外兩戶人家是打柴的，在路上面，蓋了兩座過路亭子，亭子右面便是山崖。在山崖下面，層層的山脚落下去，露了一段流泉。崖對面是一條高峯，正由下面深澗，飛起了兩層雲霧，將對山的半截，和下面大段山澗都

遮蓋起來了。茶店裏的人，看到他來，早是迎到路頭上，連聲叫着請坐一會喝茶罷。俊人道：請問到三疊泉還有多少路。店裏人指着山澗笑道：噏！這就是三疊泉。俊人這就跑囘去了一截路，站在山路上，向上面招着手道：到了到了，我們沒有走錯路。靜怡將手杖指着石級，一步一步的踏下來，點點頭笑道：隨了指路牌走路，那是不會錯的。走路，有一個固定的方向，有一個固定的目的，那怎樣會走錯？走錯了路的人，都是自作聰明，在半路上改了方向的原故。我很少走錯路的時候，就爲了我一貫的政策是這樣。她一面說着，一面走過來，俊人感到她的話，句句都帶了針刺，不敢向她望着，只好在前引路。到第二個過路亭子裏，靠了欄干一副座頭坐下。靜怡也走過來，把手杖橫在棹上放着。手裏拿了一條手絹當了扇子在胸前拂着。所坐的是一條板凳，她還架起了一隻脚。俊人是坐在她對面。見她的頭髮被太陽晒着，已有點乾枯，所以披了幾小仔到臉腮上來。臉腮紅紅的，在額角上似乎有幾點汗珠。她索興把頸領子一面，衣領上的紐扣解開了兩個。在那件短的淡藍竹布掛子裏面，露出了裏面一角肉色絲汗衫來。正向她打量，她倒向人發着淡笑。俊人不敢看了，只好站起來，向深壑裏看去。那雲霧像鋪棉絮一般，由下面層層向上堆疊着，深澗已去了半截。同時，剛才所看到對面一帶長峯，整個不見，只上層露了一點峯尖。便歎了一口氣道：咳！來的不湊巧，三疊泉，成了千層霧，一些也不看到了。茶館裏人送了一壺茶兩隻杯子到棹上，和他們斟上了茶，笑道：先生，你不要性急。這廬山上的霧，來也容易，去也容易，一會子功夫，它就會消失了的。俊人只管向山澗下看了出神，還不住的歎氣。靜怡笑道：人家說不要性急，你還急什麼？茶倒好了，喝杯茶罷。俊人囘轉身來，見那杯茶放在棹沿上，以爲是她送過來的，哈哈腰說聲多謝，然後坐下。靜怡斟了一杯茶喝着，又斟了一杯喝着，見他手捧了茶杯，微舉起來，要喝不喝的，只管向杯子裏出神。因笑道：既來了，我們一定要候到看見三疊泉才走。那些點心，可以拿出來吃了。俊人答應一個呵字，似有省悟之意。立刻放下茶杯去解提藍。不想動作太敏捷了，提包不曾打開，把一杯熱茶打翻在棹上，水淋淋的向棹下滴。靜怡微笑，將手絹拿起來微擋了臉。俊人搭訕着自向茶店裏去要了抹布來，把棹面擦抹乾淨。將提包裏的鷄蛋糕和糖果用紙托住，一樣樣的搬到棹上。靜怡道：大概我們都餓了，不必客氣，說着，她拿起一大塊雞蛋糕，一分兩邊，將半邊送過來。笑道：這棹子上太乾淨，我不敢放下，你接着罷。俊人接着，情不自禁的，又道了一聲謝。靜怡笑道：陳先生忘了這點心是你買的嗎？你說謝謝，我怎麼辦？俊人道：若是謝意只注重在物質上，那就意識太淺薄了。靜怡道：你的意思，是注重在儀節上了。朋友之間，若是相處得好，誼同骨肉，便是儀節也無須的。這其間只有一

個誠字。俊人道：這是當然的。可是這個誠字，不容易做到。儒家的朱程，講了一輩子的學問，就是這個誠字。靜怡笑道：我所說的誠，和老夫子說的誠，多少還有點分別。老夫子說的誠，總免不了做出那必恭必敬的樣子，過於注重了形式，倒有點近乎作僞。我說的誠，最好是能以完全天眞出之。譬如水滸傳上寫的李逵同宋江，那對照得就十分明白。俊人道：你的意思，我是宋江嗎？靜怡道：不，正因爲你對人還有天眞，所以可……這個愛字，幾乎要脫口而出，頓了一頓，笑道：很可敬佩的。俊人向她笑了，問道：我還有天眞嗎？靜怡道：誰都有天眞的。你不要嫌我的話直率。當你要作僞的時候，總是露出了馬脚。這就是你的天眞。舊小說上，就是常用這一類的筆墨，形容一個老實人。所以格外覺得嫵媚。俊人笑道：呵呵！想不到我還能得着嫵媚兩個字的批評。靜怡低了頭，便又拿了一塊雞蛋糕吃。俊人見棹上潑了的茶，還有一塊不會擦乾，用一個中指蘸着，接連的在棹面上寫了好幾個嫵字媚字。兩人原來談得很有趣，突然的沈寂起來了。約莫有十分鐘的工夫，茶館裏人走過來告訴道：霧散了。二位看三疊泉罷。過一會子也許霧又來了。兩人聽說，同時站起。果然，所有的霧，就在這一刻功夫，一齊由谷口湧了出去，深壑裏已看得清楚。那泉由漢陽峯脚下流來，先是一道長的瀑布，遠看去，像一塊長的白布垂下來。到了第二層，泉分作兩股，比第一層短的多，遠看只有兩丈高。這一層的山澗，也寬闊些，不像第一層，只是兩山之間，裂出一條夾縫。由這一層下去，山澗有一小截平的，泉水經過了這一截平溝，再變成第三疊瀑布。不過由這亭子裏看去，第三疊泉已是讓下面的石崖擋住，不能全看到。靜怡望了許久道：瀑布遠看，是不顯着什麼偉大的。在這裏比三疊泉要高出來一座峯頭，由上望下看，失了觀瀑的意義。俊人笑道：那麼你是嫌不過癮。我在許多遊記上看到古人形容這三疊泉的好處，都在第二疊附近。一方面看到第一疊注下來，一方面看到第三疊落下去。這二疊的深潭裏，水花亂飛，可以賤到山澗岸上來。古人既是這樣說過，當然，可以到泉邊下去的。我們找路下去罷。靜怡微笑着，還沒有答言，那意思是已經許可了。俊人笑道：你害怕不害怕。到了瀑布附近，那響聲是一定很大的。上下都是水冲着深潭哄隆哄隆的聲音，那是可想見的。靜怡笑道：唯其如此，觀瀑布才有意思。俊人道：怎麼樣走，我來打聽打聽。反轉身來，茶館裏人已是提了開水來冲茶。笑道：先生，你不必去罷。這要由這條路走下去很遠，才繞到三疊泉邊下去。路不好走，還是小事，回頭雲霧來了，你會迷在這山窪裏的。說着，伸頭到亭子外面，看亭子上面的天色，因道：太陽也有些偏西了。一來一去，恐怕來不及。山窪裏天黑得早。俊人望了靜怡道：怎麼樣。她笑道：危險我是不怕的。不過說到時間來不及，這就大可考慮。我出來家母也不會想到

我到三疊泉來。恐怕她老人家，在家裏盼望着。俊人笑道：有道是，文似看山不喜平。我們今天遊山的情形，有些相像。靜怡道：這話什麼意思，我倒有些不懂。俊人道：我們今天的態度，忽而嚴肅，忽而歡喜，忽而苦惱，這不是三疊泉一樣嗎？靜怡道：苦惱是沒有的。根本也談不上苦惱。說着這話，她又坐到原位子上喝茶去了。俊人站在欄牆邊，還看了一會山泉。因爲靜怡一點聲音沒有，也只好回轉身來。見她取了一個梨在手，將一條手絹，極力的擦摸，便坐在對面也取了一個梨來擦抹着。約莫有十分鐘，俊人忽然哈哈一笑。靜怡望了他道：怎麼突然的發笑？俊人道：我說文似看山不喜平。你倒有些不相信這話。你看，我們經一度熱鬧談話之後，又靜穆起來了。靜怡吃着梨呢，昂頭一想，也格格的笑了起來。但經過了這一笑之後，靜怡也不再談什麼。那山壑裏的雲霧，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來的，一轉眼，又封滿了，而且把這邊的下山路，也封鎖了一段。靜怡轉了兩下眼珠，好像有什麼事突然的省悟過來了，這就站起來笑道：我們該回去了，還有得走呢。俊人道：多休息一會不好嗎？來來去去的走着，你或者受累。靜怡道：你看，三疊泉一點也不看見了。假使我們沒有考量，冒冒失失，就走下山去，這個時候，我們迷在霧裏，進退兩難，那才是一樁笑話。現在太陽快偏西了，也許濮陽峯上有霧。俊人聽她這樣一說，就不敢多言。付了茶錢，吃剩的東西全不要了，將手杖挑着空籐絡子，就在前面引路。心裏想着，方小姐平常不大作到聲，了緊要關頭她說出來的話，是每個字都有力量的。不但有力量而已，那話還是不少。每一個結論，都是自己失敗得無詞可對，這就不必和她再談什麼了。他存了這一分心事，在回程中就不再提前言。靜怡再走回來，果然是感到有些吃力，走半個山頭，便要休息一會。當坐下來的時候，氣吁吁的，也懶於說話。直到了濮陽峯以後，才沒有了上山路。翻過嶺來，早看到叢叢密密的屋宇，已經在脚下了。靜怡站在山口上，靠了一塊崖石，將手連拍了兩下胸口。俊人道：害怕嗎？爲什麼？靜怡笑道：看到了牯嶺，我的膽子才壯起來：要不然？在山上遇到了霧，那怎樣走？現在不忙，可以慢慢的下山了。俊人正了顏色，也沒有答話。由這裏到牯嶺，一口氣的下去，很容易也很快。到了街口上，便分着兩條路。一條是上街去的，一條是到長衝回家去的。靜怡在前面走，却是向牯嶺街上去。俊人道：方小姐，你還不回家嗎？靜怡道：我想到街上去買點東西，你請先回罷。俊人也明白她的用意，說了一聲回頭見，分手走去。還沒有走二十步路，靜怡叫道：俊人，來來！我有話說。她一向是叫着陳先生的。現在叫起號來，彷彿是親密多了。立刻回身迎上前來笑道：要我給你府上帶個信嗎？靜怡連道：不不！我們在三疊泉茶館子裏吃那些點心，根本不能當飽。走了這些路，又餓了。這時候，家裏決對沒有飯菜。我們到街上小館子裏去吃

點東西罷。俊人道：好極了。我作東。靜怡笑道：誰作東，那不成問題。只是……她這句話沒說完，因在前面走得快一點，却含混的停止了。在街北頭找了一家四川館子，靜怡領先引到雅座裏去。茶房送上茶來，問過了菜，自去了。靜怡不大避嫌了，和他隔了一隻棹子角坐着。將兩手輪流的去搥兩條腿。俊人道：怎麼樣？你走累了嗎？靜怡笑道：我自有生以來，眞沒有走過這些山路，這全是爲了你的邀請。俊人道：那我很感謝。靜怡道：感謝是不用感謝。不過……她不搥腿了，手上端了茶杯子喝茶，將眼睛望了茶杯，很久才低聲道：今天這回到三疊泉去，我是不得已而爲之。回去請你不必謝。我只說在敎友家裏玩。她說話的聲音，是越來越細。分明有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是有了情的樣子，這也無怪他說文似看山不喜平了。

青島市繁榮促進會

Tsingtao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輔助地方建設
促進社會繁榮

編行并

青島畫報

半月刊

分中英兩種

定價
零售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外埠郵費一加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上海分銷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會址青島湖南路三一號

鑛產門	第八類		雜項
貨物名稱	等別	參閱	英文譯註
水			Waters:—
天然	6		natural
蒸溜	4		distilled
鑛泉	4		mineral
冰			Ice
天然	6		natural
人造	5		manufactured
食鹽			Salt
優等	3		
普通	4		
粗	5		
鹵水	4		Salt water or brine
石棉			Asbesto
天然	4		
已製	3		

13/14 （糧食）

農產門	第一類		糧食
貨物名稱	等別	參閱	英文譯註
五穀(除另定外)	5		Grains or cereals e o h p.
大麥(元麥•稞麥)	5		Barley
小麥(春小麥•冬小麥•宿麥)	5		Wheat
黑麥	4		Rye
蕎麥(花麥•三角麥•烏麥)	5		Buckwheat
莜麥(燕麥)	5		Oats
麥片(皮也) 優等 普通	 3 4		Rolled oats
米(除另定外)	5		Rice, e. o. h. p.
糯米(江米)	4		Glutinous rice
穀	5		Grains, unhusked
小米	5		Millet
玉蜀黍(珍珠米•玉米•包粟•包蘆•包穀玉米•捧子•玉茭•玉稻黍•金麥•雞頭黍)	5		Indian corn ro maize
高粱(膏粱)	5		Kaoliang great millet or sorghum
穀皮•米穀	6	特經	Husk grain or rice
麩	6	普輕	Bran, wheat
糠	6	普輕	Bran, grains or rice
豆(除另定外)	5		Beans, e. o. h. p.
豌豆(荷蘭豆)	5		Peas
黃豆•青豆(大豆•元豆)	5		Soy beans
麵粉	4		Wheat flour
雜糧粉	4		Grains flour

農產門	第二類		瓜果
貨物名稱	等別	參閱	英文譯註
鮮水果(除另定外)	4		Fruits, fresh, e. o. h. p.
乾果(除另定外)	3		Fruits, dried, e. o. h. p.
橘•橙•枳	4		Oranges or tengenire
柚子(文旦)	4		Pomelo
梨	4		Pears
桃	4		Peaches
李	4		Plums
杏	4		Apricots
棗鮮•乾〔紅棗•黑棗〕	4		Dates
枇杷	4		Loquat
荸薺	5		Water chestnut
石榴	4		Pomegranate
香蕉	4	普輕	Bananas
橄欖(青果)	4		Olives
漿果(鮮•乾)〔桑椹•楊梅•覆盆子等〕	4		Berries, fresh or dried
柿(鮮•乾)	4		Persimmons
蘋果	4	普輕	Apples
蘋果乾	3	特輕	Apple, dried
葡萄	4	普輕	Grapes
葡萄乾	3	普輕	Raisin
山楂	4		Haw
山楂片	4	普輕	Haw slice, dried
鮮荔枝	4		Lychees, fresh
乾荔枝	2	特輕	Lychees, dried
鮮桂圓(龍眼)	4		Lung-ngans, fresh
乾桂圓(龍眼)	2	特輕	Lung-ngans, dried
檳榔			Areca nut or betel nut
鮮	4		
乾	3		
瓜(除另定外)	5	普輕	Melons, e. o. h. p.
西瓜	5	普輕	Water melons
甘蔗	4		Sugar-cane
藕	5	普輕	Lotus-root
佛手	3	普輕	Burgamot or citron
木瓜	3		Quince

農產門	第三類		子仁
貨物名稱	等別	參閱	英文譯註
子仁(除另定外)	3		Seeds. e. o. h. p.
穀果(除另定外)	2		Nut, es. o. h. p.
杏仁			Almond
去殼	3		
帶殼	4		
苡米(薏仁)	3		Pearl barley
花生(落花生•長生果) 去殼或帶殼	4	帶殼特輕	Ground-nut, or peanut
芡實(鷄頭米)	3		Seed of euryale ferox
蓮子	4		Lily seed
核桃(胡桃)	4		Walnuts
核桃仁(胡桃肉)	3		Walnut shelled
栗子	4		Chestnuts
菱角米	4		Water caltrop
榛子	4		Hazel-nuts
松子	3		Pine seeds
桐子	5		Wood-oil tree seeds
白果(銀杏)	4		Gin go seeds
瓜子	4	普輕	Melon seeds
瓜子仁	3		Melon seeds shelled
葵子(向日葵子)	4	普輕	Sun-flower seeds
茶子	5	普輕	Tea seeds
咖啡豆	4		Beans, coffee
菜子	4	普輕	Rapeseed
蔴子	5	普輕	Hemp seeds
胡蔴子(亞蔴子)	4	普輕	Linseeds
芝蔴	4		Sesame seeds
萆蔴子	4		Castor Seeds
凉粉子	5		Liang fen seeds
皂莢子	5		Soap bean
棉花子	6	普輕	Cotton seeds

農產門	第四類		茶
貨物名稱	等別	參閱	英文譯註
茶葉〔紅茶•綠茶〕		鬆包	Tea leaves
優等	2	特輕	
普通	3	緊包	
粗	4	普輕	
茶末•茶梗	5	普輕	Tea, dust, or stems
茶磚•茶筒	4		Tea brick

20 (菜蔬)

農產門		第五類	菜蔬
貨物名稱	等別	參閱	英文譯註
菜蔬(除另定外) 鮮 乾•醃製	 5 4	普輕	Vegetables, e. o. h. p.
辣椒•番椒 鮮 乾•醃製	 5 4	普輕	Chillies
甜菜根(紅菜頭)	5		Beet-root
白菜(捲心菜•大白菜) 鮮 乾•醃製	 5 4	普輕	Cabbage or celery crbbage
芥菜 鮮 乾•醃製	 5 4	普輕	Vegetable(mustard)
芥末	3		Mustard
金針菜乾(黃花菜)	4	普輕	Lily flowers, dried
蓴菜(西湖蒓菜)	3		Shun-ts'ai (an edible waterplant)
髮菜	4		
蕃茄(鮮紅柿)	4		Tomatto
蘿蔔•大頭菜•撇辣 鮮 乾•醃製	 5 4	乾 普輕	Turnips
冬瓜•南瓜•倭瓜	5		Pumpkins
黃瓜(胡瓜) 鮮 乾•醃製	 5 4	乾 特輕	Cucumbers
蒜(蒜頭•大蒜) 鮮•乾 醃製	 5 4	乾 特輕	Garlic

貨物名稱	等別	參閱	英文譯註
薑 鮮•乾 醃製	 5 4		Ginger
葱	5	普輕	Onions
木耳〔黑木耳〕	4	特輕	Fungus
蘑菇(口蘑•花蘑) 白 普通 鮮	 2 3 4	特輕	Mushroom
香菌(香蕈•香菇•冬菰•草菰) 鮮 乾	 4 3	特輕	Mushroom
芋(芋頭)	5		Taro
山藥	5		Chinese yam
山藥粉	4		Yam powder
山藥豆	5		Bean, Chinese yam
馬鈴薯(山藥蛋)	5		Fotatoes
山薯(鮮•乾)(甜山薯•甘藷•山芋•紅薯•白薯)	5	乾 普輕	Sweet potatoes
百合	5		Lily-root
椿芽(鮮•鹹)	4	鮮 普輕	Sprouts of cedrela
花椒(子•梗•殼)	4	特輕	Red pepper seeds stems or husks
胡椒 子•末 殼	 3 5	殼 普輕	Pepper
大茴香(八角茴)	4	普輕	Anise-seed
香料(除另定外)	2		Spices, e. o. h. p.

23 (草秣)

農產門	第六類		草秣
貨物名稱	等別	參閱	英文譯註
草(除另定外)	5	特輕	Grass, e. o .h. p.
秣草〔飼料〕	6	特輕	Fodder
枯草	6	壓緊普輕 未壓特輕	Hay
稻草	6	特輕	Straw
穀草(谷草)	6	特輕	Straw (millet)
金絲草〔製草帽用〕	2	特輕	Straw hat braid, golden
玻璃草〔製草帽用〕	2	特輕	Straw hat braid, transparent
馬蘭草	6	特輕	Aster trinervius
燈芯草	4	特輕	Wick-grass
蘆葦	6	特輕	Reed
菖蒲	·5	普輕	Bulrush
蒲葉或桿	6	特輕	Bulrush, leaves or stems
蒲棒(蒲絨)	5	特輕	Rush wool
菖蒲頭	5	普輕	Bulrush heads
離根香草	4	特輕	Fragrantherb
草皮(草根泥)〔鋪圍地用〕	5		Grass turf